

第一章 初具规模

“笃笃……”

窗门敲响，就像杨公卿刚才叫门般。

寇仲微一错愕，移到窗前，把窗推开，竟是龟兹美女“胡姬”玲珑娇活色生香的俏立窗外，身穿夜行衣，清减少许，却另有一股打骨子里惹人怜爱的味儿，不知是因她再没有像以前般冷若冰霜的神态，还是因多添在眉间的一丝淡淡哀怨。

玲珑娇轻柔的道：“少帅你好！”

寇仲冒起把她拥入怀里的冲动，那必是非常醉人的享受，特别是忆起她一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可恨姿态，不过他只是在脑袋中腾起幻想，却不会付诸行动。

他有点不知说甚么才好的道：“很久不见啦！”

玲珑娇横他一眼，秀眉轻焯的微项道：“为甚么那么目不转睛的盯著人家？是否因早把我忘掉呢？”

寇仲暗吃一篇，心想当女人说这种怨怒的话时，肯定是大有情意，迫自己表态。不由想起在长安向尚秀芳道别而苦候不果的伤心往事，干咳一声道：“怎会忘记娇小姐？进来再说好吗？”

玲珑娇摇头道：“我奉圣上之命要立即到常平采察唐军的动静，起行前特来向少帅打个招呼而已。”

从撞关到洛阳，水路经黄河，陆路刺出撞洛官道，常平位于撞洛官道中途，紧扼黄河南岸，同时控制著水陆两大要道，更是洛阳西面最大粮仓的所在，无论在经济上或军事上，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关东诸城纷纷向李阀投诚之际，常平仍牢牢控制在王世充手中，但若落入李世民之手，关中唐军将可直出撞关，经弘农到常平，或从水路抵洛阳之北登岸，又成循唯一的陆上要道攻打洛阳西撞洛官道上两大重镇浉池和慈涧。

寇仲道：“娇小姐怎知我在这里？”

玲珑娇白他一眼道：“在这里发生的事，很少能瞒过我的。唉！真不明白圣上这般待你，你仍肯来助他。”

寇仲苦笑道：“这就叫利害关系。娇小姐应明白王世充是怎样的一个人，为何仍恋栈不去？一但洛阳失陷，可不是闹著玩的？”

玲珑娇耸耸香肩，迷人娇态不经意的益发流露，皱起鼻子道：“人家是奉命行事嘛。他若完蛋，我将可回复自由，到时就转到你旗下当个小探子吧！”

寇仲颓然道：“希望我还有命享受那个福份。”

玲珑娇微项道：“少帅怎可对自己这般没有信心，不跟你说哩！”

一个翻腾，灵巧如狸猫的抵达墙头上，不忘对他打出道别的手势，迅速消失墙外。

寇仲摇头苦笑，对李世民的雄材大略，用兵之奇，他有深刻的体会。除非王世充立刻让位予他，又或把兵权尽托付于他寇仲，那说不定仍有少许逆转的生机。这并非他自以为韬略超群，足可抗衡李世民，而是至少他能安抚王世充麾下早有离心的诸将，量材用人。而不是像王世充般只懂任用亲族。由现在开始，到洛阳城破，对它的少帅军将是最重要的时间。这时期愈长，

对他愈是有利。他将透过杨公卿与宣永、白文原、上天志等见面，安排攻守大计。

只有夺得它的老家江都，他才有希望问鼎天下，与所向无敌的李世民逐鹿中原。

接书的十五天，寇仲足不出户，专心一意的把从宁道奇处领悟回来的宝贵体会消化，更深入的去提升“井中八法”的精微玄奥。每当杨公卿找上门来，则和他研究洛阳的地理形势与兵法的应用，生活安静而充实。

第十六天，王世充没理由地延迟了至少五天的军事会议终于召开。

杨公卿奉命来接他人宫，甫登马车，杨公卿愤然道：“你知道王世充为何硬要把会议拖延了几天？”寇仲问其故。

杨公卿狠狠道：“王世充今早下诏公告，王弘烈镇守襄城，王行本守虎牢，王泰守怀州，王世挥守南城，王世伟守费城，互应太子守东城，王玄恕守合嘉城，王道伺守曜仪城，他自己则率兵二万，抗击唐军。”

寇仲听得愕然以对。这批镇守洛阳八方重城的将领，全是王世充的宗亲，显示他根本不信任外姓将领，如此举措，肯定会令外姓诸将进一步离心。王世充可能是因李密前车之鉴，知道一但兵败，手下诸将会出现连锁式的降敌反应，不过这么任亲不任材，调兵遣将，只会把郑军置于必败之地。这安排亦曾使王世充为之大动脑筋，费尽心力，致使会议延迟。寇仲道：“张镇周来了吗？”

杨公卿道：“镇周六天前已抵步，来的尚有显州总管田坟和管州总管杨庆。但李密的降将段达和单雄信并没被他召人京来，因为王世充更不信任他们。唉！少帅你说吧，这场仗不用打也可知输赢。”

寇仲苦笑道：“王世充就是那个不晓得自己会输的人，我们对它的期望是想他能捱久一点。”

杨公卿点头道：“除此之外，对他尚有何求？”马车进入皇城。

当三艘风帆从黄河驶进通济渠，朝梁都开去，徐子陵已知道不负寇仲所托，成功把宝货运回彭梁。

由于同兴会一向做足工夫，定期孝敬，谦之信誉良好。所以没遭郑军任何留难。

众人兴高采烈，急忙换上少帅军的双龙旗号，免致惹起不必要的误会。

离梁都尚有个把时辰的水程时，卜天志闻风而至，亲率战船相迎，各人久别重逢，当然欣慰异常。

船队浩浩荡荡的顺流而下，徐子陵、卜天志、高占道、牛奉义、查杰聚在舱内说话，互道别后情况。

高占道等见到卜天志如此人材，亦投靠寇仲，更是信心倍添。

卜天志道：“少帅已安抵洛阳，正与老狐狸交手，希望他能稳守洛阳，四天前少帅才传来消息，说子陵和高大将等随时会到。”

众人正担心寇仲近况，得知此事，立即放下心头大石。

却只有徐子陵晓得寇仲成功地由宁道奇手底下溜掉，更晓得从那刻开始，如若单打独斗，天地间已数不出多少个人可奈何寇仲。

高古道讶道：“卜先生为何称我为大将？”

卜天志微笑道：“这是虚军师的安排。少帅确有眼光，虚军师真是难得的人材，把我们这盘散沙组织成真正的少帅雄师，治理经济民生等方面更是井然有序。高兄现在正是我少帅军八镇大将之一，等若少帅的得力肪股，牛

兄和查兄则分别为左右飞将，一镇的兵力暂时是三千五百人，日后当然会大为扩充。”高古道等做惯海贼，有二百多人聚众纵横，已感非常了不起，听到一下子有三千多人拨给他们指挥，立时精神大振，喜出望外。

卜天志压低声音道：“少帅的口讯对杨公宝库只字不提，究竟情况如何？”

徐子陵道：“你们听到甚么传闻消息吗？”

卜天志叹道：“收到的全是坏消息，据说你们寻宝出了岔子，反被李阔把宝库据为己有。不过钱财兵器始终是身外物，只要人能安全无恙，其他实不用介怀。”

徐子陵压低声音道：“事实刚好相反，在我们这三艘舶的底舱中，运载的黄金加起来足够彭梁全区军民至少三年的花用。此乃少帅军的秘密，切不可传泄出去。”

卜天志不能置信的瞪著他，经徐子陵扼要解释后，卜天志拍腿嚷道：“这将解决了虚军师最头痛的问题，我们把曹应龙各地密藏起出来后，虚军师依少帅意思还富于民，免去彭梁区所有税项一年，又通过龙游帮的泽岳从各地购得大批粮货建材，把库存用得七七八八，现在得到这批黄金，当然这是另一回事啦！”

牛奉义问道：“彭梁目下情况如何？”

卜天志欣然道：“在虚军师的治理下，彭梁万众归心。欣欣向荣。就算唐军明天便到，我们也有信心撑上一段日子。”

查杰兴致盎然的问道：“八镇大将除高大将外，尚有甚么人？”

卜天志答道：“现在只得六镇大将，尚有两个空位待贤，另五位大将就是宣永、陈长林、白文原、焦宏进和小弟，各领一镇，总兵力在二万人间。”

徐子陵奇道：“当日我离开之际，总兵力应过此数。”

卜天志道：“这正是我佩服行之的一个原因，以前我们是军民不分，装备兵器马匹都不够分配，人数看似有四、五万，其实都是乌合之众。行之于是大事兴革，先把全军解散，再从有意参军效忠者中选拔精锐，组成六镇大军，严加训练，又把彭梁分为六区，每区一镇，既可维持治安，又可协助地区农事生产，建屋修路，并加强各区防御军事。少帅军再非以前的少帅军哩！”

徐子陵暗赞寇仲行运，更明白李世民为何对寇仲日增忌惮，皆因彭梁的情况，必会经探子之口向他详报。

卜天志谈得兴起，续道：“在内政方面，行之创立四部督监，由任大姐任户礼督监，掌六区田户、度用、钱帛、仓库、礼仪、主客、膳饲等各部。陈老谋任工部督监，掌土木建造、屯田、拓田、山泽苑囿、舟楫河渠等司职；行之自己则兼刑吏督监和兵部督监，管官吏铨选、考谋、勋赏、刑律、兵事各项。由于大家都非常齐心，整体运作既精简又有实效。”

徐子陵听得不知是何滋味。

少帅军在虚行之等苦心经营下，终具备规模，若给大唐军趁其仍未成气候下以泰山压顶的强势摧毁，人亡军散，他徐子陵绝不好受。

查杰兴奋的道：“少帅有甚么指示，我们会否出兵助王世充守洛阳呢？”

卜天志苦笑道：“我们名义上虽有二万兵力，实际上能作战者只有万二、三人，其他的是囊括各式人材的工事和轴重兵，且因尚要派人留守彭梁，免得被虎视眈眈的李子通乘虚而入，实质能抽调的人手绝不过三四千。幸好

少帅明言我们只须守稳大本营，并嘱我们偕子陵兄回赴洛阳与他碰头商议。”

徐子陵道：“准备甚么时候去？”

卜天志道：“若你不反对，我们今晚立即起程。”

徐子陵点头道：“好吧！我们今晚便走。”决定郑国兴亡的军事会议在议政殿内举行，由王世充亲自主持，包括王玄应、王玄恕、王弘烈、王行本、王世挥、王世伟、王道徊等太子王子及规王，外姓将领则有杨公卿、张镇周、宋蒙秋、郎奉、杨庆和田坟，勉强加上寇仲，才能两边人数相等。

王世充显然消化了寇仲初来通报的震撼，显得胸有成竹，从容不迫。不过至少在表面上仍尊重寇仲，让他坐在右首的上座，与对面的王玄应并列。

寇仲本以为会见到玲珑娇，但这位龟兹美女却没有出现。

王世充开腔道：“刚接到消息，宋金刚以二万精骑突袭榆次，击溃了唐将姜宝谊和李仲文的部队，下一个目标非平遥则为介州。”

众皆哗然，只有王玄应脸含冷笑的观察寇仲，与其他人反应截然不同。

寇仲心中纳闷，王玄应不盛惊讶，自因早晓得此事。但对自己表现得这般不友善，却是耐人寻味。

究竟有甚么地方不妥当？

王玄恕不解道：“宋金刚虽是猛将，不过唐军仍不该弱至如此不堪一击的地坊。”

王玄应得意洋洋的道：“王弟是有所不知。今趟宋金刚南侵太原，后面有颉利全力支持，不但供应战马装备，还以突厥精锐乔装宋金刚的手下，岂是唐军所能应付。”

寇仲开始明白李渊为何对突厥如此忌惮，不敢公然开罪颉利。如若扯破脸皮，颉利毫无顾忌的联手与宋金刚挥军南下，谁架得住他们？还幸现在仍未致如此明目张胆。

张镇周道：“宋军一但攻陷平遥和介州，将可直接围攻太原本城，太原不但是李渊的老巢，更是唐室的后援粮仓，不容有失，不知李渊有何对策？”

王世充朝寇仲瞧来，神态轻松的道：“假若真如少帅所猜，李世民是故意让李元吉吃败仗，以诱宋金刚深入，那他极可能犯下令李家由盛转衰的大错失。”

寇仲淡然道：“错在甚么地方？”

王世充提高声音，字字铿锵有力的道：“错在低估敌人，现在李渊以李元吉出守太原，又命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率军援助李元吉，可知李渊觉察危险。一但太原失守，宋金刚部可沿扮水南下，循李渊当年入关旧路，渡黄河直指长安，否则何有裴寂往援之举？”

王玄应阴侧测地笑道：“只要我们能牵制李世民在关外的大军，当宋金刚顺利南下，任李世民三头六臂，也要在腹背受敌之下覆亡，没有人可改变他的命运。”

寇仲耸耸眉头，没有答话。

田坟道：“李世民兵力如何，屯驻何处？”

王玄应抢著道：“李世民的主力大军刻下集中在弘农西北的稠桑，行军两天即可抵桃林，看情况是想进犯常平，今趟我们定要他来去不得。”

寇仲心中暗叹，以王玄应的低能无知去猜李世民的能耐，等若夏虫语冰，不知所云。

张镇周皱眉道：“以李世民的精明，怎会蠢得妄开两处火头，谁都知道

就算洛阳剩下一座孤城，亦非一年半载所能攻克的。”

王玄应不悦道：“他不来攻我，就由我去攻他，务要令他泥足深陷，不能分兵去对付宋金刚，等到宋金刚与李军两败俱伤时，我们乘虚而入，尽收渔人之利。”

王世充干咳一声，打断王玄应洋洋自得的滔滔话河，转向寇仲道：“少帅对此有甚么意见，请放言直说，不用有丝毫避忌。”

寇仲心中暗骂，王世充虽摆出礼贤下士的姿态，事实上却早有安排，使各亲王出掌洛阳四周的战略重镇，目的就是要确保洛阳安全及粮道畅通，并防止手下叛变。倘要围困洛阳，首先得清除重重屏障。

当下徐徐道：“李世勋一方有何动静？”

王世充道：“李渊任命淮安王李神通为山东道安抚大使，助李世勋攻打魏县宇文化及的军队，希望能比窦建德早一步攻陷宇文化及，好阻截窦建德的大军。”

寇仲拍案叹道：“这正是李世民屯军稠桑的作用，目的是牵制圣上的郑军，使李世勋能向北扩展。”

张镇周点头道：“少帅之言有理。”

王玄应冷笑道：“我却认为李世民是自寻死路。宇文化及灭亡在即，这是无人能挽回的事实，无论是那一方攻陷宇文化及，在失去援冲下夏唐势将正面交锋，对我们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王弘烈等一众王玄应的“自己人”纷纷交相赞许，对他作出支持。

王世充再干咳一声，把所有人的注意力扯回他身上，沉声道：“今天我们这个会议，就是要决定应否出兵攻打李世民，此事关系重大，干戈一动，我们将正式和李渊扯破脸皮。”

王玄应断然道：“此乃千载一时之机，我们绝不可错失。”

张镇周和杨公卿交换个眼色，没有说话。田坟和杨庆两人地位低于他们，更不敢作声。

宋蒙秋自己先表态赞成，郎奉和其他宗亲亦相继附和。

王世充见寇仲像呆了般皱眉苦思，奇道：“少帅是否有别的想法？”

寇仲猛地醒过来般，点头道：“确是另有想法，愚见以为在现时的情况下，绝不宜出车攻唐。”

“碰”

王玄应重重一掌拍在几上，大怒道：“早知你是李世民派来的奸细，还不露出狐狸尾巴。”包括王世充在内，众皆愕然。

第二章 存亡之道

王世充喝道：“王儿勿要胡说。”

王玄应猛地起立，瞪着另一边的寇仲戟指道：“大丈夫敢作敢认，寇仲你在长安时，是否在李靖穿针引线下，早向李世民投诚？”

寇仲仍是好整以暇的闲适模样，微笑道：“太子何必这么动气：似此关

系重大的谣诼，小弟尚是首次得闻。不知消息是否源自我们洛阳大美人荣姣姣的探报？”

王玄应显然给他说中，其理直气壮之势立即打个折扣，仍色厉内的撑下去道：“消息从甚么地方来不用你理，你敢答我的问题吗？”

殿内鸦雀无声。

寇仲神态轻松的哈哈大笑道：“我寇仲是何等样人，天下自有公论。别人苦不了解，我亦无谓白费唇舌。”

张镇周沉声道：“太子怕是误会了，少帅绝不是这种人。”

王玄应见王世充没说话，胆子大起来，奋然道：“若真是误会，为何他力主我们不要对李世民用兵？”

寇仲暗忖不宜与王玄应闹得太僵，乘机让他下台，一拍额头道：“原来太子因此而致误会小弟，太子请坐下，且听小弟说几句话。”

王世充向王玄应点头示意，王玄应虽深感不忿，仍无奈地坐下听寇仲解说。

众人目光集中到寇仲处。

寇仲正容道：“我这人最爱切身处地为人设想，假若小弟是李世民，绝不会在这情况下与圣上全面开战，因为必须留力以应付声势迫人的宋金刚。”

王世充讶道：“既是如此，李世民为何要屯兵关外？难道只为牵制我们，令我们不能干涉李世勋的活动？”

寇仲道：“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在试探望上的心意。假设我没有猜错，李渊现在绝不愿对洛阳动武，至少希望把事情延至十个月后。”

众皆愕然，更不明白这十个月的期限是如何定出来的。

连杨公卿亦忍不住道：“少帅何有此言？”

寇仲微笑道：“道理非常简单，皆因董贵妃刚怀了李渊的骨肉，若唐郑开战，董贵妃说不定会惶然失措，伤了胎儿。以李渊的性格，当不会希望发生这情况。”

众皆恍然，又感难以置信。

王弘烈不解道：“少帅不是说过唐军要来攻打洛阳？现在又说出这番话，是否前后矛盾？”

寇仲道：“攻打洛阳是势在必行，但次序却有先后之分。只看唐军共分两路，一抗宋金刚，一攻宇文文化及，李世民则留守后方，可知李世民的策略是要先巩固黄河北岸，始图谋潼洛官道，倘官道落入李世民手上时，唐军将从水陆两路掩至，先蚕食洛阳外围的所有城池，当成功截断粮道，才会直接围攻洛阳。”

王玄应振振有词的道：“既是如此，我们难道仍坐以待毙，任得李世民张牙舞爪，耀武扬威吗？”

寇仲从容不迫道：“假若我们此时发兵攻唐，会白白帮李世民一个大忙，使他不用再理会李渊的旨意，李渊亦有说话可向淑妮小姐交待。届时李世民只要把大军渡过黄河，请问太子敢否渡江追击？”

王互应为之语塞。他们虽在黄河北岸取得几个据点，但均在洛阳之北，且被李世勋的军队压得不能动弹，若把主力大军调往进攻稠桑，势将首尾难顾，说不定连北岸的据点亦要失守，而另一边则扑个空，当然非是良策。

王世充沉吟道：“那少帅是否认为我们该按兵不动，静观其变？”

寇仲道：“郑唐之战，事实上圣上是占尽地利的优势，若能再得人和，

使上下一心，李世民在久战力疲下，极可能重蹈李密覆辙。圣上又宜与窦建德结成联盟，共抗唐军，如此将更万无一失。”

这可说是寇仲对王世充最后一个语重心长的警告和提示，点出他最大的弱点。

张镇周等朴姓将领，无不心内称许，脸上却不敢作出任何表示。

王世充点头道：“与窦建德的联盟，是势在必行。他曾亲到洛阳跟朕谈了一晚，不过因在一些利害上有分歧，始终谈不合拢。”

寇仲讶道：“分歧？”

王世充有点尴尬，干咳一声道：“自徐圆朗归降窦建德，夏军的势力直达通济，使我们跟徐世勋、窦建德在蔡阳之西发生过几起冲突，弄得很不愉快。”

寇仲听他语焉不详，隐隐猜到说不定事情与他有关。因为通济渠南下便是梁都，正是他寇仲的地盘。因刘黑阔的关系，窦建德早视他寇仲为自己人，说不定王世充对他少帅军有图谋，却被窦建德反对，所以夏郑才谈不合拢。

他当然不会揭破，提议道：“此事包在我身上，只要圣上同意，我可到乐寿向窦建德说项，向他痛陈利害，保证他肯共抗唐军。”

这提议正中王世充下怀，要知寇仲自大破李密后，已在郑军中确立了崇高的声望和地位，故后来王世充与李世民联手对付他和徐子陵，曾惹来军中激烈的不满。以王世充的自私自利，当然怕寇仲联同其他外姓将领，把他取而代之，所以寇仲肯离开洛阳，王世充是求之不得。

哈哈笑道：“只要少帅能说服窦建德，唐军又有何惧哉。”

寇仲陪他笑起来，心中想到的却是趁宇文化及尚未给李世勋或窦建德化骨之前，他和徐子陵须好好把握机会，替娘报仇。

在杨公卿的安排下，寇仲和徐子陵在陈留碰头，与徐子陵一道来的尚有虚行之、宣永、卜天志三人。

他们在一艘泊在码头的船上议事，寇仲把北方的形势交待后，问道：“南方的情况如何？”

虚行之道：“李子通表面看来声势大盛，不但重创沈纶，杜伏威亦暂时退兵。李子通更率兵渡江攻打沈法兴，进占京口。沈法兴遣部将蒋之起迎战，被李子通当场格杀，迫得沈法兴放弃毗陵，逃奔吴郡，连丹阳亦陷落李子通手上。”

寇仲道：“这确是声势大盛，为何行之只说是表面看来大盛？”

虚行之分析道：“李子通是不得不冒险进攻沈法兴，因他北方老巢东海被我们占领，西方则有杜伏威纵横无敌的江淮劲旅，所以唯一发展的矛头就只有江南的宿敌沈法兴。”

徐子陵讶道：“比起沈法兴，少帅军明显兵微将寡，为何李子通选强舍弱，不作反扑，反图江南。”

虚行之道：“舍弱选强正点出其中关键。李子通晓得我们无力进犯江都，所以先全力收拾对他构成威胁的沈法兴。”

寇仲点头道：“江淮军由于杜伏威和辅公佑两大巨头出现严重分歧，暂时无暇理会李子通，难怪他这么放肆。”

宣水道：“少帅认为洛阳可守多久？”

寇仲道：“王世充的任用宗亲亦非一无是处，他本身又是身经百战的统

帅，现在更在城内拚命堆积粮草，就算洛阳变成一座孤城，至少亦可守一年半载。”

虚行之叹道：“那李世民极可能会吃败仗，他不但要先克服混杂突厥精锐的宋金刚部队，还要应付窦建德的雄师，加上关中战士久战思宗，攻打洛阳又必伤亡惨重，形势对他非常不妙。”

卜天志道：“李世民大可在击破宋金刚后，改攻为守，巩固收复的失地。”

宣永道：“这是下策，一旦宇文化及被灭，窦建德大军将如缺堤的潮水般沿大河北岸席卷而来，假若李世民不能于这形势发生前夺取洛阳，将尽失关外辛苦经营的优势，被迫退守关中，那就变成只能坐看窦建德雄霸关外之局。”

寇仲道：“李小子正因深知此中关键，所以才采取日下似令人费解的战略，不过任他李世民是武侯再世，孙武转生，要攻陷洛阳亦将是一年半载后的事，且不论谁胜谁负，除非我们肯弃械投降，否则火头接着就烧到我们，行之对此有何应付妙法？”

虚行之洒然笑道：“少帅早胸有成竹，何须行之献丑？”

宣永沉声道：“攻打江都？”

寇仲道：“只有取得江都，我们才有希望抗北图南。现在我们尽得宝库黄金，不虞财政短缺，就趁洛阳失陷前，全力扩军备战，但切勿盲目扩军，那不但损害地方生产，加重库房负担，更会令少帅军质素下降。”

宣永拍胸保证道：“这个包在我们身上，所有不合水准的士卒都会被淘汰，绝不滥收新兵。”

卜天志道：“我们可对外宣称从曹应龙处得到大批黄金，那就算我们手头充裕，亦不致惹人怀疑。”

虚行之微笑道：“彭梁的发展非常理想，少帅放心去对付宇文化及吧！”

寇仲拍案赞道：“行之定是我肚内的蛔虫，竟能摸通我的心意。”

徐子陵笑道：“只看你约我们在这里碰头，就知你老兄暂无意思返回彭梁哩！”

寇仲苦笑道：“陵少又来耍我。”

转向虚行之等道：“在备战期间，有两件事必须分头进行，首先是要与竹花帮的桂锡良取得联系，透过他们掌握江都和南方的形势；另一方面则设法向飞马牧马秘密买一批第一流的战马，这是商秀曾亲口答应的。我寇仲重返彭梁之日，就是进击江都之时。”

三人轰然应诺。

与虚行之三人辞别后，寇徐扮成渔人，操渔舟北上。

天气忽然转坏，风雪交袭，不得已下他们把渔舟泊往岸旁暂避。两人不惧寒冷，坐在船篷外欣赏通济渠的雪中景况。

寇仲道：“再有一个时辰就可北抵大阿，然后转右顺流东下，两天就可抵宇文阀的老巢许城。当年杨帝尚未归西，想宇文阀何等威风八面，现在却是穷途末路，徐圆朗归降窦建德，注定宇文化骨败亡的命运。”

徐子陵目注一阵狂风刮得雨雪像堵墙般横过广阔的渠面，沉声道：“自宇文化骨攻打梁都损兵折将而回，他们就只剩下待宰的份儿，徐圆朗投靠窦建德，更令他们四面受困，逃走无路。”

寇仲道：“现在宇文化骨亲率大军在永济渠东岸的魏县力抗李世勋和李

神通的大军，争夺永济渠的控制权。照我看宇文化骨该捱不了多久，我们这么直扑魏县，大有可能会扑个空。”

徐子陵皱眉道：“若不到魏县，该到甚么地方去？”

寇仲分析道：“我们欠缺的是消息情报，所以有无从入手之叹。”

徐子陵道：“你想找刘黑阔帮忙？”

寇仲苦笑道：“我早晚要见窦建德，只因我和你间的关系暧昧不清，所以小弟要兜几个圈才说出来试探陵爷的反应。”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这叫作贼心虚。不过找刘黑阔并不比找宇文化骨容易，且往来费时，假若宇文化骨给李世勋干掉，我们就悔之莫及。”

寇仲抓头道：“我总说不过你的……”

徐子陵截斯他道：“因为你有私心，所以说不过我。”

寇仲失声道：“私心？我寇仲会为娘的事别有私心？”

徐子陵开怀笑道：“想认识一个人绝不容易，能无偏地认识清楚自己更加困难，我还未有机会问你，宁道奇那一关你是怎么过的？”

寇仲狠狠道：“好小子！摆明是不给我辩白的机会，好！老子大人有大量，不和你计较。”

徐子陵捧腹笑道：“大人有大量的怕是宁道奇而非你这小子吧？”

寇仲事实上给徐子陵抓耆痛脚，乘机“见好即收”，点头道：“宁道奇确是仙道辈的超卓人物，全无好胜之心，有如流水，无论过石穿林，都是那么逍遥自在，无拘无束，收放自如。坦白说，若果他真如早先我们以为的那样不择手段对付我，我应该不能在这里和你说此番对他表示最高崇敬的话。”

徐子陵沉声道：“你是否故作谦虚？”

寇仲大力拍他的肩头，畅怀笑道：“又给你看穿，但除最后那句外，其他都是真话。当我接着宁道奇全力劈来的一掌时，我就知道自己确有一拚之力。”

徐子陵道：“有用他的‘散手八卦’吗？”

寇仲道：“没有，肯定没有！”

徐子陵生出兴趣，问道：“你老哥既从未见过散手八卦，如何晓得他有否用过？”

寇仲耸肩道：“散手八卦应是一套完整的武道精华，招与招间自有其连贯性，这包括精神和实质上表现出来的法度，就像小弟的井中八法。咳！哈，我之所以要八法而不是九法或十法。正是对他八卦的一个致敬。”

徐子陵道：“另一个问题，宁道奇为何不使出他最拿手的绝技？看来你也没可能挡得过它的八卦。”

寇仲苦笑道：“因为他限自己只可以用一只手来对付我，还如何八卦？”

徐子陵道：“以宁道奇那种智慧卓越的人，岂肯放虎归山？若是如此，就根本不该答应师妃暄出手，师妃暄亦不会请他出手。”

寇仲露出思索的神色，沉吟道：“对！其中定有些我们不知道的变化。”

徐子陵双目闪耀着智深如海的光芒，缓缓道：“那些变化，我们应是知道的，若我没猜错，师妃暄今趟并不绝对看好李世民，所以才放你一马。眼前情况李世民仍是首选，寇少帅则是副选。”

寇仲剧震道：“竟有此事？”

徐子陵分析道：“你想想吧，连杨文干的叛乱如此严重的事，建成仍可

免去罪责，可知太子贵妃党的联合力量多么强大。李世民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在外拥兵自立，要走这条路必须攻陷王世充的地盘，否则只是自寻死路。”

寇仲接下去道：“另一条路就是在长安策动政变，那更不容易。在突厥人的支持下，建成、元吉合起来的力量比李世民只强不弱，何况建成、元吉更有李渊的支持。哈！你说师妃暄不看好李小子确有道理！”

徐子陵道：“仍令人不解的是既然如此，宁道奇为何还要出手？”

寇仲道：“为的怕是我们的长生诀吧！宁道奇借此机会，迫我拚尽全力，让他可窥探长生诀的虚实。”

徐子陵点头同意。

寇仲一拍额头道：“我真蠢，竟忘记了杨公卿，我们大可请他帮忙，提供有关宇文文化骨的情报。”

徐子陵眉头大皱道：“岂非又要折往洛阳？”寇仲道：“杨公卿日下该在蔡阳而非洛阳，找他只是路过之便。”

徐子陵道：“就这么办。”

寇仲苦笑道：“为娘报仇后，陵少会到那里去？”

徐子陵道：“我想去探看大小姐和小陵仲。”

寇仲叹道：“我也想看看他们。”

徐子陵摇头道：“除非你懂得分身术，否则那来余闲？之后我会到塞外走一趟，见识一下老跋的大草原和可达志锤情的沙漠。”寇仲默然无语，明白到徐子陵是要避开中原，俾能置身他的事之外，否则若闻得他寇仲遇险遭困的消息，徐子陵能袖手不理吗？

第三章 飞龙在天

寇仲和徐子陵顺利地到蔡阳的原密公府找到杨公卿，旧地重游，想起当年与素素历尽艰劫下逃出大龙头府，再逃出蔡阳的诸般往事，境迁物异，素素已去，李密则虎落平阳，沈落雁嫁作人妇，不胜唏嘘。

杨公卿没想过两人会联袂而来，大喜道：“我正为找你们头痛。”

寇仲讶道：“什么事？”

一人从内堂大步走出来，哈哈笑道：“人生何处不相逢。想不到两位老兄竟会送上门来，免去小弟寻寻觅觅之苦。”

来人潇洒风流，正是“多情公子”侯希白。

骤见故人，两人欣悦非常。

寇仲大笑道：“还以为你会躲往深山穷谷之中，那想得到你会四处乱跑呢？”

徐子陵微笑道：“大隐隐于朝，侯兄乃不甘寂寞的人，没有红颜知己作伴，如何过日子？”

侯希白道：“子陵说笑啦！这些日子来小弟绝迹红楼楚馆，心中只在惦念你们，且想得很苦。”

寇仲夸张的惊呼一声道：“吓！我和陵少可都是不好此道的。”

侯希白哑然失笑道：“少帅又来耍我，小弟只是把话说得夸张点，否则如何表达心中感激之情。”

寇仲故意板起脸孔道：“但你那秀秀气气的相公模样会教人思疑嘛！”

三人六目交投，同时笑得前仰后合。

杨公卿亦给他们的互相戏谑惹笑，感觉到三人间没有机心，充满真诚的交情。无论在官场上或江湖中，都是难能可贵的，忙道：“坐下再说。”

四入围桌坐下，杨公卿亲替各人斟茶。

徐子陵道：“侯兄怎懂得通过杨公找我们？”

侯希白道：“离开长安后，我先抵洛阳，住了十多天才到萦阳，在这一带小弟亦算有点人面，可是直至少帅离开洛阳后我才收到风，晓得杨公与少帅关系较密切，遂不嫌冒昧的请杨大将军帮忙。”

两人记起当日荣凤祥摆寿酒，侯希白是座上客之一，足证他在洛阳非常吃得开。

在这种文化大邑，只凭他多情公子的画技，肯定广受欢迎，何况他技不止此。

寇仲道：“杨公是自己人，没有话须隐瞒的，侯兄的不死印法练得如何？”

杨公卿从未听过不死印法，故没有甚么反应。

侯希白欣然笑道：“欲速不达，我是一切随缘，现在可说已有小成，多谢少帅关心。”

寇仲叹道：“我是不能不关心你。因为舍利已落在令师手上，他宣告闭关潜修一年，一年后随时会来考较你的功夫。”

侯希白俊脸微微变色，苦笑道：“这消息会令小弟更加努力。”

杨公卿终忍不住问道：“甚么舍利？侯公子的师尊是谁？”

寇仲解释一番后，杨公卿始晓得真宝藏落入两人手中，更对寇仲的推心置腹，非常感动。

侯希白听得目瞪口呆，头叹道：“我从没想过你们真能携宝离开长安，还可令天下人以为你们寻宝失败。”

徐子陵道：“我们的成功其中实有很高的侥倖成份。”

侯希白道：“你们是否准备去找宇文化及算旧账？”

寇仲大讶道：“你怎会晓得的？”

侯希白晒道：“凡知道你们出身的，那个不晓得你们跟宇文化及仇深似海，现下宇文化及覆亡在即，以两位大哥一贯的作风，自不会假他人之手为你们了却血仇吧！”

寇仲大力一拍他肩头道：“有你的！敬你一杯茶。”

四人兴高采烈的举茶互敬。

侯希白呷一口热茶后，微笑道：“既是如此，我们又可并肩作战哩！”

徐子陵不解道：“你和宇文化及又有甚么过节？”

侯希白耸肩道：“他和你们有过节，等若和我侯希白有过节。前几天宇文化及的头号心腹，也是我的旧识张士和到洛阳找我，央我去为宇文化及的爱妃卫夫人画肖像，代价是一幅巨然的真迹的山水挂轴。”

杨公卿奇道：“兵临城下，随时国破家亡，宇文化及仍有此等闲情逸致。”

寇仲和徐子陵心中方涌起怪异的感觉，一直以来他们心中的宇文化及都是冷酷无情，没有甚么人性的，岂知竟有此温馨多情的一面。

寇仲问道：“巨然是甚么家伙？”

侯希白摇头晃脑道：“荆关董巨，乃先世山水画始创期的四位大师巨匠，巨然本身是有道高僧，画风高古秀逸，惜传世作品不多。坦白说，这报酬确令小弟心动。”

徐子陵沉声道：“他们请你到甚么地方去？”

侯希白道：“当然是魏国的都城许城哩！”

寇仲问杨公卿道：“宇文化及目下的情况如何？”

杨公卿道：“能守过正月，已相当了不起呢。照李世积一向的作风，若攻陷魏县，必会乘胜全力追击，不让宇文化及有回气的机会。”

徐子陵道：“窦建德一方有没有动静？”

杨公卿道：“可用虎视眈眈来形容。窦建德正在靠近魏境的几座城池集结重兵，任何一刻也可发兵侵魏。”

寇仲抓头道：“真教人头痛，不过照我看，宇文化及该没这般易死掉，就算兵败也会败返许城，对吗？”

徐子陵道：“侯兄当时怎样回覆那张士和？”

侯希白微笑道：“老朋友的事就是我侯希白的事，小弟当然乐于答应。”

寇仲拍桌道：“那就成啦！”

杨公卿讷：“尚有一事，我们最新收到一个消息，原来颉利本准备亲率大军，偕刘武周、宋金刚联袂入侵太原。最后却因突利返国，向颉利发动战争才使颉利无法分身，只好仍用现在这种送人送马的方式增强宋金刚军力。”

侯希白道：“这么说，少帅和子陵确帮了李世民一个天大的忙。”

杨公卿道：“该说帮了中原所有人一个忙。突厥人做惯马贼，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当作家常便饭，若让他们长驱直捣中原，会造成极严重的破坏。”

徐子陵苦笑道：“照现时的形势发展，突厥人终有一天会从北疆杀进来的。”

寇仲岔开话题向侯希白道：“侯公子！请问我们该以甚么方式混进许城去？”

侯希白“嚟”的一声张开美人扇，悠闲的轻轻摇拨，微笑道：“你们知否狮豹是怎样猎食的？”

寇仲愕然道：“我连狮豹也没有见过，怎知它们如何觅食？”

侯希白道：“这是石师训练我时说的一番话，令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寇仲和徐子陵知是石之轩说的，均露出注重的神色，因愈能摸清楚石之轩的底子，将来愈有机会保命。现在仍有破绽的石之轩已这么厉害，一年后出山的石之轩会如何了得更令人难以想像。

杨公卿兴致盎然的道：“我曾遇过一个被豹伤的人，伤口非常可怕。”

侯希白道：“除非是老狮饿豹，否则极少伤人，它们都是有了固定的目标，把猎物的习惯反应摸通摸透，才进行袭击增加成功的机会。”

寇仲露出深思的神色，道：“此正合兵家之旨，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侯希白沉声道：“狮和豹都是猎狩的高手分别在狮子联群结队的出动，像草原上的无敌雄师；豹子则是荒野的幽灵，独来独往，大有独行夜盗的风

范。”

徐子陵道：“令师该像豹多一点，侯兄亦是独来独往。”

杨公卿道：“那少帅和子陵就应该是两头雄狮哩！”

侯希白点头道：“他们是两条龙，龙不但变幻莫测，既能潜游渊海，又能翱翔于九天之上，本是独自逍遥，现竟结成夥伴，故能纵横天下，无人能撻其锋锐。”

徐子陵最怕给人当面称赞，尴尬的道：“侯兄夸奖，不如说回狮豹的事吧。”

侯希白道：“狮群出动时，都是养精蓄锐，处于最巅峰的状态下，它们从不鲁莽行事，而是有精确的战略部署，因应不同的形势有不同的策略。首先是观敌，把族群分作两至三组，伏在猎物所在的外围，可随时等上几个时辰。”

寇仲咋舌道：“厉害！那些牛马羊鹿，不被它们吓得心悸神慑才怪。”

侯希白道：“当他们瞄准猎物虚实，就由其中两、三头狮子扑前驱赶，把猎物冲散隔离，当猎物陷入它们的死亡陷阱，狮子会空群而出，以轮番追截、惑敌乱敌、伏击等种种手段，把比它们跑得更快的猎物变成果腹的美食。”

杨公卿倒抽一口凉气道：“真可怕，只是听听已教人毛骨悚然。”

徐子陵想起逃离长安途中，群狼攻袭野鹿，雪地血迹斑斑的恐怖情景，问道：“那豹子又如何？”

侯希白道：“在短途内没有动物能跑得快过豹子，它的战略是如何接近猎物，所以豹子无一不是潜踪匿迹的高手，只要到达某一范围距离，差不多是每击必中。”

寇仲一对虎目闪闪生光，点头道：“难怪希白对令师这番话留下深刻的印象，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启发。宇文化及的魏军就等若被群狮独豹监视的羊群，注定成为狮豹果腹之物的命运。问题是究竟被狮击还是豹袭。”

侯希白道：“我们抵许城后，分头混入城内，我负责深入敌阵探察敌情，看看如何把猎物隔离，只要猎物进入你们这两条龙的猎程内，你们该不会比狮豹逊色吧？”

徐子陵和寇仲在武阳东南的黄河渡口登岸，踏上通往武阳的官道。

武阳西北约三百余里就是宇文化及抗击唐军的魏县。从武阳朝东走，经过元城，莘县、武水三城，就是宇文化骨的魏国京城许城。

侯希白的旅程是写意得多，乘船顺流直赴许城，作他们的先锋。

两人就以本来面目，大摇大摆的在官道上昂首阔步。

寇仲笑道：“当宇文化骨晓得我们来寻他算旧账，会有一番甚么滋味呢？侯公子虽以羊来形容他，但我总感到把宇文化骨想像为一头受惊吓的小羊是很困难的一回事。”

徐子陵欣赏着沿途雪景，微笑道：“我们大可视今趟行程是修练的一个过程，以杀死宇文化骨为终点，沿途以战养战，由宇文阔供应养份。在现今的情况下，宇文化骨是既无暇更无余力对我们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只能坐看我们时狮时豹的迫近。我也很想知道他的感受，只恨这是没法知道的。”

寇仲双目闪着深刻的仇恨，道：“这一天我们苦候太久，若只是把宇文化骨骤然刺杀，只是白白给他一个痛快，岂能泄我们心头之恨！所以我们要和宇文化骨玩一个死亡的游戏，看看谁的拳头更硬。”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应说是谁的命更硬，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何况宇文化骨的冰玄气已达登峰造极的境界，他后面尚有个宇文伤，所以我们必须玩得聪明点。”

寇仲哈哈笑道：“谁能拦得住我两兄弟，咦！”

前方异响传来，听清楚些，竟是车轮、足音和人声。

两人你眼望我眼时，大群农民装束的人拖男带女，扶老携幼的以牛车骡车载着家当，哭喊震天，从弯角处转出来，无不神色仓皇，一看便知是正在逃离家园，避祸他方的难民。

忽然官道挤满以千计逃难的老百姓。

寇仲随意抓着其中之一问道：“发生什么事？”

那人答道：“魏县失守啦！”言罢匆匆随大队远去。

徐子陵抓着另一人问道：“你们要躲避唐军吗？”

对方见他一面正气，心内稍安，晒道：“唐军有甚么可怕，我们怕的是败退的军兵，所到处鸡犬不留，你们还不回头？”

寇仲道：“你们要到那里去？”

另一人答道：“大河之北再没有安全的地方。只有逃到少帅军的地方才会有好日子过。”

寇仲一震道：“甚么？”

对方那有闲情理他，匆匆上路。

两人立在一旁，有待队尾经过。

徐子陵笑道：“看来虚行之把彭梁治理得很好。”

寇仲欣悦的道：“将来得天下，就把皇帝让给他来当，我和你到塞外找老跋喝酒。”

徐子陵忽又叹一口气道：“我有些怕朝前走。”

寇仲容色一黯，点头道：“你是怕重见败军奸淫掳掠，生灵涂炭的可怖情景。”

徐子陵道：“走吧！”

蹄声响起，沙塵翻滚中，二十多骑全速驰来，正是宇文化及的魏军。

两人卓立官道中心，把道路截断。

敌骑终见到两人，被他们气势所慑，不敢硬闯，逐渐减速，最后在两人丈许外停下，马儿呼呼喷气，不住踢蹄。

领前的军头双目怒睁，大喝道：“何方小子，还不给我滚开！”

寇仲仰天哈哈大笑道：“本人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寇仲是也。我身边的就是我的兄弟徐子陵，有本事就迫我滚开。”

众骑无不色变。

寇仲、徐子陵之名，天下谁人不知。

军头与手下们交换几个眼神，瞧出人人怯，干咳一声道：“原来是寇爷和徐爷，请恕小人冒犯之罪。”

勒转马头，想掉头离去。

寇仲喝酒：“且慢！”

军头登时不敢妄动，勉作镇定的道：“两位爷儿有什么吩咐。”

徐子陵道：“你们匆匆赶来，所为何事？”

军头心惊胆颤的道：“我们是奉大将军之命，向民间徵收粮草。”

寇仲大怒道：“甚么徵收粮草，分明是强夺老百姓的粮货，大将军是谁？”

军头低声下气道：“是宇文士及大将军。”

宇文阔以宇文述、宇文伤两兄弟声名最著，前者是旧隋重臣，后者在阔主排名仅次于宋缺之下。

宇文述有三子，分别是宇文化及、宇文士及和宇文智及；宇文伤有二子，就是宇文成都和宇文无敌，两人均在梁都之战中死于寇仲手上。

宇文士及更曾是隋炀帝的驸马。

徐子陵喝道：“你们立即滚回去通知宇文士及，告诉他着宇文化及好好保管他的小命，待我们来摘取。若给我们再见到你们抢夺民粮，必杀无赦。滚！”

众兵如获皇恩大赦，匆匆溜了。

寇仲瞧着远去的尘头，摇头叹道：“宇文阔真的完了。我从未见过这么没有斗志的部队，只求活命，连一试我们真伪虚实的勇气亦欠缺。”

徐子陵道：“照我看这批该是逃兵，所以才不肯为宇文化骨卖命，如想敌人晓得我们来了，恐怕要闹大点才行。”

寇仲笑道：“那就要到武阳去喝杯好酒哩！”

第四章 爱犬之人

烧烤狼肉的香气，惹来五、六头被主人遗弃的狗儿，馋涎欲滴的在一旁等待徐寇的垂怜。当他们进入这举村这离的村落时，它们对徐子陵和寇仲并不友善，直至他们在村屋间的空地燃起篝火烤狼，众犬的态度才从张牙舞爪变得温驯起来。

这头恶狼也是自招其祸，竟夥同其他饿狼袭击两人，被寇仲一掌拍死，驱散狼群。

在来此途上，难民潮一波一波的往黄河方向涌去，看得而人心酸难过，偏又毫无改变他们苦况的能力和办法。

徐子陵以寇仲的井中月割下狼肉，分给狗儿，让它们大快朵颐，吃得亦乐乎。此时寇仲提著两坛米酒来到他旁坐下，笑道：“果然不出我所料，找到两坛私酿的米酒，吃起来痛快得多。”

徐子陵目光扫过吃饱后卧在四方休息的狗儿，叹道：“它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接过寇仲逸来的米酒。

寇仲拔起坛塞，痛喝两口后，喘着气道：“好酒！”

徐子陵道：“我们把狼肉留下，你道它们可吃得多少天？”

寇仲目光落在被狗儿吃掉四分一的狼餐，道：“该可多捱两天吧？唉！给你说得我心中难过，我们改吃随身携带的干粮吧！狼肉全送给它们好了。这群狗儿就像我们两兄弟般，不会因争食而打鬥，真难得。”

徐子陵道：“若只是一大块肉，它们说不定会事吃，让我把狼肉割开平均分配，好减少它们的磨擦。”

寇仲露出保思的神色，瞧著徐子陵刀起刀落为狗儿作安排，心中涌起深刻难言的感觉，把酒递给徐子陵道：“你这招对人来说并不管用，否则李

世民就不会攻打宇文文化及，突厥人也不用觊觎中原这块大肥肉。”

徐子陵痛饮两口，道：“因为人的思想复杂得多，其欲望更是层出不穷，永无满足。即使世外高人，亦不过因别有怀抱理想，非代表他们一无所求，不作他想。”

寇仲道：“陵少又如何？”

徐子陵坐下苦笑道：“现在我最渴望的，就是避开眼前所见的苦难，不用去想狗儿将来的命运。无论狗儿遇上的是宇文文化骨的败军又或逃难的饥民，都注定不能活命。不过纵使我的人能避开，心却避不开。”

寇仲似乎有话要说，却没有说出来。掏出杨公卿为他们准备的干粮，递给徐子陵。

徐子陵摇头道：“我不饿！”

忽地双目精芒一闪。

寇仲同时生出警觉，两眉上扬，沉声道：“何方高人大驾光临，请现身相见。”

一阵长笑声在材后的林木间响起，只听有人道：“寇兄徐兄果然名不虚传，小弟一向自诩精于潜藏匿隐之术，仍瞒不过两位。”

众犬此时才颈毛耸竖，喉咙“胡胡”作响，徐子陵连忙喝止，一人悠然从林木间走出来，予人勇猛坚韧的栗悍感觉，肤色黝黑，容貌朴实，若不是双目电芒烁闪，显示出高明的功力，就与道地的农民无异。

不知因他悠闲的姿态，还是徐子陵的喝止有效，众犬停止咆哮，敛止戒备的状态。其中两只趋前嗅他，来人露出微笑，探手轻摸它们的头，欣然道：“都是又乖又驯的狗儿，给遗弃在这里太可怜哩！”

他的表情说话均有种发自内心的味道，使两人对他生出好感。

寇仲道：“兄台坐下再说。”

那人在篝火另一边盘膝坐下，道：“小弟张金树，乃燕王高开道座下的冲锋小卒。”

寇仲和徐子陵想不到会在此处遇上高开道的人，均感愕然。更从此人的谈吐风度上同定此君非是小卒而是权臣大将。

高开道是沧州阳信人，在北疆与“鹰扬双将”刘武周和梁师都齐名，武功高强。隋末时聚众起义，先后攻取北平、渔阳等郡，自立为燕王，建都渔阳。由于北连突厥，所以宝建德声势虽远胜于他，仍不敢对他轻言用兵。

张金树接过寇仲递给他的米酒，“咕嘟咕嘟”的大喝几口，放下酒坛叹道：“不知是否因是少帅请喝的酒，饮来特别够味道。”

寇仲笑道：“好酒就是好酒。”见他仍不忘抚摸坐到他旁的狗儿，点头道：“张兄很爱惜狗儿啊！”

张金树目注狗儿，射出爱怜神色，道：“小弟白少就对牲畜深有喜爱，乐与它们交朋友，所以见到两位为狗儿费尽心思，心中感动，忍不住走出来和两位说话。”

徐子陵道：“张兄确是潜踪隐迹的高明人物。”

寇仲却道：“听张兄口气，本不愿与我们交谈见面，不知何解呢？”

张金树道：“我正在武阳作客，闻风而至只是想一窥两位过人的风采，本无意卷入两位与宇文家的争端去，可是见到两位如此善待狗儿，晓得遇上同道中人，那还有甚么顾忌。”

寇仲哈哈笑道：“来！喝酒。”

三人轮番痛饮，畅快异常。

张金树举袖拭去肩边酒渍，目注窜闪不停的火焰，道，“两位今趟平白帮了宇文士及一个大忙。”

寇仲忙问其故。

张金树道：“宇文士及正动脑筋看如何能体面的投降唐室，两位却于此关键时刻大驾光临，宇文士及当然是求之不得。”

徐子陵听地说话有趣，笑问道：“甚么是有体面的投降？”

张金树道：“体面的厚薄，由投降后得官的高低而定。”

两人恍然而悟。

寇仲皱眉道：“想不到宇文士及会出卖家族！这么一来，魏国西面的防线势将全面失守，宇文士及只有逃回许城等死一途。”

张金树压低声音道：“宇文士及不仅没有出卖家族，还是为家族作出最佳的抉择。”

两人仞听得一头雾水，旋又醒悟过来。

张金树确有非凡的洞察力，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现今宇文士及的魏国四面受敌，绝无幸理，与其整个家族随魏朝覆亡，不若由其中身份特别的宇文士及向唐室投诚，那宇文阔仍可继续风光下去。

在眼前的情势下，宇文士及肯定可以向李世民换回优厚的投降条件。首先他乃炀帝的女婿，与李家有亲戚关系，其次是唐室急于在窦建德大军南下前攻取魏地，宇文士及拱手让出武阳这西线最重要的大城，自然受到欢迎，最后加上寇仲和徐子陵这另一份大礼，更是姣妇遇上色鬼，一谈便拢。

至于宇文士及，则注定战死的命运，皆因身负弑炀帝夺位的包袱，绝不容于李渊这类起兵时打正捍卫隋室旗号的隋朝大将。且李家一向与宇文阔明争暗斗，嫌隙甚深，宇文士及因是驸马爷才能置身事外，投降亦较易为李家接受。

宇文士及的降唐，该是取得宇文伤、宇文阔暗中同意的。

寇仲沉吟道：“请恕小弟交浅言保，张兄令次到武阳来，是否有特别的任务？”

张金树爱怜地瞧著迷醉在他的轻抚下的狗儿，淡淡道：“小弟是奉燕王之命，到来看看唐军的形势。”

寇仲听得差点抓头，皆因弄不清楚他这话的含意，可是因事情牵涉到高开道的策略，只好按捺下好奇心，不再追问。

徐子陵想起一事，顺口问道：“塞外的形势如何？听说颉利和突利大兴干戈，张兄该比任何人都清楚。”

张金树道：“双方确打了几场硬仗，突利还占点上风，但主动却在颉利手上，因为突利实力上始终差颉利一大截，无力扩大战果。照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颉利会请出毕玄摆平此事，平息内哄分裂。唉！我们刚夹在中间，深切体会到甚么是叫左右做人难。”

寇仲皱眉道：“燕王难道不晓得突厥人对我们有虎狼之心？”

张金树叹道：“晓得又如何？边塞四支部队，不论是刘武周、郭子和、梁师都又或我们燕军，首要是求存。若开罪突厥人，被他们大举来犯，突厥精骑的铁蹄践踏下，城市会变成废墟，农村将化成荒地，谁敢冒这个险。”

寇仲道：“突厥军这么厉害？”

张金树道：“突厥人在马背上长大，他们的骁勇善战是与生俱来的，又

远比我们汉人团结，作战时的联手配合如有神助，来去如风，一千人的兵力足可抵我们汉军万人之众，若非北疆有高山长城阻挡，中原恐无半寸安乐的土地。”

徐子陵道：“刚才张兄说若颉利收伏不了突利，会请出毕玄说服突利双方和好，张兄认为突利肯否接受？”

张金树道：“怎到突利不接受？东突厥东有高句丽和契丹，西有薛延陀和回纥，近年都是声势大盛，假如颉利和突利苦战不休，首先遭殃的将是力量比颉利薄弱的突利，迫于形势下，突利只有见好就收一途。”

寇仲乘机问道：“今趟宋金刚偕突厥人进侵太原，张兄对胜负有何看法？”

张金树断然道：“如正面交锋，即使李世民也要吃败仗。”

徐子陵和寇仲听得脸脸相觑。

张金树微笑道：“两位勿要怪小弟说得武断，这确是由衷之言。不过战争千变万化，并非一两场交战可决定最终的战果。宋李之战将是对李世民最大的考验，希望他可以过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两人听得哑口无言，更不明白张金树内心的想法，照道理他不该希望李世民获胜的，但听他口气又似非如此。

张金树压低声音道：“不知是否因大家都是爱护狗儿的人，所以小弟对两位有一见如故的感觉，这寸不怕坦言直告，北疆诸雄中，除梁师都外，被突厥利用者谁非慑于其淫威，更晓得若突厥大军真的南下，中土将是生灵涂炭，大祸临头，没有人能幸免。小弟今趟奉命来作旁观者，正是要对唐军的实力作出判断。”

寇仲心中一凛，暗估到高开道有降唐之意，关键在于李世民能否击退突厥人借刘武周和宋金刚的间接入侵。

高开道这种心态代表部份势力较次的割据群雄的心态，就是在大唐军兵临城下，趁有资格讲条件前先一步投诚。

徐子陵奇道：“为何只有梁师都希望突厥入侵，刘武周和宋金刚竟不算在内？”

张金树道：“在北疆绪豪中，以梁师都与突厥人关系最密切，兼且梁师都有突厥人血统，他早把自己视为突厥人而非汉人。”

顿了顿续道：“至于刘宋两人，若有选择，会待唐军攻打洛阳时才发动攻击，好助收渔人之利。”

寇仲和徐子陵想不到表面简单的事，内里原来如此复杂。颉利困知悉杨文干密谋叛乱的事，故不理刘宋两人意愿策动他们南犯太原，岂知杨文干给李世民轻松得像吹一口气般荡平了，李阀没损半根毫毛，反令李世民生势扩大，压下太子妃嫔党的凶焰。

颉利本打算亲率大军人侵，却给突利牵制著动弹不得，只好由爪牙出张金树叹一口气道：“与突厥人为邻的日子绝不好过，颉利苛索无道。今天丝绸绢帛，明天钱财美女，谁应付得了？”

徐子陵沉声道：“一天不能清剿突厥人，我们休想有安乐的日子过。”

寇仲问道：“张兄的燕国邻近高丽，对他们的事该较清楚，不知‘奕剑大师’傅采林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张金树皱眉道：“傅采林在高丽人心中已是神而非人，充满神秘的色彩，据小弟零零碎碎得口来的资料，他是个爱讲求完美的人，到晚年才收下

三位女弟子，都是貌美如花，以幼徒傅君媵最出色，亦最得他宠爱。”

两人听得你眼望我眼，想不到娘除傅君瑜外，尚有位小师妹。

寇仲道：“有个叫金正宗的人，武功高强，张兄有否耳闻？”

张金树道：“金正宗是高丽王的御前首席武教习，专责训练御南，听少帅的口气，似和他交过手，对吗？”

寇仲点头道：“确和他过了几招，胜负未分，大家齐齐船破堕海。”

张金树道：“高丽与契丹为对抗颉利，结成联盟，契丹人在没有后顾之忧下，不时乔装马贼，侵扰边疆，对边塞的百姓造成严重的伤害和破坏，他们不但要钱更要掳人，若非顾忌突厥，恐怕早大举入侵。”

寇仲对此已有深刻体会，心想若给自己统一中原，必挥军北征，直捣突厥和契丹的老巢，条件是必须国富民强，否则只会重蹈炀帝的覆辙。倘能收服突厥和契丹，便可与高丽人讲和平共处之道，看在娘的份上，怎都不能对高丽用兵。

张金树又道：“看两位老兄的悠闲姿态，似乎一点不把宇文士及勾结李世民等来对付你们的事摆在心上，可是两位早有对付计划？”

徐子陵笑道：“我们别的不行，逃跑却有点心得，故从不怕被人算计。今日得会张兄，令眼界开阔，乃人生快事，不知张兄下一个行程，是否以太原为目的地？”

张金树拍腿赞叹道：“徐兄确把小弟看通看透。”

长身而起，环视四周狗儿，道：“这几头狗儿令小弟与两位结成知交，把它们留在这里实于心不忍，幸好小弟在这里尚有点办法，可把它们从水道运往敝处。”

两人大喜，忙站起来道谢，事实上中人亦正为此惆怅。

只从这点，已使两人打心底愿交上这样一位朋友。

际此兵慌马乱之时，张金树仍肯为狗儿背上麻烦，可见这人的爱心。

张金树又压低声音道：“两位要往许城找宇文文化及算账一事日现已轰传四方，兄弟仅在此况两位旗开得胜，了结心事。”

说罢竟脱下外衣，把狼肉包里，道别后洒然烦著群狗去了。

两人看得胸怀大慰，自行分头上路。

第五章 美丽师妹

徐子陵和寇仲避过武阳，直趋元城，岂知宇文文化及的败军亦采同一撤退路线，且沿途大肆掳掠，烧杀抢夺，元城、莘县、武水等三座位于许城之北的城池和附近乡村的百姓纷纷逃往大河或避入山区，不幸天降大雪，使逃难者不少冻死途上，尸骸满野，令人不忍卒睹。

遇上烧村夺粮的散兵游勇，两人毫不留情，出手歼灭，搜得的财宝，尽济难民，希望他们能在魏境外得到美好的生活，所以抵达许城外时，两人都都不名一文。

寇仲不脱“神医”本色，取出沙芷菁的九针，在徐子陵协助下，以长

生气为冷病受伤的难民治病。

大雪暂时舒缓魏军的困境，令唐军无法衔尾穷追。不过任谁都晓得宇文化及大势已去，否则怎会纵容自己的部队，任得他们荼毒地方城乡，显是人心离散，再不受军纪约束，重演当年隋兵令人发指的暴行。

照两人观察，魏军在败返许城途上，不断有人离队逃窜抢掠，能随宇文化及返回许城者，恐怕只剩下宇文化及的子弟亲兵。

两人来到一座山的之上，俯视座落东方的魏京许城，途上所见城池，以此城最具规模，城高墙厚，兼有护城河，虽达比不上洛阳、长安那种大城池，仍有一定的防御功能。

通往许城的官道上不时有魏军往返，却再不见逃走的难民，当然更不会有商旅游人。

天上乌云密布，似在酝酿另一场大雪，两人在一处草丛藏身，静候黑夜的来临。

寇仲双目凝注许城，沉声道：“入城后我们立即找老侯，只要摸清宇文化骨所在，觑准机会，全力击杀，然后我们找个地方喝酒庆祝。”

徐子陵摇头叹道：“我真不明白宇文化骨脑袋内想的是甚么东西？以前杀死炀帝后，率兵返北方时已是沿途抢掠，弄得自己声名狼藉，不得人心，现在更变本加厉，究竟是他的性格使然，还是有别的原因？”

寇仲想起沿途所见的凄凉惨况，颓然道：“宇文化骨直接继承了杨广的军队，亦直接统承了旧隋军暴戾骄横、残民以自肥的风气。假若宇文化骨与李密之战是胜方，他或可惜此声势整顿军队，偏偏老天爷与他对著来干，不给他这个机会。李密之战后再有攻打我们梁都的大败仗，宇文化骨根本没有翻身的机会。”

又道：“你看吧！这样的城不要说比不上长安、洛阳，连梁都也将它比下去，既失人心又欠地利，你看他能守多少天？”

徐子陵叹口气。

寇仲讶道：“你在想甚么？”

徐子陵苦笑：“你曾想过宇文化骨会有这么的一天吗？”

寇仲给他勾起感触，点头道：“你说得对，无论是他当年追杀我们和娘，又或后来作反弑杀炀帝，都是气焰冲天，不可一世的模样，恐怕他自己也没想过有这么穷途末路的日子。

虽说为娘报仇事在必行，亦总觉有点不是滋味。”

两人英雄了得，惯于与强权和恶势力周旋，这么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情况，尚是首次用上。若非傅君卓之仇不能不报，说不定会掉头就走。

徐子陵双目闪过锐芒，沉声道：“宇文化骨坏事做尽，今天是恶贯满盈，死不足惜！别忘记言老大亦因他而死，扬州尚有不知多少人给他害了。杀了他，魏国冰消瓦解，说不定可免去百姓受战争之苦。唉！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

寇仲只要想想树倒拦县散，乱军四处流窜抢掠的可怕情况，当然明白徐子陵的心情。

忽然一队魏军从城门开出，约二百之众，只看装扮，便知准备作长途之行，朝西驰去。

寇仲道：“他们定是往西探查唐军的动静。”

徐子陵道：“认得他吗？”

寇仲定神一看，道：“原来由宇文智及领队，我们要否来个拦路突袭，好预作通知，猎羊的狮豹已大驾光临。”

徐子陵晒道：“你有把握在旷野之地，应付二百人组成的骑队？”

寇仲苦笑道：“那就放过他们吧！”

徐子陵“咦”的一声，只见宇文智及的队伍忽然偏离官道，绕过他们的小丘，从另一边往北奔驰。

寇仲一震道：“宇文化骨派宇文智及向宝建德投降哩！否则何不由北门出城，正是要掩人耳目。”

徐子陵同意点头。

李渊身为旧隋大将，初入长安还拥立旧隋宗室，打正讨伐宇文化及的旗号，在情在理都难接受宇文化及的归顺。可是窦建德却没有这心理的障碍，此乃宇文化及唯一生路。

徐子陵沉声道：“我们必须在窦建德大军南下前，先一步宰掉宇文化骨。”

天色逐渐暗沉下来，点点雪花，开始从天上降下。

两人正要行动，蓦地四、五个汉子趁城门仍是敞开，吊桥未被拉上之际，狂奔出来，城楼的守兵众箭齐发，逃走者未过吊桥，早给射成刺猬般的惨状，看得两人睚眦欲裂，偏又援救无从。

接差有守兵冲出，就把尸身抛进护城河，然后若无其事的返困城里，起桥闭门。

寇仲沉声道：“我们讨债去！”

许城一片萧条，十室九空，店铺关闭，仅余的居民亦躲在屋内，街上不但行人绝迹，巡兵也没多少个，没有人清理街上的积雪，横街窄巷更是乌灯黑火，部份民居商铺都有被抢掠过的遗痕。

两人逾墙而入，来到一所民房顶上，观察形势。

寇仲环目四顾，低声道：“魏县一役，宇文化骨的部队肯定折损严重，致没有足够人力守卫京城，否则我们只是入城就要大费周章。”

徐子陵的目光落在穿过城心、蜿蜒曲折的河道上，房屋桥梁依著宽约三丈许的河道筑在两岸，在雪粉飘飞中只有几点灯火，死气沉沉。暗忖在太平兴盛的日子里，此城当自有其风姿特色。现在则只似个临危的重病者，苟延残喘至最后一口气。轻叹道：“根本是士气不振，毫无斗志，肯留下与宇文化骨共生死的，只是宇文一族的子弟兵。”

寇仲道：“陵少请在这里稍息片刻，小弟即去即回。”

迅即翻下瓦面，消失在长街的暗黑里。

这旁遍植松树，在雨雪下配上静似鬼域的长街，说不出的凄惨荒凉，挂在松枝上的雪团，仿佛被松针刺穿似的，活像整群爬到树上去的白刺猬。

徐子陵不由回想当日与师妃暄在雪地上并肩飞驰，赶往拯救雷九指的动人情景，更忆起在石之轩抢去邪帝舍利后，她对两人说出充满决绝意味的话，然后不顾而去。

他深吸一口寒冷的空气，却挥下去萦回脑海的深刻回忆。

在这改朝换代，英雄竞起争霸的战争年代，天下再无乐土，充斥著杀人与被杀，有人挣扎求存，有人扩张侵略，阴谋诡计，血腥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不要说好友可以反目，甚至父子兄弟亦因利益要置至亲于死地。面对这座孤城的荒寒末日景象，他忽然感到所有名利权势都没有丝毫意义，没有

任何价值。

脑海里浮现跋锋寒所描述的塞外千里无人草原似海的美景，暗忖只有到那里去，才可忘情于草原大漠中。

可是这种逃避的心态是否过于消极，旋又想到留下来又可干甚么？难道助寇仲去打天下？这岂非又置身于争逐屠杀之中！只有到与中原消息隔绝的外域，始能避开一切。包括与他恩怨难分的师妃暄。

徐子陵暗叹一口气，隐隐感到自己的达赴他方，除避世外，尚含有对师妃暄报复的复杂矛盾心情。

蓦地心生警兆，朝城墙方向瞧去时，一道女子的身影鬼魅般从墙头掠下，身法迅捷近乎那般级数，体型姿态亦优雅至完美无瑕，转瞬没入远方暗黑中。

徐子陵虽看不见对方面貌，却生出一股熟悉的感觉，但肯定自己从没见过她，心中惊疑不定。

片刻后寇仲回到他旁，兴奋道：“找到小侯留下的暗记哩！”

徐子陵把刚才所见说出来。

寇仲讶道：“谁家姑娘功夫如此了得？这处空城一座，有甚么热闹可趁的呢？”

徐子陵苦笑这：“我有种不祥的预感，这位姑娘与我们似有微妙的关系。”

寇仲皱眉道：“不祥？”

徐子陵耸肩道：“这纯是感觉，没有甚么道理可言，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们最好莫与她碰头。”

寇仲道：“让小弟略作分析，陵少之所以生出不祥感觉，皆因她的身手出奇地高明，且因她极可能是冲著宇文化骨而来，所以浑身杀气腾腾，令你老哥生出不祥的感觉，对吗？”

徐子陵摇头道：“她没有半丝凶腾的味道，动作更美如行云流水，悦人眼目。唉！可是她的姿态身法，却总有点似曾相识的味儿，究竟在甚么地方见过？”

寇仲陪他苦思，喃喃道：“既是为宇文化骨而来，她的身法你又感到熟悉，会是谁？”

两人同时剧震，脸脸相觑。

寇仲倒抽一口凉气，道：“不会这么巧吧！一说曹操，曹操就到。”

徐子陵道：“肯定是她，不过她比娘更要高明。”

两人想到的正是傅君卓的小师妹，“奕剑大师”传采林的关门弟子傅君媵，只有她才符合这条件。

若非不久前张金树说及她，他们怎都猜不到是她。

傅君媵也像他们般，要趁宇文化骨灭亡前寻宇文化骨的晦气。

徐子陵扼腕叹道：“早点想起是她就好啦！现在却是失诸交臂。”

寇仲苦笑道：“别忘记你不祥的感觉，高丽人对我们汉人不会有好感的。何况更误会是我们把娘累死，现在还多一条盗去宝藏的罪名。”

徐子陵道：“最怕她逞一时之勇，硬闯皇宫，碰上宇文伤便大大不妙，宇文化骨亦非易与角色。”

寇仲道：“多想无益，入宫找到我们的侯公子再说。”

宇文化骨及的皇宫，规模只有洛阳宫城四份之一，是由前隋的总管府扩

建而成，特别把外墙加厚增高，设置哨楼。

寇仲和徐子陵先依指示，在宫城后的一株树旁起出埋下的魏宫形势图，展卷一看，左右赫然是两条龙，其一威猛腾扑，另一道遥云端，好不自在的情景，绘得栩栩加生。

寇仲哑然笑道：“好小子，画得我像要吃人的样子，待会定要寻他晦气，看看他的不死印法练出甚么东西来。”

徐子陵晒道：“你这叫作贼心虚，为什么不认为腾云驾雾那条龙才是自己呢？”

寇仲苦笑道：“这既是作贼心虚，更叫有自知之明，我自幼便是有野心的人，终日怂恿你去投靠义军，又迫你去偷学武功，聆听白老夫子教人读圣贤书，今天更卷进争霸天下的斗争去，有啥资格作一条逍遥游戏的舒适龙。”

两人躲在树影的暗黑里，功聚双目，研究魏宫的形势和侯希白的所在。

魏军的兵力显是严重不足，即使以宫城重地，外围守卫只是虚应故事，在两人眼中等若毫不设防。

寇仲和徐子陵逾墙入宫，仍不敢轻疏大意，因为侯希白在图内标示出宫内十多个暗哨的位置，一个不小心就会被发现。

片刻后两人潜到侯希白住宿的北苑小筑，精致的两层小楼隐隐传出人声。

他们越过一片柳树林，来到屋后，定神窃听，刚听得侯希白的声音道：“再有一天工夫，就可完成哩！”

女子的声音“嗯”了一声，却没有说话，接著是离去的轻巧足音。

能这么顺利的找到侯希白，两人均感兴奋，侍女子和侍从由正门离开，忙穿窗进入厅内去。

厅堂东壁被一幅从天花垂下的帛画完全遮盖，绘有以一真人大小比例的女子为主的彩画，女子衣饰华贵，皱摺纹样无不精巧细致，迎风而立，背景是生机勃勃的春夏郊野，点缀以鹿、羊、兔、乌等温驯的动物。

美人图完成得七七八八，勾勒出面形，独欠眼耳口鼻的轮廓，留下面部奇怪的空白。在侯希白的生花妙笔下，图中美女尽展轻盈优美的体态风姿，虽未能得睹她的面目，已感到是位非常动人的美女。

侯希白此时送走那卫夫人，跨入厅内，骤见两人，大喜道：“两位终于到哩！”

寇仲指著帛画奇道：“你是否要留到最后才画她的样貌？若稍有失误差错，岂非前功尽废。”

侯希白来到两人中间，叹道：“寇老兄你有所不知，小弟有个很坏的习惯，作画必须一气呵成，始能得其神韵，可是一旦掌握得其神韵。便像一鼓作气般再而衰三而竭？难以继续下去，所以令趟采取先形后神的策略，做好繁重琐碎的工夫，最后才摘取神韵，这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徐子陵道：“侯兄的美人彩画又是一绝，不过我仍是比较欢喜你的水墨写意美女像，似你的美人扇上的肖像那样子。”

侯希白压低声音道：“这可能是挂在墓穴内的陪葬品，当然要色彩艳丽，极尽奢华。”

两人听得面面相觑。

寇仲倒抽一口凉气道：“宇文文化骨要自杀吗？”

侯希白道：“我只是瞎猜，唉！那卫夫人……那卫夫人确是我见犹怜，

难怪宇文化及对她如此眷恋爱惜。不瞒两位，对著她作画时，我曾起过有那么远躲那么远的念头，只因不想见到当宇文化及给你们宰掉时她痛不欲生的凄惨景况。”

徐子陵体谅的道：“真难为侯兄，无端端给卷进我们和宇文化骨的恩怨中，侯兄若要远离此地，我们绝不会怪你。”

侯希白苦笑道：“此是老毛病，见不得女儿受难，两位放心，我侯希白出身花间派，杀人算甚么一回事。人常有希奇古怪的念头，只罕有付诸实行，我更曾试过拿起名贵易碎的古朝陶皿时。生出把它掷成粉碎的冲动，幸好纯是在脑海中想想，还为这种疯狂的念头颤栗。”

寇仲拍腿道：“说得好，少年时在街上见到美女，我也有摸她一把的念头，只因感到后果严重，才不敢动手。与希白的想打碎宝皿如出一辙，还以为自己是大坏蛋，原来是人之常情，能抑制始算正常。”

侯希白同意道：“暴君就是这么来的，皆因不怕任何后果，更没有人制止他，最后遂变成像杨广那般的狂人。”

徐子陵道：“宇文化骨在那里？”

侯希白答道：“他前天从魏县败返许城，我尚未有见他的机会。”

寇仲道：“宫内似乎没多少人，妃嫔宫娥到哪里去呢？”

侯希白道：“照我探听回来的消息，宇文阔的上下人等，大部份移往武阳，瞧来驻守武阳的宇文士及会投降唐室。”

寇仲道：“你猜个正著，宇文伤那老家伙有否随著保命团赶往武阳？”

侯希白道：“宇文伤该不在这里，此人武功在四大阔主中仅次于‘天刀’宋缺之下，遇上他时两位大哥须小心一点。”

寇仲舒一口气道：“宇文化骨肯定是恶贯满盈，现在魏宫既乏高手，有如一座下设防的空屋，我们今晚就把他干掉，与他还有甚么话好说的。”

侯希白待要说话，忽然宫内另一边传来锣鼓钟鸣，接著人声鼎沸，更有人高呼“有刺客”。

寇仲一震道：“娘的厉害小师妹来哩！”

第六章 魏宫血战

在雨雪纷飞，灯火黯淡的魏皇宫内，一道人影彷彿似充满无穷无尽的爆炸性力量，在瓦顶廊道间忽然闪掠如鬼魅，忽然对追截的魏军狂攻猛击，剑势凌厉，招法出人意表，魏军虽占尽地利和人多势众，一时间竟无法抢得合围之势，任那人纵横宫殿亭阁园林之间，所到处，总有人中剑倒地受伤。

藉着雪光映照，此时看出来人赫然是个妙龄女郎，手底虽非常狠辣，可是她的举手投足，均充满力学的美感，典雅好看。最令人骇异者是她的进退移变，落点总是敌人追截的弱点破绽处，有加奕棋，每步落子，均教敌手意想不到，把敌人牵着鼻子来走。

她的武技肯定已臻达师妃暄馆那般级数，纵使在生死决战中，仍透出一股闲雅自若，潇洒轻盈，使人赏心悦目的味儿。

“当！当！”

两枝向她攻去的长枪给她以长剑荡开，接着一个旋身，移入两敌之间，左手掌尖先后扫中敌人面门，两敌同声惨叫，滚下瓦脊，掉往地面。

在敌人兵器临身前，她人鸟般冲天而起，连续三个翻腾，落在魏宫的主殿上，三名魏方高手紧蹑其后，尚未站稳，竟给她反扑回来，重创其一，迫得其他两人倒窜回地上。

箭如雨发，从地面和邻近的瓦顶朝她立身处劲射而去。

那女郎腾挪门跃，轻轻松松的避过，最后卓立瓦背，掣起护身剑芒，箭矢无一漏网的被她击落。

虽说魏军人手不足，士气消沉，不过从那女郎的身法、剑术战略，无不是高明至骇人听闻的境界。

箭矢稍歇，驻守皇宫的三百魏军把高出附近其他建筑物逾丈的主殿凌霄殿重重围困，不过目睹她骇人的身手，谁都没把握把她留下。失去士兵的魏军，更没人肯抢上凌霄殿顶冒险。

那女郎俏立在大雪纷飞的殿脊处，有如天仙下凡，慑人动人之极。

躲在外围远处的寇仲、徐子陵和侯希白都看呆了眼，给她的花容风采所震撼。此女年纪在十八、二十许间，生得娇嫩若盛放的牡丹芍药，乌黑如云似瀑的秀发长垂至后背心，自由写意的随着动作在风雪中飘扬拂舞，潇洒之极。身型更是美高挑，风姿绰约。秀丽如弯月的长睫毛下修长明朗的美目灵光闪烁，更美得教人屏息，柔和的眼窝把她的眼睛衬托得明媚亮泽，秀挺笔直的鼻子下两片樱唇丰润鲜红，时盈笑意令她更显眉目如画，目带点孩童的娇稚。

握剑的手肤色嫩白，手指修长，清秀美丽，若单独去看，该似是一双精于弄琴操箏的纤手，谁都想不到挥起剑来如此狠辣老到。

“住手！”

正犹豫该否抢上殿顶冒险的一众魏军中的好手正恨不得有这句话，忙散往邻近楼殿较低的瓦面。

徐子陵和寇仲而人交换个眼色，心中涌起无法抑止的仇恨，因这正是宇文化及的声音。

当年把傅君焯埋葬后，对宇文化及的仇恨亦深深埋在他两人内心的至深处。只因其时人小力弱，报仇变成妄想奢望，故不得不把这冲动以理智抑制下去，但杀死宇文化及以偿还傅君焯在风华正茂的年华香消玉殒的血债那仇恨之人，却从没有一刻不在他们心中燃烧着。

现在他们分别成为能与三大宗师撷抗，年青一代中最出类拔萃的武学高手，如肯拚死力战，即使在眼前的形势下，他们仍有八成把握可击杀宇文化及纵然付出生命作代价，他们亦永不言悔。

到这一刻，他们才真正体会到傅君焯在他们心中的地位，那是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的：亦由此可推知他们对宇文化及的恨意之深，即管倾尽长江黄河之水，亦不能冲净。

傅君焯为他们付出生命，他们也愿为她作出同样的回报。

只要能杀死宇文化及。

当他们露出一意出手的神态，首先大吃一惊的是侯希白，剧震道：“两位老哥是在开玩笑吧！这里的魏兵足有数百人，且有不少高手，我们杀得多少个呢？说不定尚有个宇文伤。”

寇仲探手搂上侯希白的肩头，用力一紧，微笑道：“老子起始时虽看不顺眼你这小子，但现在真的很喜欢你。哈，不要误会或兴奋，因为这只是朋友式的欢喜。老白！不如我们约定在某处青楼碰头，待我们斩下宇文化骨的臭头后，再去与你会合如何？”侯希白尚未及回答，一把清越娇柔的声音在漫天风雪的魏宫殿上空响起道：“发言者何人？”虽字正腔圆，仍微带外国口音，形成一股充满异国情调的软柔风格。

侯希白一时忘记回答寇仲，现出心神皆醉的模样，摇头晃脑的赞叹道：“听其声知其人，这是位才貌双全的异族佳人。”

寇仲放开搂他肩头的手，向另一边伏在树丛后的徐子陵若笑道：“我肯定这傻子不会走，劝也是白劝。”

徐子陵耸肩道：“由他吧！只要他懂四、五成不死印法，该不会有负《不死印法》的盛名。”

宇文化及的声音，从内园后宫的远方传来，并没有蓄意提高声线，仍是字字清晰，气脉悠长，如在每一个人耳边诉说，可见他的冰玄劲已练至登峰造极的境界。道：“本人乃大魏之君宇文化及，姑娘硬闯我皇宫，是否欺我大魏无人耶。”

他虽说得冠冕堂皇，但有心人都听出他枭雄气短，无有昔日叛隋弑帝时的迫人气焰。

身穿紧身夜行劲装，尽展娇躯美丽线条的高丽美女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道：“我是高丽‘奕剑大师’傅采林的弟子傅君媵，今趟来是要讨回大师姐傅君绰的一段血债，宇文化及你敢否依足你们中原的江湖规矩，与我单打独斗一场。”

寇仲和徐子陵均听得热血上涌，有如骤然碰上从未谋面却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宇文化及沉默下去，整座魏宫静至落针可闻，等待他的答覆。

外则兵败，内则刺客临门，屋漏更兼逢夜雨，在这狂风苦雪的深夜，魏宫被未日的气氛重重笼罩。

宇文化及的声音再次遥传过来，叹道：“姑娘走罢！换了令师亲临，我宇文化及定必奉陪。”

寇仲三人听得面面相视，一向霸道专横的宇文化及难道在国破家亡面前突然转性，竟肯在傅君媵杀伤这么多魏军后，仍放走敌人。他如何向手下交待？

傅君媵冷笑道：“就顺带向你道一声，我师尊已决定南下中土，找阴癸派之主‘阴后’祝玉妍算一笔旧账，更会與‘散真人’宁道奇会面，领教他的‘散手八卦’，我傅君媵只是师尊的先锋小卒，就以你宇文化及的头颅为师尊开路祭旗，以壮他老人家行色。”

寇仲等三人心中无不掀起滔天巨浪，傅采林乃名震天下三大宗师之一，若真的南来，加上汉族和高丽族间的许多仇恨，必会翻起干戈风云，令多事的中原更添风波。

更从而推知高丽人立心推波助澜，火上添油，使已被突厥虎视眈眈的中原更添乱势。

宇文化及发出一阵长笑，道：“姑娘既要自寻死路，我宇文化及尚有何话可说……”

寇仲和徐子陵于此时从藏身处长身而起，前者大喝道：“且慢！今晚来

寻你宇文化及晦气的，尚有我们两兄弟。”

后方的侯希白顿生出非常奇异的感觉，在他眼中，两人气势陡然间攀升至莫可测度的巅峰境界，每一个纵跃挪闪，以避免疾射而来的十多枝劲箭，都透出庞大的自信，只有这种绝对的自信，才能令他们浪费最少的气力，恰到好处地避过箭雨。

侯希白登时受到感染，亮出从不离身的美人摺扇，倏地横移，避开内把迎面刺来的长矛，落在长廊旁的草地上，扇子斜挥，荡开横腰斩来的一刀，借去三成敌劲，在丹田内化为己用，美人扇再张时，随着他玄奥的步法，扇边刚好割在另一名击空的敌人颈侧处。

敌人应扇抛跌，告别尘世。

他一出手就用上刚有小成的不死印法，因为只有此法，才有希望令他保住性命奉陪至两人杀死宇文化及的一刻。

侯希白从没想过自己肯为朋友付出生命，但他现在正那么义无反顾的做着。四个人是绝不可能敌过以百计的武林高手且锐卒如云的宇文阙子弟亲兵团的。

寇仲、徐子陵和侯希白，在一道长廊处与敌人展开惨烈的遭遇战，无尽的魏军由前方和两侧潮水般涌过来。倘能走毕长廊往右转去，就是凌霄主殿所在处。

寇仲发出他第一刀，硬把敌剑斩断，再劈中敌人胸口，来袭者应刀堕地，恐怕到了阴曹仍摸不清自己是如何死的。

徐子陵深切体会到战争的残酷。

平时江湖间的打斗招式在这里全派不上用场，只能采用最原始、最直接、最简单而最见效的方法去杀人和避免被杀。

那是一种看谁伤得更重的死亡游戏。

没有人能避免受伤的！徐子陵想到这里，心中一动，一个旋身，竟嵌进敌阵去，身上最少中了两刀一矛，但都给他的护体真气弹开，大喝道：“少帅！甚么水是不会臭的？”

说话时，击出两拳一脚，三名敌人立即中招倒地。徐子陵的声音刚传到，寇仲大笑道：“当然是滚动的流水，就像希白公子的不死印法。”

侯希白的声音从远处传回来这：“内则周天之造化，外则斗柄之循环，不死在其中矣。”

两位老哥，我们应否设法重归于一呢？”

通往主殿的要道塞满前仆后继杀过来的魏军，把原本聚在一起的三位年青高手冲得各自为战，兵器从四方八面袭至，使他们没有十分喘息调息的余暇，每一刻时间都要应付多件袭到的兵器，能闪躲活动的空间不住收窄，敌人虽刚吃过大败仗，士气低落，但平时的严格训练和丰富的作战经验，就在眼前这关系生死存亡的时刻，展露无遗，组成血肉的长城，奋不顾身的对三人狂攻猛击。

三人因各有绝技，故在甫接之下占尽上风，不过这股气势并不能持久，一旦真气的回复缓于真气的消耗，他们的真元在这种情况下会迅速损耗，而负伤流血，更会加快这真元损耗的过程。

所以侯希白有此提议。

聚则力强，分则力散。

徐子陵一掌扫出，拨开敌人的大斧，同时送出螺旋真劲，震得那人中

门大开，遂一脚蹴出，闪电般命中斧手胸口，此脚劲力十足，那人仆地倒跌，撞倒后方另三名魏军。

大腿和肩胛一阵火辣，是给敌人兵器击中，虽给护体真气反震滑开，由于正全力集中对付斧手，仍是人肉半寸，肌肤受创。

这样缠战下去终非办法，终要力竭血尽而亡。

徐子陵大喝道：“左方瓦面。”

侧撞而出，硬生生把两名魏军撞得变作滚地葫芦。

巨廊左侧是三丈许宽的草地花圃，此时铺上厚软的白雪，接连的是另一的人。

仄这就是战争的本质和真面目。

背后一阵火辣，刺中他的是长矛，但尚未有机会戳破他的肌肤，已给他护体真气的反震之力，震得滑下肩胛，只能划破他的衣服。这并非说寇仲到达刀枪不入的境界，那要看持矛的是谁，像这个矛手就够不上伤他的资格。

寇仲的井中月在只吸一口气的高速下共劈出十三刀，刀势凌厉无匹，但觉体内真气生生不息，无有穷尽，十三名敌人竟无一幸免，立毙刀下。

不过他心中并无快意，若可选择，他绝不会杀第一次碰面，且并无仇怨座建筑物，我方好手不断从瓦面跃下，加入围攻他们的战阵，情况惨烈至极点，死伤累累，鲜血溅得雪地斑驳震心，生命似再不值半个子儿。

寇仲的井中月旋飞一匝，刀光烁闪，黄芒耀目，杀得四周敌人心寒胆落，一仆一跌。他此际亦多处负伤，连运劲制止淌血的空间也欠奉，猛喝一声，人随刀走，往侯希白的方向杀去，所到处挡者披靡，竟无人是一合之将。

侯希白立即压力大减，拚着捱剑，美人摺扇开阖间而敌应扇倒地，拔身而起，脱出重围，翻腾至寇仲上方。

寇仲长刀划出，迫开敌人，拔身而上，一手抓着侯希白的腰带，势子已竭的侯希白给他带得再往上升，朝徐子陵的所在投去。

徐子陵见两人凌空而至，知道生死关键，就看此时，不理往他身上招呼的兵器，腾身而上，蓄意施为下，攻来的兵刃只能划破衣服，多添数道血痕。在此埋身血战的情况下，这是脱身必须付出的代价。

三人在空中会合，徐子陵这生力军两手分抓两人背心衣服，带得他们改变落点，同往左旁楼房的瓦顶上方疾掠而去。

十多名守在瓦面的敌人正严阵以待，其中一敌长刀生出点点刀芒，迎着他们罩来，刀势的凌厉，乃开战以来敌人最有威胁的攻击，三人知是遇上敌方的高手。

徐子陵大喝一声，凌空换势，两手送出真劲，寇仲和侯希白连忙借势腾升，避过刀击，投往敌人后方瓦面。

徐子陵却往地面落下，一旦再陷身敌人的重围，就算以他的武功，亦休想能像刚才般轻易脱身，因为已变成孤军苦战之局。

他拇指按出，正中敌人刀锋，那人发觉对手拇指生出黏繄贴之力，骇然下猛把刀回收，始知中计。

徐子陵就借那么一点黏力，翻越敌人，使寇仲和侯希白安然落在屋脊处。同时看清楚整个形势。

第七章 众叛亲离

宇文化及仍负手立在原处，身后高高矮矮的站着八名护驾高手，看样子应是宇文阔的内围精锐人物。

傅君媵仍采游击之术，飞驰于殿顶廊林之间，牵制了大批敌人，杀得伏尸处处，死状千奇百怪，连树上也挂有敌尸。可见战情之惨烈，不过她刚才对宇文化及的进击，显是无功而还。

这亮丽美女身上亦多处负伤，情况并不乐观。

透过号角，宇文化及亲自指挥手下对四人展开围堵和拦截。

三人掠上殿顶，在瓦面相聚，立即出现另一局面，当四下的敌人疯狂来攻，三人亦往外迎战，自然而然的形成一个三角战阵，由于没有后顾之忧，三人遂得放手狂攻前方杀至的敌人，杀得敌人尸横遍瓦，血肉溅射，鲜血染红了积雪的殿顶，包括从他们新旧伤口淌出的鲜血。

“当！”

寇仲一刀疾劈，殿顶积雪本就滑不留脚，攻来者虽是敌方中的好手，武功高强，勉强挡住寇仲一刀，但脚底却不听话，就那么滑下瓦坡去，掉往地上。

忽然间，瓦顶再无敌人，只遗下令人触目惊心的血迹和几十具搁在屋脊瓦沿的尸体。号角声起，已趋散乱的敌人依令重新在主殿和宇文化及立身的殿堂前的广场间布防，人数大减至百来人。

广场宽达四十丈，要杀宇文化及必须先硬闯此关。

宇文化及确是老谋深算，见势不妙，立即改变策略，宽敞开扬的广场对有组织训练的魏军白然大大有利。

雪花纷飞下，傅君媵与追击她者激战的兵刃交击声从宇文化及立身殿堂的后方看不见处遥传过来，显示她亦暂时未能直接威胁这边的宇文化及。

火把在广场中熊熊燃起，照得广场明如白昼，更添凄风苦雪下魏皇宫的肃杀意况。

寇仲、徐子陵和侯希白卓立瓦背，遥观宇文化及指挥若定，心叫不妙。

宇文化及摆明是采拖延的战略，好待把驻守外城墙的魏军抽调回来，只要来上两三千人，他们休想能够脱身。

三人亦有苦自己知，杀到此处，单是刚才冲上主殿顶的激战，使他们身上多添十多个伤口，虽是皮肉之伤，仍对他们的战力大有影响，真元的虚耗渐趋加速，故不得不调息回气，一时不能再发动第二轮猛攻。

而更不利的情况，是在杀伤敌方近七十个高手后，锐气渐消，打从心底泛起杀人后的恻隐与劳累，大幅削弱他们的斗志，假若战争仍在继续下去。

为求保命他们反没暇生出这种感受。此刻血战稍停，身心疲惫下，若非炽烈的仇恨在支持下，恐怕早突围逃走，放弃杀戮。

忽然一道人影落到宇文化及旁，低声说话，宇文化及立即色变，吩咐几句后，报告者立即离开。

寇仲心中一动，喝过去道：“宇文化及，是否唐军已兵临城下，无法抽调人手回来保你的狗命？”

布阵广场的魏军立时一阵骚乱，显是被寇仲这番话扰动军心。

宇文化及发出一串隐含荒凉味道的笑声，暴喝道：“就算我宇文化及要死，定会拉你们作陪葬，放箭！”

魏军前排的二十多名箭手弯弓搭箭，弦声急响，漫空箭矢冲破雨雪，朝他们射来。

寇仲抢前，井巾月化作万道黄芒，一个人挡格射来劲箭，如非箭矢集中从前方射来，以寇仲之能亦无法如此威风八面。

后面的侯希白低声道：“我们绕道攻去，他们的阵势将不攻自破。”

徐子陵凝视隔着广场另一殿堂顶上的宇文化及，不放过他任何微细的表情，沉声道：“他正希望我们这般做，那他就可抽身向外城墙溜去。”

侯希白双目亮起来道：“我有一将计就计之法，若我所料不差，宇文化及必会与卫夫人一并离开，子陵明白我的意思吗？”

寇仲退到他两人间，低声道：“搏得过！”

就在第二轮箭矢临身前，三人翻下殿顶，往敌阵扑去。

他们就像投进水面的石块，立即激起战争的浪花。

前排的箭手往两边散开。后面抢上十多名盾斧手，左盾右斧，在另二十名枪矛手助攻下，以雷霆万钧之势往三人钳形般攻至。

三人至此更深切体会到战阵的威力，这些巨斧每个重量不下百斤，锋光烁闪，若给劈中，任他们护体真气如何厉害，由于是正面硬撼，绝不只肌肤之伤。而他们的长盾却把颈、胸、腹和下阴要害周密保护，令他们更能把力量集中在攻敌上。

配合的枪矛手攻势更使他们杀伤力倍增，一长一短，无论近搏远攻，占尽优势。

寇仲当先抢出，人随刀走，刀化黄芒，像一道激电般斜刺入敌阵中央处，发出“当”的一声巨响，声震全宫，似为宇文阔的败亡敲响丧钟。

铁盾四分五裂，敌人大斧甩手，往后抛跌，两名在他左右的矛手发觉失去盾牌的屏护时，尚未及时举矛反击，寇仲的井巾月划中他们颈侧，立毙当场。

这凌厉得令人难以相信的刀法，令敌人立即心胆俱寒，自问设身处地，亦只有惨遭击杀的收场。

寇仲井巾月再展千百道光芒，迫退攻来的枪、矛和刀斧，长笑道：“我知来的是谁啦！”

窦建德是也！对吗？皇上！”

敌阵又一阵骚乱，既给寇仲的正面强攻震慑，又因寇仲的说话影响，竟齐齐后退。寇仲亦往后疾退，回到徐子陵和侯希白间。

“锵！”

井巾月回到鞘内，寇仲双目射出两道电芒，遥盯隔着广场战阵的殿顶上的宇文化及。徐子陵冷喝道：“宇文化及你算那码子的人物，与其待窦建德杀，不若来碰碰机会能否杀死我们，尚能趁机逃走，但只懂驱使手下来为你送死，确令人齿冷。”

侯希白同为才智高绝之辈，立时明白两人在展开心理战术，力图扰乱宇文化及手下的军心，贪生怕死是人之常情，有多少人能真正置生死于度外。

只要这里有一半人被受影响，他们便不但有可能杀死宇文化及，更能在事后从容逃生。

不要看刚才寇仲一下子就在敌阵破开一个缺口，好像毫不费力似的，

事实上寇仲付出很大代价，就是大量的真元损耗。在现时的情况下，要他照本宣科的多来三几次，保证他累得要躺下来。

既不能力胜，当然要智取。

想到这里，侯希白张开美人扇，潇洒地为左右的寇仲和徐子陵煽凉，此动作于这苦雪凄夜是绝对不协调的，可是侯希白却做得那么自然闲雅，没有丝毫造作。叹道：“只有一个理由可解释皇上不亲自出手。就是窦建德正兵临城下，皇上既可以从魏县退回来，自然亦可从许城避往别的地方去，所以只要待手下缠死我们，皇上就会乘机开溜。”

这番话更是厉害，有力地点醒众魏军莫要做宇文文化及的替死鬼。

寇仲暴喝道：“魏国就在刚才覆亡，你们还不逃命？”

声音在魏宫的上空回荡。

雪粉落在广场中众魏军的身上，人人呆若木鸡，鸦雀无声。

寇仲的声音过去后。仍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激荡。

宇文文化及双目厉芒剧盛，动了真怒，“呸”的一声喝道：“竟敢妖言惑众，乱我军心。

有我宇文文化及在的一天，大魏就没有亡。”

徐子陵针锋相对的道：“皇上为何称自‘我’而不称‘朕’，是否不敢再厚颜称孤道寡呢？”

宇文文化及差点语塞。

在目下有份量的各方霸主间，以他的称帝最为勉强，原因是自弑炀帝后，一直吃败仗，能生存的呼吸空间，每日都在萎缩中，梁都一战竟被两个他以前不屑一顾的毛头小子弄得铩羽而归，且赔上宇文成都和宇文无敌两条命，导致与亲叔宇文伤反目，后者率众离开，誓要找寇仲和徐子陵算账，令他实力进一步削弱，眼下已到了日落西山，苟延残喘的地步，那还有颜面称皇称帝。

他愣了一愣，勉力挤出一丝自信的笑容，冷哼道：“本人没闲情再和你们说废话，上！”

寇仲叱喝一声，如若平地起个焦雷，登时镇住正不知该动手还是逃命的魏军。

连宇文文化及亦觉得不妙，知道军心已给对方动摇，故不立即执行自己发出的命令。

寇仲微笑道：“诸位请听小弟一言，窦建德兵临城下一事肯定千真万确，所以你们的守城兄弟才无法分身来援。我和……”

宇文文化及见势不妙，狂喝一声道：“休要受他蛊惑，纵有敌人来攻，我们也可先干掉他们才去应敌，杀！”

手下众亲兵你眼望我眼，却再无人动于。自魏县被唐军所破，众兵士气已低沉至极点，现更由宇文文化及亲口间接证实窦军来攻，仅余下许城的魏国在两面受敌的情况下，其结局路人皆见，再没有任何希望。

位于战阵前列的战士人人目睹寇仲刚才一举击毙己方三人的威势，谁敢先撻其锋？

火把猎猎作响，雪花飘下，百多人组成的战阵，没了气般呆在难堪的沉默中。

傅君婳与魏军的追逐打斗声，仍不断从宇文文化及立身殿堂后的远处间歇的传过来。

“谁敢违背皇上的命令？”

宇文化身旁的高丁，其中之一厉喝道。

前排的魏军终于动了，缓慢的往三人推进，神色既不情愿又是无可奈何。此时只要有一个人带头开小差。保证整个战阵立时一窝蜂般散去，偏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引子。

就在这战云再起的关键时刻。

“咚！咚！咚……”

密集有力的战鼓声，在城北方向震天响起，直敲进每一个人的心坎底里去。

刚移动的魏军立即停下。人人面面相觑。

鼓声隐去。

“咚！咚！咚！”

战鼓声再起，今趟来自城东远处。

寇仲振臂大喝道：“还不快溜，你们的父母妻儿正在家中等着你们哩！”

徐子陵亦喝道：“大魏再没有了，我们和宇文化及间的事，只依江湖规矩解决。”

不知谁先带头，当西方鼓声轰鸣之际，广场上这属最后一支忠于宇文化及的亲兵团，终一哄而散，走得干干净净。

再没有打斗声音传来，奇怪的是不见傅君婥现身。

三人无暇理会，宇文化及率八名亲卫高手从瓦顶跃下，双目凶芒电射，显见他动了真火，再不理其他好歹，务要杀死三人。

待宇文化及迫近至三丈的距离，寇仲笑道：“尚有一事差点忘记告诉你，适才在城外见到令弟宇文智及领着二百多人先往西走，然后绕道往北，还以为他是要代你向窦建德讲和投降，现在始知他是要出卖你。”

宇文化及终于色变，体会到当年炀帝众叛亲离的滋味，大喝道：“休再说废话，这里每个人都肯为我宇文化及抛头洒血。”

八大亲卫高手同声叱喝，整齐如一，决意死战。

寇仲和徐子陵自傅君卓死后，一直等待这机会，那还压抑得下心中的滔天仇恨，同时抢出，同以宇文化及为首的敌方攻去。

侯希白张开摺扇，并不随两人加入战圈，反往敌阵后方绕去，从后夹攻，做成更大的威胁。

宇文化及放开一切顾虑，身上龙袍寸寸碎裂，露出里面的黑色劲服和瘦挺威武的体型，两手箕张，脚踏玄步，排众而出，一无所惧的朝两人迎去，狞笑道：“就看你们有否讨命的资格？”

“蓬！蓬！”

三人像三道电光般交击在一起，宇文化及躯体剧震，虽封挡住两人攻势，却承受不起两人联手无可抗御的劲力。若非两人真元耗损，只此接触肯定可令宇文化及吐血受伤，现在却只能震得宇文化及踉跄跌退。

八大亲卫分出四人，往寇仲和徐子陵攻去，阻止他们乘势进击，另四人攻向侯希白，以免陷腹背受敌的劣势。

寇仲和徐子陵心中大懔，试出宇文化及的冰玄劲不愧宇文阔的镇阔绝活，即使两人联手，杀他亦要费一番工夫。

攻来的四人无一不是真正的好手，其中使枪的中年留须大汉更是招数凌厉，功力深厚，一枪疾刺寇仲。带起的劲冽风声，足可令人胆寒，另一人

运剑横斩寇仲腰肋，亦是剑出如风，快如电闪，与中年枪手配合得天衣无缝。

寇仲心知肚明这是决定成败的关键，若不能在宇文化及回气之前，收拾这两名高手，不但会失去杀死宇文化及的机会，他们三人极可能反成败亡的一方。

攻向徐子陵的两人一使钩一用刀，年纪均在三十许间，太阳穴高高鼓起，功架步法无懈可击，劲道十足。

徐子陵打的主意与寇仲无异，明白掌握时机的重要性，竟一个翻腾，来到两敌上方。左右两手同时施出宝瓶印，化繁为简的硬撼敌人。

寇仲左手切出，强挡横斩而来的利剑，右手健腕一抖，井巾月化作黄芒，疾挑敌枪。宇文化及仍留不住势子竹后跌退之际，侯希白且战且走，以游斗之术，把四名追击他的高手引得远离战圈。

复仇之斗，终于拉开战幔。

第八章 左右为难

“当！”

井中月挑中敌枪，那人非常了得，长枪只荡开少许，岂知寇仲的井中月就趁刹那的空隙稍一回势就奔雷掣电般疾劈进去，直取对手面门，刀法迅快精妙得令人难以置信。

长须汉魂飞魄散下长枪撒手，拚命后闪，直退至丈许开外，胸口才现出一道血痕，接着仰跌雪地上。

宇文化及悲吼一声。往寇仲扑去，喝道：“我取他性命！”与死去的长须汉联攻的剑手刚硬被寇仲以手刀震开，闻言改往援助进攻徐子陵的同夥。

“蓬蓬”两声，两敌吃不住宝瓶印高度集中的气劲，钩刀荡开，人往外跌，眼耳口鼻同时渗出鲜血。

徐子陵与寇仲心意相通，均明白在眼前的形势下，绝不容留手的余地，必须以雷霆万钧之势。务求在几个照面下清理宇文化及的护驾高手，趁敌方心神散乱下全力出手。如让对方再站稳阵脚，胜负之数实难逆料。

来援的剑手使同夥延长败亡的时间，因徐子陵须放过乘胜追击的机会，先要把他解决。

一个筋斗，徐子陵脚踏雪地，再一个旋身，以毫厘态之差避过敌剑，来到敌人左侧剑势难及处，横肘撞向敌人肋下去。

刀手和钩手又再攻来。

剑手竟冲天而上，不但避过他的肘撞。长剑还从上疾刺而来，不愧宇文化及的亲卫高手。

徐子陵暗捏不动根本印，刹那间完全掌握到敌兵及体的时间、速度和位置，一拳冲天而上，硬撼敌剑。

那边的寇仲却陷于捱打的局面，非因宇文化及武功比他高明，而是刚析斧碎盾和击毙长须汉先后消耗他大量的真元，尚未回复过来就给被手下的死亡激起凶性的宇文化及狂攻猛击，一时间只有仗着精妙的刀法支持。好待

宇文化及的锐气消减，再伺机反击。

寇仲晋入井中月的武道至境，有如熊熊燃烧的战场上一点永不溶解的冰雪，无论形势如何凶险。死神如何接近。他仍以冰冷自若的心境去应付化解。

宇文化及恨不得在下一招就可置寇仲于死地，故每一招都是全力出手。

且觑准寇仲弱点，迫他不住硬拚，务令他没有回气的机会。无论寇仲如何闪跃躲避，他或近身搏击。又或隔空施劲。不予寇仲任何喘息的时间。

寇仲则沉着应战，且战且退，移往离开另两个战场，亦即广场间靠主殿的一方，每一刀击出，他都把精气神完全贯注其中。以全心全灵去应付这死敌惊涛骇浪式的强攻。卸气借劲之法对冰玄劲完全不起作用。皆因若让冰玄劲进入经脉内，绝对无益有害。

双方的战斗愈趋激烈。没有片刻缓冲的空隙，彼此见招拆招，以快打快，凶险凌厉至极点。

只一口热茶的工夫，掌刀交触近三十招，井中月忽然劈往宇文化及左侧前空处，正是寇仲井中月八大奇招的“棋奕”。

以宇文化及的身经百战，见惯场面，心中亦涌起无比怪异的感觉。

寇仲此刀有惑敌的作用，他亦看破是虚招，可是寇仲这一刀劈下处竟生出一个把他笼罩的漩涡和力场。牵制得他无法漠视。那就像大海中的漩涡，在漩涡旁的鱼儿都给牵扯进去。

以宇文化及的见多识广，尚是首次碰上如此奇异骇人的刀法，自然而然往横移离刀势所及的范围，攻势终缓了一线。

这一刀可说是迫出来的，当日对上宁道奇，此招被对方举手间轻易破解，使寇仲事后心生不忿，苦思下想出以螺旋劲配合施展的办法，终在此刻派上用场。至此“棋奕”一招始告大成，让他争取到反败为胜的契机。

一声轻“咦”，从侧旁某处传来，寇仲不用看也知是傅君媵躲在暗处观战，见自己此招深得“奕剑术”的神髓，故失声惊叹。

此时不容多想，否则机会一闪即逝，忙往后退开，井中月遥指宇文化及，变化丛生。由“棋奕”改为“不攻”。

宇文化及首次生出寒意。感到寇仲虽不断拉远与自己的距离，而其遥制自己的刀气刀势，竟是不住增强，完全不合乎常理。无从抽身下，宇文化及一声厉叱，腾空飞扑，凌空吐出两股冰玄拳劲，照头照面向寇仲攻去。

寇仲心内无惊无喜，一刀劈出，劈入两股拳劲中央处，带起另一个真气的漩涡，竟硬把两股拳劲溶浑化解，发出劲气交接的激响，精妙玄异。

“蓬！”

寇仲借势从后门飘进主殿内，朝后翻腾，跃上大殿北端的台阶，落足点正是宇文化及面向大殿的龙座。

刀锋刚在他鼻端前分毫之外划过。侯希白摺扇张开。先往对方面门扇去，惑其眼目，杀招却是底下的一脚，正中敌人下阴。按住后腓剧痛，给另一个敌人长剑刺中。

侯希白卸开敌剑，使对方不能伤他筋骨，前方敌人已应脚抛飞，发出临死前惊心动魄的惨嘶。

侯希白虽付出代价。肩胛伤口深入盈寸。鲜血四溅，心儿却安定下来。

围攻他的四名高手，如若单打独斗，无人是他十合之将，但因合作惯了，联手的威力远超四人加起来的总和，杀得他差点支持不下去。犹幸花间

派绝技层出不穷，配上魔门最厉害功法之一的不死印，苦心经营下，终成功除去其中一名敌手。

侯希白听风辨位，向左旋荡，美人扇由开变合，看似随手打出。却精确无伦的扫在攻来的长枪锋尖处，不死印先汲取敌人劲力，刹那间反输回去，枪手硬是给他震得踉跄侧跌。

侯希白哈哈一笑，展开美人扇法，杀得早心寒胆裂的三名敌人左支右绌，再无还手之力。

“叮！”

长剑寸寸碎折。

完全出乎使剑高手意料之外，长剑是全力下插往徐子陵的天灵穴，遇上的却非徐子陵名震天下的赤手而是他从袖内探出的一对短护臂，这招袖里乾坤要比杜伏威名列奇功绝艺榜上的成名绝活更上一层楼，护臂一端黏上剑锋，完全化掉对方剑内贯注的真气。接着另一手的护臂闪电横扫在剑锋上。

硬把没有真气保护的敌剑击碎。

敌人魂飞魄散，给徐子陵再送出的另一股力道带得往高处抛滚，还是徐子陵手下留情，否则必然立即呜呼哀哉，不保小命。

徐子陵护臂建功后回到袖内，以内外狮子印应付左右攻来使钩和使刀两大高手狂风暴雨般的攻势。这两个字文化及的亲卫高手武功高于其他各人，仅次于被寇仲斩杀的长须汉之下，但要胜徐子陵仍未够级数，给他一一挡格，只要待他们锐气过后，立可制敌取胜。

寇仲就在龙椅的窄小空间移动，一步不让的硬挡宇文化及全力以赴的凌厉攻势，长笑道：“这张龙椅有点眼熟，是合就是老炆被杀前在江都坐的那一张？”

宇文化及冷哼一声，并不答他，心底暗叫不妙，只喘几口气的时闲，此子功力立即大幅增强，像换了另一个人似的。

寇仲“唰唰唰”连劈三刀，每刀都是妙至毫巅，再次把宇文化及迫开，摇头叹道：

“化骨你为何如此不智，此乃不祥之物，你竟还千里迢迢的从江都抬到这里来，令自己步上老炆的后尘，太蠢哩！”

“蓬！”

忽然出拳，迎上宇文化及的拳头，两人毫无花假的硬拚一招。

冰玄劲气给寇仲的螺旋真劲迫得往四外激溅，一时劲气横空。

寇仲被宇文化及震得往后仰晃，似要堕离龙椅。

宇文化及大喜，矮身采手，抓往寇仲下阴。

寇仲哈哈一笑，真劲从脚底送出，龙椅四足立断，井中月黄芒迸射。疾挑宇文化及阴险毒辣的一抓。

宇文化及那想得到他不但能硬拚他积四十年功力的冰玄劲，还令他看不破的施出诱敌之计，改变高低位置下。变成自己把手往对方刀锋送过去，骇然下抽身急退。

寇仲双目电芒激闪，厉喝一声，井中月化作长虹，人刀合一的施出井中月八法中的“击奇”，反客为主的往宇文化及攻去。

宇文化及正退下龙座的台阶，蓦感寇仲的刀气把自己完全氛锁笼罩。避无可避下只好全力格挡。

“轰！”

宇文化及应刀踉跄退落台阶。两人嘴角同时渗出鲜血，战况惨烈。

看着宇文化及往殿心退去，寇仲卓立台阶最上的一级，井中月遥指死敌，另一手拭去嘴角血渍。心中岂无感慨。

想起自己由当年不配跟宇文化及提鞋的小子，到今天成为直接导致宇文化及败亡的人物。其中经历的曲折，变化的多姿多采，就他本人亦难以逐一描述。

宇文化及终退至殿心，距寇仲达四十步之遥，可是寇仲的刀气仍隐照把他锁紧，如此内功刀法，已臻骇人听闻之境。心中涌起绝望的感觉，晓得自己锐气已竭，心志被夺，兼受内伤。虽仍有一战之力，却肯定没有胜望。

长叹道：“罢了罢了！想不到我宇文化及英雄一世，最后竟失手在两个小混混手上。”

举掌就往天灵盖拍去。寇仲那想他有此一着，大吃一惊下收刀往大仇人冲去，连他自己亦不晓得能干甚么。

宇文化及一声长笑，在摆脱寇仲的刀气下，腾身而起，撞破殿顶。横空而去。一声娇叱。躲在一旁的傅君媵凌空截击，两人在空中擦身而过。

傅君媵给他的冰玄劲震得从空中堕下。宇文化及左臂亦给她宝剑刺个正着，伤上加伤，往后宫方向投去。

寇仲来到主殿顶时，侯希白仍给敌人缠善，徐子陵则成功击倒敌人，忙喝道：“小陵快来！”领先往宇文化及远遁的背影追去。

两人从瓦面跃下，来到一座位于后宫的庭院的月洞门前，均心中讶异，不明白宇文化及为何不有那么远逃那么远，竟只躲进后宫这庭院去。

进入月洞门后是个小庭园，雪花纷飞下，一片雪白宁和，使人怎都没法把眼前景物与血腥暴力联想在一起。

三进的楼房中门大开，灯火通明。

虽摸不清内里玄虚，但两人武功盖世，又在仇恨火焰的催谷下，那管得道么多，并肩入屋。

十多名宫娥太监软倒地上，瑟缩一角，脸无人色。

徐子陵看得心中不忍。柔声道：“不关你们的事，我们绝不会伤害你们，走吧！”

说罢追在寇仲身后，直入内堂。

面色惨白的宇文化及呆坐在西窗旁的椅子上，双手紧拥伏在他身上，身穿妃嫔丽服的一名女子，再无其他人。

两人面面相觑，怎想得到会是这么一番情景。

英雌气短的宇文化及，像是另一个人似的，心神全放在怀中女子身上，似茫不知死敌临门而至。

寇仲一振手上井中月，喝道：“是汉子的就站起来一战，我两兄弟可保证不伤无辜。”宇文化及露出惨笑。把手移到女子香肩处，似要把她推开，女子缓缓起立，别转娇躯。面向两人，身上沾满宇文化及臂膀淌下的鲜血。

寇仲和徐子陵虎躯剧震，同时失声道：“贞嫂！”

竟是当年在扬州，不时以菜肉包子救济他们，在南门开膳食档口卖包子老冯的妾侍贞嫂。炀帝入城，把老冯徵召入宫，而老冯后来因开罪炀帝被处决，贞嫂则不知所踪。那想得到今天竟成为宇文化及临死亦不忘一见的爱妃。

在华服衬托下，贞嫂更是姿容秀美。气质高贵。

她玉容出奇的平静，柔声道：“小陵、小仲，你们终于来哩！”

寇仲和徐子陵头皮发麻，完全失去方寸。

在他们的生命中，与他们关系最密切的三个女人，就是贞嫂、傅君婥和素素，后两者均香消玉殒，而贞嫂竟变成他们恨不得食其肉煎其皮的大仇家宇文化及的爱妃，他们该怎么办。

风声骤响。

两人骇然后望，傅君婥终于转至，俏面含煞的提剑而来，目光落在呆坐椅上，半边身被血染红的宇文化及，奇道：“你两人为何不取他狗命？”

他们不知从何说起。被她质询得哑口无言。以前两人无论遇上甚么场面，总有方法解决应付，独是眼前死结，却令他们一筹不展。

“卫夫人！”

侯希白现身在傅君婥后方，失声呼叫。

他的呼唤像一把铁锤般痛敲在两人心中，原来贞嫂就是宇文化及最宠爱的卫夫人，宇文化及还特别邀侯希白来为她造像。让她的花容能永远的留在画帛处，其中充盈着至死不渝，缱绻缠绵的悲壮滋味。

傅君婥停在两人身后。回头先瞥侯希白一眼，像首次看到贞嫂般对她打量起来。

恍如忽然衰老十多年的宇文化及从椅子站起，右手温柔地按上贞嫂香肩，深情的道：“一人做事一人当。唉！我本不该回来看你的。”

接着望向寇仲和徐子陵，冷然道：“我们的事到外面解决。”

战鼓声再起，今趟非是在某处传来，而是集中在城北的一方不断迫近。

贞嫂坚定地摇头，张开一对纤手，平静的摇头道：“不！要死我也要 and 皇上一块儿死，小仲小陵，你们可以成全我们吗？”

以这种语气说出这番话，比任何呼天抢地更要令闻者心酸震撼，何况寇仲和徐子陵对她有崇高的敬意和感激之情。

傅君婥终发觉到两人和宇文化及这妃嫔关系大不寻常，玉容一沉，轻描淡写的道：“她是谁？”

战鼓声不住接近增强，压得人心头烦躁，以毫不含糊的形式，喻示大魏的国运，正往尽头靠近。

寇仲苦笑道：“她可算是我们另一个娘。”

徐子陵颓然点头，忽然间他对宇文化及再硬不起报仇雪恨的心肠，这个一手令大隋复灭、曾叱吒风云的人物，和很多人一样，在狠辣无情的形像下竟有其温柔多情的一面，只因他和寇仲从未接触过，故从不认识这样的宇文化及。

现在他已家破人亡，众叛亲离，下场悲惨，他们此时难道还要当着贞嫂眼前置之死地吗？

傅君婥冷冷道：“你们既下不了手，就让我来成全他们吧！”

剑光疾闪，从两人间穿出，朝贞嫂后的宇文化及面门射去。

第九章 难解死结

寇仲大吃一惊，闪身护着贞嫂和大仇人宇文化及，井中月疾挑传君媵宝剑，叫道：“媵姨请听小侄一言。”

傅君媵玉脸微红，啐道：“谁是你的媵姨，滚开！”

蛮腰轻扭，宝剑生出精奥至包括全无欣赏心情的宇文化及在内都大为惊叹的变化，以毫厘之差避过寇仲的井中月，接着娇躯像陀螺般立定转动，长剑迴绕，疾刺寇仲脸门，毫不留情，狠辣至极点。

寇仲不敢冒犯她，缚手缚脚下，只好见招挡招，把井中月攻势收回，横刀格架。

传君媵竟大嗔道：“那有这么差劲的招数，滚！”神态娇美无伦，充满天真烂漫的少女味儿。

一脚飞出，毫不避嫌的朝寇仲下阴踢去。

她右旁的徐子陵，后方的侯希白均为她动人的情态怦然心动。但只有徐子陵明白她对寇仲的怨怼。

奕剑术专请料敌机先，先决的条件是要掌握敌手武技的高下，摸清对方的底子，从而作出判断。她对寇仲的评价显然非常高，岂知寇仲因不敢冒犯她，使不出平时五成功夫，令她的奕剑术困“料敌失误”大失预算，无法展开，等若下错一子。

“蓬！”

寇仲左掌下压，封着传君媵不念姨侄之情的一脚。但她的内劲却分八重涌来，寇仲拚尽全力才不致被她震得撞到后面贞嫂的娇躯去。骇然对 this 比他还小上一两岁的姨姨叫道：“媵姨把九玄大法练至第八重啦！厉害啊！”

傅君媵亦想不到寇仲能硬挡她全力一脚，竟发出一阵轻笑，道：“这一掌还像点样子，看！我要割下你疯言乱语的舌头来。”

先往后退，旋又旋卷回来，宝剑化作万千芒虹，雨点般往寇仲吹打过去，奇幻凌厉。

侯希白竟取出随身携带的笔墨，张开美人扇，就在画有和尚秀芳那一面疾写起来，可见传君媵美态对他震撼之大。

贞嫂忽然转身，把宇文化及搂个结实，对她来说，宇文化及是这世上唯一全心全意爱她疼她的男人。

宇文化及肝肠寸断的把他的卫夫人拥入怀里，以他的自负和长期处于权势巅峰的身份地位，那曾想过有连自己的女人亦无力保护的一天。

也不知是否前生的冤孽，宇文化及第一眼见到卫贞贞，便不能自己。以前他也曾为别的女人心动，但得到手后总可弃之如敝屣，只有这次是情根深种，与往昔任何一次都不同。

战鼓声倏地停下，像开始时那么突然。

徐子陵却无暇理会，但对眼前的难题仍是束手无策，怎样才可使傅君媵明白他们正处于左右两难的境地？

寇仲知道若再留手，不要说保护贞嫂和宇文化及，自己恐怕亦要小命难保，因为造位比他年青的媵姨实在太厉害，招招夺命。暗叹一口气，肩脊一挺，变得威猛无匹，井中月斩瓜切菜的连续劈出，每一刀都把傅君媵的长剑准确无误的震开，像是预先晓得傅君媵宝剑的招式变化似的。

竟是以奕剑术对奕剑术。

传君媵蓦地退开，剑回鞘内，俏目紧盯寇仲，道：“我打不过你。”

众皆愕然。

寇仲忙还刀入鞘，躬身道：“嫡姨大人有大量，恕小侄不敬之罪，唉！请容小侄解释内中情由。”

傅君媵俏面霜寒，冷得像外面的雪雨，语气却非常平静，道：“不用解释，师尊南来时，自会找你们说话。”

再往后退，来到侯希白旁，仍有闻心探头一看，神态娇憨的道：“好小子，竟在绘画奴家，是否想讨打？”

寇仲和徐子陵听得你眼望我眼，这位美人儿姨姨一时狠辣冷静，一忽儿天真烂漫，教人糊涂得难以捉摸。可惜两人已失去欣赏的心情，暗忖这个误会后果严重，偏无法补救。

侯希白受宠若惊的尴尬道：“我是死性不改，确是该打！”

傅君媵娇笑道：“见你尚算画得不错，你那颗头就暂时在脖子上多留一会吧！”

续往后掠，消没在内堂大门外。

寇仲颓然向徐子陵怪道：“你为何不帮手说话？”

徐子陵苦笑道：“我可以说什么呢？”

寇仲以苦笑日报。

宇文化及的声音响起道：“两位眷念与贞贞的旧情谊，我宇文化及非常感激。”

寇仲听他语气异乎寻常，一震转身，讶道：“你晓得我们和贞嫂的交往吗？”

宇文化及紧拥着贞嫂，神色平静答道：“我知道贞贞所有的事，怎会不晓得你们和贞贞的关系。本人有个最后的心愿，希望你们能看在贞贞份上，成全我们，让我和贞贞能共埋于一穴。”

三人同时大吃一惊，知道不妙，往两人扑去。

宇文化及往后坐入椅内，双手仍紧抱贞嫂，鲜血同时由眼耳口鼻流出，竟是自碎经脉而亡。

密集的足音在堂外响起。

寇仲和徐子陵更骇然发觉贞嫂早毒发身亡，登时手足冰冷，脑袋内顿感一片空白，茫然不知身在何处，眼前的惨事是如此残酷而不能改移！

侯希白探手搂上两人肩头，凄然道：“这或者是把他们此生不渝的爱情延续下去的唯一方法。”

贞嫂的面容仍是那么平静祥和，似在诉说死亡对她是最好的归宿。

刘黑闼雄壮的声音在大门响起道：“恭喜两位老弟得报大仇。”

寇仲和徐子陵四目相投，想哭却哭不出来，心中对宇文化及再无丝毫恨意，无论是爱是恨，一切都该在此时此地结束。

寇仲和徐子陵驾着载上宇文化及和贞嫂棺木的密封马车，从东门出城，刘黑闼亲自护送一程。

许城换上大夏的旗帜，城外旷野军营广布，灯火处处，阵容鼎盛，充盈着战胜者的气氛。

此时离宇文化及和贞嫂自尽只有个把时辰，天尚未亮，雪雨仍是漫无休止的从黑压压的夜空洒下，两人的感觉仍是麻木空白。

由于宇文化及乃弑杀炀帝杨广元凶，虽然身死，他的首级依然有很大的利用价值。若非提出要求保他全尸秘密安葬的是寇仲和徐子陵，刘黑闼怎肯答应。所以宇文化及因贞嫂的关系，死后总算有点运道。

刘黑闼此时驰至两人之旁，道：“我就在这里待两位老弟回来喝解秽酒如何？”

两人答应一声，迳自驾着灵车，往前方被白雪覆盖的山野驰去。

寇仲别头瞥负责操缰的徐子陵一眼，见他直勾勾的呆看前方被雨雪模糊了的原野，叹道：“命运实在难以测度，谁猜得到贞嫂竟成为我们大仇家的爱妃，弄至今天这田地。”

徐子陵朝他望来，露出一丝苦涩的笑意，沉声道：“贞嫂是早萌死志，就在她转身拥抱宇文化及时，把暗藏的毒丸服下，可当时只有宇文化及晓得。唉！瞧着心爱的女人死在自己怀里，究竟是甚么滋味？”

寇仲心如刀割，说不出话来。

蹄声响起，从后追上。

寇仲回头看去，竟是刚才宣称有事，未能随行的侯希白。

侯希白策骑来到马车旁，欣然道：“成哩！”

两人脑袋的灵活度大减，捉摸不到他的意思，寇仲愕然道：“成甚么东西？”

侯希白道：“我终完成那幅帛画，带来作他两人陪葬之物。”

寇仲马鞭扬起，轻轻打在马屁股上，拉曳灵车的四匹健马立即加速，朝白雪茫茫的天地深处驰去。

许城南门大道旁一间空置多时的酒肆内，刘黑闼、侯希白、寇仲和徐子陵围桌进酒。

太阳刚没在西山下，安葬宇文化及和贞嫂的丧事，用尽他们一个白天的时间。

酒过三巡，刘黑闼低声向寇仲和徐子陵两人道：“入土为安，谁也难免一死，只看谁先走一步？假若死后有另一个世界，异日我们不是也可以在那里聚首吗？到时或会发觉生前所有恩恩怨怨，只是一大箩的笑话。”

侯希白“唳”的一声张开美人扇，已画有、尚秀芳、傅君媵的一面向着三人，另一手击台赞道：“最后那两句说得真好！可见刘帅不但是个胸怀广阔豁达的人，更是视死如归的好汉。”

寇仲瞥侯希白的摺扇一眼，捧头道：“这三个女人任何一个都可令我患上头痛症，三个聚在一起更他老爷子的不得了。”

刘黑闼和侯希白正努力开解他们，忽然发觉寇仲如此“正常”。似是毫无悲戚之情，为之脸脸相觑。

徐子陵淡然自若的举杯道：“我们确中了毒，幸好有解药在此，就让我们四兄弟多服一剂解药。”

众人轰然欢呼中，把四杯解秽酒喝个一滴不尽。

刘黑闼竖起拇指赞这：“好！不愧我的好兄弟，提得起，放得下。那我们不如闲话少说，直入正题如何？”

寇仲一拍额头道：“幸好你提醒我，我差点忘掉自己是王世充的特使，奉他的臭命来巴结刘大哥你的老板。”

刘黑闼哑然失笑道：“哈！老板，不过窦爷会欢喜这个称谓，因为是由名震天下的寇少帅奉赠的。”

一把豪雄沉厚的声音在街上传进来道：“黑闼说得一点没错，只要是少帅奉赠之物，我窦建德无不欣然领受。”

四人慌忙起立迎近。

窦建德昂然而入，一行人风尘仆仆，显是长途跋涉的赶来。随从依他吩咐守在铺外，窦建德跨过门槛，目光扫过三人，最后落在寇仲身上，长笑道：“见面胜似闻名，寇兄弟果是人中之龙，幸会幸会。”

寇仲连忙谦让。

刘黑闼引见过徐子陵和侯希白后，五人杯来杯往的喝掉半坛酒，窦建德微笑道：“唐军知我们攻占许城，开始从魏县撤军，我们应否乘势追击呢？”

寇仲心中一震，唐军撤走，魏地将尽入窦建德手上，令他声势更盛，且与唐军再无缓冲之地，大战一触即发。

刘黑闼沉吟道：“李神通还不放在黑闼眼内，李世绩却是当代名将，只看他在李密入关投降，仍能力抗王世充，便知是个人材。他今趟闻风而退，固是慑于我军威势，亦不无诱敌之意。愚见以为目下当务之急，是先巩固战果，向旧魏子民宣扬我军仁爱之风，待万众归心，我们才挥兵西进，铲除李世绩的瓦岗首部。”

侯希白不由听得打从心内赞赏。

窦建德道：“现在宋金刚先后攻克晋州、龙门两大重镇，李元吉、裴寂弃并州败逃，太原告急，若我们不趁此机会击溃李世绩的山东军，待李世民稳住太原，我们将坐失良机，少帅以为如何？”

寇仲正喝酒喝得昏天昏地，酒入愁肠，满怀感触，只是不表现出来。闻言勉强打起精神，讶道：“李元吉竟这么快败阵，是否李世民在拖他的后腿？”

窦建德手摸酒盃，定神瞧着寇仲道：“有裴寂做监军，李世民焉敢作怪。”

裴寂是李渊关系最深的亲信大臣，李渊特别派他随军。正是要作李世民和李元吉间缓冲的人。

寇仲朝徐子陵瞧去，见他心不在焉的默然听着，晓得贞嫂的自尽，对他造成永不磨灭的打击，强压下心中的伤痛，道：“在李世民击败宋金刚前，窦公你必须击溃李世绩的山东军，否则李世民乘势攻打洛阳，李世绩可轻易把窦公隔断在大河之北，眼巴己的瞧着李世民鲸吞洛阳。”

窦建德望进杯内的酒去，露出深思的神色，教人对他生出莫测高深的感觉。

侯希白微笑道：“听少帅的口气，宋金刚是必败无疑。”

寇仲想岔开徐子陵的注意，把话题向他抛过去道：“陵少有甚么意见？”

徐子陵苦笑道：“各位请不要见怪，我并没有留神你们的对话，寇仲这一招摆明是耍我。”

刘黑闼心中暗叹，他当然明白徐子陵是个怎样的人，打圆场的把话题向他重复一次。

窦建德饶有兴趣的道：“这确是个有趣的讨论。”

徐子陵佩服的道：“我同意寇仲的看法，宋金刚和李世民均为精通兵法的战争高手，两人本是不相上下，分别在宋金刚只是一头视突厥为主人的狗，不得人心，而李世民必能洞悉和利用他这弱点，令他全军覆没。”

“砰！”

窦建德击桌赞道：“好一句不得人心！现在连我也深信不疑宋金刚绝非

李世民的对手。

既是如此，我们要作好西攻唐军的准备，立即挥军迫李世绩决战。”

刘黑闼双目异光暴盛，举杯道：“黑闼敬窦爷一杯，祝我军旗开得胜。马到功成。”

两人轰然痛饮。

徐子陵却是心中暗叹，窦建德的一句话，不知又有多少人要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甚至陈尸道旁。

困贞嫂的死亡，寇仲的雄心壮志一时大打折扣，尚未回复过来，呆看意气昂扬的窦建德和刘黑闼，欲语无言。

窦建德又轮流与寇仲等对饮，道：“三位行止如何？”

寇仲晓得这名震一方的霸主是要看自己有否跟从他的意思，答道：“我和小陵想去探望翟大小姐。希白要到那里去？”

侯希白道：“我去找雷老哥，看他康复的情况。”

刘黑闼道：“想不到我们兄弟匆匆一聚，又要分开，不过已是痛快至极，我敬三位一盃，祝你们一路平安，很快大家又会碰头饮酒。”

寇仲和徐子陵心中感激，晓得刘黑闼暗示他们须立即离开，连忙举杯回应。

雪粉又从夜空往大地洒下来。

第十章 客串保镖

夜色苍茫下，两人远离许城达百里之遥，雨雪仍下个不休，他们抵达一座小山之顶，山野河流在下方延展至无限的远处。

寇仲酒意上涌，叹道：“人世间的恩恩怨怨是否真如刘大哥所言，只是一大箩的笑话？”

徐子陵苦笑道：“假如你真可把香玉山或魔门诸邪当作朋友或笑话，你不但不用再去争天下，更可出家做和尚。不过照我看就算空门中人，仍未能对人世漠不关心，否则师妃暄就不用和我们反目。”

寇仲颓然坐下，点头道：“还是你清醒点，只要想起香玉山，我心中立生杀机。即使人生只是一场春梦，但这梦境太真实啦！一天未破醒，我们仍要身不由己的被支配。”

徐子陵在他旁坐下，喟然道：“我们是因眼看著贞嫂自尽的刺激，才会生出对生命的内省，试想想在当时仇恨高烧下，我们一心一意就是要杀死宇文化及，那会想到其他。由此可以推想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回复正常，再无暇去想生命是否只是一场春梦。”

寇仲叹道：“可是我现在确有万念俱灰的感觉，对甚么都提不起兴趣，只想去看看大小姐和小陵，更不愿于此与你分道扬镳，各自上路。”

徐子陵道：“问题是你老哥背上肩负无数的责任和别人的期待，你不但是宋缺的钦选女婿，更是他的功业继承人。寇少帅又是少帅军的领袖，彭梁的军民都等著你回去领导和保护他们。”

寇仲一呆道：“你好像是首次鼓励我去争天下。”

徐子陵道：“可以这么说。一旦李世民出漏子，又或李建成得势，突厥的大军便会南下，那时就要靠你少帅军力挽狂澜。这是宁道奇放你一马的真正原因。”

寇仲沉吟道：“如果大获全胜的是李世民，窦建德、王世充全被击跨，你对我会有甚么忠告？”

徐子陵目注地平尽处的茫茫向雪，轻轻道：“那时我将难以知道。”

寇仲剧震道：“你想到那里去？”

徐子陵双目射出斩之不断的伤感神色，摇头苦笑道：“我的好兄弟要去争天下，中原还有甚么值得小弟留恋之处？”

寇仲愕然道：“我以为你要到塞外去只是随便说说，雷老哥不是要靠你去对付香家吗？唉！至少你该到巴蜀见见石青璇，这么形单只影的到寒外流浪，实教兄弟心伤。”

徐子陵洒然笑道：“事实上我非常享受孤单的感觉，只有远离人世，我才可以更接近大自然，感受生命的存在和意义，香玉山现在已找到最强横的靠山，将来假若李世民塌台，我必回到你身边，与你并肩作战，把突厥赶回老家，这是承诺。”

寇仲双目闪亮起来，哈大笑道：“我听到啦，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我绝不会让李小子攻陷洛阳，照你看窦建德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徐子陵摇头道：“我不清楚。他的行事总透著点莫测高深的味道，若没有李世民，唐军绝非他的对手。”

寇仲忽然叫这：“糟哩！”

徐子陵摸不著头脑的道：“糟甚么？”

寇仲苦笑道：“刚才竟忘记向刘老哥或小白借几两银子，现在我们两兄弟身无分文，如何捱到乐寿找大小姐？”

徐子陵笑道：“把你的井中月变卖不就成了？只要有赌本，我可多变几两银出来给你花用。”

寇仲长身而起，下意识地拂扫身上的雪渍，哑然失笑道：“若要变卖，我们尚各有一颗夜明珠，你舍得吗？那可是无可替代的纪念品，每趟拿在手上把玩，就像重历长安城内装神扮鬼那段难忘的日子。”

徐子陵耸肩道：“那就边行边想办法吧！我们年轻力壮，做苦工大概可赚几个子儿。”

寇仲豪情奋起，道：“从无到有，从有到无，自离开扬州后，我们是首次被打回原形，重新做穷鬼。就让我们这对穷鬼兄弟，再闯江湖，以天为被，以地为卧席。哈！有了！我们为何想不到去猎两头猝鹿来换赌本？”

徐子陵悲伤稍减，叫声“好主意”，往山下掠去。

寇仲连忙跟随其后，两人迅速去远。

历亭在永济渠南岸，是窦建德的属土，为水陆交汇的大城镇，由此往乐寿，可坐船沿永济渠北上，到另一城镇东光登岸，往西两天快马，可抵目的地。另一个方法是渡过永济渠，西行至漳水，乘船亦是两天可抵乐寿。

不过无论选择那个方法，在实行上都有困难，皆因两人身无分文，在这纷乱的时代，少个子儿也寸步难行。

他们昼夜不停的急赶三天路，仍没有半粒米饭下过肚，若非他们功力深厚，早冻僵途上，午后时份来到城门外，见到设于城外的几个食档茶寮挤

满商旅途人，更感饥肠辘辘，份外难捱。

徐子陵一把扯著寇仲，道：“除非你想打进城去，否则我们就于此止步。”

寇仲这才记起入城必须缴税，笑道：“我们既是他们老闯的小兄弟，寇仲和徐子陵两个朵儿又那么响，索性就向城门的兵大哥要求见驻守这里的文官武将，同他们亮出朵儿，借点盘川，医饱肚子，不是甚么都迎刃而解吗？”

徐子陵没好气的道：“你即不跟随窦建德打天下，却要受他的恩惠，这算甚么英雄好汉？”

寇仲拍额道：“我是饿得糊涂，受过他的恩，将来怎好意思和他争大下，唉！那些馒头真香。”

徐子陵别头一看，最接近他们的食档正在蒸包子，热气腾升，香气四溢，不由想起当年贞嫂常义赠菜肉包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蓄意压下去的伤情，涌上心头。

档主见两人目不转睛的盯著蒸笼。还以为生意来了，嚷道：“一文钱一个，趁热吃最松香美味。”

寇仲拍拍空空如也的腰囊，苦笑道：“要不要请人做粗活，我们不要工钱，只要馒头。”

档主露出鄙夷之色，不耐烦的道：“这里不请人，到别处去！”

寇仲、不以为忤，哈哈一笑。洒然耸肩，朝徐子陵道：“看来，是要饿著肚子上路，不若潜进河里捉两尾鲜鱼，凭我两兄弟的身手，该只是举手之劳？”

档主再不理他们，侍候棚内的几桌客人去了。

徐子陵心忖这不失为一个解决饥肠的办法，欣然道：“去吧！”

正要离开，有人叫道：“两位仁兄请留步。”

两人愕然回头，唤他的人是棚内其中一个食客，独据一桌，是个脸孔圆嘟嘟的中年胖汉，一看便觉是个做生意的人。

胖子起立笑这：“四海之内皆兄弟，就让我管平作个小东道如何？”

徐子陵感激的道：“好意心领，怎可要管老板破费。”

管平欣然坚执道：“两位仁兄怎都要赏管平些许薄面，千万不要客气，请入座。”

寇仲向徐子陵打个眼色，示意他不要错过机会，领头朝管平的桌子走去，徐子陵拿他没法，只好随他入席。

管平唤来麦粥馒头，供两人大快朵颐，忽然压低声音道：“两位是否会家子？”

寇仲一边把馒头塞进口里，一边竖起拇指赞道：“管老板真有眼光，我们都懂两下子。”

管平欣然道：“我别的不行，但监人之术却颇有点心得。虽对两位姓名来历一无所知，可是只看两位龙行虎步的风雄姿，直已心折。最难得是两位并不恃强横行，宁愿挨饿仍不偷不抢，实乃真正的英雄好汉。”

徐子陵怕寇仲又给他乱起些甚么小晶、小暄、小璇一类的名字，忙自我介绍道：“我叫傅杰，他叫傅雄。来自余杭，想到乐寿探望亲戚。”

管平叹道：“实不相瞒，现在我的小命危如累卵，随时会给恶人害死，两位如肯相助、我愿以黄金二两酬谢两位。”

寇仲一对大眼立时闪亮，道：“谁人竟敢随意伤人害命，难道不惧王

法？”

管平愕然道：“王法？”旋即苦笑道：“官府在远，拳头在近，兼且群雄各自割据称王，在这里犯事，逃往别处便可逍遥法外。坦白说，若在平遥，谁敢动我半根毫毛，但来到这里人地生疏，唉！”

徐子陵同情心大起，问道：“管老板乃精明的生意人，为何会陷身这种局面？”

管平压低声音道：“皆因信错了人。今次我随大夥到山海关做生意，请得大道社的人作保镖，本来一切妥当，岂知途中始发觉大道社的人与我的仇家暗中勾结，一时令我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

寇仲不解道：“既然生命受到威胁，何不一走了之。”

管平惨然道：“问题是我随夥附运的五百匹上等绸缎，有一半是行家托付的实物，如若一走了之，自己损失惨重固不在话下，回去还要赔个倾家荡产，且信誉受损，以后势将鸡再做生意。”

寇仲皱眉道：“山海关不是远在边塞的不毛之地？管老板有信心能把这么大批丝绸卖掉？”

管平解释道：“在北疆最吃得开的就是北霸帮，北霸帮的大龙头‘霸王’杜兴在长城两边都是同样吃得开，无论契丹人、突厥人，高丽人多少给他一点面子。故能把从山海关出口运往塞外诸夷的生意垄断，以前是抽佣了事，近年则自己大做买卖勾当。我这批绸缎是他派人来订购的，还付了一成订金。只要我把货运到山海关，便可收取议定的黄金货值。”

寇仲大讶道：“北疆竟有如此厉害人物，突厥人为何要卖他的帐。”

管平道：“一来因他武功高强，被誉为北疆第一高手，更因他有突厥人和契丹人的血统。所以突厥人或契丹人那不视他为外人。”

徐子陵和寇仲交换个眼色，暗感不妙，这“霸王”社兴极可能是突厥人入侵中原的一只厉害棋子等若以前铁勒人培养的任少名。

寇仲道：“你们请作保镖的大道社又是甚么路数？”

管平愕然道：“你们行走江湖的人，竟未听过山西最大的帮会大道社吗？自大隋亡后，天下纷乱，盗贼四起，道路不靖，大道社于是在各省市遍设镖局，收费虽然昂贵，却是物有所值。据我所知他们只曾失过三趟镖，事后都能追回部份物资，更把劫镖者赶尽杀绝。”

徐子陵皱眉道：“镖局最重商誉，若他们监守自盗，以后谁敢信任他们？”

管平苦笑道：“在一般情理言确是如此，故今趟若非我亲耳听到，绝不肯相信。”

寇仲奇道：“这样的事，管老板怎会亲耳听到？”

管平道：“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的两条大船泊在这里的码头后，我循例到船舱检看货物，忽然听到负责今趟护镖的大道社副社主‘夜叉’冯跋和手下孟得功、苏运三人在舱门处说话的声音，内中提到收取了存义公的百两黄金，要在抵达山海关前把我害死，吞掉我的绸货。我吓得躲起来，到他们离开才敢潜逃出来，连忙离船，来到这里，正不知如何是好时，却有幸碰上你们。”

徐子陵问道：“存义公是甚么人？名字这么古怪的？”

管平道：“存义公是山西最大的布行，与我的蔚盛长和卖颜料的日升行并称山西三大商号。存义公一直想兼营绸缎，我们曾因此和存义公闹得很不

愉快。”

寇仲道：“你们的货船何时继续上路？同行的尚有甚么人？”

管平道：“明早才起行，一起附运的尚有山西另外十多间商号的货物，包括存义公和日升行在内。每个商号都派出代表多人随货北上，负责交收的事务。附运的全是北霸帮订的货。”

寇仲叹道：“管老板你中计哩！”

管平愕然道：“中计？”

寇仲道：“这叫‘出口术’，冯跋等人根本晓得你在舱内点货，所以故意在舱门附近说话，好让你听个一清二楚，吓得逃之夭夭。我敢包保不关存义公的事，若你就这么赶回平遥向存义公兴问罪之师，就正中大道社的下怀。事后大道社更可推个一干二净，还诿过于你身上。而管老板你则完了，以后再不用干绸缎生意啦。”

管平听来半信半疑，忽明忽暗，脸色变得更为难看，想得呆起来，喃喃道：“我和大道社社主丘其朋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为何竟要害我？”

接著探手抓紧寇仲的手，颤声道：“两位好汉定要助我，我决定立即退出团夥，取回实物，再另想办法运往山海关。”

徐子陵道：“我们助你取回货物只是举手之劳，不过祸根尚未消除，因为摸不清大道社为何要针对贵行下手。”

寇仲问道：“下一站你们会到甚么地方去。”

管平道：“我们正是要到贵亲所在的乐寿去，因尚有一批货物会在那里附运，唉！该怎办好呢？”

寇仲心忖又会这么巧的，笑道：“从这里到乐寿尚有几天路程，我两兄弟就暂作你的私人保镖，到乐寿后再说。”

管平反犹豫起来，道：“这里是窦建德的地头，加上有你们壮我声势，我尚有机会把货物取回来，谅大道社亦不敢当著其他商号的人公然害我并强占我的货物，可是一旦离开历亭，大道社人多势众，情况又有不同，倘若连累两位，我管平于心难安。”

寇仲拍拍吃饱的肚子，长身而起道：“管老板放心，不要看我们穷得发霉的样子，事实上我们是能应付任何场面的高手。出来江湖行走亦是本著替大行道的心。来！让我们先到船上好好睡他娘的一觉，只要你不离我们左右，保证到什么地方那像在平遥般没人能动你半粒毫毛。”

又一拍背上并中月，笑道：“要蛮来吗？先得问问我另一个兄弟肯不肯。”

管平疑信半参，又不好意思表示怀疑寇仲的能力，为难至极点。

徐子陵扯著他站起来，凑到他耳旁低声道：“管老板，该付账哩！”

第十一章 欲舍难离

三人在黄昏时份上船，大道社包括冯跋在内的几个头儿均到城内寻乐子去了。管平此时只好硬著头皮，摆出大老板的派头，认寇仲和徐子陵为赶

来会合的表侄，不理大道社的人反对，迳自带两人入房。

寇仲见房内有两张床，问道：“谁人和你同房？”

管平道：“每个商号都获分配一闲房，我本来有个护院同行，可惜他离开平遥不久就病倒，得返平这就医，我只好孤身上路，现在回想当时情况，我那夥计该是被人下毒，否则懂武功的人怎会部么易病倒。”

寇仲点头同意，向徐子陵笑道：“我们又要挤在一起睡觉啦！”

徐子陵踢掉靴子，毫不客气往床上躺下去，困倦欲死的道：“冯跋快回来，你去应付他，勿要吵醒我。”

管平惊魂未定的道：“你怎知冯跋快回来呢？”

寇仲扯著管平在靠窗的椅子坐下，伸个懒腰道：“冯跋的手下见到管老板忽然带两个壮汉上船，当然会立即入城通知冯跋回来。”

瞥徐子陵一眼后，笑道：“好家伙！要睡即睡，果然是睡觉的高手。”

徐子陵慢、长、细的呼吸声轻轻响起，似有若无。

管平心惊胆颤的道：“待会冯跋回来，真不用唤醒他吗？多个人帮手总比好过少个人吧！”

寇仲打个呵欠，道：“我肯去和冯跋说话，已不知多么给他面子。若非怕管老板将来难做人，我肯定会把大道社的人全掷进永济渠去，自行驾舟北上。”

管平忍不住道：“坦白说，我也见过江湖上不少名家高手，但像两位般完全不把敌人放在眼内的，尚是首次遇上。如非见两位成竹在胸、思虑缜密，真要怀疑你们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初生之犊？”

寇仲隔几一拍他肩头，笑道：“我最喜欢坦白的人，咦！来哩！大道社的人确有点效率。”

管平愕然道：“有人敲门吗？为何我听不到的。”

寇仲道：“冯跋刚上船，管老板当然听不到。”

管平半信半疑，正想说话，十多个人的足音在舱廊入口处响起，直迫而来。

“砰！砰！”

沙哑的声音在门外道：“冯跋求见，管先生请出来说两句话。”

寇仲哈哈大笑道：“二当家你好，本人傅雄，是管老板的远房疏堂表侄。”接着轻踢管平一脚。

管平干咳一声，道：“二当家有甚么话要说，就和我的远房……嘿！表侄说吧！他说的就等若我管平说的。”

冯跋隔门阴恻恻的道：“管老板要知道和我说话是要讲资格的，这趟镖由我大道社负责，依规矩绝不容任何陌生外人中途加入，管先生竟然不加理会，是否别有居心。”

寇仲哑然笑道：“谁真的别有居心，冯老哥你该比谁都清楚。”

冯跋默然片晌，语气忽然变得沉著平静，淡淡道：“有胆色！傅兄请到船楼来说话。”

足音远去。

寇仲再伸个懒腰，长身而起，羡慕的瞥一眼深酣梦擲的徐子陵，道：“早点解决，早点睡觉。无论发生甚么事，管老板千万别离开小杰之旁。”

寇仲拉开房门，只见廊道通往船面的一截两边站了近十名武装大汉，人人目光不善的打量寇仲，杀气腾腾。

寇仲目光一扫，眼神到处，众汉纷纷被慑，眼睛垂下或移开视线，皆因寇仲的眼神锐利如箭，如有实质，瞧得大道社诸人无不心悸意乱，不能坚持。

寇仲哈哈一笑，跨过门槛，关上房门，穿过林立两旁的敌人，往船面方向悠然步去，自然而然有股迫人的气势，教人魄为之夺，不敢轻举妄动。

在风灯照射下，近二十名大道社的人聚在船尾舵楼处，为首的中年大汉，身子扎实，中等身材，招风耳狮子旱，容貌丑陋，双目凶光闪闪，一瞬不瞬的盯著寇仲，背上一对长约四尺的铁叉交叉的从左右两肩露出叉尖，颇有点高手的强横气势。

能坐上大道社副社主之位，当然有些斤两，换了是一般江湖好手，见到如此声势，不立即打退堂鼓才怪。

寇仲只觉有趣，刚踏上船面，人影一闪，守在舱门左边的大汉肩往他撞来。

寇仲暗忖这种手段老子尽有得出卖，乃江湖惯用的手法，借此秤秤对方斤两。为施下马威，移动的速度倏培，敌汉登时撞在空处，在他身后往另一方踉跄错撞，碰在守著舱门右边的大汉身上，狼狈不堪。

冯跋一方人众齐露出惊愕神色，因为他们竟看不到寇仲如何增速闪避，感觉非常怪异。

寇仲好整以暇的来到冯跋前丈许处立定，原本在舱内的敌人拥出舱面，封死寇仲后路。

冯跋迎上寇仲精芒电闪的双目，心中一寒，本有千言万语，忽然说不出半句话来。

寇仲深明见好就收的道理，他当然不会害怕大道社，可是如若与大道社结下解不开的仇怨，对管平这种正当商人，将是后患无穷。所以必须软硬兼施，把问题解决。

舱内隐隐传来人声，是其他商号的人出来看个究竟，却给大道社的人拦寇仲迫近两步，待到冯跋两旁手下全把手按到兵器上方才止步，露出他招牌式有若灿烂阳光的笑容，从容自若道：“君子动口不动手，冤家则宜解不宜结，大家都是出来混饭吃的，二当家乃明白事理的人，该不用小弟教你老人家怎么做吧？”

冯跋两旁大汉同声怒叱，幸好冯跋拦住，沉声道：“兄台是那条线上的朋友？”

寇仲哑然失笑道：“当然是管老板的亲戚线。”

说罢肩脊一挺，登时生出一股令人胆颤心寒的气势，包括冯跋在内，无不下意识的后移半步。

寇仲洒然道：“规矩是人订出来的，亦会因形势而改变，否则就是食古不化，因循苟且。我们蔚盛长的马先生因病不能成行，中途退出，所以表婶命我两人日夜兼程赶上来随侍表叔，此事天公地道，合乎情理。不过最后决定权当然在二当家手上，如不获接纳，我们蔚盛长立即退出团夥，那时二当家可不要怪我们不识分寸，只知讨回公道。”

他的说话暗示如一旦反脸，将会把冯跋的奸谋公诸其他商号成员，令大道社声名扫地。

大家都是聪明人，管平没理由冒开罪大道社的严重后果，指控和诬蔑大道社的。

冯跋面色再变，闷哼道：“你敢威胁我大道社？”

寇仲装作谦恭的答道：“二当家万勿误会，小弟只是依江湖规矩行事。”

冯跋旁的大汉双目凶光迸射，阴恻恻的道：“你依的是那门子江湖规矩？”

寇仲皱眉道：“这位老哥是……”

大汉傲然道：“本人是大道社‘左手剑’孟得功。”

寇仲欣然道：“既有‘左手剑’，必有‘右手剑’，对吧？”

他这句充满戏谑的话，立时激起冯跋一方人马的怒火，个个跃跃欲试，反是冯跋不敢轻举妄动，约束手下。

冯跋另一边的大汉道：“本人就是‘右手剑’苏运。”

寇仲说了几句言不由衷的江湖人相见时什么“久仰”一类的废话后，回应孟得功刚才的话道：“我所依的江湖规矩就是你敬小弟一尺，小弟敬你老哥一丈，明白吗？诸位大哥要对付的是来劫镖的人，而非小弟，倘若我们一旦动手，任何一方若有死伤均非好事，对吧？”

冯跋面色阴晴不定，显是犹豫难决。

敌人处处透出莫测高深的味道，令他难知其深浅，且来人又精于江湖门道，辞锋占尽上风。

就在此僵持不下之际，一老一少两人从舱口步出。

老的一个年纪在五十上下，神态随和自若，既下畏缩，也不盛气凌人，白然而然透出一股大商家的身份，中等身材，头发稀疏，他开口便打圆场的道：“老夫刚和管兄谈过，他两位表侄亦非外人，二当家可否给老夫点面子，破例让两位小哥儿中途加入？”

年青的一位颇有公子哥儿的味这，年纪和寇仲相若，只比寇仲矮少许，也是身材高大，衣音讲究，作文士打扮，额角宽广，目光锐利，长得一表人材。接著道：“这位傅兄一面正气，二当家请……”

冯跋愀然不悦的打断他道：“既然存义公和日升行都认为没有问题，我冯跋还有甚么话好说，若将来真从他两人身上出漏子，我大道社绝不负责。”

言罢领著手下拂袖入舱。

寇仲这才晓得两人分别代表存义公和日升行两大商号，此时更肯定存义公没有和大道社暗中勾结，连忙向两人道谢。

管平出来介绍寇仲与两人认识，老的是日升行大老板的亲弟罗意，年青的是存义公老板的长子欧良材。

客气话说过后，寇仲同房在徐子陵旁倒头大睡，不管天塌下来的好好休息回气。

只有在梦乡里，他们才能暂别这充满伤心事和烦恼的人间世。

大尚未亮，货船起锚开航。

睡得天昏地暗的寇仲和徐子陵同时醒来，另一床的管平仍是鼾声如雷，熟睡如死。

寇仲爬起来坐在床沿，反手拍拍徐子陵道：“轻松的就你做，粗活则由我干，你这兄弟对我真好。”

徐子陵坐到他旁，呆望窗外永济渠西岸的雪景，沉声道：“昨晚我梦见娘。”

寇仲冲口问道：“娘好吗？”

徐子陵摇头道：“我不晓得，她在前面走著，我追在她身后唤她，她没

理睬我，亦没有回头。”

寇仲道：“她或者在怪我们没亲手杀宇文文化及！唉！就算事情重新发生一遍，我们仍只是那个选择。真奇怪。我对宇文文化及似再没有仇恨，事实上他和你我并没有分别，同样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亦像我们般有时会做些蠢事。”

徐子陵苦笑道：“蠢事？究竟现在我做的是蠢事，还是少帅爷做的是蠢事？”

寇仲叹道：“仍是那一句，轻松的你去做，粗活全是我的。你说谁蠢一点？但现在若我说放弃事天下，你大概会劝我三思吧？”

徐子陵晒道：“说得可怜兮兮的，不过假若异日我和你并肩与突厥入侵的大军决战，会是很痛快的一件事。突厥的魔爪已伸进中原来，其他外族亦虎视眈眈，否则我们娘的师傅就不会到中原来找宁道奇，真令人头痛。由于娘的关系，我们除避开他外，尚有甚么办法？”

寇仲痛苦的道：“最怕是避无可避，所以最佳的方法，就是自强不息，就像天之行道，不断迈进。天啊！有甚么方法可令我们在短时间内功力突飞猛进，进步至连宁道奇、况玉妍、石之轩都不怕？”

徐子陵苦笑道：“我想到时，会第一个通知你。”

寇仲摇头道：“这办法只有不怕干粗活的人才想得到。”

徐子陵皱眉道：“说来听听。”

寇仲双目明亮起来，压低声音道：“当然是老跋的武道修行，又或你陵少的以战养战。”

还记得那高开这的手下张金树说得突厥人的马战多么厉害吗？耳闻不如目见，横竖你陵少要到塞外去，我就送君一程，顺道去跟颉利学点东西。”

徐子陵默然片晌，颓然道：“在昨夜的梦境中，我回到扬州我们废园里的破屋，贞嫂竟在那里为我们收拾打扫，还骂我们的屋内乱七八糟。出门后就见到娘在路上踉踉走著。唉！

你明白吗？我现在对甚么事都心灰意冷提不起兴趣。”

寇仲苦笑道：“好吧！那就到乐寿后我们分手吧！唉！怎会变成这样的。”

仰身躺回床上，以充满苦涩味道的话气轻轻道：“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有点恨你。”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你不是恨我，而是迫我，不过武道修行和以战养战是两回事，前者是苦修，后者则是应敌的手段。所以跋锋寒才要离开我们，只影形单的进行孤独的旅程，一个人去应付所有艰难的事，一个人去思索和内省所遇的事。我们的以战善战还不够多吗？现在该是修行的时候哩！”

寇仲骇然半起来，道：“照你这么说，我岂非没法修行，在眼前的情况下，我是没可能独自一个人的。”

管平仍在大扯鼻鼾，为他们的低声私语提供最佳的掩护。

徐子陵探手搭著他的宽肩，摇头道：“孤独是一种心境，我们一天不分开，一天不能成为像宁道奇般那种独当一面的高手，以你仲少的资质才智，该明白我的意思。”

寇仲颓然道：“好吧！但你要流浪多久，才肯回来探我或为我收尸呢？”

徐子陵失笑道：“不要说得那么可怜兮兮。我实在不晓得甚么时候回来？或者有一天，我忽然心中一动，便会回来。”

寇仲百般感触的苦笑道：“我两兄弟自懂事以来一直拍挡秤不离轮的闯

荡，忽然就要分手，怎不教人惆怅不舍。”

徐子陵不悦道：“你怎能以‘忽然’来形容这件事，我们不是约好取得宝藏后，你去打你的天下，我则去过我梦想中的生活吗？”

寇仲尽最后的努力道：“可是如今形势有变，李世民随时坍台，突厥则入侵在即，你陵少好该因应形势作出改变，先陪小弟看清楚情况，始决定去留。”

徐子陵苦笑道：“好家伙，白己言而无信，还说得振振有辞。”

寇仲叹道：“我这叫不屈不挠，绝处求生，坦白说，纵使以前我被迫答应放你走，总觉得那只是空口白话的说说而已，而不会真的发生。到现在分开一事迫在眉睫，当然又是另一回事。”

稍顿后道：“送你一程亦遭拒绝，还算甚么兄弟？”

徐子陵苦笑道：“你等若有家室的人，整棚的人在彭梁待你回去，你更应作好准备，未来的一年将决定你少帅军的存亡，你怎能置家室于不顾？”

寇仲听了竟露出兴奋神色，欣然道：“这个你倒不用担心，准备工夫自有虚行之，宣永等给小弟办妥，李世民要收拾宋金刚至少要一年半载的时间，我现在完全自由自在，适宜到外地旅行。”

徐子陵尚未有机会回应，船速陡增。

两人你眼望我眼，均晓得发生不寻常的事情。

第十二章 奸人之计

三艘轻型风帆从后追来，速度远胜大道社的两艘吃水较深的货船，双方距离不住收窄。

寇仲和徐子陵钻出船舱，来意不善的风帆迫至五十丈内，每船载有七、八名武装大汉，人数远比不上大道社两船合起来的百多名人数，不过只要看对方来势汹汹、有恃无恐，便知来人不把大道社放在眼内。

冯跋在孟得功、苏运等十多人簇拥下，立在船尾，神色凝重的紧盯著不断接近的风帆。

其他人均手执弓箭兵器，分布船上各处，进入随时开战的状态，严阵以待。

晨光照耀下的永济渠，一时杀气腾腾，形势紧张得像绷紧的弓弦，一触即发。

把守舱门的两名大道社镖师因见识过寇仲的手段，不敢拦阻两人，却把其他商号的人劝阻留在舱内。

寇仲和徐子陵来到冯跋等人身后，冯跋扬声喝过去道：“来者可是黄河帮的朋友，小弟大道社冯跋，敝社大当家的其朋一向和贵帮副帮主‘生诸葛’吴三思吴先生有交情，有甚么事，贵帮只要一句话，冯某自会登门请罪。”

寇仲和徐子陵当然听过黄河帮的威名，乃黄河水域最大的帮会，名列天下八帮十会的第一帮，声势尤在海沙帮、巨鯤帮和大江会之上。

他两人虽不祀这类帮会放在心上，亦知事情大不简单。

要知这种大帮大会，绝不会干拦途截劫的盗贼勾当，且最注重江湖上的人脉关系，一切依足江湖规矩，只有如此才能吃得开和财源滚进。

来船同时减速，保持在三丈许的距离，此时可清楚看到双方的容貌表敌船中间的风帆一名二十七八岁许的壮汉排众而出，卓立船头，抱拳道：“原来今趟镖货是由二当家亲自押运，那就更好说话。本人‘红樱枪’奚介，乃敝帮主‘大鹏’陶光祖座下左锋将，今次要来烦扰二当家，是情非得已，请二当家见谅。”

冯跋听得眉头大皱，讶道：“五湖四海皆兄弟，何况我们一向和贵帮有交情，有甚么事，奚兄请直言无碍。”

直到此刻，寇仲和徐子陵仍抱著看热闹的轻松心情，心忖必要时才出手，保证可杀得黄河帮的人夹著尾巴走。

长相粗豪的奚介叫一声“好”后，道：“此事实难一言尽述，二当家若真当我们是朋友，就请把敝帮死敌美艳夫人的手下段褚交山来，兄弟掉头就走。”

冯跋下意识地回头，瞥了寇仲和徐子陵各一眼，才向奚介道：“我们船上并没有姓段名褚的人，不知他长得是何模样。”

寇仲和徐子陵听得不知好气还是好笑，晓得冯跋怀疑他们其中之一是段褚。不过美艳夫人的名字还是首次听到，充满香艳诱人的味儿，不禁大感兴趣。

奚介道：“我们也是只闻其名而未见过其人，消息来自敝帮一个可绝对信任的线眼，肯定此人会混进贵杜的镖队内，阴谋不轨，如能把此人拔掉。对贵杜实有利无害。”

冯跋哈哈笑道：“谁是美艳夫人的手下我不晓得，但疑人却有两个，奚兄可否移驾到船上来分辨。拦住他们！”

后一句却是向众手下说的。

寇仲和徐子陵心中暗叫不好时，早给团团围著，他们本可不顾而去，甚至带走管平，但蔚盛长一举开罪两大帮社，后果却是严重至极点，船上托连的五百疋绸缎是另一个头痛的问题。

冯跋更可肆无忌惮地进行他的“奸谋”。

最大问题是两人确心中有鬼，冒充管平的远房表侄，一旦对质下必然无所遁形。这可不是以武力能解决的事。

风声响起，奚介由五名手下陪伴，跃登货船，来到冯跋身旁。

假公济私的冯跋戟指而人暴喝道：“就是这两个自称傅雄傅杰来历不明的人，硬要在中途加入，嫌疑最大。”

奚介双目精光门闪，用神打量两人。

寇仲迎上他的眼神苦笑道：“奚老儿找的那个段褚是甚么年纪，假若误把冯京作马凉，只会白便宜奚老哥的仇家。”

奚介冷笑道：“休要卖口乖，我黄河帮一向恩怨分明，绝不会错怪好人。”转向冯跋道：“他们既是来历不明，二当家怎会容他们在船上。”

冯跋道：“他们是这趟镖队其中一个客人临时招揽口来的，还说是甚么远房亲戚。哼！”

我才不信。”

奚介皱眉道：“可否把贵客请出来说话。”

冯跋点头答应，自有手下应命入舱找管平。

寇仲和徐子陵你眼望我眼，一时想不到甚么应付办法。

徐子陵暗叹一口气，最坏的情况就是动武，这只会令误会加深，害惨管平，尽量后的努力友善的道：“奚兄究竟何时得到消息，晓得镖团有奚兄的仇家混进来，因为我们是昨晚才登船的，此事二当家和船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作证。”

奚介冷然道：“不怕告诉你，我们收到的消息乃我帮一位兄弟临死前说的，只有一句话，就是段褚混在大道社这个镖团内。”

寇仲愕然道：“谁人下毒手害死奚兄的帮中兄弟？是在甚么地方发生的呢？”

奚介声色俱厉的喝道：“不要和我称兄这弟，任你们舌灿莲花，今天亦休想善罢。”

此时脸色青白的管平给押送到船上来，颤声道：“发生甚么事？”

寇仲忙提醒他道：“表叔莫要慌张，只要把我们的关系照实……”

冯跋厉喝打断道：“住口！”

奚介双目凶芒剧盛，瞪著管平道：“本人黄河帮奚介，管先生若有一字谎言，我奚介绝不会放过你。现在你从实招来，这两个人究竟是否你的亲戚？”

管平吓得差点软倒地上，结结巴巴的这：“大爷饶命，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寇仲和徐子陵听得瞠目结舌，他们一心一意来助管平，而管平竟在这关键时刻把他们出卖。而他表现出来的窝囊相，亦大出他们意料之外，与早前认识的管平像是两个不同的人似的，心中暗叫不妥。

冯跋大为得意，脸含冷笑。

奚介双目更明亮了，叱道：“甚么不知道，给我说清楚些。”

管平颤声道：“我是在城外碰上他们的，他们说要赚些盘川，唉！我见他们好眉好貌，又身强力壮，似乎会两下子，于是……”

寇仲和徐子陵同时失声道：“甚么？”

管平躲到奚介身后，大嚷道：“你两人骗得我好苦，想累死我这正经的生意人吗？”

“铿锵”之声不绝加缕，包括奚介和冯跋在内，人人掣出兵器。

奚介一摆红樱枪，大喝道：“你们还有甚么话好说。”

寇仲反而平静下来，摇头苦笑道：“还有某么话好说的。请了！后会有期。”

就在众人一拥而上之际，两人拔身冲天直上，不理他们叱喝震天，凌空换气，往西岸投去。

两人颓然在远离永济渠的一座雪林内坐下，四目交投，同时捧腹大笑。

笑得呛出泪水。

寇仲喘著气道：“枉我们一向自负聪明才智，竟给个骗棍累得我们鸡毛鸭血，差些儿永不超生。”

徐子陵挨后靠著结霜的松树树身，叹道：“好家伙，说得七情上面，感动了我们这两个傻子来给他背黑锅。他娘的，我敢说甚么大道社要杀人吞货，是由他生编白造出来的。除非大道社打算以后退出江湖，否则那会蠢得自己去打烂自己的饭钵，镖行讲的就是信用，为何我们偏深信不疑。”

寇仲思索道：“可是冯跋确像心中有鬼的样子。”

徐子陵大力一拍他膝头，微笑道：“管平肯定是我们所遇过的骗子中最高的，骗得我们晕头转向，连他究竟是蔚盛民的老板还是受雇的这度一个问题，都忘记去问。事实上我们对他真是一无所知。这是否叫轻敌呢？”

寇仲苦笑道：“我们从没将他当过敌人，何来轻敌？唉！偏偏这正是最棋差一著的轻敌。他娘的！这口气我定不肯咽下去硬忍的。照你看，管平会否正是奚介找的甚么美艳夫人的手下那个段褚呢？美艳夫人，好一个香喷喷色香味俱全的名字，听听已引死人。”

徐子陵大笑道：“穷心未尽，色心又起，别忘记我们的财政并没有半个子儿的改善，仍是不名一文，幸好总算填饱肚子，可多捱几天。到乐寿后我们再去找管平算账，那是大小姐的地头，我们做起事来亦轻松方便点。”

寇仲开怀笑道：“我们今趟真是阴沟里翻船，被人家窥见我们最大的弱点，就是行侠仗义的性格。”

徐子陵没好气的道：“不要说笑了，起程如何？”

寇仲打出要说话的手势，沉吟道：“镖货本身会否有问题？我是指杜兴订货的事，货根本不是杜兴订的。”

徐子陵点头道：“这是个巧妙布置的骗局，团内有个骗了随行，不知如何地这秘密给黄河帮晓得，而骗子亦知走漏风声，于是找来两个傻小子作替死鬼，管平啊！你厉害得教人难以相信。”

寇仲道：“他会否知道我和你是寇仲和徐子陵呢？今早在舱房内说话时，他可能只在装睡。唉！愈想愈不服气，我们就以骗对骗，和美艳大人玩一铺。”

两人两手相握，齐声喝道：“以骗对骗。”

他们英雄了得，不屑凭武力对付段褚，故想出这别出心裁而公平的报复方法。

在江湖上，最受憎厌鄙视的正是骗子。

第十三章 命中有数

乐寿位于沱水和漳水两河之间，乃北疆著名山城，控制著广大地区与两河及永济渠上游的交通，地理位置颇为重要，紧扼通往渔阳和山海关的陆路官道。城墙四周连环，坚固雄伟，以砖石严实包砌，再以箭楼瓮城加强防卫的能力，又把溪水引进，内则为河道，外则成护河，附近山峦起伏，其气势确非一般筑在平原上的城廓可比。虽只有洛阳、长安那种大都会一半的规模，却自有其恢宏壮大的气势，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乱山环绕，山川夹流，崎岖险阻，实乃边方用武之地。

城中更是廛里繁盛，房舍鳞次栉比，楼合相望。雨人抵达乐寿，刚好是二月初二，天气解寒，雪溶后城里城外树木葱笼，一片大地春回的美景。

随著夏国的声势日强，乐寿商业发达，成为北疆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宝建德又于两河一渠建造子城和堡垒，以道路与乐寿相连，自成一个贯通河渠的交通体系，益增其战略和经济上的重要性。

城内最主要的是贯通四道城门的南北大街和东西大街，核心处就是夏宫所在的内城，其他较次街道依这十字轴心井然分布。

寇仲和徐子陵躲在一批农民队伍的货物中里，避过缴税，偷进城内。再依刘黑闼的指示，来到城北一所巨宅前，只见门卫森严，不时有江湖人物出入，门庭热闹，显见翟娇在乐寿非常吃得开。

两人怀著兴奋的心情，来到外院门处，把门的其中一名大汉，见到他们大喜欲呼，寇仲晓得对方见过他们，慌忙制止他唤出他们名字，道：“我们今趟行踪保密，大小姐在吗？”

大汉吩咐其他人几句，立即领他们进入宅院，边行边道：“大小姐行动不便，小人顿两位爷儿直接到内堂儿她，唉！两位大爷能在这时候来真好。我们所有兄弟都非常景仰两位大爷。”

徐子陵和寇仲吃了一惊，前者关心问道：“大小姐为何行动不便？发生甚么事？”

大汉完全把他们当作自己人，压低声音沉痛的道：“大小姐在边塞遇伏受了腿伤，又折损大批兄弟，所以心情极坏，唉！幸好两位大爷驾到，可以为我们讨回公道。”

寇仲双目杀机大盛，狠狠道：“谁人如此斗瞻？屠爷呢？”

大汉惨然道：“屠爷为救小姐，受伤更重，其他的就由大小姐亲自告诉两位大爷。”

寇仲和徐子陵大为凛然，要知屠叔方乃当年翟让麾下的首席高手，武功高强，两人的点穴截脉手法就是从他处学来，令两人受用无穷。若他也落得身负重伤，那敌人的实力确是不可轻侮。且翟娇的手下全是瓦岗军旧部的精锐亲兵，非一般乌聚的帮会可比，这么惨吃大亏，敌人的厉害可想而知。

寇仲忽然有点尴尬的问道：“楚楚姑娘没事吧？”

徐子陵这才记起翟娇的贴身美婢楚楚，当年在蒙阳大龙头府内与楚楚等年青婢女掷雪球为乐的情景，登时重现脑海。

大汉答道：“楚大姐幸好因要照顾凌仲少爷，没有随行。”

三人此时来到内堂的石阶前，翟娇愤怒的声音从堂内传出叱道：“没用的家伙，这么一点小事也办得一塌糊涂，给我滚。”

寇仲和徐子陵听她无论中气、火气仍是那么盛，反放下心来，涌起久别重遇的欢悦，忙加快步伐，登上入门的长阶。

五名汉子垂头丧气的走出大门，与三人撞个正着，见到寇仲和徐子陵，五人中有三人认出他们，无不露出惊喜神色，其中一人高呼道：“大小姐！是寇爷和徐爷来哩！”

翟娇的声音暴喝出来道：“甚么寇爷徐爷，是否那两个小子来了。”

众汉见翟娇对这两位名震天下的高手如此不客气，又尴尬又兴奋。

两人那还按捺得下关心思念之情，同时抢进堂内，众汉急急追随，闹哄哄一片，气氛热烈。

翟娇半躺在一张卧椅上，右脚包得似猪蹄，堂内充满药酒的气味，而翟娇脸上更有种失血后的苍白，人仍算精神，背后立著四名壮汉，不失其派头气势。

见到真是两人来访，大喝道：“你两个家伙滚到那里去，到今天才懂得来见我，信否我著人打断你们的狗腿。”

寇仲一揖到地，恭敬的道：“大小姐骂得对，我这两个家伙探望来迟，

请大小姐恕罪。”

徐子陵趋前道：“大小姐的脚伤……”

翟娇长眼一瞪，打断他道：“放心吧！我翟娇岂是那么容易死得去的。”

寇仲问道：“屠公伤势如何？”

翟娇道：“他当然也死不去。你两个小子来得正好，我要你们去为我杀三个人。”

接著目光扫过在两人身后赔笑的大汉，怒道：“你们站在那里嬉皮笑脸的想讨打吗？给我滚出去，以为他们来了你们便可白吃饭吗？没这么便宜的事，滚。”

众人慌忙退出堂外。

翟娇又对身后四卫喝道：“你们也滚，有我这两个兄弟在，谁还敢来行刺我。”

到内堂只剩下三人时，翟娇开恩赐两人在她左右坐下。

寇仲问道：“大小姐要我们为你杀那三个人？”

翟娇沉吟片晌，语气转柔，道：“听说你们丢失了杨公宝藏，为甚么这般没用？”

寇仲不敢骗她，压低声音解释清楚。

翟娇显是为他们高兴，点头道：“这就算了吧！小仲你最紧要争争气气的，勿要让旧隋的贪官得到天下。”

两人在翟娇前只有点头的份儿，由于素素和小凌仲的关系，他们早视翟娇为亲人。

翟娇忽然两眼微红，咬牙切齿的狠狠道：“我今趟输得真惨，死去十五个多年来追随我的兄弟，又失去一批货，还要赔钱。”

今次连徐子陵亦动火，沉声道：“究竟是谁干的？我们定会替大小姐讨回公道。”

翟娇再发脾气，怒道：“这世上有何公道可言！谁的拳头硬谁就可横行作恶，第一个要杀的就是‘霸王’杜兴，我要你们把北霸帮连根拔掉，否则怎出得我这口乌气。”接著骂出大串说惯粗话的他们仍听得会脸红的粗话。

他们从翟娇口中，始证实杜兴确有其人，非是管平胡诌出来的。

寇仲道：“是否杜兴的人伏击大小姐？”

翟娇不悦道：“草原上那么黑，我怎晓得突袭我们的是甚么人？不过若非杜兴，就是契丹的马贼头呼延金，还有是来白高丽的韩朝安，不出这三者之一，我要你们拿这三个狼狽为奸的人的首级回来见我。”

寇仲虽晓得事情不易办，仍拍胸道：“此事包在你两个好兄弟我们身上，大小姐失去的那批货，我们定迫他们呕出来。”

翟娇毫不客气的道：“那就要快点上路，那批上等羊皮我是从回纥购回来的，至少可为我赚几千两黄金。现在不但没有货交给给人，更要赔钱，气死我哩！”

徐子陵道：“我们明早立即起程，今晚尚有机会从长计议，我们想先去看看屠公和小陵仲。”翟娇点头道：“我也要为你们安排北上的事宜，晚膳时再坐到一起说屠叔方身上多处负伤，但差点要他命的是扣在肩胛的一掌，重创他的五脏六腑，害得他要长卧榻上休息。见到两人于此时刻驾临，自是老怀安慰，放下心事。他最清楚翟娇的性格，若非腿伤不良于行，早领人重返边塞寻找敌人算账。”

事有缓急轻重之分，寇仲和徐子陵虽急于见小陵仲这个他们的心肝宝贝，仍得先为屠叔方疗伤，当下寇仲取出“神针”，在徐子陵辅助下，用大半个时辰为屠叔方疗治受伤的经脉，打通淤塞的气窍。

他们的长生真气确是非同小可，治效神速，一番工大，屠叔方立大见起色，著两人把他扶得挨坐床头，道：“今次遇袭，我们实是损失惨重，大伤元气，且对我们的生意影响深远，最惨是不敢让人知道，但纸终包不住火，到瞒无可瞒时，我们义胜隆辛苦建立起来的声誉，将大受打击。”

寇仲安慰道：“屠公放心，我们怎都会设法把那批羊皮夺回来，唉！希望那些贼子尚未把货卖掉。”

屠叔方讶道：“大小姐没告诉你们，杜兴向我们开出价钱，要我们拿五千两黄金去把八万张羊皮赎回来吗？坦白说，纵使过程平安顺利，我们顶多只能赚二千两黄金上下，现在若再付赎金，前前后后至少要白赔近万两黄金，实非我们所能负担。”

这等若杨公宝库内藏金十分之一之数，确是笔大数目。

徐子陵愤然道：“这是欺人大甚。”

寇仲道：“羊皮既在杜兴手上，当然是他派人劫走的。现在更来敲诈赎金，还有天理吗？”

屠叔方道：“是否杜兴所劫，仍是难下定论。表面上杜兴和我们义胜隆一向关系不错，而每逢遇上贼劫失货，杜兴都充当中间人和事老的角色，从中抽佣取利，不过五千两确是狮子大张口，大小姐为此有两天气得睡不著。”

寇仲道：“杜兴知否大小姐和我们的关系？”

屠叔方沉吟道：“这个很难说。”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个眼神，隐隐感到事情非想像中般简单，极有可能是针对他两人的一个行动。

徐子陵道：“杜兴背后是否有突厥人在撑腰？”

屠叔方点头道：“突厥人和契丹人都在背后撑杜兴的腰。不过杜兴和契丹的呼延金关系较为密切，在山海关一带，亦以契丹人的力量因较集中而比突厥更强大，尤其突利和颉利正内争不休，契丹人遂恃势横行，任何想做塞外生意的人都要看他们的面色行事。”

寇仲想起被自己打得弃甲拽兵，狼狈逃返契丹的窟哥王子，心中大感不安，翟娇极可能是被自己所连累。故为翟娇讨回公道一事，更是义不容辞。

徐子陵沉声道：“这可能是香王山针对我们的行动，亦只有他那么清楚我们与大小姐的关系。”

屠叔方一震道：“香玉山！我倒没想过是他从中弄鬼，他……他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

寇仲把香玉山成为赵德言的弟子，以及突厥人和契丹人与他们的恩怨扼要地解释一适。

屠叔方道：“看来你们的猜测不无道理，回想当时的情况，敌人实有生抢大小姐之心，幸好给我和一众兄弟拚死把她救出来，借夜色落荒逃走。现在他们要求赎金，正是一计不成又出一计，看死我们付不出来，只好向你们求援。”

寇仲咬牙切齿道：“好小子，我不来对付你，你却来算计我，我寇仲不杀你就誓不为人。”

屠叔方道：“既明知是陷阱，你们绝不可踩进去。”

徐子陵微笑道：“刚刚相反，现在就算前面是刀山油镬，我们也要硬闯。”

寇仲笑道：“屠公放心，用兵伐谋，我们绝不会只逞匹夫之勇，何况突利是我们肝胆相照，曾同生共死的战友。”

屠叔方喜道：“若突利肯站在你们一方，当然是另一回事。”

两人暗忖就算没有突利这外援，此事依然不能不管。

屠叔方露出疲态，两人不敢扰他休息，又想去见小陵仲，告辞而出。

奉翟娇之命专门侍候他们的是个叫任俊的后生小子，人相当精灵，是翟娇的心腹爱将。

见两人出来，任俊的道：“小的立即领寇爷和徐爷去见陵仲少爷。”

寇仲探手搭着他肩头道：“你听过美艳夫人造名字没有？”

任俊受宠若惊，不迭点头道：“当然听过。在北疆她可说艳名远播，吸引了大批围绕裙边的不贰之臣。不过真正见过她的人绝不多，因她行踪飘忽，居无定所。”

三人穿过茫园，朝后院走去。

徐子陵问道：“她是否汉人？”

任俊道：“听说她是伊吾族的人，武功非常高明，两位爷儿不是和她有甚么过节吧。”

寇仲停步道：“现在还没有，迟些却很难说。我想小俊替我们办一件事。”

任俊欣然道：“寇爷请吩咐。”

徐子陵道：“你是否熟悉平遥的情况？”

任俊恭谨答道：“凡做生意贸易的人都知道平遥，那是太原最富庶的城市，平遥人既有魄力又勇于冒险，生意做得很大。”

寇仲道：“平遥三大商号，其中蔚盛长的老板是否姓管的呢？”

任俊道：“蔚盛长的人老板该是李姓，据闻还与李渊有亲戚关系。”

寇仲向徐子陵苦笑道：“果然不出所料，中了那家伙的奸计。”

徐子陵洒然道：“来日方长，横竖我们要到山海关去，就看看他管平尚有甚么法宝。”

寇仲微笑道：“不再拒绝与小弟同行了吗？”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寇仲何时只得这么心胸狭窄，斤斤计较。”

寇仲叹道：“被自己兄弟伤害的滋味都不知多么难受，有机会当然要报一箭之仇。”

夹在中间的任俊听得一头雾水，但仍感到两人间深厚的兄弟情意。

寇仲大力一拍任俊肩头，指著前面林木环绕的建筑物道：“小陵仲是否在在里面？”

任俊点头应是，寇仲道：“你不用陪我们进去，我要你去查一件事，大道社由二当家冯跋带头，押一批平遥商家的镖货途径乐寿，小俊看看他们甚么时候抵达，乐寿那个商号有货附运，资料愈详细愈好，我们在这里等你的好消息。”

任俊见能为两人出力办事，大感光荣，领命去了。

寇仲探手搂上徐子陵肩头，微笑道：“这是命运，你不想和我一起去见识关外的风光也不行。”

徐子陵苦笑道：“我认命啦！”

两人对视而笑，举足往前迈步。

第一章 立威天下

戴着皮帽子的小陵仲躺在地席上午睡，下垫软褥，上盖薄被，虽是寒冬刚过，天气尚未回暖，但因厅堂内燃起炉火，这样的御寒措施，正是恰到好处。所以小陵仲嘴角挂着一丝甜甜的笑意，说不出的安详舒适。

楚楚、奶娘和另两个小婢，伴在小陵仲身旁一边做针线，一边闲话家常，令徐子陵感受到“家”温暖窝心的滋味。

他从来没有家。

扬州废园的破屋，只是个栖身的巢穴，他很难把它视作自己的家。

家应该是眼前这个样子。

寇仲则是震撼未过。

他跨过门槛进入厅内的一刻，迎上楚楚送来的眼神，本是平静的心湖突给冲进一道湍急的水流，登时激的波纹荡漾，楚楚的眼神好比一枝神奇的“情箭”，其中包含她芳心深处的惊喜、复杂微妙的情绪、无尽的企盼，谁能招架抵挡？

寇仲记起当年在大龙头府，楚楚主动向他投掷雪求的情景，又记起自己扯她罗袖时，她嗔骂自己“呆子”的迷人姿韵。美的令人心醉的往昔，忽然重活过来，变成眼前的现实。寇仲立告“中箭”，心中涌起从未之有的冲动，想去拥抱她、怜惜她、慰藉她，令她幸福快乐。

即使对着宋玉致，他仍未试过有这种难以遏止的渴求和欲望。

或者是因楚楚在大龙头府时显现出来主动大胆的作风，分外能勾起他深心暗藏的渴望。

在接触到她深情一瞥的此刻，他只想到要把她拥入自己强而有力的双臂内，爱抚她，尽量去了解她芳心的奥秘。

他对她既熟悉又陌生，熟悉令他生出亲近的感觉，陌生则使他有寻幽探秘、强烈刺激的滋味。

只可惜他此时定要把内心这种真正的情绪强压下去，不容丝毫露出。

两人带着两种不同的心情，脱掉靴子，踏足满铺厅内松软而有弹性的草席，楚楚迎上来，温柔细意的以衣扫子为两人拂掉身沾的尘屑，没有说半句话。

徐子陵目光落在地席上酣睡不醒的小陵仲小脸上，微笑道：“楚楚姐不用理会我们，更不需唤醒陵仲，我们只在旁静静的看着他便成，待他醒后再和他玩。”

楚楚轻轻道：“他刚刚睡着，恐怕没有把时辰是不会醒的，就算在他旁说话亦不怕吵醒他。”

徐子陵和寇仲同时涌起既辛酸又安慰的感觉，想到小陵仲不但没有娘，也等若没有爹，翟娇性情暴躁且欠耐性，非是作母亲的好人选，楚楚则肯定是最佳的选择。

奶娘等人知机的暂且告退，由楚楚领他们到小陵仲旁坐下。

楚楚自然而然的坐在寇仲那一边，欣然道：“你们看小少爷是否长的像素姐？”

寇仲嗅着她既熟悉又似属于遥远过去的幽香气息，感受她对自己的依恋和企盼，却又晓得万不得对她动情，免力抑制下点头道：“素姐的优点都尽遗传给他，没有半点保留。”

徐子陵目不转睛地打量着小陵仲，问道：“他今年多少岁？”

楚楚竖高两支手指道：“快到三岁。”

接着站起来道：“你们在这里为我照看着小少爷，楚楚稍去即回。”

两人愕然瞧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外，都摸不着头脑。

寇仲回过头来，目光再落到小陵仲透出红扑扑健康肤色的小脸蛋上，叹道：“希望他永远不晓得谁是他的爹，假若香玉山以后安分守己，我们和他的帐可以一笔勾消，可惜这是没有可能的，因问题是出在他身上。”

徐子陵爱怜的为小陵仲轻轻的整理帽子和薄被，免他受风寒所侵，同意的苦笑道：“眼前摆明是个陷阱，我们屡次跟颉利作对，肯定触怒他，故藉香玉山对我们的熟悉，务要除掉我们。”

寇仲双目精芒剧盛，沉声道：“我要立威。”

徐子陵点头道：“我明白你的心情。”

寇仲叹道：“只有你才会明白我。”

埋葬了贞嫂和大仇人宇文文化及后，两人对人世间的仇恨恩怨变的模糊起来，甚至生出万念俱灰的感受。

寇仲要随徐子陵来乐寿探望翟娇和小陵仲，根本是一种逃避。

可是受到外界的种种刺激，如被管平的欺骗以致乎眼前摆明是以颉利为首的外族强敌部下的陷阱，终令寇仲怵然惊醒过来，明白到必须振起消颓的意志，让敌人认识到他这少帅绝非浪得虚名之辈。

比起宋缺货宁道奇那类扬名数十年，仍是屹立不倒，没有人敢挑战的宗师级盖代高手，他两人在威望和名声上仍差一截，皆因他两人一直以来都是打打逃逃，若长此下去，终难确立无敌高手的威名。

所以寇仲决定要明刀明枪的与颉利来一场硬仗，目标是要杜兴把翟娇那批羊皮货呕出来，藉此立威天下，教任何人以后想惹他们，需三思始敢后行。这更是保着翟娇此盘生意的唯一方法。

此并非匹夫之勇又或逞一时意气，因为形式并非一面倒的不利他们，在北疆他们有突利这肝胆相照的战友，足可平衡双方势力。

所以寇仲务要趁此机会立威天下。

寇仲一对虎目闪亮起来，道：“我们首先要找两匹最优良耐战的战马，学习马上作战的技巧，由这里操练至北疆，唉！只要想到在塞外的大草原和荒漠与敌人决胜争雄的情景，叫人热血沸腾，不能自己。”

徐子陵道：“我们还要学习射箭，骑和射从来都是连在一起的。”

寇仲哪想的到徐子陵竟赞同他的提议，兴奋起来，大力一拍他肩头，又怕会惊醒小陵仲般压低声音笑道：“果然是我的好兄弟，我们今趟索性把事情有那么大就搞那么大，使无论塞内或塞外，亦晓得惹上我们扬州双龙，必须付出沉痛惨重的代价。终有一天，我们会超越他娘的什么三大宗师，因为我们仍是年轻，来日方长。”

徐子陵双目射出伤感的神色，缓缓道：“这或许是我们最后一趟并肩作

战。”目光转到小陵仲身上，沉声道：我们若抓到香玉山，该怎么办？“寇仲呆看着小陵仲半晌，苦笑道：“在公在私，我们都应该对香玉山狠下心肠，可是他终究是陵仲这小宝贝的亲爹，我们就予他最后一个劝告，着他放弃一切，退隐终老，如他仍劣性不改，那就莫怪我寇仲棘手无情，此事交由我去处理，陵少可抛开一切，到塞外游山玩水，娶个波斯美人儿做娇妻，哈……”

徐子陵像听不到他的取笑，虎目杀机大盛，冷然道：“就此一言为定，我们再给他一个机会，他香玉山若仍执迷不悟，就算毕玄和傅采林同时认他作儿子，我们亦要取他狗命。”

寇仲沉吟道：“阴癸派那段血仇又如何？”

徐子陵道：“我们跟意图倾覆中原正道武林的魔门败类以示势不两立，此事非只关系个人恩怨，一年后我必会赶回中原，看看功力已没有破绽的石之轩如何厉害？到时可一并把阴癸派荡平，问题在我们的武功能跨进何等境界。”

寇仲得意道：“我们今趟就非最后一次并肩作战啦！以后不要在说这种恼人的话，我会很介意的。”

徐子陵好没气的道：“到时你有空在说吧。”

寇仲伸手轻触小陵仲吹弹得破的粉嫩脸蛋，赞道：“好一个漂亮的宝贝儿，将来兼得我徐、寇两家之长，包保比我们更要厉害，我们办不到的，要由他去完成。”

徐子陵晒道：“你这叫害苦他，作人至紧要是无拘无束，意之所之，这样才能真正享受人生。”

寇仲笑道：“我只是随口说说，陵少莫要当真。”

接着露出深思的神色，道：“我们就算有足够硬憾杜兴的实力，仍须优越的战略来配合，而拟定战略的首要条件是知敌。现在我们对敌人可说是一无所知，栈得面要大小姐给我们想办法才行。”

徐子陵正要答话，楚楚回来，后面跟着两个小婢，捧着两盅炖品似的东西，楚楚两手亦没有空着，提着以羊皮精制的两件外袍，笑道：“喝完熊胆汤，再试试奴家为你们造的袍子，小姐说你们会去山海关，正好用的到。”

两人忙跳起来道谢。

美人恩重，扣重心内更是百般滋味在心头，成制的道：“我们当然要先试穿楚楚为我们逢制的新衣哩。”

楚楚白他一眼，甜甜的笑道：“少帅最懂卖口乖，还不快把配刀解下。”

徐子陵瞧着楚楚体贴的伺候寇仲穿上外袍，忆起昔日在大龙头府素素曾为他们缝制新衣，心生感触，默默无语。

寇仲穿着新袍子昂然的在楚楚和两小婢前旋身一匝，自有一股迫人威势，惹的三对眼睛亮起来。

楚楚喜孜孜的道：“这外袍连有风帽，可挡风沙雨雪，袍内更能暗藏兵器，不用把刀子挂在背上那么张扬。”

接着轮到为徐子陵试穿新衣，亦是剪裁合体，亦发显出徐子陵潇洒俊秀的风姿。

此时翟娇忽然大驾光临，着两人到一旁的桌子坐下，边喝熊胆汤边说话，看到她撑着拐杖走路的样子，两人更坚定要收拾杜兴的意念。

翟娇疲倦的容颜透出掩不住的兴奋神色，道：“刚有新的消息，“龙王”拜紫亭将在“小长安”举行立国大典，估量无论是支持其立国或反对者，均

会赴会，照我猜想契单的呼延金、高丽的韩朝安和杜兴都会去，你们可一并把他们干掉，那就不用四处奔波。”

两人听的一脸茫然。

徐子陵问道：“拜紫亭是什么人？立的是什么国？”

翟娇耐着性子解释道：“拜紫亭是????族粟末部最有实力的领袖，要件的是渤海国，这么简单的是也不晓得？想不到你们的资质那么的低和不试时务。”

寇仲啼笑皆非的甘心被骂，恭敬的道：“小长安又是什么东西？”

翟娇好没气的道：“小长安不是什么东西，而是拜紫亭伟他的新国选定的上京龙泉府，唉！楚楚你快来解释给他们听。”

楚楚显然极得翟娇的信任宠爱，清楚翟娇的事务，盈盈过来坐在翟娇旁，含笑道：“龙泉府位于牡丹江中游，城环长白山余脉，南傍镜泊湖，????本为契丹和高丽两国间的游牧民族，自“龙王”拜紫亭冒起，声势大起，势力范围东至渤海，南抵高丽，西南与契丹突厥比邻。拜紫亭自少仰慕中土文化，故龙泉府全依长安的样式建造，其政治制度、文字至乎服装习俗全向我们看齐，故龙泉府有“小长安”的称谓。”

徐子陵大感有趣，想不到塞外竟有如此地方。

寇仲则动容道：“想不到楚楚竟如此见多识广，我们尚是首次听到拜紫亭这么一个人和龙全府这小长安。”

翟娇冷哼道：“我栽培的人会差到那里去？消息情报传回来后，都是由楚楚整理好后，才说给那些饭桶蠢材听的。”

楚楚见到两人被骂作饭桶蠢材的无奈表情，强忍着笑道：“龙泉府建于平原上，府内水清量大，全是温泉，生产的响水稻，米质软糯适口，晶白透亮，名闻塞外，一向是契丹人虎视眈眈的肥肉，幸好高丽希望能以其做与契丹和突厥间的缓冲，故对拜紫亭非常支持，不过若非突利与颉利决裂，令拜紫亭压力大减，他仍不敢遽然立国，反对此事最烈者，就是东突厥和契丹人，所以拜紫亭立国一事，当然不会是顺风顺水，结果更是难以预料。”

两人至此才对整件事有点轮廓。

翟娇插入道：“我们那批皮货这是透过拜紫亭向回纥人买的，我和他见过一面，算是谈的拢，交情则止于做生意，此人野心颇大，本身无论才智武功均非常了得，绝不简单。”

寇仲道：“突利对此事持的是什么态度？”

楚楚道：“他该不院见在其东部有另一势力的崛起。只是现在自顾不暇，无力干涉。”

翟娇道：“渤海国的建国大典在四月一日于龙泉府举行，离现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你两个定要把事情给我办妥。”

寇仲道：“大小姐怎么能把塞外的形势把握得如此清楚分明？”

翟娇傲然道：“出外靠朋友，我翟娇做生意向来说一不二，除别有居心者外，谁不乐意与我攀交情。”

徐子陵道：“大小姐在边塞有没有特别信的过的朋友？”

楚楚待答道：“在北疆除北霸帮外，尚有两个大帮和一大派，合称三帮一派，其他两帮是外联帮和塞漠帮，前者以悉族人大贡郎为首，后者的龙头是汉人的荆抗，荆抗与窦爷的交情甚笃，故对我们非常支持，关外有什么风吹草动，均由他知会我们在山海关的分店，再以飞鸽传书通知我们。”

寇仲拍腿道：“那就成了！我们欠的是一个关于塞外的情报网，终于有着落。”

徐子陵道：“长白派的派主是否是“知世郎”王薄？”

翟娇冷哼道：“不就是这个老家伙，又说放弃争天下，偏又得处搞风搞雨，前些儿竟往投靠宇文文化及，后来见到他声势日衰，只好夹着尾巴溜回长白，说不定今趟对付我们，有王薄的份儿。”

寇仲微笑道：“事情越来越有趣，大小姐可否给我们找两匹最好的战马、上等的弓矢，以及一幅详细的塞外地理形势路线图，我两个保证不会令大小姐失望。”

徐子陵补充道：“到时该跟什么人联络，请大小姐赐示。”

翟娇道：“你们要求的全有现成的，我刚和突厥人买来两匹最优良的纯种高昌千里马，不惧塞外的苦寒和风沙。”

寇仲大喜道：“那就成哩！我们今晚立即起行，杀他北霸帮一个落花流水，顺道尝尝响水稻的甘香美味。”

楚楚“啊”的一声，露出失望之色，显是想不到寇仲这么快动程。“连徐子陵也不明白寇仲为何这么心急的走，只有寇仲有苦自己知，因为楚楚对他的诱惑力实在太太，多留一晚，谁都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翟娇欲言又止，终点头道：“好吧，就今晚启程，我会为你们安排一切，小心点，塞外可不像中原，既乏藏身之地，一下子更会因缺粮缺水陷进绝境。”

两人同时涌起万丈豪情，心想终有机会去见识老跛口中说的异域风情，届时会是什么一番光景？

第二章 刺日射月

徐子陵和寇仲像回到久已遗忘的童年岁月，变回两个大孩子，与刚学走路的小陵仲爬在地席上嘻耍，玩的不亦乐乎。此时他们那有争雄天下的高手风范，俯首扮牛、扮马，只为讨小陵仲的欢心，旁观的楚楚和诸仆则在推波助澜，欢笑声充满内堂。

忽然任俊来报，把两人扯回现实的世界，三人到门外说话。

任俊道：“两位爷们的消息是否有误我查遍全城，仍找不到任何商家有货交给大道社托运，亦没有大道社的镖团会到乐寿来的风声。”

两人对望一眼，均晓得又给“管平”耍了一记。不过若非管平许言会途经乐寿，他们当不会搭他的顺水便宜船，更不至成其代罪者。

寇仲仔细问过任俊查探的线索，肯定他没有遗漏，向徐子陵悻悻言道：“算管平眼前还有点运道。不过只要他真的到山海关去，我们便有机会寻他晦气。”

徐子陵沉吟道：“假设他所说的全是胡诌出来，我们恐怕连他的影子都摸不到。”

寇仲苦恼的道：“存义公的欧良材和日升行的罗意都是老实的商家和好人，我们怎忍心眼瞪瞪的瞧着他们被阴险奸邪所害？”

任俊听的入神，道：“两位爷儿可否把整件事详细道来，说不定小子可另想办法。”

徐子陵解释一遍。

任俊断言道：“这不像杜兴的作风，肯定是管平胡说八道。日升行的颜料名闻天下，但塞外诸国各自有一套染色方法，没理由出高价长途跋涉的向中原买货。”

寇仲一震道：“我猜到啦！定是拜紫亭订的，他一心要学中原文化，且开国在即，自然需要一批道地的华夏货来应景。”

徐子陵笑道：“若是如此，就算管平倒运，不过仍要防他一着，防他在途中下手杀人吞货，改为自己去交易狠赚拜紫亭一大笔。”

任俊道：“想杀人吞货吗？美？？夫人如何胆大包天，也不敢在关内动手，所以两位爷儿只要能先他们一步抵达山海关，必可把他们截住。”

两人大感有理，如释重负。

像大道社这种分行遍行天下的大镖局，与各地的帮会门派都有交情，就算出事，也有办法根查追究，只有在关外人地生疏，致力有不逮。

无论从那个角度去考虑，管平该留到出关后才敢出手。

寇仲想起一事，问任俊道：“在关外，汉语是否流行？”

任俊摇头道：“汉语没多少人懂得，遑论精通，反是突厥话谁都可说上几句。”

两人大感头痛，岂非踏足关外，不但变成哑巴，且是聋子。

任俊道：“爷儿放心，小子是榆林人，说起突厥话来连突厥人亦分辨不出是外人说本地话。只要两为爷儿像大小姐交代一句，小子可沿途伺候为爷儿做翻译。”

徐子陵道：“小俊巴我们一道走应没有问题，但以到山海关为止，在途上你作我们突厥话的师父，教晓我们突厥话，希望不是太难学吧？”

任俊虽未完全达到目的，但能追随两人近半个月时光，已是喜出望外，忙说作师父是绝不敢当。

寇仲一把抓着他肩头，微笑看他配的刀道：“你是用刀的吧？可否耍两招来看看。”

任俊知两人有意指导他，欣喜若狂，忙移到屋前院内空旷处，毕恭毕敬的向他们躬身敬礼，拿出配刀，耍弄起来，一时刀风呼呼，演至淋漓处像人刀融合起来，精彩好看。

刀光倏止。

任俊拜倒地上恭敬道：“请两位爷儿提点小子。”

寇仲把他扶起来，向徐子陵道：“陵少以为如何？”

徐子陵双目精光闪闪的打量任俊，点头道：“不论体质才情，皆是上上之选，现在虽仍只是块璞玉，但只要加以琢磨，必成美玉，肯定是可造之才。”

他少有这么倚老卖老的向地位比他低的说这样的话，只有寇仲明白他如此认真的背后原因。

寇仲喝道：“当你任俊抵达山海关的一刻，你将是另一个不同的任俊，更有机会登上北疆第一刀手的宝座。但你可知为何我们要这么造就你？”

任俊早听得心头像火烧起来一般灼热，热泪盈眶的摇头。

寇仲微笑道：“因为我们要训练出一个真正高手来终生的保护大小姐，免得她再受到伤害。”

任俊的热泪，在忍不住夺眶而出，因为他憧憬的梦想，终有可能变成铁般的现实。

三人连夜上路，翟娇送赠两人的突厥宝马，神骏非常，但对新主人颇为桀骜而不驯服，不时来些动作，要把他们掀下马来，可是寇仲和徐子陵何等样人，任它们施近浑身解数，仍是轻轻松松的坐在马背上。

寇仲和徐子陵曾在飞马牧场待过一段时日，住近和尚寺懂念经，何况在和尚寺内，来完硬的就来软的，到天明时离开官道，来到一条溪流，让它喝水并亲自为它洗刷理毛，以怀柔手段笼络马儿的心，任俊亦趁此机会，教他们突厥语文。

两人均是博学多记的好学者，任俊只说几遍，他们就可记的牢固，口音语调把握的精确不差，令任俊大为叹服。

寇仲爱不释手的伺候马儿，向徐子陵认真的道：“这是我们继白儿和灰儿后拥有的两匹宝贝骏马，给它们改个什么名字好呢？”

徐子陵想起惨死在宇文无敌手上的爱马，心中涌起强烈的激荡，暗下决心，自己定要全力保护眼前的突厥良马，它以后将会是旅途的好伴侣，微笑道：“少帅有什么好的提议？”

寇仲道：“人最怕的是改坏名，马儿的名字亦不能轻率，我要仔细想想才行。”

徐子陵定神打量寇仲那匹浑体乌黑，不见一丝杂毛的骏马，淡淡的道：“运筹帷幄，决战于千里之外，不就是你寇少帅的梦想吗？不若就把你的马儿定名作“千里梦”吧。”

寇仲唯一错愕，旁边的任俊蹦掌赞道：“陵爷才思之敏捷，肯定冠绝天下，这名字不但发人深省，又隐含日行千里的意思，确不能又再好的名字。”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小俊你或者因和我们相处的时日尚短，故不晓得我们都不爱被夸奖，说到才思敏捷，我拍马也追不到“多情公子”侯希白。”

寇仲叹道：“连我也想拍拍你的马屁，好！就以“千里梦”作我宝贝马儿的大名。”

任俊忍不住又道：“少帅的梦想终有一天会成为现实，若非少帅出手，谁能大破李密那直娘贼。”

寇仲笑道：“这是你最后一趟拍马屁，我们要学你那什么娘的突厥话，哪还有空听拍马屁的话。”

转向徐子陵道：“说到改名，我的是小晶、小宁，你的是莫为、莫一心，相去何止万里且你志在远游域外，路途亦该以万里计量。你的马儿虽以棕色为主，但隐见奇纹，不如就唤作“万里斑”如何？”

任俊不敢说话，怕又给指为马屁精。

徐子陵凝想片晌，同意道：“好！我的乖马儿以后就唤作“万里斑”，希望一年后我从返中原时，千里梦和万里斑能有聚首的机会，人在马在。”

寇仲豪情奋起，长身而大声的喝道：“任俊！”

任俊忙跳起来应道：“小子在！”

寇仲仰天长笑，忽然一掌往任俊扫过去，任俊哪想的到他会出手，就算全神戒备仍未必挡得住，何况是料想不到。登时往横抛跌个四脚朝天，出尽窝让相。

寇仲若无其事般牵着三匹马儿到一旁的青草地吃草。

任俊傻兮兮的爬起来，徐子陵向他打手势，示意他追过去听寇仲说话。

任俊乃精明的人，否则不会二十刚出头就脱颖而出，深得翟娇的宠信重用，刀然明白寇仲是要传他武技，忙追到寇仲背后，垂首听训。

寇仲负手卓立，头也不回的道：“你可知刚才为何没有丝毫之力的给我打成滚地葫芦？”

任俊谦恭答道：“因为小子武功低微，当然不堪仲爷一击。”

寇仲摇头道：“你的刀其实使得相当不错，我若要收拾你，恐怕非一招半招能办的到。”

任俊搔头道：“那该是小子没半点准备，想不到仲爷会忽然出手试我。”

寇仲旋风般转身过来，虎目闪闪生辉道：“若这是答案，你将终其一生攀不上真正高手的境界。”

徐子陵来到任俊身旁，微笑道：“练武者首重心法，我们的心法叫做井中月，无论何时何刻也像井中清水，反映着外间日月转移和一切神通变化，所以根本没有突击或偷袭的可能，因为没有变化能瞒过我们。”

任俊倒抽一口凉气，旋又渴望的道：“假设我任俊能达到两位爷儿这种神乎其神的境界，纵死也甘愿。”

寇仲神态忽转温和，搭着受宠若惊的任俊的肩头柔声道：“井中之水，无胜无败，无生无死，既有情也无情，纯看反映的是什么的娘的东西。你明白就是明白明白就是不明白，全要看你自己，谁都不能帮你，我们只能负起提点训练之责。”

徐子陵道：“现在趁马儿休息的时光，我们会以长生气为你打通并扩充你全身经脉，这并不会令你功力大进，却可保证你更具攀登更高境界的潜力。”

任俊全身剧震，拜倒地上，颤声道：“得两位爷儿如此造就，小子日后必不负两位爷儿所托。”

旅程的日子就是这么过去。

寇仲和徐子陵抛开一切思虑，除睡觉的时间外，其他的时间全用在学刁突厥话和骑射，并指点任俊的武功上。

被他们贯以真气射出的劲箭，可穿透坚实树身，只十天功夫，他们练成能在马上任何角度，用最快速的手法连续搭弦放箭都无不中的，亦令他们随身带的三百多枝上等劲箭消耗殆尽，不得不改变只走荒山野岭的策略，需到大城采购箭矢。

任俊是识途老马，晓得高开道的燕国京都渔阳，有个被称为箭大师的著名弓箭匠，专为付得出高价的人制弓造箭。此君意识高开道的御用匠人，不过高开道非是豪爽的人，而箭大师而为爱流连青楼不惜千金一掷，故需另钻外快，暗自留起弓矢私下与帮会人物作交易。

两人此时迷上骑射之术，心付不若连弓也换掉，对方既能被称为大师，怎都该有两下子，所以对任俊的提议完全赞成。

任俊的刀法在两人悉心诱发和教导下，一日千里的往前大步跨越，三人各有沈迷，旅途毫不寂寞。

千里梦和万里斑在寇仲、徐子陵善待下，与两人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和关系，两驹通灵而善解人意，骑在它们背上，使他们生出血肉相连的亲切感觉。

翟娇在渔阳开有分店，专门批发羊皮，主持人刑文秀是翟让旧部，三十来岁，武功虽不怎样，人却玲珑剔透，几年间打通渔阳官商和帮派的所有

关节，在区内相当吃得开。

闻得寇徐两人大驾光临，忙竭诚招待，请他们住进他在城南的华宅。

三人黄昏时分入城，在洗尘宴上，陪席的尚有刑文秀的左右得力助手庄洪和刘大田，都是翟让旧部的嫡系人物，昔日战场上的悍将。

酒过三巡后，刑文秀道：“仲爷和陵爷今趟来渔阳，会与燕王见上一面？”

寇仲从没想过要见高开道，皱眉道：“高开道不是突厥人的走狗吗？我们和突厥人势成水火，见他可是无意有害的事。”

刑文秀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现在突厥的突利和颉利互相攻占，争持不下，高开道再不需看突厥人的脸色行事，照我得来消息，高开道正思量今后的去向行止，两位大爷名震天下，说不定可与他结成盟约，此实是个难得的机会。”

寇仲想起张金树，摇头道：“一天李阀与刘武周、宋金刚之战未有结果，高开道该不会轻率做出决定。假若胜的一方是李家，高开道或会向李家投诚，胜的若是刘宋，他只好再乖乖的作突厥人的走狗，怎都轮不到我寇仲。”

庄洪拍叹道：“少帅看事准而透彻，我们怎都想不到这么深入。”

徐子陵点头道：“高开道还是不见为妙，以免节外生枝。我们今趟来渔阳，除了要向诸位问好打个招呼，亦望能补充一些优质的强弓劲矢，好为大小姐从杜兴手取必羊皮货。”

刑文秀道：“这个没有问题，我们这里有一批现成的弓矢，都是上等货色。”

任俊压低声音道：“两位爷儿心中想的是由箭大师亲制的弓矢，不是一般的上等货。”

刑文秀欣然道：“我们的弓矢都是从箭大师处高价买回来的，带我着人拿来给两位大爷过目如何？”

刘大田摇头道：“我们的箭矢虽然不错，但全是由箭大师的徒儿所做，与由箭大师亲自选料下手精制的，无论在耐用或准绳上，仍有一段很大的距离。听说箭大师一生曾制成七把他很满意的神弓，现在手上仅余“刺日”和“射月”两弓，试作私人珍藏，有人出价千两黄金他仍不肯割爱。”

寇仲大喜道：“只听名字已知非是凡物，就要这两把。”

刑文秀等为之哑口无言。

徐子陵好没气道：“先不说你没有千两黄金，就算有比这还多的银两，对方仍不会卖出来，你难道动武和人家强抢吗？”

刑文秀脸露难色道：“箭大师脾气古怪，谁的帐都不卖，包括高开道在内，嘿！仲爷可否将就点，先看看我们的存货？”

寇仲双目放光的道：“我定要把这刺日射月弄来，看看神弓是什么样子的？此事由我们去想办法，刑老兄只需安排我们去与箭大师见一面，由我们去说服他，不成就拉倒，明早我们就上路。”

庄洪看看窗外天色，道：“这时候要找箭大师，需到百花苑去，他迷上百花苑的媚娘，不到那里去绝对睡不着觉。”

寇仲和徐子陵想到他们的青楼运道，均暗感不妙，但话已出口，兼之确想拥有两把像样点的良弓，既不想亦不愿把话收回来。

寇仲苦笑道：“只好看看我们今趟的运道如何，对吧？陵少。”

第三章 夫妻恶盗

渔阳、安乐、北平、辽西和涿，并称东北边陲五大城，因高开道以渔阳为京，故渔阳隐成五城之首，成为该区军事经济贸易的中心。

渔阳城廓只有洛阳、长安那类大都会一半的规模，商贾集中在贯通南北城门的大街上，跨街有十座牌坊和楼阁，房舍大多为瓦顶平房，长街古城，雕楼重重，充盈着边塞大城的气氛。

由于渔阳乃山海关南最大的驿站和贸易中心，故城内有不少来自南方和塞外的商旅，四方杂处，繁盛热闹。

在邢文秀引路下，寇仲、徐子陵等人来到华灯初上的南北大街，朝位于中段的百花苑漫步而行，沿途谈笑，轻松写意。

六个人分作两组，邢文秀、庄洪、刘大田在前，寇仲三人居后。这是寇仲的主意，纵使发生甚么事，他们三人拍拍屁股就可开溜，而邢文秀等则仍要在这里混日子，自是以不惹上麻烦为佳。所以抵达青楼大门处，邢文秀等人会回家等候他们的消息。

寇仲把井中月藏在楚楚缝制的外袍内，免致过于张扬。

徐子陵饶有兴趣的浏目四顾，感受着一个陌生城市予他的新鲜触觉。

寇仲向落后少许以示尊卑有别的任俊笑道：“小俊你究竟有没有为自己定下人生的目标，例如成为用刀的高手，又或誓要娶得如花美眷，享受成家立室的温馨幸福之乐。”

任俊跋上一步，来到他旁，恭敬的答道：“我以前想的只是办好大小姐吩咐下来的事，等到储够钱就起幢大屋，娶妻生子。现在却只想学好两位爷儿传授的心法武功，这算否也是人生目标呢？不过自从有了这个想法后，整个人就像脱胎换骨似的，说不出的快乐。”

寇仲笑道：“你是真的脱胎换骨，我们只能依自己走过的路子来培育你，你现在的身手，比以前的你已跨进几大步，只要加上实战的磨练，很快可以跻身一流高手之林，说不定有一天能赶上宣永。”

任俊忙道：“小子怎敢和宣爷相媲。”

此时一群武装大汉快步赶过他们，其中几个不断回过头来打量寇仲和徐子陵，看装束样貌身材，肯定是突厥人。

寇仲和徐子陵从容以微笑回应他们不友善的注目礼，那些人迳自去了。

任俊道：“他们是否认出两位爷儿？”

徐子陵耸肩道：“是否认出我们，很快揭晓。”

寇仲冷哼道：“凭这样的货色，刚好用来给小俊练刀。”

任俊一震道：“我恐怕还不行吧？”

寇仲搭上他肩头，微笑道：“突厥人的武功专走悍勇路子，重气势，以命搏命，你若给他们的声势吓怕，就只好回榆林耕田，明白吗？”

徐子陵接入道：“与敌作生死决战，要置生死于度外，只有不怕死亡，敢面对死亡，才能超越死亡。”

任俊祆情奋起，挺起胸膛道：“小子受教啦！”

寇仲道：“见你快要和人动手，就教教你如何挨刀子吧！”

任俊顿时楞住道：“甚么？”

寇仲轻松的道：“我不是和你说笑，特别在以寡敌众的情况下，受伤是无可避免的。但如何把伤势减至最轻，不让敌人伤及要害，至乎在挨揍间回气疗伤，却是一门玄奥的学问。

我们之能学懂其中窍门，是以许多鲜血换回来的，你定要用心把握学习。”

任俊打心底涌起敬意，愈和两人接触，愈感到两人的异于常人。

今趟到百花苑，是要说服箭大师将两把神弓让出来。可是两人却像毫不担心事情成功与否的样子，没有任何得失之心，亦不商量见到箭大师时的对策，反趁机传他堪称独步当世的武功心法。

寇仲的金石良言又在他耳边响起，任俊连忙用心聆听，不敢漏去半个字。

寇仲、徐子陵和任俊三人大摇大摆的进入百花苑的大门，把门的五名汉子见到寇、徐两人有如天神下凡的体型、气度和长相，那敢怠慢，忙把三人迎入厅内，由鸨婆花娘接待。

寇仲摆出阔客的样子，出手重重打赏，再压低声音道：“我的老朋友箭大师来了吗？”

花娘紧握掌心中的银两，眉花眼笑的道：“箭大师当然早来了，每天他都是第一个贵客，原来三位大爷是大师的老朋友，大爷怎么称呼？奴家立即为大爷通传。”

寇仲把嘴巴凑到她耳边道：“请你为我们通传一声，就说寇仲有事求见。”

花娘一听立时浑身剧震，失声道：“寇少帅？”

寇仲心忖原来自己的朵儿这么响，连远在北疆一所青楼中的花娘也听过自己的威名，微笑道：“快去吧！不要让别人知是我来了。”

任俊到此刻仍不晓得寇仲有何妙法说服脾气古怪的箭大师，更想不到寇仲开门儿山的掣出大号求见，深感两人行事莫可测度，着着奇兵，难怪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牵着中土群雄的鼻子走。

花娘去后，三人在厅内一角的椅子坐下，此刻时光尚早，青楼刚开门迎客，而客人不多，一片宁静。

寇仲向徐子陵道：“陵少怎么看？”

徐子陵淡然道：“他想是没有更好麻醉自己的方法。才会这样每晚到青楼混日子，否则该多制几把像刺日射月那样的神弓出来。”

任俊点头道：“青楼这类场所，去多确会生厌。”

寇仲笑道：“原来小俊也是青楼常客。”

任俊压低声音道：“我只去见识过几次，千万勿要告诉大小姐，给她知道可不得了。”

又忍不住问道：“仲爷打算怎样向箭大师开口？”

寇仲摊开两手坦然道：“没有想过，见到他时随机应变吧！必来哩！”

花娘一扭一拧、娇喘细细的赶回来，道：“大师有请三位！”

寇仲和徐子陵对视一笑，深感自己非昔日吴下阿蒙，只要亮出朵儿，就算性情古怪如箭大师者亦要给点面子他们。

箭大师比他们想像的要年轻，介乎四十至四十五、六间，半秃大脑袋

被似是不堪负荷的长颈脖独力承担，留着两撇灰白的胡子，眼神疲倦而若有所思，面上皮肉松垂，眼肚浮肿，一副长年沉迷酒色的衰颓样子，那有半点制弓箭大师的风范。

房内仍残留女人的香气，可知箭大师刚把陪他的姑娘遣走，好接见三人。

见到寇仲和徐子陵，只在看第一眼时双目亮起精芒，接着又回复那种万念俱灰，心如枯木的疲惫神色，淡淡道：“我只是江湖上的小卒，何劳两位枉驾。请坐！”

寇仲三人坐下，略作寒暄后，寇仲从衣内取出井中月，摆在箭大师身前桌面，微笑道：“大师请过目。”

箭大师看也不着，取出烟管，悠然塞满烟丝，全心全意的点燃，深吸一口，喷出烟来，淡漠的瞧着寇仲道：“我不但对刀没有兴趣，连对弓矢亦生厌倦，少帅若是来向本人求取杯矢，怕要失望而回。”

任俊包是一头雾水，不明白寇仲本是有所求而来，却竟把佩刀献上要箭大师过目？

徐子陵凝目窗外，似是对厢房内眼前的事情不闻不问，没丝毫兴致。

寇仲对箭大师的冷淡不以为意，现出一个充满鼓励的微笑，道：“这把刀有个动人的故事，大师看过就明白。”

箭大师露出不屑神色，冷冷道：“少帅不要枉费心机，无论少帅出得起多少代价，我那两张被好事之徒渲染得夸大失实的破弓，绝不会出让。何况我早把那两把令人烦恼的弓丢掉，少帅若没有其他事，请让本人能安安静静的度过这个晚上。”

寇仲哈哈笑这：“实不相瞒，我身上的银两，恐怕买不起你半张弓，所以我根本没想过要花钱买你的良弓，且在我寇仲眼中，你那两张弓不但是破弓，更是废弓。”

徐子陵嘴角逸出一丝笑意，似把握到寇仲的战略和手段。

箭大师微一错愕，旋即双目涌出愤忍受辱的神色，沉声道：“既是如此，少帅来找本人究竟所为何事？若非敬你两人英雄了得，本人会立即下逐客令。”

寇仲舒服地挨到椅背处，双目神光电闪，道：“我这把刀本来也是废铁，大帅一看便知。”

箭大师凝神瞪着寇仲，双目首次回复少许生机和对事物感到兴趣的神色。

任俊的心七上八落时，箭大师摇头叹道：“寇仲果然是寇仲，非是一般流俗可比。”右手握鞘，左手拿着刀把，把井中月从鞘内拔出。

井中月的卖相当然令人不敢恭维，箭大师初感愕然，接着双目亮起精光，右手放下剑鞘，以指尖轻轻扫抹刀身，叹道：“这把怎会是废铁，只看刀身上藏而不露的螺旋纹，便知是铸刀高手，采上等铁料渗以玄钢经多层叠打而成，且淬火的火候把握得恰到好处，拙中藏巧，实不可多得的隽品，刀身两度弧曲，不但利于砍劈，直刺亦威力无边，这种平铲平削，至刃口仍平磨无脊的厚背大刀，造法失传久矣。”

栈铿说话，终显出箭大师的大师风范。他说话时神态专住，自有股从骨子里透出的狂热和骄傲的气概，无人无我。就像雷九指见到赌桌上的骰宝，侯希白遇上美女的情景。寇仲等再难将他和一个沉迷酒色的人联想起来。

旋又把刀还入鞘内，回复先前对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的神色，疲乏的道：“这确是个动人的故事，刀好人更好！”

寇仲从容道：“这刀仍是废刀。”

箭大师愕然道：“如此好刀怎会是废刀？”

任俊开始有点明白，要打动像箭大师这种人，必须从他醉心的事物入手。

寇仲取必井中月，“锵”一声把刀抽出，余韵仍飘荡于厢房内的空间时，徐子陵连拂四下衣袖，房内四灯齐灭。

要知这四盏灯火均有防风灯罩，徐子陵这一手用劲之巧，真教人叹为观止。

箭大师正摸不着头脑，寇仲手上的井中月黄芒大盛。

寇仲淡淡道：“只有当这把刀来到我寇仲手上，才能从废铁变成天兵神器，井中月之名将会因我寇仲而能千秋百世的流传下去。”

“锵”！

井中月回到鞘内，黄芒敛消，但昔才刀芒剧盛，凡铁乍成神器的印象，已深深铸刻在观者心内。

任俊热血上涌，终于明白寇仲说服箭大师的方法。加上徐子陵的配合，更充满戏剧性震撼人心的味儿。

室内由暗转明，窗外月色透入，令人首次注意到楼外月儿当空的美景，前此却是忽略掉的。

箭大师不言不动，迎上寇仲慑人的目光。

两人丝毫不让的对视片晌，箭大师喝道：“斟酒！”

任俊地位最低，忙起身为各人斟酒。

箭大师移开目光，专注的盯着美酒注进樽内，叹道：“我从未见过比寇兄和徐兄更有说服力的人，两位听过室韦这地方吗？”

寇仲愕然道：“室韦？这么怪的名字，是关外某国吗？”

任俊低声道：“室韦在？？？西，铁勒和突厥之东，南接契丹和奚。”

箭大师双目射出沉痛的神色，朝任俊赞许的略一颌首，道：“室韦位于黑水上游，？？？占据的是出海的黑水下游，黑水乃塞外第一大江。室韦主要由室韦部四大族组成，就是室韦、大室韦、北室韦和南室韦。”

寇仲断然道：“只要不是作奸犯科，有伤天和的事，大师请说出来，我寇仲必会为大师办妥。”

箭大师愤然道：“污人家的妻子，占据别人的家产，这种人死不足惜，杀掉他算否有伤天理？”

他愈说愈大声，愈说愈激动，说到最后时双目通红，就像深藏地内的溶岩，再压制下下去，要从火山口喷发出来。

三人呆瞧着他。

箭大师旋又颓然道：“罢了罢了！没理由要你们上为我冒生命之险的。我那两张破弓埋在地底也是浪费掉，良弓配明主，送给你们又如何？”

徐子陵终开腔道：“这种奸人确是人人得而诛之，不杀他才有违天理，大师可行说得详尽点。”

箭大师像苍老几年般，面上血色尽退，缓缓道：“那是七年前一个夏天，我当时在山海关开工场，专制弓矢，刚娶得如花美眷，生活如意。一天有位自称室韦王族叫深末桓的人领着大批随从来向我买货，我见他长得一表人

材，言谈风度雍容慷慨，兼之他买货又是用来对付我最痛恨的突厥贼徒，加上他刻一锱迎，竟引狼入室，把他视为知己，岂知……唉！岂知此人狼心狗肺，唉！”

任俊剧震道：“深末桓不是室韦沙帮的帮主，与妻子木铃并称“夫妇恶盗”的人吗？此人在塞外臭名远播，率领群盗来去如风，没有人能奈何他们，据闻他们还得颀利暗中支持，肆虐辽北，杀人无数，大师怎会给他愚惑的？”

箭大师痛心的道：“那时他确是南室韦的王族，恶名未彰，至南室韦被大室韦所败，他始沦为剧盗。有一晚他蓄意把我灌醉，污了我妻子小娟，把我珍藏的弓矢一掠而空，去如黄鹤。可怜小娟自此一病不起，终含恨而逝，深末桓啊！我和我的仇不共戴天。”

寇仲听得义愤填膺，沉声道：“我不想把他的臭头随身携带，有甚么信物可带回来让大师奠祭亡妻在天上灵，好令嫂夫人能在九泉下安息？”

箭大师一震道：“你们真肯为我讨回血债？那可非是容易的事，两位贵务缠身，唉！”

徐子陵道：“我们今趟来求弓矢，正因要到关外去，大师放心，即使寇仲没空，我也会为大师讨回公道：“箭大师双目亮起来，整个人像回复生机似的，长身而起道：“我们立即去把“灭日”和“亡月”两弓从埋藏处起出来，当年若非此两弓早被分别收藏，已沦入这恶贼手内。”

任俊愕然道：“不是叫刺日和射月吗？”

箭大师傲然道：“一天深末桓未死，两弓仍须一称灭一称亡。”

寇仲举杯道：“大师仍未告诉小弟能令两弓回复旧名的信物证据。”

箭大师手颤颤的拿起酒杯，道：“只要把他夺去的“飞云弓”带回来，灭日和亡月就可变回刺日和射月。”

四人举杯一饮而尽，耳际像听到沙帮群盗在大漠疾驰而来轰雷般的蹄响声。

第四章 安乐惨案

“嗤”的一声，劲箭离开灭日弓，一道闪电般朝远在五百步外持盾的徐子陵射去，“当”一声震耳清响，箭和铁盾同时迸成碎粉。

徐子陵若无其事的拂掉沾满上身的碎屑，微笑道：“果然是神弓。”

任俊巴箭大师看得目瞪口呆，事前那想得到寇仲竟能粉碎五百步外的铁盾，如此箭术劲力，堪称举世无双。

这是箭大师工场旁宽广的练箭场，箭大师从后院埋藏处起出神弓后，移师到这里试弓。

灭日亡月可非普通上木所制的弓，弓体以特制钢丝绞结缠织而成，既富弹性又坚实无比，最妙是可分三节折叠起来，易于收藏，弦线是更幼的钢丝结成，确是巧夺天工，难怪有人肯出价千两黄金来求买。

一般弓达到三十石的劲道已相当了不起，灭日亡月却是二百石的超级强弓，少点功力亦拉不动，寇仲随随便便的把弓拉成满月，早把箭大师惊呆。

寇仲爱不释手的把玩手中神弓，啧啧称奇道：“世上竟有如此奇弓，真教人意想不到。”

徐子陵来到三人身前道：“非常厉害，若我不是运劲护体，恐怕会被震伤，不过若我把真气注进盾内，碎的只会是箭矢。”

寇仲道：“若我有射不完的箭矢，那纵使对方人多势众，亦会在没有准备下吃上大亏，在荒漠草原上，配合马儿的高速，射程又倍于敌人，保证可杀得深末桓的沙帮血流成河，溃不成军。”

箭大师回过神来，叹道：“只有两位才配用我的灭日和亡月，若两位能以此射杀深末桓，我会特别感激。”

寇仲一拍他肩头，正容道：“大师既有此愿望，我们必会加你所愿。”

箭大师变成另一个人似的，兴奋道：“你们稍待片刻，我转头回来。”

说罢返回工场去。

寇仲把灭日弓递到任俊手上，道：“宝弓不易遇求，小俊你试试看。”

任俊提弓拉弦，勉强拉至一半，已力竭住手，弓弦在弓把间来回颤震，发出“嗡嗡”异鸣。弄得他满脸通红地羞惭的道：“我还未有资格用这弓。”

徐子陵举起自己的亡月弓，微笑道：“拉弓不能用手臂的死力，要把真气贯注全身，用整体的力量来开弓，像这样子。”

学寇仲轻轻松松的就把弓拉成满月。

任俊沉住气安静片刻，再缓缓拉弓，今趟果然成功拉开弓弦，心头大喜下立即泄气，慌忙松手，嚷道：“小子受教啦！”

寇仲见他孺子可教，欣然道：“你现在欠的只是实战的经验，到山海关时你要给杜兴一个惊喜，让他晓得大小姐手下非是没有人材。”

任俊欲言又止。

徐子陵道：“有甚么话，即管说出来。”

任俊垂头道：“和两位爷儿相处这段时光，是小俊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如两位爷儿赐准，小俊希望能随两位爷儿到关外见识历练，为爷儿们打起居和照料马儿。”

寇仲道：“若让你随我们到关外冒险，只会是害你，若你能努力不懈，两年后刀法会有小成，何况大小姐身边亦须有个像你般的高手，信任我们吧！这该是你最佳的选择，只到山海关就够你捱。”

任俊难掩失望神色，仍俯首受教道：“小子遵命。”

此时箭大师踏着轻快的步子回来，左右手各提着重甸甸的袋子，道：“这是我特别铸制的空心铁弹，很难取得准绳，不过对你们当然不成问题，每袋各有三百颗，可补箭矢的不足。”

寇仲大喜，从袋中掏出一颗，高举眼前哈哈笑道：“今趟塞外很多人会遇上灾难！”

徐子陵把亡月弓摺叠起来，藏在衣内暗袋，拍拍空空如也的两手道：“我们索性不携箭矢，纯以铁弹取敌，用尽铁弹，随便找些木枝，亦可当箭来用。”

寇仲哂道：“那用这么麻烦，干掉敌人后，不就有用不完的箭矢吗？”

箭大师仰天大笑，状极欢畅，一扫沉郁之气。

求弓告捷回府，邢文秀、庄供和刘大田当然大出意料之外，到看见两张摺叠弓的鬼斧神功，更是惊叹不已。

寇仲记起一事，向邢文秀说出大道社镖团，看他有没有办法收风探得消息。

邢文秀道：“渔阳和北平是镖团到关塞左右并肩的两个大站，不此则彼，像仲爷说的这种大镖团，只要查查客栈旅舍，便可分晓，文秀立即去辨。”

三人趁机梳洗，寇仲和徐子陵看过两匹爱马，与它们亲热一番，才到内宅的小厅说话。

坐下后，寇仲道：“我们今趟到塞外像是专责杀人，名单上除杜兴、呼延金和韩朝安外，还得添上深末桓这混蛋。”

徐子陵道：“深末桓固是死有余辜，杜兴若真作突厥人的走狗，亦是该死，至于呼延金和韩朝安是否与抢羊皮一事有关，大小姐自己也弄不清楚，我们须谨慎行事。”

寇仲道：“呼延金是契丹马贼，看看窟哥吧！堂堂王子竟到中土当杀人夺货的强徒，于此可想像其余。”

徐子陵道：“老跋做过马贼，他算好人还是坏人？”

寇仲抓头道：“坦白说，到现在我仍不清楚老跋是好人还是坏人。”

徐子陵道：“我只是想提醒你，我们虽然绝不会对该杀的人心软，但亦不应妄杀无辜。”

对汉人来说呼延金是十恶不赦的马贼，但在他自己族人则呼延金可能是民族英雄。我们汉人对他们做过多少好事？只要想想杨广远征高丽，浩浩荡荡的率他娘的百多万大军，从涿县出发，途经处正是契丹、????、室韦这些外族游居的地方，造成的伤害和破坏多么巨大？听说当年隋军攻入高丽首都平壤后，由于隋军肆意奸淫掳掠，军纪太坏，竟无法重新集队布阵，致给高丽埋伏在城中的部队乘机反击，大败隋军。娘要到中原来行刺杨广，实因高丽人和我们仇深似海。”

寇仲一呆道：“你说得对，我想到的只是大展神威，试试灭日弓的威力。我们视他们为强盗贼子，说不定他们只是为保护自己的族人。唉！在刀锋相对的时刻，我们难道还和他们说仁义道德，着他们详述不该被杀的理由吗？”

徐子陵道：“不要矫枉过正，我只是指出该谨慎行事，不可乱开杀戒。现在只是中土因国乱而势弱，所以众外族纷纷反击我们汉人，这种争执仇恨绝非一朝半夕所能化解。异日你若当上中原霸主，须设法弄好与外族的关系，大家和平相处共存，那我才不会担心你做上皇帝。”

寇仲颓然道：“皇帝！唉！前天晚上我梦到洛阳城破，只死剩我一个人，拚命的逃，但一对腿子却不听话，幸好被李小子追上之前惊醒过来。”

徐子陵默然无语。

寇仲奇道：“想做皇帝原来连睡觉亦没能做好的梦，你为何不乘机劝劝我放弃争天下？”

徐子陵凝神看他半晌，摇头道：“你情绪的波动虽易起易落，但在你体内流的却是争强好胜的血液，无论受到甚么打击，很快就可回复过来。今趟你到塞外去，最主要的目的是向突厥人偷师学他们马战之术，皆因你曾目睹唐军的威势，晓得若不急起直追，势将在战场上一败涂地。”

寇仲虎目闪亮，笑道：“知我者莫若子陵，正因没有人看好我，所以我必须振作起来，自强不息。哈！假若我势大而李小子势弱，说不定我会把皇位让出来给他。”

徐子陵苦笑无言。

邢文秀此时回来，坐在两人旁道：“我找到与大道社有密切关系的帮会人物，他竟不晓得有这一趟镖，可知大道社今次押镖的手法异乎寻常，极可

能不会进入任何大城，以保持路线的秘密。”

寇仲道：“那就到山海关时才和那骗子算账吧。”

邢文秀道：“我还收到一个消息，由这里到山海关的一段路，会因安乐惨案一事风起云涌，争斗频生。”

徐子陵问道：“甚么是安乐惨案？”

邢文秀道：“安乐县是渔阳之北另一大城，城内最大的帮会是安乐帮，帮主陆平德高望重，交游广阔，得人尊敬，因追查一起凶劫案开罪狼谷的人，竟给狼谷群盗之首率高手潜入城内，一夜间尽杀陆平一家上下百多人，稚子孕妇亦不放过，还把陆家一把火夷为灰烬，火势波及邻舍，毁屋数十，无辜遭殃者以百计，此事惹起北疆武林的公愤，一向各自为政的帮会首次联结起来，务要还死者们一个公道：“寇仲和徐子陵对望一眼，均看出对方眼内的杀机，世上竟有如此凶残暴虐的人。徐子陵道：“狼谷在何处？”

邢文秀道：“狼谷只是“饿狼”崔望出身的一条小村落，他率领的狼盗行踪诡秘，来去如风，专抢劫来往边关的商旅，反抗者必杀无赦，行事时以黑头罩蒙面，事后散避各处，故可以是你身边的任何人，高开道虽重金悬赏，仍未能将他们缉拿归案。”

寇仲皱眉道：“他们有多少人，总不能每次出动都顺风顺水，只要抓到一个半个，不是可从而追查其他人吗？”

邢文秀道：“没有人能弄得清楚他们有多少人，甚至连崔望是否一个假的名字，也没有人能确定。而他们每次行事都计划周详，所以到现在还没给逮着半个。”

寇仲道：“听说高开道并不豪爽，他出得起多少悬赏？”

邢文秀道：“赏金是由各城镇的富商巨贾捐出来的，举报崔望者可得三千两黄金，且免去一切罪责。”

寇仲和徐子陵为之愕然，如此重赏，竟无勇夫？

徐子陵道：“事情极不寻常，若崔望手下群盗为的只是钱财，总有贪这三千两黄金的人，由此可推见狼盗大不简单，非只是为钱而抢掠。”

邢文秀一震道：“陵爷想法独特，从没有人就栈得面去想，还以为崔望的手下因害怕报复，故没有人敢举报。”

寇仲沉吟道：“崔望抢去的货物怎样处理？他总要设法出货，如此则有迹可寻，他既惹起公愤，该不是这么容易脱身。”

邢文秀叹道，“这正是崔望最令人头痛的地方，谁都摸不着他半点边儿。”

徐子陵道：“只要将他所有曾做过的案逐桩摊出来看，必可从中理出一些脉络，例如他看上的是那些货色，做案的时间和频率诸如此类，必能发现得一些蛛丝马迹。”

邢文秀打从心底佩服两人独特的见解，道：“给两位大爷一番分析，我顿觉崔望非是无迹可寻。下过恐怕只有高开道委派负责崔望一案的总巡捕丘南山，始能清楚他犯过多少劫案和其中详情。”

寇仲叹一口气道：“希望能在途上凑巧与他碰个正着吧！那就叫老天有眼。”

翌晨城门大开，寇仲、徐子陵和任俊三人策骑出城，继续行程。

天气忽然转变，乌云盖天，正在酝酿一场大雨，与过去几天春光明媚是两回事。

寇仲有感而发道：“难怪白老夫子常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怎想得到渔阳城内有个做弓矢的巨匠，我们更可求得可折叠起来像老侯那把美人摺扇般大小的折叠良弓，这叫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至少还晓得有个叫室韦的地方。”

徐子陵点头表示有同感，向任俊问道：“我们到山海关途上，会经过甚么地方？”

任俊道：“要看两位爷儿的意思，我们可沿官道直走，不入安乐经饮马驿直抵山海关。”

徐子陵暗忖即使到安乐也抓不着那头凶残的饿狼，为免节外生枝，道：“为赶在大道社前头，仍以不在任何城镇停留为宜。”

间有遇上经过的商旅，彼此都会友善的打招呼问好，交换来道去路的消息。

两人又开始不停学习突厥话，在任俊这良师引导下，三人已能以简单的突厥话交谈。

到黄昏三人离开官道，在一个小剥旁休息，让马儿吃草，出奇地整天密云却无下雨，但天气转坏却是不争之实。

生起篝火后，三人大嚼邢文秀为他们准备好的菜肉包子。

寇仲说起崔望，分析道：“陆平是安乐县第一大帮的弧瓢子，武功该不会差到那里去，府内定必好手如云，安乐县更是他的地头，怎会给人杀得半个都溜不掉，此事极不合常理。”

任俊道：“会否崔望是精于用毒的高手？那除了有能力把毒迫出体外的真正高手外，其他人只能任人宰割，更没法逃走。”

寇仲赞道：“小俊终显出你的本事来。凡事只要深入去想，抽丝剥茧，总会得到些意想不到的东西。”

徐子陵道：“会否是像沙家造的甚么能释放毒气的神火飞鸦诸如此类的火器？”

寇仲道：“这可能性极大，若火器射进屋内，确是威力无穷，现时天气仍非常寒冷，谁都会把门窗关闭。”

任俊道：“可惜我们要赶路，否则有两位爷儿出手，保证崔望恶页满盈，难逃天谴。”指着西北方道：“安乐在那边，靠东北百来里就是饮马驿，是到山海关最后一个驿站，那里的饮马温泉驰名北疆，饮马栈更是商旅称道的宿所，主持的老板娘人称骚娘子，年纪虽大点，然骚媚入骨，没有男人遇上她不晕其大浪。”

寇仲喜出望外道：“竟有这么一个好去处。明天黄昏前我们抵达饮马驿，该学安隆般浸浸温泉水，看看在泉内练功是否另有奇效。”

徐子陵随口问道：“塞外的民族以甚么为主粮？”

任俊道：“他们的饮食大多与羊有关，以羊奶制造出各式各样的食品。甚么奶豆腐、奶皮子、奶果子、奶酪、奶茶，味道都腥得厉害，我比较欢喜风干羊肉和野韭菜做馅的包子。”

寇中大感兴趣，道：“小俊比我们要见多识广，关外的天气如何？”

任俊道：“塞北天气最好的时间是春夏之交，现在冷了点，夏天则太热。”

徐子陵双目射出神驰之色，道：“听说塞外不但有大沙漠，更有大草原，对吗？”

任俊道：“塞外地势特别，大草原都在高原上，戈壁大沙漠在草原之西，东部的草原最宽广。当地人说，太阳从大草原东部升起，要整个时辰才可照遍大草原。”

寇仲和徐子陵倒抽一口凉气，至此才晓得要在造么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广阔区域，找到一群像深末桓那样来去如风的马贼，是多么渺茫和花费心力的一回事。

第五章 饮马驿旅

寇仲和徐子陵深切体会到北方边塞雄奇的山水，前方群山耸峙，原始森林广阔浓密，延绵无尽，林荫深处时有河溪淌流，水草茂盛，桦树、栎树参天而起，道路崎岖难行，可以想像商旅路途之苦。

他们却是悠然自得，由于拟定于饮马驿留宿，所以不用急着赶路，正好欣赏沿途美景。

天上仍是乌云密布，三人对此习以为常，虽感有点美中不足，但天气凉快，令人神情气爽。

走到高处远望，间中可见田野间低矮的农舍和牛羊，颇有与世隔绝无争的味儿。

穿过一座山丘后，官道转为平直，远处林木上仿佛云气缭绕，如神仙境界，使人着迷。

任俊喜道：“那就是饮马温泉升起的水气，幸好没走错路。”

寇仲奇道：“你不是识途老马吗？怎会害怕走错路？”

任俊嫩脸微红道：“我只来过两趟，仍不是那么有把握。”

寇仲哈哈笑道：“这是一场误会，我见你对饮马驿馆的老板娘骚娘子印象那么深刻，还以为你来过十多二十次。”

任俊求饶道：“仲爷放过我吧！”

蹄声急起，十多骑从后赶来，一看便知是帮会人物，见三人除任俊外都不见兵器，瞥他们几眼毫不停留的越过他们朝饮马驿驰去，马蹄踢起漫天卷扬的尘土，像一堵墙般随风迎头照脸的扑在他们身上。

寇仲向徐子陵笑道：“能比人赶快一步，总是多占点便宜。”

话犹未已，蹄声再起，三人别首回望，一个道士打扮的人，孤骠只影的奔来，此骠神骏非常，速度竟比得上马儿，不片刻追至他们身后。

中年道士生得容貌古怪丑陋，五短身材，隔远就大嚷道：“三位你好，找是骠道人，你们是那个帮会的兄弟？”

寇仲待他来到马旁才笑道：“我们无帮无派，今趟来山海关是为老板娘办事。”

骠道人露出原来如此的神色，目光落到两人坐骑，精芒一闪道：“好马！你若肯买给北马帮的人，肯定可赚十多两黄金。”

寇仲道：“我们的马就像道长的骠，是命根子心肝蒂，绝不出让。”

骠道人愕然道：“你怎知小蕾是我的命根子？”

寇仲微笑道：“只看道巨把骡儿的毛色理得这么润泽洁美，就知道长爱骡如命。”

骡道人仰大大笑，道：“说得好！见你这么乖巧，贫道奉劝一句，若不想把马儿出让，最好勿要到饮马驿，绕道不过花多三天工夫而已！”

再一阵长笑，越过他们迅速去远。

寇仲目注他单人孤骠的背影，笑道：“这就是行万里路的好处，否则怎能遇上这么多奇人异士，这骡道人非常有趣。”

任俊却是脸色凝重，道：“北马帮为何会到饮马驿呢？”

徐子陵讶道：“你听过北马帮吗？”

任俊道：“北马帮帮主许开山是东北最大的马商，专和塞外诸族交易，再把战马卖往南方谋取暴利，高开道也管不着他，夏王与他时有交易。”

寇仲道：“早先走过那群骑士，是否北马帮的人？”

任俊道：“若是北马帮的人，马股上均有马蹄形的印记，他们的马既没有这标记，该不会是北马帮的人。”

寇仲道：“北塞三帮一派是北霸帮、外联帮、塞漠帮和长白派，并没有北马帮的份儿，它该算不上甚么货色，为何小俊说起他们时，神情这么紧张？”

任俊道：“北马帮之所以名不列于三帮一派之内，皆因他们的崛起只是这几年间的事，许开山三年前仍没有任何人听过他的名字，现在却成家传户晓的人物，霸王杜兴还与他结为兄弟，仲爷该知我为何会紧张啦！”

寇仲转向徐子陵道：“你看许开山会否是崔望呢？”

徐子陵问任俊道：“与塞外民族交易，可否以货易货？”

任俊道：“一般都是以货换货，少有以金子交易的。”

徐子陵点头道：“那可能性就相当大。”

寇仲苦恼道：“怎样能抓着他的痛脚？这家伙定是抢得大批财物后才做交易，否则那会突然冒起得这么快。杜兴肯与他结为兄弟，可见此人背景来历绝不简单。”

徐子陵一震道：“陆平定是因抓着饿狼崔望的痛脚，才给崔望杀掉灭口，甚至毁灭证据。”

寇仲先是呆了一呆，接着拍腿道：“说得对，崔望只是求货求财，杀反抗的人只为立威，既不明智亦没道理去冒险杀掉陆平府内所有人，还放火烧屋，那是要毁去可能存在的证物。”

任俊道：“若陆平晓得谁是崔望，当然会立即广为散播，为何没半点消息传出来？”

寇仲竖起拇指道：“小俊开始有思考分析的能力啦！可喜可贺。”

任俊傍赞赏，嫩脸透出兴奋羞涩的神色，赧然道：“两位爷儿不住蹦励小子，小子当然要动脑筋。”

徐子陵道：“世事无奇不有。甚么可能性都存在，或者陆平得到证物。却不晓得那是可指证崔望是谁的证据，又或须待某人过目，只要我们弄清他被杀前的行踪、见过甚么人，说不定可理出些眉目来。”

远方忽然尘头大起，骑士、骡车、马车从饮马驿的方向开来。

寇仲施展玲珑娇亲授的观尘法，道：“尘头散乱，队形不整，这批人看似一队，实是分属不同队伍，且走得匆忙，颇有临急临忙从饮马驿撤走的意味。”

任俊愕然道：“究竟发生甚么事？”

三人不由拍马加速，迎上车队，到接近时，更肯定是在饮马驿歇脚的商旅，纷纷从驿馆“逃出来”。

三人避往道旁。

寇仲向领先一队问道：“发生甚么事？”

其中一名商人打扮的胖子回答道：“你们千万不要到饮马驿去，那处现时来了很多帮会人物，绝不会有甚么好事。”

三人瞧着一队队的商队匆匆经过，又不断有人打心劝他们离开，到最后一队绝尘而去，寇仲笑道：“为着查案的方便，小弟变傅雄，小陵则是傅杰，如何？”

徐子陵点头表示同意，道：“即使是杜兴这有心人，亦猜不到我们来得这么快日。”

在杜兴的推想中，翟娇回乐寿后尚须遣人长途跋涉的到彭梁找两人出马，而两人能否分身应约尚是未知之数。若杜兴能把翟娇生擒，当然是另一回事。

任俊苦笑道：“坦白说，两位爷儿威武如天神，谁都看出你们是非凡人物，改个名字仍不能掩饰你们的真正身份。”

寇仲胸有成竹的道：“小俊的人生经验仍未够丰富，人的心理很奇怪，不但多以自己为中心，还会下意识地视自己优胜于其他人。你是因为认识我们，才觉得我们有两下子。换作不认识我们的，会在心中蓄意把我们贬低，例如说这两个小子虽粗壮如牛，但该只是银样蜡枪头，又没有兵器，看！他们都是两眼无神，定因凭着两张小白脸四处欺骗女人，致酒色过度。”

任俊一呆道：“你们两眼……噢！”

话尚未说完，蓦然发觉寇仲双目神采敛去，虽仍是精精灵灵，已没有一向慑人的精芒，堪称神乎其技。

徐子陵为之莞尔失笑，拍马而行，道：“识破我们又如何，来吧！”

当二人策骑抵达通往饮马驿的坡道下，寇仲和徐子陵叹为观止，想不到在边塞地区，有这么一座造型古怪，气势雄伟的旅馆驿站。

饮马驿位于峡谷一侧的山势高处，背傍高山，颇有占山为王的山寨味道，具备军事防御的力量。

主建筑物是一座两层高的土楼，以正圆形高达三丈的石砌围墙包环维护，主楼位于靠山的一方，围墙就由土楼两侧开展，环抱出敞开的大广场，亦是车马停驻的地方。大门与主屋遥相对应，只有一个入口，沿围墙设置客房，足有五十间之多，天井周围是环绕的回廊，置有数组各七、八张椅桌供人歇息谈天，自有其懒闲写意的味儿，天井中心是个宽达两丈的大水池。

三人策骑进入驿旅，桌椅分别坐着四、五组人，兵器摆到桌面上，近四十人却是鸦雀无声，人人掣眼对三人行非常不友善的注目礼。

广场嵌置十多组供乡马的木栏，两名看来是旅馆的伙计，正把草料清水注进马槽，供五十多匹马儿饮食。

气氛透出一种山雨欲来的紧张沉凝，令人感到胸口翕闷。

寇仲环目一扫，瞪着自己的人有男有女，早前赶越他们的十多名大汉占去其中两桌，却不见骡道人，或许在主楼内，所以不见踪影。

女的有两个。

一清秀一妖媚。

清秀的女子年华双十，与另一高挺英伟的年轻汉子独占一桌，郎才女貌，非常登对，与左右的人都隔开一空桌，有点不愿和其他人杂混在一起的意味。

另一个女的却坐在七、八名强悍汉子的中间，有如万绿丛中一点红，秋水盈盈的美目透出狐媚的味道，神态优美，但看人的眼神轻佻冶荡，似乎只要是她看得上眼的，就会逢场作兴的来者不拒。她的颧骨特高，长着一对褐色的凤目，该是混有外族血统。

千甲梦不知是否见到同类，忽然引颈长嘶，弄得本是安静的马儿一阵骚乱，颇有唯千里梦马首是瞻的姿态。

靠门那桌座中一个作文士打粉，看来十足像是当大官的师爷那类人物的中年汉，看得双目立时亮起来，坐在他旁的两名武装大汉，亦是如此。

任俊傍看得心中发毛，寇仲和徐子陵从容自若的甩蹬下马。

就在此时，一朵彩云从主楼大门飘下台阶，往他们迎来娇笑道：“三位客官切勿给他们吓走，奴家可以给你们最特别的折扣优惠，唉！千拣万拣，竟拣到奴家的店子来聚他奶奶的武林会，老天爷真不开眼。”

不用说也晓得她是饮马驿的风骚老板娘骚娘子，只是想不到她对来自各处的帮会恶霸毫不卖账，要骂就骂，没有丝毫顾忌。

不知谁怪声怪气的道：“骚娘子，我们有说过饮食住宿不付账吗？”

众汉起哄大笑，由于他们围差广场中心的水池而坐，声音从四面八方而来，震响来回激荡，另有一番声势，亦冲淡先前胶着的沉凝气氛。

骚娘子来到三人身前，杏目一瞪，挺腰大发娇嗔道：“付账又如何？若传开去给人晓得我饮马驿馆专招呼你们这些爱打打杀杀的人，奴家还用做生意？若惹得崔望迁怒奴家，谁给奴家填命？”

说话者登时语塞。

三人交换个眼色，知道所料不差，这些人冲着崔望而在此聚集。

看清楚“名播中外”的骚娘子，确是身材丰满，且丰满得过了份，年纪早过三十，全赖涂脂抹粉，才能对抗岁月的不饶人。

穿着俗里俗气的大红彩衣，脂粉香料的气味扑鼻而来，不过她水汪汪的媚眼确有一定的挑逗性，令人联想到廉价的肉体交易。

清秀少女旁的英俊青年歉意满怀的扬声道：“对老间娘所引起的不便，世清谨代表家师深致歉意。”

骚娘子向他媚笑道：“奴家骂的怎会包括吕公子在内？吕公子绝不会惊走奴家的客人。”

那吕公子给她说得很不好意思，神情尴尬的瞥旁边的清秀美女一眼，见她没有不悦之色，始放下心来，当然再不敢惹骚娘子。

那妖媚女人发出一阵娇笑，目光全场乱飘的道：“长得好看的男人，永远多占点便宜。”

她那桌的大汉无不附和及讨好的哄声大笑，充满嘲弄的意况。

先前怪声怪气被针对的汉子，属于在驿外赶过三人的十多名大汉之一，知道妖媚女子的话是针对自己说的，暗讽他长相不佳，哈哈笑着站起来傲然道：“所谓不知者不罪，青姑尚未试过小弟，所以不知小弟长处，小弟能不会怪青姑的。”

栈鏗话意淫侮，登时惹得他一众伙伴别有意味的哄笑。

那被叫青姑的一桌大汉人人脸现怒色，一副随时动手杀人的样子。

清秀少女俏脸微红，凑到吕公子耳旁亲昵的耳话。

寇仲等开始明白邢文秀说的诸帮会各自为政，今趟是首次联合起来对付崔望的意思，只要看看他们现在彼此在言语问互相攻讦践踏的情况，可知各帮派间谁都不服谁。

反是那青姑丝毫不以为忤，娇笑道：“这位东北会的兄弟怎么称呼，不若随妾身到房内打个转，好让妾身看看你的长处，亦趁许大当家来前解解闷儿。”

三人听得精神大振，原来众人正恭候许开山大驾光临。

那东北帮的汉子显然没胆量随青姑入房，坐下笑道：“青姑若在许大当家来时仍起不了床，我罗登岂非罪过。”

这两句话更是露骨难听，他的伙伴们虽仍发出哄笑助威，但终是无胆上马，气势立即大不如前。

青姑笑得花枝乱颤，媚态横生的胃道：“没长进的瞻小表。”

骚娘子不知是否出于对比她年轻漂亮的青姑的嫉忌，向三人道：“不要理他们鬼打鬼。”

又嚷道：“人来，给三位公子爷牵马。”

接着眉花眼笑的像用眼睛脱掉三人衣服般打量他们道：“三位公子长得真俊。”

寇仲和徐子陵尚是首次给女人用眼睛非礼，不知是好气还是好笑。

寇仲指着任俊道：“老板娘这么快就忘掉小俊？他可是你的仰慕者呢？”

骚娘子依依不舍的把目光从两人身上移开，落到小俊身上，道：“这位小扮确很眼熟。”

任俊被寇仲出卖，羞得只想找个地洞躲进去以避开所有人的目光。

徐子陵解围道：“我们要三间客房，明早上路。”

此时两个伙计应命来侍候马儿。

骚娘子根本忘记了任俊，趁机下台道：“三位请随奴家到饭堂唱曲热茶。”

三人正要随她进主楼，忽然有人喝道：“且慢！”

寇仲和徐子陵停下来，心忖麻烦来啦。

第六章 甬剑独行

说话的是那师爷模样的中年文士，负手身后，慢条斯理的离开设在回廊的桌子，来到三人身后，先绕着三个人打个转，最后停在寇仲和徐子陵前，斜眼瞧着寇仲，又瞧瞧徐子陵，露出一个阴恻恻不怀好意的笑容，冷哼道：“本人项元化。人称师爷化，专负责北马帮的账目往来，就以两锭足的金子买下两位兄台的马儿，骚娘子你最好不要干涉我们北马帮的买卖。”

青姑低笑道：“管账的果然好眼光。”

师爷化别头狠狠瞪青姑一眼，却没有发作，再向两人道：“两位兄台不

要受人影响，我北马帮真金白银的交易，谁都要给点面子我们。”

他说话时嘴部动作表情特别夸张，两撇胡须随着嘴形上下窜动，颇为滑稽惹笑。

寇仲耸肩道：“多少钱也不卖。”

师爷化双目凶芒大盛，沉声道：“我再说一遍，究竟卖还是不卖。”

吕公子和那清秀少女都露出不屑神色，显是不值师爷化所为。

北马帮那桌有人暴喝道：“我们项师爷看上你们的马儿，不知是你们多大的光荣，有我们北马帮照拂你们，在北疆打横来行也不怕。出来行走江湖，不外求财求平安，兄弟得识相点。”

寇仲微笑道：“不卖！”

师爷化点头道：“好！”说罢掉头往自己那桌走回去，但谁都晓得他不会善罢，且必是不但要马，连人亦不肯放过。

骚娘子低骂道：“真讨厌！”又堆起媚笑向三人道：“进去再说吧！奴家会为你们想办法。”

任俊低声道：“我留在外面。”

寇仲知他怕北马帮的人强行夺马，点头道：“记着不要害怕。”

任俊点头应是，照拂马儿去了。

寇仲和徐子陵在众目注视下，随骚娘子进入主楼，竟是个宽敞可容近三十张大圆桌的饭堂，主楼后院是个大花园，乃著名的饮马温泉所在。不规则的天然温池热气腾升，烟雾弥漫，立时把布置简陋的饭堂提升为仙界福地。

烟雾里隐见一道人影卓立不动。此人身形修长高瘦，背挂长剑，说不出的孤单高傲，彷彿仙境里的人。

饭堂只一桌坐有客人，当然是骡道人，伏案大嚼，旁若无人。

七名立在一旁无所事事的伙计见老板娘亲领客人进来，懒懒闲闲的过来招呼。

骡道人像此时才晓得有客人到，抬头看来见到两人，哈哈笑道：“独嚼无味，快过来陪贫道：老板娘的羊肉包子确是不同凡响，还有珍藏的鸿茅酒，理气益肺、滋阴补肾、益气安神、平肝健脾，好处说之不尽。”

骚娘子笑骂道：“谁用你来宣扬奴家的好处？两位公子一试便知。”

寇仲和徐子陵听得直摇头，骚娘子说话总是语带相关，不离男女之事。

一番扰攘后，两人终于在骡道人一桌坐下，骚娘子亲自为三人斟酒，边笑这：“两位公子高姓大名，尚未请教。”

寇仲答道：“我叫傅雄，他叫傅杰，是堂兄弟，外面的小俊是我们的保镖。”

举樽试尝一口，皱眉道：“这么苦的？”

骡道人捧腹这：“这叫良药苦口嘛？这摆明是药酒来。”

骚娘子风情万种的在骡道人另一边坐下，嗲声嗲气的道：“骡道人你可要为两位公子想想办法，北马帮的师爷化硬要买他们的骏马，你老人家须为他们出头。”

骡道人兜两人一眼，笑道：“是非只因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若贫道法眼无差，两位小兄弟自有应付的方法。”

骚娘子一呆道：“原来两位是真人不露相的高手。奴家见你们没有随身兵器，还为你们白操心。”

寇仲道：“我们只习过点三脚猫拳脚，真正的高手是小俊。”

“说谎！”

四人同感愕然，往内院温泉池所在瞧去，那瘦高的剑士从烟雾里走出来，目光闪闪的打量两人，神情严峻而不客气。

此人脸孔跟他身形般窄长无肉，脸颊瘦得凹陷下去，鼻长唇薄，眉毛和眼睛间的距离比常人大，容色阴冷，似乎自出娘胎后就从未笑过，本该像吊死鬼多个像人，不知如何五官配合起来又另有一种丑陋的美感魅力，形成一种孤高冷傲的气概，令人印象深刻。他约是二十七、八的年纪，却予人一种饱历沧桑的苍老味道：两人一眼瞧去，已知现时整个饮马驿，除他两人外，数此人武功最是高明，其次就是骡道人。

想不到竟遇上高手。

骚娘子皱眉道：“蝶公子这话是甚么意思？”

蝶公子冷冷道：“我说他们在撒谎。”

寇仲摊手苦笑道：“我只是不好意思自认功夫了得，谦虚些难道是罪过？”

蝶公子冷然道：“谦虚不是罪过，但说谎却是居心叵测，这是甚么时候？甚么地方？”

徐子陵微笑道：“我们确是凑巧路过，适逢其会，公子不信也没有办法。”

蝶公子微一沉吟，点头道：“我相信你们。”说罢转身重回烟雾中去。

四人脸脸相觑，怎都猜不到他来得突然，走得更突然。

寇仲忍不住压低声音问道：“他是谁？”

骡道人答道：“蝶公子”阴显鹤是东北新近崛起的用剑高手，冷血无情，心狠手辣，性情孤僻，不过虽没有甚么大恶行，声誉却不甚佳，因为没多少人欢喜他。”

骚娘子犹有余悸的道：“怪人一个，他来干甚么？”

骡道人耸肩道：“他自己不说出来，谁晓得呢？”

徐子陵心中一动，长身而起道：“我去问他。”

骚娘子色变道：“他不惹你，你还要去惹他？”

寇仲心中明白，阴显鹤来此必与安乐惨案有关，从他入手去了解整件事，会比问任何其他他人更可靠。笑道：“老板娘放心，我这位兄弟是最优秀的说客，必可令老阴开金口。”

骡道人瞧着徐子陵伦潇洒飘逸的背影，笑嘻嘻道：“看来三位非是过路人那么简单。”

寇仲坦然道：“我敢指天立誓，确是路经贵境，适逢此事，不过我们对安乐惨案亦有耳闻。且从少娘就教我们见到不平的事，定要替天行道，这么说道长该满意吧！”

他的话自有一股发自心中的真诚，教人不能怀疑。

骚娘子有点不耐烦的起身道：“你们两位聊聊，我去看看许大当家来了没有，没理由的，为何丘大人和舒爷都迟了。”

骚娘子去后，寇仲问道：“丘大人和舒爷是谁？”

骡道人道：“就是总巡捕丘南山和安乐帮的二当家舒丁泰，两个都是贫这不欢喜的人，这些人凭甚么为我棋友讨回公道：“寇仲始知骡道人是被害的安乐帮主陆平的挚友深交，不由好感大增。骡道人收起玩世不恭、嬉皮笑脸的神情，痛饮一杯苦酒后叹道：“甚么帮不好叫，却叫作安乐帮，人只有

死了才得安乐，想不到一话成讫。罢了！无论横死或寿终正寝，都是死吧！”

寇仲见他真情流露，乘机问道：“外面的是甚么人，一盘散沙的能成甚么大事？”

骡道人清醒过来似的上下打量他几眼，微笑道：“你算是好管闲事还是别有居心？”

寇仲双目精芒现出，一门而逝，淡然道：“这算是闲事吗？”

骡道人震骇之色尚未完全消去，他惊惶的固是寇仲双目透出精纯无比的玄功异芒，更震撼是他原先敛去神光，藏而不露的功大。

好半晌骡道人回过神来，压低声音道：“你是谁？”

伙计们送来羊肉包子后不知全溜到那里去，空广的舫堂内只剩下他们两人。

寇仲拉开长度过膝的羊皮外袍，露出右摆内藏挂的井中月，道：“道长看我是谁呢？”

骡道人剧震道：“这是否表面看来毫不起眼的宝刀井中月？”

寇仲点头道：“道长好眼力。”

骡道人反镇静下来，长长吁出一口气道：“难怪你们半点不把外边的人放在眼内，原来是名震天下的寇仲和徐子陵亲临，看不到你的刀，竟给你们骗过。”

寇仲道：“我们能否衷诚合作。”

骡道人点头道：“有你们出手相助，当然是另一同事。外边共有四批人，分别来白北马帮、外联帮、仙霞洞和东北帮。最正派的是仙霞洞洞主陈和派来的得意男女徒弟吕世清和郎婷婷，仙霞洞是东北仅吹于长白派的名门正派，陆老弟一个遇害的儿子，就是拜在陈和门下，所以陈和虽不爱卷入江湖纷争，对此事仍不能不理。”

寇仲道：“青姑是否外联帮的人？”

外联帮名列北疆三帮派，寇仲当然比较留神。

骡道人答道：“青姑名叫苏青。外号‘勾魂夺魄’，是外联帮龙头大贡郎的女人，所以武功虽不怎样，却能坐上外三堂凤堂堂主之位。至于东北帮亦大有来头，帮主贝叔群是高开道的结拜兄弟，高开道得势，他们水涨船高，希冀能盖过北霸帮成为北疆第一大帮，今吹率人来的少帮主贝晨分，此人生性阴沉，刚才一直没说话，只纵容手下胡闹，所以不惹起少帅的注意。”寇仲正要深入探问安乐惨案的事情，外面忽然响起兵器交击的密集清响，还有叱喝声和推波助澜的唱采声。寇仲伸个懒腰道：“打起来哩！北马帮的人耐性不错。”

徐子陵来到比他尚要高寸许，像根竹竿多过像人的阴显鹤身后，热气氤氲的从温泉升起，使人想到能浸浴其中，必是人生乐事。

阴显鹤目注温泉，以他一贯不露丝毫感情的声音语调道：“兄台最好回去。”

徐子陵停下脚步，淡淡道：“小弟只有一句话，若阴兄不愿回答，小弟掉头就走。”

阴显鹤默然片晌，缓缓道：“说吧！”

徐子陵沉声道：“阴兄此来，是否要杀许开山。”

阴显鹤旋风般转过来，双目杀机大盛，盯着徐子陵道：“你是谁？”

徐子陵不知如何，打第一眼看到这孤僻高做的独行剑手，就觉得他是

个交得过的朋友，现在见自己所料不差，更巩固这凭空的想法，不愿瞒他，微笑道：“在下徐子陵。”

阴显鹤一震道：“那饭堂内的是寇仲。”

徐子陵点头道：“正是他。我们确是路经此地，往山海关找“霸王”杜兴算一笔账，途上闻得安乐惨案，撞上这个许开山召开的讨崔望大会，觉得其中事有可疑，才来找阴兄请教。”

阴显鹤不屑的道：“杜兴！斑！”

徐子陵乘机问道：“杜兴是怎样的个人？”

阴显鹤眼内再现杀气，语调仍保持清冷下静，道：“杜兴是个双面人。暗里做尽坏事，控制着一个包赌营娼、走私漏税的罪恶王国，通过暴力、恐吓、贿赂、诛除异己种种手段，逆我者生，顺我者亡，直至所有人都屈服于他淫威之下，敢怒不敢言。另一方面却摆出主持公义的武林大豪款儿，处处排难交谪，为被抢掠欺负者讨回公道，甚至设置义堂免费供贫民饮食，许开山正是他的走狗，为他干伤天害理的事的走狗，好无损他的声望。”

徐子陵恍然道：“原来阴兄有为世除害的心。”

阴显鹤“呸”的一声，不屑的道：“我才没兴趣去理这种事，这人间世从来就是这样，以后亦不会改变。我要杀许开山，是因为我欠陆大当家一个恩，现在正是报恩的时候。”

徐子陵道：“阴兄凭甚么肯定许开山就是崔望？”

阴显鹤不答反问，道：“徐兄又是凭甚么猜到我要杀许开山？”

徐子陵坦然道：“这只是个初步推测，仍未敢确定，以许开山冒起的迅速，与杜兴的关系，至乎他干的买卖，应以此人嫌疑最大。且看来阴兄又是绝不会对甚么武林聚会生出兴趣的人，故以此相试。”

阴显鹤忽然叹一口气道：“我少有与人说这么多话的，更不习惯和人合作。若非徐兄和寇兄均是我敬服的人，我会把这些话都省掉，徐兄请勿要再理会此案，报恩只是我阴显鹤个人的事。”

兵器交击声恰于此时远远传至。

寇仲和骠道人跨出主楼，任俊竟与东北帮的七、八名大汉动起手来，而非一心夺马的北马帮。东北帮其中一名大汉坐倒池旁，肩膊血流如注，正由同伴照拂疗伤。不用猜也晓得东北帮先有一人向任俊挑战动手，不敌受伤后其他人见任俊刀法高明，不顾江湖规矩的群起攻之。

仙霞洞的吕世清站了起来，看样子是心生义愤，要下场吧涉。

任俊且战且退，左臂染血，因对方人多势众，落在下风。

外联帮、北马帮都为东北帮的人喝采打气，一副为恐天下不乱的样子。

寇仲目光扫过东北帮为自己同伙叫得声嘶力竭的一群汉子，其中有个脸色惨白二十来岁的年青哥儿，正神色冷静的把目光往他投来，心忖这定是东北帮的少帮主贝晨分。

苏青和师爷化朝他瞧来，寇仲分别报以微笑，接着大喝道：“退后三寸！”

任俊罢被人在左背划出一道血痕，心浮气躁，闻言立即精神大振，对寇仲的话更是深信无疑，虽是刀光扑脸而来，看不清敌刀来势，仍只往后稍移三寸。

刀锋在鼻尖前劈下，就是这毫厘之差，令他转危为安，其他人全摸错他的退势，刀剑攻在空处。任俊刀光一闪，正面劈空的刀手立时胸胁血溅，

应刀抛跌。

寇仲再喝道：“无云无雨，万里一空，左侧翻。”

包括吕世清师兄妹在内，苏青、帅爷化、贝晨分等人无不露出震惊神色。

任俊武功的高明，能力战七人不败，已大出他们意料之外，此时只要不是聋的、盲的，就知寇仲是更厉害的高手。

任俊听教听话，一个左侧翻，逸出包围网外。

他的心完全平静下来，沿途寇仲和徐子陵对他的严格训练，显出奇效，他感到强大的自信，似能瞧破敌人每一个意图和变化。

东北帮的人锐气已减，一时不知追过去继续动手，还是留在原处发呆。

贝晨分霍然起立道：“住手！”寇仲仰天大笑道：“你说停就停吗？小俊，给我把他们全宰掉。”

任俊正要扑往敌人，声音从大门传来道：“谁人如此狂妄好斗。”

寇仲往大门瞧去，心想难道是许开山来了。

第七章 谁是祸首

两个人并骑缓缓驰入环形护墙唯一的正大门，说话者年约三十五、六，文质彬彬，白皙清瘦的脸上挂着笑容，虽出言谴责，说话仍是从容不迫、慢条斯理的。表面看似是个文弱书生，但寇仲却从他精芒闪闪的眼神瞧出他是一流的高手，且个性坚毅倔强，不会因别人轻易动摇自己的意志信念。

另一人年纪轻上五至六岁，头发眉毛粗浓如铁丝，留善一副短须，活像个刷子，轮廓分明，眼神阴惊沉着，是个颇具男性阳刚魅力的中年汉子。最引人注目是他额头着写有“祭”字的白巾，使寇仲猜到他是安乐帮内坐第二把交椅的舒丁泰，白巾自是要表明为陆平复仇的立场巴决心。

另一人当然是高开道委任的总巡捕丘南山，事先怎都想不到竟是这么一号人物。

果然在场诸人纷纷起立，抱拳施礼道：“丘总巡！舒二当家！”

丘南山终是此区官方的代表人物，各地帮会无论如何桀桀不驯，仍要给足他面子。

丘南山目光先落在任俊身上，再射往立在台阶的寇仲，高踞马上淡淡的道：“两位高姓大名？”

骡道人哈哈笑道：“老总爷你好，这两位一叫傅雄，一叫任俊，还有另一位傅杰一行三人，途经此地到山海关去，因不肯卖马给北马帮的诸位哥儿，至触犯众怒，惹得东北帮的大哥们代为出手教训，老总爷来得正好，可为此事评理。”

东北帮和北马帮两批人同时现出怒色，一时却莫奈骡道人何。

师爷化阴侧恻这：“骡道长敢包保他们没有问题吗？我假作买马，只为试探他们的身份。”

苏青娇笑道：“项师爷的道行愈来愈高深哩！若不是你亲口说明，奴家

仍不晓得你买马是假，试探为真呢。”

师爷化登时语塞，想不到苏青公然帮“外人”说话。

丘南山明白过来，却仍不放过寇仲和任俊，缓缓道：“两位到山海关有何贵干。”

寇仲从容一笑，道：“总爷明察，我们三人到山海关去，是要与人谈一宗生意，由于事关贸易的机密，总爷若想了解细节，可否借一步说话，傅某人必详细如实禀上，绝不敢有任何隐瞒。”

栈铿话可说给足丘南山面子，且不亢不卑，丘南山果然脸容解冻，微一点头道：“容后再和傅兄详谈。”

在他左后侧的安乐帮二当家舒丁泰以他沉雄低沉的声音道：“任兄武功高明，不知是何家何派的高徒？”

任俊坦言道：“敝师是偷林“大刀”关长就。”

舒丁泰显然从未听过关长就这名字，难再出言问难，只好道：“果然是名师出高徒。”

丘南山终于下马，舒丁泰随之，自有驿馆的伙计来侍候马儿。

丘南山道：“许帮主临时有急事，须明早才到。”

众人一阵起哄，都是不满的怨声。只有师爷化三人下敢作声。

吕世清看看天色，黄昏的天空乌云疾走，问道：“许帮主因何事延误？”

舒丁泰代答道：“许大当家使人来传口讯，说是与案有关，明早必到。”

众人又是一阵起哄。

“轰”！

闪电裂破乌云，惊雷在头顶响起，接着豆大的雨点由疏渐密的洒下来。

酝酿多时的大雨，终于君临大地。

形势登时一片混乱，众人不是走进主楼避雨，就是把马儿牵往有瓦顶遮头的回廊内，有去意的人只好打消念头。

骡道人把爱骡安置到千里梦它们旁边时，大雨倾盆而下，天昏地暗，令黑夜提早来临。

到所有人均避进饭堂，骚娘子穿花蝴蝶地殷勤招待丘南山和舒丁泰。

徐子陵人独占远离其他人僻于一角的桌子，神态悠间。

湿着半边身子的寇仲和任俊在他左右坐下，前者问道：“那怪人呢？”

徐子陵这：“外面有座石亭，他该在那里避雨，此人性情孤僻，愤世嫉俗，却非似邪恶之徒，不知因何事对许开山生出怀疑，此来恐怕正是针对许开山。”

寇仲别头瞥一眼，众帮派人物拣另一角分二桌坐下，外联帮、东北帮诸汉子各占一桌；仙霞洞的吕世清、郎婷婷，北马帮的师爷化、东北帮少帮主贝晨分，外联帮凤堂堂主苏青、骡道人、总巡捕丘南山、安乐帮二当家舒丁泰等围坐一桌，密密商议。

师爷化的两名手下则挤到东北帮众汉的桌子去，可见北马帮和东北帮是一鼻孔出气的。

外面大雨哗啦啦的下个不停，骚娘子在人门处指挥伙计冒雨把草料等物收好，关闭窗户，忙个不休。

徐子陵把和阴显鹤的对话文待后，道：“造座石砌的山寨高据丘顶之上，无论广场巴主楼，均只有一个入口，窗户窄细，虽有防御上的优势，但若给人封锁入口，却是谁都逃不掉，许开山选在这里聚会，是否另有目的，

心怀不轨？”

寇仲低声道：“若要里应外合，东北帮加上师爷化三人确可办到。但事后如何向人解释？许开山还声称延迟到明早才来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找到崔望的线索。”

此时“蝶公子”阴显鹤像幽灵般头顶竹笠湿漉漉的出现在后门处，木无表情地以冷漠的眼光扫视众人，然后到一角默默坐下。

丘南山等突因他停止说话，气氛转趋凝重，透出敌对和怀疑的意味。

骚娘子和九名伙计忙碌完毕，回来关上饭堂的门窗，又点燃四壁的十多盏风灯，激烈的雨声雷响，似被隔离在另一大地里，当烧起四个壁火炉，堂内更是温暖舒适。

舒丁泰把骚娘子召去，交头接耳一番后，骚娘子风情万种的宣布道：“今晚由舒二当家请客，兄弟们，还不快去准备菜肴，拿酒招呼各位贵客。”

伙计们立即应命，各忙各的去了。

骚娘子一屁股坐到吕世清身旁的椅子，郎婷婷立时秀眉大皱，却像吕世清般拿她没法。

丘南山的声音响起道：“阴兄未知因何事大驾临此？”

阴显鹤丝毫不买他的账，冷冷道：“我不可以来吗？”

师爷化干笑道：“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若让我们怀疑阴兄是为崔望打听消息，而实情阴兄只是想特别到这里享受淋雨的滋味，大家生出不必要的误会，就不太划算哩！”

此人不但声气语调令人生厌，还一副推波助澜、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的态度。

阴显鹤毫不动气，道：“我正是要到这里来淋雨。”

幸好此时伙计端上酒点，把紧张的气氛冲淡。

骚娘子满场乱飞，亲自为各人斟酒，只不敢去惹阴显鹤。

酒菜接着上场，除阴显鹤不沾酒菜，各人大吃大喝起来。

骡道人来到寇仲三人一桌坐下，与三人对饮两樽，压低声音道：“三位对安乐惨案有甚么看法？”

那边厢诸人酒酣耳热，纵谈东北武林的江湖风月，加上骚娘子不时传来的浪荡笑声，气氛热烈，令人难以联想到他们是为安乐惨案的事聚在一起。

寇仲答道：“我们猜陆当家是因掌握到可揭破崔望真正身份的人证或物证。致遭杀身大祸，道长可晓得他遇害前曾到过甚么地方去，见过甚么人？”

骡道人点头道：“你们和贫道的想法不谋而合，因为陆老弟近月来全力追查狼盗的踪迹。在遇难前，他曾到过山海关去，只是据陪他一道去的舒丁泰说，并没有着生甚么特别的事，他们本要去见一批曾被崔望劫掠的胡商，却扑个空，胡商早出关去。”

除子陵道：“舒丁泰是个怎样的人？”

骡道人愕然道：“他的胆子没那么大吧？”

寇仲道：“道长不是说过不欢喜他吗？”

骡道人神色变得凝重，道：“我不喜欢他，是因陆老弟曾私底下告诉我舒丁泰和杜兴过从甚密，屡劝不听。”

寇仲拍桌道：“找敢包保崔望是杜兴制造出来一个子虚乌有的人物。”

骡道人露出震惊的神情，道：“寇兄这话有何根据，杜兴乃东北武林的泰山北斗，人人唯他马首是瞻，且得突厥和契丹人支持，惹上他可不是闹着

玩的。”

寇仲正要说话，忽然有人颤声道：“我的头很晕。”

寇仲等愕然瞧去，只见其中一个提着酒樽的伙计脚步不稳的束摇西摆，接着连人带樽倒往地上。

“砰”！

酒樽碎裂，酒溢遍地。

骚娘子和其他几个伙计接连倒下，一时堂内突然鸦雀无声，人人脸脸相觑，暗中提气，视察体内的情况。不过仍未生出太大恐慌。凡练气之士，均有抗毒驱毒的本领，故未因此而致过份担心。

丘南山首先色变喝道：“我中了毒。”

寇仲和徐子陵朝骠道人和任俊瞧去，发觉两人脸色均变得非常难看，心知两人亦都中招，心中骇然，甚么毒如此厉害。

那边厢人人惊呼喝骂，显是无一幸免彼毒，形势慌乱。

丘南山长身而起。喝道：“酒菜有毒，不要慌乱。”

闭上眼睛的吕世清猛地睁开俊口，恍然道：“此毒非常阴损厉害，竟令我无法提聚真气把毒迫出来。”

任俊低声向寇仲和徐子陵道：“我也无法提聚真气。”

舒丁泰霍地起立，戟指独坐一隅的阴显鹤厉喝道：“只你一个人没沾过酒菜，还不是你弄的手脚，快把解药拿出来。”

阴显鹤脸容不动，苦无其事的道：“若毒是我下的，现在会先掌你一个嘴巴，再把你们全部碎尸万段。”

寇仲和徐子陵真的大吃一惊，堂内数阴显鹤武功最是高明，若连他也无法提气把毒驱走，此毒的厉害，已达骇人听闻的地步。

舒丁泰忽然雄躯剧震，跌坐回椅内。

丘南山缓缓坐下，显示出较舒丁泰深厚的功力，但坐起来亦成问题的可怕事实，却令人更为震撼。

原本嚣张不可一世的帮会强徒，人人像斗败的公鸡般，脸如死灰。

没有人晓得接踵而来的命运。

帅爷化颤声道：“酒和菜都没有毒，我刚以银针探过。”

众人目光往寇仲等人投来，阴显鹤既然同样中招，自以寇仲这三个人最有嫌疑。

寇仲和徐子陵是堂内没有受毒素影响的人，他们的长生气是百毒不侵的。当年沈落雁在蔡阳想毒害他们，结果无功而还。

他们要为任俊彬骠道人驱毒只是举手之劳，可是在众目睽睽下，别人将会因此晓得他们没有中毒，而他们不出手的更重要原因，是想把下毒的人引出来，待他自动露出原形。

寇仲苦笑这：“正如阴兄所言，若毒是我们下的，现在既已得手，就该动刀子杀人，免致夜长梦多。”

阴显鹤沉声道：“毒是从油灯或火炉燃放出来的。”

众人恍然大悟，不过悔之已晚，暗恨刚才没有趁能起身行走时，把灯火弄熄，现在却辨不到日常这种简单容易的事。

这名副其实的毒计权是非常歹毒，在这密封的空间内，众人避无可避，全体中招。

贝晨分颤声色厉的喝道：“究竟是谁下的毒，给我站出来！”

人人你眼望我眼，疑神疑鬼，情势诡异至极点。

炉内的木柴像催命符般“啪啪”燃烧着，每过一刻，众人体内的毒加重一分，这想法像万斤重担般紧压众人心坎。

堂内一阵令人颓丧难堪的沉默，就像施行极刑前的肃静。

娇笑声响起，本是风骚惹荡的声音在这时刻却变得无比刺耳。

众人骇然望去，本倒在吕世清脚下的骚娘子盈盈俏立，还伸手摸吕世清脸颊一把，得意洋洋的这：“奴家站出来啦！少帮主打算怎样处置奴家？”

包括寇仲和徐子陵在内，人人目瞪口呆，怎都想不到下毒的是骚娘子，她肯定不是会家子，所以没有人对她生出防范的心，因此着她道儿。

其他伙计仍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舒丁泰反吁出一口气，道：“骚娘了你真棒，还不拿解药来。”

众人闻言，无不愕然。

骚娘子来到他身后，笑道：“解药来哩！”

人人眼睁睁瞧着骚娘子从袖内取出一把锋尖蓝汪汪的淬毒匕首，只是舒丁泰看不到。

由于相隔太远，以寇仲和徐子陵之能亦来不及阻止事情的发生。

骡道人姜是老的辣，大叫道：“舒丁泰，谁是崔望？快说出来！”

舒丁泰愕然不解时，背心剧痛，发出一下震汤全堂的临死惨呼，未有机会回答，已毒素攻心，仆倒桌面，弄翻酒樽菜肴，当场毙命。

骚娘子脸色如常，若无其事的收起匕首，笑道：“道长大小觑奴家的用毒本领啦。”

师爷化颤声道：“明早我们大当家来时，骚娘子你如何向他解释？”

骚娘子把娇躯移到师爷化身后，搂着他脖子凑在他耳旁道：“奴家昏迷不醒，那晓得发生甚么事？最妙是多了阴公子和傅公子他们，奴家大概会安排你们来一场激烈的火拼，几败俱死，想想都觉有趣。”

丘南山沉声道：“谁在背后指使你？”

骚娘子放开吓得差点失禁的师爷化，移到旁边的空桌悠然坐下，俏目盯着闭目运功、不发一言的阴显鹤，没有回答丘南山的质询，柔声道：“蝶公子少费气力，若现在把四个壁炉弄熄，你没有半个时辰，亦休想把奴家的十绝毒迫出来。”

苏青打个眼色，两名手下应命勉力起立，怒喝道：“我们和这臭婆娘拚了。”

话犹未已，一步未迈，东歪西倒跌往地上，把椅子撞翻，狼狈至极点，再爬不起来。

骚娘子花枝乱颤的笑道：“这是妄动真气的后果。”

郎婷婷投往吕世清怀内，吕世清露出心如刀割的绝望神色，紧拥怀内自己护花无力的玉人。

谁都猜到堂内将无一人能幸免于难。

寇仲终忍下住，哈哈大笑，状极欢畅。

包括骚娘子在内，众人讶然往他望去。

徐子陵则摇头哑然失笑。

骚娘子奇道：“傅公子何事如此开怀。”

她变成无人敢惹的煞星瘟神，没人敢引她的注意，更不敢逗她生气。寇仲反其道而行，教人既佩服，更为他担心。

寇仲耸肩道：“若本人所料无误，杜兴利用过你大姐后，会把你灭口，就家大姐杀死舒丁泰那样，因为你晓得些不应晓得的东西。在安乐惨案后再来个饮马惨案，一切会被烧成碎烬残灰，崔望从此消失，两案永成悬案。”

徐子陵接口道：“为何大姐的老板杜兴尚未临门？”

骚娘子敛去笑容，长身而起，朝他们走过去，冷冷道：“你们在胡说甚么？”

丘南山是老江湖，知道骚娘子要动手杀人，为分她的心，没办法下想出办法，喝道：“傅兄有何凭据，可肯定杜兴在背后指使此事？”

骚娘子在离寇、徐两人十五步许外停步，显然想听寇仲的答案。

寇仲和徐子陵心中大定，终把这恶毒女人诱至受控制的范围内。

寇仲笑道：“道理很简单，在北疆除燕王外，就只杜兴有包庇大批狼盗的能力，大师爷不要怪我冒犯，贵当家因是今次聚会的发起人，又故意延迟赴会，亦难避嫌疑，何况他更是杜兴的拜把兄弟，看来大师爷成其替死鬼，你们的遇害，令贵当家完全置身嫌疑之外，而所有知情者均命丧阴曹。”

苏青尖叫道：“杜兴为何要害我们？”

徐子陵忽然问道：“阴兄为何晓得饮马驿有这么一个聚会？”

阴显鹤睁开眼睛，沉声道：“是舒丁泰通知我的。”

众人哗然。

骚娘子声寒如水的道：“说够了吗？”

寇仲微笑道：“还未说够，尚有两个字的证物，大姐想听吗。”

各人虽自叹必死，仍给寇仲引起兴趣，有甚么指证是两个字可尽道其祥的？

骚娘子回复风骚冶荡的神态，道：“死冤家说吧！”

寇仲长身而起，拉开羊皮外袍，仰天长笑道：“就凭寇仲这两个字，够吗？”

骚娘子加受雷殛，往后跌退，最后咕咚一声坐倒地上，脸上血色褪尽。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由深藏变成外露的井中月处，耳中被“寇仲”两字轰鸣震动，一时反未完全把握到他没有中毒的事实。

蹄声于此时自远传来，狼盗终于来临。

雷雨下个不休。

第八章 饮马之盟

寇仲往骚娘子扑去时，已迟一步，只见她脸色转黑，与舒丁泰中的剧毒如出一辙，知她在衣袖内暗以那把淬毒匕首自尽。

寇仲抓着她双肩，喝道：“指使你的是杜兴吗？”

骚娘子目露奇光，念道：“汝等当知，即此世界未立以前，净风、善母二光明使入于暗黑无明境界，拔擢骁健常胜大智甲五分明身……”声音低沉下去，至不可闻，头侧，黑血从七孔流出，毒发身亡。

寇仲听得心中发毛，她临死前念的显是经文一类的东西，秘异诡奇，

令他感到事情更不简单。

此时徐子陵把四个壁炉硬以掌风扑灭，蹄声愈是接近，听来有不下过百之众，寇仲放好骚娘子的尸身，跳将起来，往大门冲去道：“陵少负责救人，小弟能挡多久就多久。”

拉开大门，忽然这密封的世界又与外面风雨交加的天地连系在一起。

寇仲消失于门外雷电风雨中，徐子陵刚把所有门窗以拳劲震开。

堂内诸人无不在闭目行功，希望能尽早把毒素迫出，以应付狼盗，形势紧张。

徐子陵朝阴显鹤掠去，堂内以他武功最高，若能先让他回复过来，会更有克敌制胜的把握。

蹄声在墙外入口处倏然而止，接替是撞击坚门的声响，一下一下的传进来。

徐子陵的长生气从阴显鹤背心输入，际此生死开头，这孤傲的人再不客气自持，迎进徐子陵的真气，一点一滴把侵入脏腑的毒素迫出。

“轰”！

门关断裂，外门终被破开。

寇仲背挂箭筒，手持灭日弓，卓立台阶之上，严阵以待，任由雨点洒在身上，两旁尚各有两袋后备的箭。

箭矢为东北帮徒众所有，他对铁弹的应用还未有把握，仍是用箭较为稳妥。

他另一手挟着四枝箭，对他来说，利用灵巧的手指连续发射四箭，不用费吹灰之力。

雨水无孔不入的朝衣领内钻进去，他就像在狂风雷暴中屹立不倒的雕像，完全不受任何影响，双目射出慑人的桔光，借主楼透出的灯火，凝视被猛烈撞击的大门。

他立下决心，宁死亦要阻止敌人杀进上楼去，否则必有人在无力反抗下遭劫。

“砰”！

门门断折。

三骑从暗黑中幽灵般闯进来，挟着风雨，人人以黑头罩掩去脸目，只露出眼耳、口鼻，状如妖魔，正是肆虐东北，横行无忌的狼盗。

寇仲发出震天长笑，“嗤嗤”声中，四枝劲箭连珠射出。

任何人骤从黑暗走到光明，视力多少受到影响，何况灭日弓疾如闪电，越过圆形广场中心的水池，横跨近六百步的远距离，速度丝毫不减的直贡敌胸而过，最后一箭没入门外暗黑处，响起另一声临死前的惨叫。

四匹马儿受惊下四处乱闯，敌势大乱，马嘶人叫，如在梦魇之中。

再有六、七骑杀入门来。

寇仲立知自己用对策略，若他守在水池和外门间的任何一点，由于敌人人多势众，他应接不暇下，势将被敌人突破防线，演成混战之局。无论他刀法如何高明，能白保已相当不错，休说阻截敌人。

现在他凭灭日弓的远射程，既守住主楼入口，又一眼无遗的监察整座广场，把爱马千里梦和徐子陵的万里斑置于他神弓的保获下，进可攻退可守，实是忧懈可击。

另四枝箭疾射而去。

箭无虚发，再有四敌跌下马背，可是另十骑成功冲入门内，高举兵器，绕池往他杀来。

寇仲静如井中之月，一丝不误地计算敌人杀至的时间。

此时再有二骑进入大门，马上狼盗俯身弯弓搭箭，往他瞄准，显出精湛的骑射功夫。

八箭近乎不中断的发射。像八道闪电般射入敌人体内，箭矢的高速令敌人无从挡格，乖乖的带着一蓬鲜血颓然坠马。

两骑左右杀至，骑士腾空而起，往他扑来，寇仲来不及取箭，斜弹而起，恰恰避过冲至水他边缘三骑射来的长箭，名副其实的左右开弓，就以灭日弓把来敌连人带兵器扫得飞跌往台阶下。

尚未踏足实地，四枝箭来到手上，箭声嗤嗤，那池边三名射手同告完蛋。

无人的战马在广场内冒雨左窜右突，跳蹄狂嘶，绑在四周回廊的马儿受到影响，不安的嘶叫踏蹄，加上闪电雷鸣，滂沱大雨，有那么混乱就那么混乱。

“当”！

第三批冲进来近二十名狼盗领先者的铁盾给寇仲命中，登时四分五裂，惨叫后抛。

敌人出现在三丈高的外墙顶上，纷纷跳进广场，聪明的更借回廊马儿的掩护，往他立处掩来。

寇仲像射出兴头般毫不理会，以他能达到的最高速取箭射箭，射得对方人仰马翻，没法形成有组织的阵势。

到终有敌人迫近台阶之下，寇仲左手把灭日弓摺叠收藏，另一手掣出名震天下的井中月，大笑道：“谁人能档我寇仲三招，老子饶他狼命。”

“当”！

一敌给他连人带刀，劈得飞坠台阶，又撞倒另一正要扑来的同伙。

寇仲往后退守，拦着大门，刀势开展，来者就算能挡住他的刀，亦无能抵挡他超凡的劲气，硬被震得喷血跌开，刹那间变得血流成河，洒满台阶的惨烈情景。

在雷电的笼罩下，广场上满是敌人，此时寇仲渐气虚力竭，身上又多处负伤，纯靠坚毅过人的意志撑着。悍不畏死的狼盗仍是前仆后继的攻来。

蓦地剑光大盛，接去狼盗大部份的攻势，赫然是“蝶公子”阴显鹤。

寇仲压力大减，精神剧振，笑道：“好剑！”

阴显鹤刚划破一敌咽喉，只答一句“刀更好”，又忙于应战。

“我来哩！”

任俊从寇仲另一边钻出来，接着寇仲右侧的攻势，寇仲登时轻松起来。往前跨出自被围攻后的第一步，劈飞两敌。

骡道人和丘南山的声音同时在后方响起，暴喝道：“勿要放走崔望。”

寇仲苦笑道：“你们出来认认看。”

战圈倏地扩阔，在两个生力军的增援下，敌人被迫得撤往台阶下。

寇仲一方终守稳阵脚，形势逆转。

徐子陵此时从门内扑出，一个空翻，飞离台阶，落入广场的敌丛中，只见狼盗东跌西倒，立时溃不成军，混乱的情况像波纹般扩展往敌人全阵，有组织的狼盗终于阵脚大乱，变成各自为战。

寇仲等以泰山压顶之势，联手杀下台阶，把原本如狼似虎攻上来的敌人，杀得东窜西逃，锐气全消。

号角声起。

敌人争先恐后往大门逃去，寇仲等与徐子陵紧跟着敌人尾巴追杀，挡者披靡，留下更多的尸体，落在广场中的雨水给鲜血染个血红，令人触目惊心。

杀到大门外时，仅余的四十多名狼盗逃进风雨的暗黑去。

雷雨稍竭，天气仍不稳定，远方天际不时闪亮，隐传雷鸣。

包括徐子陵在内，出战狼盗者无不多多多少少负伤受创，那种群斗混战的情况，正是个看谁伤得重，谁捱不下去，以命搏命的死亡游戏。

苏青、师爷化、贝晨分和手下们死里逃生，又知两人是寇仲和徐子陵，态度大改，说不尽的感激尊敬。

七名伙计和厨房工作的三名师傅中毒太深，返魂乏术，平添冤魂。

丘南山在北马帮、外联帮、东北帮一众帮徒协助下清理遗骸，更看看可有活口，以供盘查崔望的秘密。

尚有个许时辰就天亮。

阴显鹤虽肯与众人围坐，仍是不吭一声，没有半句说话，谁都不晓得他脑内打转的是甚么与常人有别的念头。

寇仲、徐子陵运功迫干衣服，行气调息，以恢复元气。

徐子陵因负起助人驱毒之责，损耗得比寇仲更厉害，疲倦欲死，坐下后学阴显鹤般不言不语。

寇仲没有丝毫大胜的感觉，既让崔望溜掉，驿馆的伙计又无辜丧命，使他感到非常窝囊。

师爷化打破难堪的沉默，干咳一声，以严肃的神情换去可厌表情多多的神态，谦恭的道：“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得罪，请少帅爷和徐大侠大人不记小人过，多多包涵。”

郎婷婷露出鄙夷之色，显然看不起师爷化前倨后恭的小人嘴脸，由于吕世清到广场助丘南山清理敌人死伤者，只留下她在饭堂内。

寇仲瞥一眼被布盖在一角的伙计遗体，其中尚有骚娘子和舒丁泰。心中暗叹一口气，道：“大家不用说这种话，曾共过生死的就是战友。”

师爷化嗫嚅道：“早前少帅爷指敝大当家与此事有关，不知是否……嘿……”

寇仲朝阴显鹤瞧去，道：“阴兄可否瞧在小弟份上，点大师爷一条活路？”

阴显鹤木无表情，惜字如金的道：“许开山就是崔望。”

师爷化求助的眼神移向寇仲，他心知肚明由他去追问，只会碰壁。

阴显鹤像不晓得师爷化的存在般，向寇仲续道：“第一个怀疑许开山是陆帮主他老人家，陆帮主曾到北平找我，着我出手相助对付许开山，本人一向对这种事不感兴趣，故断然拒绝，唉！”

寇仲知他心生悔意疚歉，道：“陆帮主说过甚么话？”

同桌的苏青、贝晨分、郎婷婷均露出留神倾听的神色。谁都晓得许开山野心极大，只是没想过他是狼盗首领崔望。只有骠道人仍在闭目疗伤。

阴显鹤缓缓道：“陆帮主曾花费庞大人力、物力去调查他的出身来历，说他与回纥兴起一个叫大明尊教的邪恶教派有牵连。”

寇仲一震道：“你们听到骚娘子身亡前念的古怪经文吗？”

除徐子陵外，其他人只能茫然摇头。

寇仲道：“她念的是甚么世界未立前，净风、善母两个光明使入于无明之界的似经非经、似咒非咒的古怪说话，光明之使不是有个“明”字吗？可见陆帮主不是无的放矢。”

苏青问师爷化道：“安乐惨案发生时，许开山在甚么地方？”

师爷化的面色变得更难看，垂首避开众人目光，低声道：“他刚好孤身一人到关外去，惨案后三天才回来。”

徐子陵道：“这么说，陆帮主得到的证物，该是能证实许开山是大明尊教的人或甚么使者，而他可能把此事告诉舒丁泰，而致招满门惨死的大祸。

“师爷化剧震道：“我该怎么办？”

徐子陵没有答他，沉声道：“我和崔望交过手。”

众人精神大振。

徐子陵苦笑：“却留不下他，即使单对单动手，我也要费一番功夫才能把他留下。”

众人露出失望神色。

丘南山和吕世清联袂而回，看他们神情，便知没有好消息。

果然丘南山甫坐下，长叹道：“没有半个活口，伤者都以淬毒匕首自尽殉战，也没半个熟面孔的人，身上均有奇怪的刺青，吕世兄猜他们是来白回纥的外族人。”

最大反应的是师爷化，颤声道：“吕兄弟敢肯定吗？”

吕世清点头道：“晚辈少时曾随敝师到关外游历观光，在回纥见过这种形式的刺青技术和纹样，据说是属于当地一个神秘教派，但对该教却知之不祥。”

贝晨分道：“社兴却非回纥人。”

苏青冷哼道：“教派是没有种族和国家之分的！”

贝晨分狠瞪苏青一眼，没有反驳，此刻实非斗嘴的时光。

寇仲向听得一头雾水的吕世清和丘南山解释一番梭，后：“丘老总打算怎样处理此事？”

丘南山苦笑：“这会是非常头痛的问题，不瞒你说，我们燕王名义上虽是东北之主，但很多地方仍不由他话事，像杜兴这种一方霸主，背后又有突厥和契丹人撑腰，虽明知他暗里无恶不作，仍莫奈他何，兼且此人武功盖东北，谁都忌他几分。”

苏青和贝晨分颔然点首。

寇仲微笑道：“栈钢好办，昨晚发生的事，我们可如实说出去，只把对许开山和杜兴的嫌疑，与及骚娘子临死前的怪经文一字不提，杜兴和许开山交由小弟去对付。”

阴显鹤沉声道：“怎可不算我阴显鹤的一份。”

出奇地贝晨分道：“我们东北帮绝不会置身事外的。”

苏青亦道：“此事最后当然由敝帮主作主，但无论道义上或实际的利益上，我们也要扳倒杜兴。”

她说得坦白，能除去东北最大的帮会北霸帮，外联帮肯定势力剧增。

吕世清接着道：“敝师和陆帮主有过命的交情，此事不能不管。”

各人表明立场后，丘南山断然道曰：“我禀明大王后，再找少帅说话。”

骡道人睁开眼睛，哈哈笑这：“有名震天下的寇仲和徐子陵看上杜兴，杜兴肯定是走衰运。”

寇仲问徐子陵道：“陵少有甚么意见。”

徐子陵道：“那就我们在明，诸位在暗，到山海关后我们再随机应变，最好在许开山来前我们离开，不与他碰头，那他就不会思疑我们看穿他和杜兴联成一气。”

师爷化苦着脸近乎哀求的道：“诸位请指点我一条活路，是否该立即有那么远逃那么远，唉！可怜我还上有高堂，下有妻儿。”

寇仲道：“千万不可如此，大师爷是我们非常有用的一着奇兵，我包保许开山不会动你，当然是看你能否骗得过他。”

徐子陵道：“大师爷要装作若无其事，千万不能在神态上露出害怕他或怀疑他的神色。”

还要大赞我和少帅，显出感激我们的样子，这样贵当家反不会怀疑你。”

丘南山拍案道：“这一着确是妙绝，恩不到徐兄如此明白人的心理。”

众人商议好行事的细节，寇仲、徐子陵和任俊立即上路。

与杜兴的斗争，出现柳暗花明的局面，再非如先前想像般的简单。

第九章 三雄重遇

“两京锁钥奔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

山海关座落山海之间的“辽蓟咽喉”，要害之地，是万里长城东的重要军事重镇。

战国时为对抗外族寇边入侵，各国先后在本国国界建边墙，秦一统天下后连结各国边墙，加以修葺扩充，形成西起临洮、东至辽东、迤延万里的长城。以后的汉、南北朝和隋继续增瓦加建。

至隋为止，山海关尚未建成其最巅峰时期城城相护的格局，但已具雄关规模，在突厥人声势日大的眼前形势下，山海关虽稍失去军事上的意义，但仍是关内外交通要道和物资质易的集散点。

古城依山襟海，东离渤海湾的尽头只十五里，北面万山重，气势雄伟，城垣从燕山逶迤而来，沿山脊翻山下海贯穿南北，配合数座望台、连成完整的建筑防御系统。

山海县城顺应地形成南北长、西北短的不规则方形格局，以城墙绕护，开四门，再以十字大街贯通相连，十字街中心建高耸于所有建筑物之上的钟鼓楼，与四门形成对衬。

商肆集中在十字大街两旁，前店后居，民居多为四合院落。

但无论店铺民居，均以青砖灰瓦白石等较耐用的建材筑成，朴实无华，不惧风沙，形成有别于中土其他城市的景观。

但最大的特色是汉夷杂处的情况。寇仲、徐子陵和任俊策马缓行半条大街，碰上的外族人比汉人更多。

且民风强悍，街上往来者无不有兵器弓矢随身，步行者少骑马者多，

所以店铺外均设有马栏，供人系马。

抵山海县城后，三人更深切体会到杜兴为何能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称王、称霸的原因；在外族势大而本土人势弱的状况下，高开道既管不到这北疆最后一座县城，更不敢管。

街上下见半个燕兵，亦不用缴税入城。在这里强者才能称王，亦只有最强大的势力，才能维持这里松散而下成文的规矩秩序，一切以江湖规则行事，故杜兴这种在关外、关内均深具影响力的地方大豪，始有当家主事的力量。

山海县城比渔阳更热闹繁荣。

任俊笑指前方这：“到哩！”

两人目光随他指示落在横伸出来写有“义胜隆”三字的金漆招牌，晓得是翟娇在此开设的分店。

任俊蚌然色变这：“没理由的，怎会这么早关门？”

寇仲和徐子陵亦看到铺门被木板栅封个密不透风。他们今天一口气赶来，此时离日没尚有小半个时辰。

三人加速来到铺前，只见木板栅上贴有一张黄纸，写上“倒闭封铺”四个出人意外的血红大字。

寇仲和徐子陵大感不妥，先不说翟娇在这里的分店不会突然倒闭，即使真的如此，分店的人亦会在告示上婉转解释，而不会说出“倒闭”“封铺”这类词语，可知事情极不寻常。

任俊跳下马来，心神大乱的道：“我到后面找他们。”说罢迅速去了。

寇仲审视半晌，道：“这张告示是今天才贴上的，墨迹仍新。”

徐子陵淡淡道：“杜兴晓得我们来了，遂送我们一个见面礼，立此下马之威。”

寇仲点头同意，沉声道：“杜兴唯一的消息来源，就是许开山的崔望，此举实属小智，适足暴露他与狼盗的关系。可见在急怒攻心下，他只好找义胜隆分店的人来泄愤，同时测试我们的反应。陵少以为我们该如何处理此事。”

徐子陵道：“杜兴把分店的人全体掳去作人质，好令我们投鼠忌器。我们若轻举妄动，会正中他下怀。我们应先摸清他在这里的布置，始拟定行动的策略部署。由于表面上杜兴扮的是正义化身主持公道的大侠，不会在众目睽睽下公然动刀、动枪的。”

任俊此时气急败坏的回来，道：“里面的东西全给捣个稀巴烂，且遍地红漆，人则一个不见。让我去问问附近各店的人，看发生过甚么事。”

寇仲微笑道：“遇事失去方寸，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所谓猛虎不及地头虫，现在我们更应保持井中月的冷静，来吧，找个像样的旅馆先安顿下来再说。”

像一连走过的几间旅馆般，在门外张罗的店伙见三人来到，立即挂出“客满”的牌子，请他们吃闭门羹。

任俊气得差点要动刀子杀人放火，寇仲和徐了陵却一笑置之。

任俊愤然道：“我们去找荆抗，他有个分舵开设在这里。”

荆抗是二帮一会中的塞漠帮帮主，一向和窦建德有点交情，所以翟娇在这处的地盘，由他照拂。

寇仲叹道：“小俊你仍是入世未深，荆抗绝不会因大小姐的事情招惹像

杜兴这种劲敌。

我们更无须令老荆左右做人难。”

徐子陵带头策马朝南门缓驰道：“此地不留人，自有由人处，杜兴试探我们，我们何不来个反试探，看看他会否眼睁睁瞧着我们离开县城。”

寇仲微笑道：“给个天他做瞻，谅也不敢拦阻我们。我敢肯定由于我们来得突然，他理应没法在这么匆促的情况下集给足以狙杀我们的力量，故掳去义胜隆分店的几个人，是一种拖延的策略。”

任俊道：“若他们因此遇害，大小旭会狠伤心。”

徐子陵道：“所以我们要摸清楚杜兴布置的底子，例如他最重视宠信的是甚么人，我们把他拿到手里，再来个交换人质，那到杜兴不屈服。”

寇仲哈哈大笑道：“杜兴要来和我们玩手段，怕要再投胎才有机会。”

栈铿话既指名道姓，更故意高声张扬，立时惹得街上匆匆往来的行人侧目。

任俊傍两人激起豪气，也瞻色顿增，大喝道：“杜兴只是胆小如鼠之徒，只能做些缩头畏尾的行为”那敢来惹两位爷儿。“往来者听得人人失色，杜兴乃此地名副其实的霸主，谁敢公然来捋他的虎须？寇仲索性暴喝道：“杜兴若躲在就近，快滚出来见我。”

声音远传开去，盖过长街的蹄声、人声，连附近的街巷亦清晰可闻，立时惹起一阵骚乱。

忽然一把久违了的熟识声音，从左旁一间食馆传出来道：“杜兴算甚么劳什子东西，竟惹得名震中外的少帅这么生气？”

寇仲和徐子陵虎躯剧震，露出不能相信的神色，循声望去。

一人从食馆油然步出，雄伟如山的驱体笔挺如枪，背负长剑、轮廓分明，完美得一如大理石雕像的狭长脸孔挂着阳光般灿烂的笑容，直有君临天下的霸道气概，不是久违了的跋锋寒还有何人。

寇仲一个筋斗，翻下马鞍，扑上去和跋锋寒一把抱个结实，两人同时放声大笑，壮怀激烈，欢欣畅快至极点。

谁想得到远赴塞外修炼的跋锋寒，竟在此处出现。

徐子陵微笑向任俊道：“这位是跋锋寒！”说罢下马朝相拥的两人走去。

任俊心中翻起滔天巨浪，跋锋寒可说是除“武尊”毕玄外在中外武林声名最盛的高手，隐为继毕玄后域外最出色的武学宗师，与寇仲和徐子陵同为中外新一代最出类拔萃的后起之秀。这三个人重新聚在一起，将会掀起甚么惊天动地的事，有谁人能够料得？

寇仲的声音传回来道：“小俊，把马系好，我们痛饮一顿才辨他娘的其他事。”

任俊清醒过来，忙甩蹬下马，侍候马儿，街上的围观者有增无减，当然只敢躲在远处遥看，谁都晓得寇仲等非是善男信女，如今竟直接了当的公然向杜兴宣战，自然会好戏接踵登场。

徐子陵和跋锋寒相拥时，食馆内的客人、伙计和老板，全体一致的从后门溜走，以免殃及池鱼。

跋锋寒移开少许，双手用力抓着徐子陵肩头，又看看一旁的寇仲，双目露出慑人的光芒神采，喝这：“好！两位的修为又再有更大突破，确是可喜可贺。”

寇仲兴奋的道：“你这小子看来也丝毫不赖。凭你眼前的气度精神，说

不定我两个合起来仍要留你不住，哈！”

跋锋寒哑然失笑道：“小弟很久没听过这么风趣的话。”

目光落在任俊身上，微笑道：“这位小兄弟相当不错，前途无可限量。”

得跋锋寒赞赏，任俊彪身血液沸腾起来，一揖到地恭敬道：全赖仲爷、陵爷指点提拔，任俊拜见跋爷。“跋锋寒放开抓着徐子陵的手，双手搭上两人肩头，朝食店大门走去，欣然道：“那两匹该是高昌的上等战马，你们从那处骗回来的，若非遇上我，出关后包保会给人偷掉。”

任俊深切体会到三人间的真挚感情，心中一热，再不把旁观者的目够锱在眼内，紧随三人身后入店。

由于店内负责供应饮食的一众店伙逃个干净，任俊只好一身兼上伙头与伙计两职，侍候三人，好让他们畅叙离情。

酒过三巡，寇仲早把杜兴忘掉，道：“好小子，竟来个神出鬼没，早前才在长安听到你干掉几个大贼的消息，今天就见到你在这里出现。”

跋锋寒无法在两人前保持一贯冷傲的神态，笑意盈盈的道：“我是专诚在这里恭候两位大驾。”

徐子陵奇道：“锋寒兄怎晓得我们到山海关来？”

跋锋寒道：“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何况我这无家可归飘萍四海的人。在一个无意的情况下，我得悉颉利与契丹的窟哥结成联盟，务要把你们引出关外，置你们于死地。小弟横竖有空，又想见识一下杜兴的“霸王斧”，于是顺道来找你们喝酒聊天，碰不上头就干掉杜兴了事。”

寇仲开怀笑道：“好小子！敬你一杯。”

三人轰然举盃对饮，任俊送上一盘热腾腾的牛肉，三人那会客气，大吃大嚼这意外得来的没镞晚膳。

夜幕渐垂，街上的人见杜兴仍未有反应的动静，散去大半。

寇仲忽然石破天惊的以突厥话向跋锋寒道：“你的初恋情人追不着你吗？”

跋锋寒大感愕然，道“你在说甚么？”

寇仲老脸一红，尴尬道：“我说得语音不正吗？”

跋锋寒捧腹笑道：“我只在作弄你，谁教你说的？发音可算是相当不错，不过仍须大幅改善。”

寇仲喝道：“小俊！你又说你教我们的突厥话可把突厥人骗倒。”

任俊碧惶恐的道：“我是夸大点，仲爷别要见怪。”

三人听得差点笑破肚皮，不知如何，重聚后忍笑的功夫立时大幅倒退。

任俊来到桌旁，压低声音道：“可能是杜兴来了，外面行人绝迹，不见半个人影。”

寇仲别头往外看一眼，道：“你到外面把马儿带进铺里来，再看看里面有没有草料，喂饱马儿比宰杜兴更重要。”

任俊领命而去。

跋锋寒根本不把杜兴放在眼内、好整以暇的道：“我们突厥话是多音节的，分紧元音和松元音，紧松是指收紧和放松咽肌，要学懂这些紧松元音，说出来才可形神兼备。”

寇仲道：“我们就改拜你为师吧！”

跋锋寒道：“坦白说，我今趟来山海关，只是顺道，真正的目的地是？？？即将立为上京的龙泉府。”

徐子陵这：“锋寒兄是要参加渤海国的立国大典？”

跋锋寒嘴角飘出一丝冷酷的笑意，学寇仲的语调道：“拜紫亭的立国关我跋某人的鸟事！我是看上赴那里参予大典的各方高手，想找几个来祭剑，若毕玄肯赏面，最理想不过。”

寇仲喜道：“我们正想去见识一下。”

跋锋寒大笑道：“能和两位并肩驰骋于寒外大草原上，肯定是人生快事。你们究竟和社兴有甚么嫌隙？”

徐子陵趁机问道：“你听过大明尊教吗？”

跋锋寒一怔道：“杜兴和大明尊教有甚么关系？听说这是从波斯传过来的一种神秘教派，传至回纥后兴盛起来，与回纥一个邪恶的门派结合后逐渐变质，教内的人不但武功了得，且精于天文和用毒之术，没多少人敢惹他们。至于教主是甚么人，我一概不知。”

寇仲正要说话，外面传来语声道：“北霸帮帮主杜兴求见，寇兄、徐兄可否容杜某人进来说话。”

寇仲和徐子陵听得你眼望我眼，怎想到“霸王”杜兴如此谦恭有礼。

第十章 仙踪再现

杜兴不负霸王之名，身材高挺，有魁伟而令人慑服的体型气魄，超乎常人的高额，显示他并非有勇无谋的人。

他是四十刚出头的年纪，虽说不上英俊，却充满阳刚的气概，神采奕奕。粗浓的眉毛下双目尖锐锋利，像没有事情能把他的瞞过。

他空手而来，黄色武士服外加披风擎，脚踏牛皮靴，确是霸气十足。在三人锐利的目光下没有丝毫不安的神色，反留心打量三人，不过他显然不晓得跋锋寒是何方神圣，眼睛用在他身上的时间最多。

寇仲从容笑道：“杜当家的霸王斧是否匆忙下遗留在家里。”

杜兴昂然在三人对面坐下，以笑容回报道：“小弟今次来是谈生意，带霸王斧来有啥用？”目光落在跋锋寒身上，问道：“这位是...”

跋锋寒长身而起，傲然晒道：“无名小卒，何足挂齿，三位自便。”

说罢迳自走往铺子后端，与在那里的任俊一起喂饲三匹马儿。

杜兴收回投在跋锋寒雄伟背影的目光，迎上寇仲的眼神，沉声道：“少帅今趟大驾北来，究竟是要寻杜某人晦气还是代翟小姐谈生意。”

寇仲暗叫厉害，杜兴依足江湖规矩来和他们交涉，反令他们落在下风。耸肩道：“杜当家若能对大小姐的分店因何被封铺拉人有个令人心服的解释，我寇仲向你老哥斟酒致敬。”

“砰”！

杜兴一掌拍在桌上，发出一下令跋锋寒和任俊愕然瞧来的响声，但台上樽内的酒却不见半滴溅出来，显示出他的武功不但超凡入圣，且是怪异无伦的内家功夫。

他露这一手，寇仲、徐子陵和跋锋寒同时对他观感大改，使得寇仲的

手也学跋锋寒般痒起来。

如此对手，岂是易求，适供一试。

杜兴声色俱厉地叱喝道：“封？？拉人关我娘的屁事，你寇仲那只眼看到是我杜兴做的。你奶奶的熊，杜某人若非看在荆抗份上，那有闲情管甚么翟娇的事；现在我辛辛苦苦的说服对方，令他们肯乖乖的把羊皮交出来，你们却来泼妇骂街的大叫大嚷，吵得全城皆知。

我杜兴何等样人，管你们是天王老子或玉皇大帝，看不顺眼就把你们掀开七八块下酒，竟敢诬毁我去找那些小卒出气。”

给他忽然来个气焰冲天的大反击，寇仲和徐子陵听得呆了起来，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硬被他骂个狗血淋头。

就算明知他是狼盗的幕后指使人，明知是他封？？拉人，又禁止山海关的旅馆接待他们，但全是凭空构想，没有具体的实据。

跋锋寒的声音传过来道：“杜兴你好像真的猜不猜我是甚么人？竟然当着本人在我兄弟面前睁眼讲大话。”

寇仲和徐子陵心叫不好，他们深明跋锋寒的性格，知他动了杀机，若真个一言不合动起下来，跋锋寒功力何等“硬净”，剑招何等狼辣，高手相争，岂容留手余地。

若杀掉杜兴，追回羊皮一事肯定泡汤，那时如何向翟娇交代。

杜兴的反应更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猛地起立，两手抓着桌边，随着他往后稍退，整张大木桌给他抬得四足离地，接着气愤的往上甩抛，桌子连着杯盘菜点像没有重量般腾升直上，重重撞在屋顶主梁处，桌子杯碟同时炸成碎屑残片，雨点般洒下来，撒往地上和两人身上。

杜兴戟抬跋锋寒道：“我操你的十八代祖宗，在这里谁敢向我杜兴颐指气使？我杜兴更是一言九鼎，千金一诺。老子现在再没有兴趣管你们的鸟事，叫翟娇等着倾家荡产、声誉扫地吧！他奶奶的！”

掉头便走！

寇仲跳将起来，追着他冲出铺外，蓦地数也数不清的那么多人从四周的由屋顶上现身和在横街小巷冲出来，整齐一致，弯弓搭箭向他瞄准，只待杜兴一声令下，立可把他寇仲射成满身長刺的刺猬。

寇仲像看不到数百瞄准他待发的箭矢，探手衣内拔出井中月，遥指走到街心的杜兴，大喝道：“我也不管你是霸天还是霸地，谁抢去羊皮，老子就有本事要他呕出来，若是你杜兴干的，以后你就不用江湖混。”

本是热闹的长街变得空寂如鬼域，只有众店铺外挂的风灯在塞北吹来的凉风中摇蔽闪烁，近五百名箭手蓄势以待，却不闻急促的呼吸，可知杜兴的手下，绝非一般帮会的乌合之众。

这批箭手占大部份是突厥、契丹来的外族人，无不悍勇沉着，如此实力，大大出乎寇仲料外。

杜兴缓缓转身，他是不得不动作迟缓，皆因寇仲的刀势正紧锁着他，任何微细的误会，会惹得寇仲立即向他全力扑击。

他在暗里观察，只要寇仲因被众箭所指而气势稍有减弱，他会下令放箭，只恨寇仲刀气不但没丝毫转弱，且不断增强。

两人目光交击，互相看到对方对自己的憎恶、仇恨和杀机。

寇仲似操制主动，其实是心中叫苦。

若他挥刀扑击，只要杜兴能硬挡他一刀，由于他把精神全集中在杜兴

身上，必避不过近五百枝从四方八面射来只只夺命的劲矢。若退回铺内，将陷于完全捱揍的劣势，爱马们更难幸免。杜兴既可在前门满布人手，后门肯定也是重重包围，杜兴确有霸王之风。

另一边的杜兴也心中后悔，悔恨没有把霸王斧随身携带，使他没有把握硬挡寇仲的井中月。

十步外的杜兴冷笑道：“少帅是否害怕哩？”

寇仲从容笑道：“我不但害怕，且是怕得要命。我这人还最怕黑，所以纵使要上路，必找个人来作伴。”

铺内的徐子陵和跋锋突、没有丝毫动作，晓得若稍有异动，引来的变化实难以逆料，故以跋锋寒的强悍，仍不敢辄举妄动，只好由寇仲独力一人去应付。

杜兴一边抗拒寇仲催迫过来的惊人刀气，仰天长笑道：“好！我杜兴在关内称霸十多年，尚是首次遇上少帅如此胆大包人。现在给你两条路走，一是立即动手，另一条就是有那么远滚那么远，以后都勿要让我见到你的嘴脸。”

寇仲暴喝道：“废话！”

正要挥刀痛击，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一把有如仙乐般悦耳的声音，温柔地在长街的一端传过来道：“两位可否给妃暄一点薄面，息止干戈？”

寇仲和杜兴同时一震，朝声音来处瞧过去，身穿男装，淡雅如仙的师妃暄，盈盈而至。

众箭手无不分神张望，大大冲淡弓满待发的紧张气氛。

寇仲怎想得到师妃暄会忽然出现在北疆这僻处的县城，差点要把徐子陵唤出来看看。

杜兴的脸色却是阴晴不定，犹豫难决，他的部署本有足够能力对付寇仲三人。多出个他尚未晓得是何方神圣的跋锋寒，已使他大失预算，再来个师妃暄，变成两条战线，三方对阵，他终失去把握。

师妃暄停步在众箭手阵后，微笑道：“杜当家和少帅意下如何？”

寇仲还刀入鞘，把外袍掩好，笑嘻嘻道：“仙子有命，小弟当然听教听话。”

所有目光全落在杜兴身上，看他如何反应。

杜兴悻悻然道：“看在师仙子份上，你们只许在山海关逗留三天，否则莫要怪我杜兴不客气，仙子届时请勿插手此事。”

他不自觉地随寇仲对师妃暄唤起仙子来。

杜兴大喝道“走”！

说罢拂袖悍然去了，众箭手往后退散，转瞬走得一个不剩。

师妃暄从容自若的移到寇仲身前，秀眉轻蹙的这：“少帅因何事远道而来？寇仲压低声音道：“你再不恼我们吗？”

师妃暄轻叹道：“妃暄那有恼你们的空闲？”

跋锋寒的声音传出来道：“师小姐仙驾既临，何不进来一叙。”

师妃暄横寇仲一眼，步进铺去。

四人在食肆内靠门处另找桌子坐好，由任俊澳奉香茗。

最兴奋的是任俊，一天内连续碰上英雄了得的跋锋寒和超凡脱俗的仙子师妃暄，就像置身一个梦境。

最自然从容的是跋锋寒，皆因不知道寇仲、徐子陵与师妃暄现在是恩

怨交缠，处于他们自己也弄不清楚的复杂关系。

师妃暄保持她一贯的冷然自若，寇仲和徐子陵却心知肚明与她之间已多出一道难以弥补的裂缝。

徐子陵只好微笑不语，当作若无其事。

跋锋寒打开话匣道：“谁想得到师小姐会在这里乍现芳踪，小姐来了多久？”

师妃暄淡淡道：“妃暄是刚到，跋兄是否约好寇兄和徐兄在这里碰面？”

跋锋寒道：“我是有意到这里来碰他们，他们并不晓得我会在此处。”

寇仲恭敬的道：“妃暄到这里有何贵干？不是要到塞外历练修行吧？”

听到寇仲亲挚的唤她作妃暄，这美女秀额微皱，没好气的瞪他一眼，道：“妃暄为何要到山海关来，你们该比任何人更清楚。”

寇仲抓头道：“妃暄语气隐含怪责之意，好像你到这里来是为我们所累的，难道...嘿！”

懊不会是这样吧？”暗里则踢徐子陵一脚。

徐子陵亦猜不到师妃暄到山海关来的理由，当然不会如寇仲一厢情愿的认为师妃暄是因他徐子陵而下惜长途跋涉的来寻他。

师妃暄漫不经心的道：“还不是因为石之轩。”

寇仲和徐子陵大感愕然。

以石之轩的才智魔功，纵使出动宁道奇，恐亦无法紧跟着他尾巴直追到山海关来。

师妃暄秀眸射出坚定的神色，绶绶道：“我们决定无论追到天崖海角，绝不让石之轩安定下来修炼邪帝舍利内的魔功。”

跋锋寒听得一脸茫然，但既知事情与一代魔师“邪王”石之轩有关，自是大感兴趣。

师妃暄避过徐子陵，迎上寇仲的目光道：“妃暄不知该骂你们还是谢你们。若非你们自以为是的胡作非为，舍利该不会落入石之轩手上；但如非你们救回金环真，他两夫妇便不会主动找我们合作，凭他们的秘术追蹑石之轩。”

两人恍然大悟。

金环真成功救得丈夫，不让周老叹被安隆所害，然后不知他们是奋意改邪归正，还是想利用正道的力量助他们抢回舍利，找得师妃暄愿意与她合作，凭他们能在百里内感应到舍利的奇术，迫得石之轩逃往关外去。

石之轩取道北疆出关乃合乎情理的事，因为无论从关中朝西或北走，进入西突厥或东突厥的范围，均属不智。

寇仲低声问道：“散人他老人家，是否与妃暄一道来？”

师妃暄若无其事的道：“时间紧迫，妃暄没有时间去通知别的人。”

徐子陵失声道：“甚么？”

师妃暄剑术肯定已达超凡入圣的境界，但要杀死石之轩，仍是不可能的事。以石之轩的功力与嗜杀成性，反噬一口可不是说善玩的。

师妃暄瞟徐子陵一眼，像在说“你仍关心我吗”的样儿，神色微妙。

跋锋寒忍不住道：“你们说的究竟是甚么一回事？”

寇仲答道：“待会再向你老哥详报。”

转问师妃暄道：“金环真和周老叹在那儿？”

师妃暄平静地道：“一路上我和他们保持紧密的联系，凭他们留下的标记追踪石之轩，可是到这附近他们竟忽然消失，再没有留下暗记，原因不明。”

寇仲倒抽一口凉气道：“恐怕他们步上老尤的后尘，遭石之轩毒手所害。”

师妃暄没有答他，反问道：“你们到山海关又有何贵干？为何与杜兴闹得这么僵？”

寇仲扼要解释，并说出狼盗和大明尊教的事。

跋锋寒这才稍为明白。

师妃暄露出凝重的神色，道：“对大明尊教，妃暄略有所闻，其教是源自波斯首都泰锡封一贵妃之后，着《娑布罗干》一书，倡说“二宗三际论”，二宗即光明和黑暗，三际即过去、现在和将来。认为最高的神祇是大明尊神，乃神位、光明、威力和智慧四种德性的最高表现。大明尊神下有善母、原子、五明子和五类魔等，组织诡秘，实力庞大。若杜兴与此教有关，当非似表面只为崇奉信仰那般简单，极可能是部署一场以宗教为名的大举入侵。”

寇仲咋舌道：“中土的魔门正在搅风搅雨，再来个回纥邪教，真令人头痛。”

师妃暄长身而起道：“三位既然在此，当不会对此事坐视。妃暄尚有事要办，有机会再碰头吧！”

三人慌忙起立。

徐子陵苦笑道：“师小姐对付石之轩一事，可否让我们稍尽棉力？”

师妃暄迎上他的目光，秀眸透出复杂伤感的神色，轻柔的道：“你们自顾不暇，那来时间与閒情去找不知躲到那里的石之轩。”

说罢飘然去了。

第十一章 刀剑论交

四人沿街漫步，除任俊的马儿须他牵引外，千里梦和万里斑像最忠心的狗儿般跟在他们背后，神态安祥，果是不凡灵骏。

街上早回复车水马龙的热闹，天气仍不稳定，不时洒下几点细雨，但除看不到星月外，天气不算太差。

寇仲、徐子陵和跋锋寒三人并排而行，后跟灵马，加上任俊这精灵的“小仆”，惹得路人侧目。

他们敢肯定整个山海关的人均晓得寇仲和徐子陵来了，否则在铺内和食馆内的人，不会抢着出来瞻看他们。

山海关乃中外武林高手往来云集的地方，谁不想见识他们的风采与身手，又或着意结识他们。幸好谁都晓得他们和杜兴势成水火，一战难免。除非想卷入这场胜负难料的斗争去，否则就应对他们敬而远之。

跋锋寒在食馆早听足寇徐讲述整个时辰，待店主战战兢兢来请他们离开店铺，他们乃相偕出门。走到这里，跋锋寒才听完整个故事。寇仲连杨公宝臧的事亦和盘奉上，因为他是绝对地信任跋锋寒。

跋锋寒叹道：“确是精采绝伦，与你们相处那段日子，同是多采多姿，令我非常缅怀。

希望我们今晚有些较为有趣的助兴节目，就今晚上找杜兴的晦气如何？”

寇仲暗为杜兴担心，开罪跋锋寒岂是说笑，道：“你老哥得多耐些性子，首先是先要把给他扣起的五个人质救出来，送他们离开险境；次要须查出大小姐她那批羊皮的下落。杀杜兴这霸王当然痛快，却必须先办妥这两件事。”

徐子陵道：“小仲你可记得大小姐说过，那八万张羊皮是透过拜紫亭向回纥人买的。”

寇仲一震道：“幸得你提醒我，我差点忘记，又会这么巧的，那批货会否是崔望劫来的贼赃，来个他娘的内劫转为外销，再贪回中原赚取最高的价钱，又他奶奶熊的来个中途拦途截劫，要求赎金。我操他十八代祖宗，这么懂做生意。”

说到一半，他转学杜兴的声气语调，扮得极为肖妙，令人捧腹，连后面的任俊也给引得放声失笑。

对任俊来说，一切就像在梦境中，他从未想过在面对着江湖斗争的情况下，自己仍可开怀大笑。晓得被三人强大无匹的自信和豪气感染。

跋锋寒哑然失笑道：“好一个杜兴，很少这么有种的人，不枉我一场来找他。只要能将他生擒，我有把握要他唤爹就唤爹，唤娘就叫亲娘。我到此三天，早摸清他的底子，回店后我们好好研究，该如何行动。”

寇仲正要说话，后面忽然有人唤“小俊”，四人别头一看，只见来人是个中等身材、衣着不凡、约五十许岁的老者，神采奕奕的从后急步追来，自有一股慑人的气势。最令人印象深刻是他的鹰钩鼻，保陷却利如鹰隼的一对眼睛，予人阴鸷沉着的感觉。

任俊失声道：“荆当家！”

三人立即晓得来的是塞漠帮的帮主荆抗。

荆抗脚步似缓实快的赶到任俊旁，抱拳道：“这位是——”目光落在跋锋寒身上。

跋锋寒回礼道：“晚辈跋锋才，荆当家请指教。”

对他来说，这算是非常客气有礼。

荆抗动容道：“竟是击败“飞鹰”曲傲的跋锋寒，荆抗失敬。”

寇仲退到他旁道：“小子寇仲，他是徐子陵，大小姐曾囑我们代她向你老人家问好。”

荆抗连说三声“好”后，冷然道：“我非常不满杜兴，这样对我世侄女请来的人喊打喊杀，教我如何向建德交待。此事分明是欺上门来，我忍得他一次忍不下另一次。所以我决定要他横死街头，否则怎能出得这口鸟气！”

寇仲大叫头痛，荆抗肯定是头心狠手辣、野心勃勃的老狐狸，看中这是收拾杜兴的千载一时机会，因为有他们三大高手出头助阵。

跋锋寒凑到正聚精会神听荆抗说话的徐子陵耳旁轻声道：“左边有位非常漂亮的妞儿盯着你。”

徐子陵偷眼看去，立时心中叫娘，倒抽一口凉气道：“她是傅采林最得意的关门女弟子傅君媵，我们娘的小师妹。”

跋锋寒一愣瞧去，傅君媵没入横巷内，消失不见。

寇仲怎会听不到跋锋寒的话，亦因看傅君媵分了心，忘记答荆抗的话。

荆抗毫不介意，续说这：“我们唯一要小心的是北马帮，许开山与杜兴称兄道弟，有起事来必全力助杜兴。”

寇仲见到傅君媵，脑袋那还有兴趣装载其他东西，随口应道：“杀杜兴事小，取必八万张羊皮和救回分店被掳走的人事大。且你老人家必须考虑的是，现在山海关边防大开，谁都可以自由进出，长城等如虚设，如若突厥和契丹人因杜兴之死杀入关内屠城泄愤，荆当家有何应付良方？”

他是不敢开罪荆抗，才婉转劝他勿要卷入与杜兴的斗争内，否则演变为帮会争地盘的大火拼，还如何救人、索货？不看僧脸看佛脸，荆抗不但是窦建德的老朋友，翟娇以后的对外贸易仍要他照拂，他亦乐得令荆抗的塞漠帮藉此占上优势，可是在想出对付杜兴的妥善方法前，确不宜把事情弄得过于复杂。

荆抗微笑道：“少帅放心，今趟我们有燕王在背后全力支持，只要除去北霸帮和杜兴，燕王会立即派大军前来进驻，加强边防，包保任何人想来撒野都不像从前般容易。”

顿了顿又道：“如非得燕王通知，我仍不知大小姐请得两位亲来找杜兴算账。”

寇仲心忖原来如此，难怪荆抗会公然来找他说话。高开道看准突厥内斗，无暇理会外事，遂想乘势除去杜兴这眼中钉，以摆脱颉利的控制。只应付契丹人，当然比同时应付两族的联军容易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被迫站到荆抗和高开道的一方，舍此别无选择。

荆抗忽然停下来，道：“诸位请这边走。”

众人随他止步，寇仲皱眉道：“荆当家要我们到哪里去？”

荆抗欣然道：“住客栈不大方便，我在西门有间前？后居的酒馆，可作四位歇脚之用。”

跋锋寒朝寇仲瞧去，见他微微点头，道：“要叨扰荆当家哩！但我尚要回旅馆取必行囊马匹。”

荆抗笑道：“跋兄只要肯点头，白有儿郎为跋兄办妥。我已命酒馆的人撤走，好让四位能安静休憩，若要人差使，铺内的全是我塞漠帮的人。送各位到那里安顿好后，老夫尚要去见几个人，他们以前都不敢沾手杜兴的事，现在怎还到他们作壁上观？”

寇仲淡淡道：“荆当家可否使人向杜兴传个口讯？”

荆抗道：“少帅请赐示。”

寇仲道：“小子怎敢指示你老人家，只想请荆当家找人向杜兴说，若明天日出前他仍不肯释放大小姐的五名手下，我就见一个北霸帮的人杀一个，除非他肯自认非是山海关的主事音，否则他就脱不掉关系。”

荆抗大笑这：“寇仲就是寇仲，老夫刮目以待杜兴听到栈铿话后的反应。”

燕山酒庄果然是个非常不错的地方，前进宽大，摆开十多张大圆桌，接着是个可饲养马儿的大天井，连接后进的居室、澡房和厨房，另外有水井和藏酒的地窖。屋墙以花冈石砌成，坚固结实，四周有高墙围绕，似塞漠帮在这里的分舵多过像一间酒铺。

事实上燕山酒庄从不打开门口做生意，而是做批发烧酒的买卖。

跋锋寒的马神骏非常，而跋锋寒对训练马儿更有一手，在他命令下马

儿做出种种动作，如臂使指，使他们为之叹服。

跋锋寒道：“马是一种高贵和骄傲的动物，练马要诀，首先得与它建立一种血肉相连的亲切关系，然后培养它的信心和警觉性，遇事慌失的马只会坏事。”

寇仲道：“你的马叫甚么名字？”

跋锋寒微笑道：“这是沙陀族一个酋长送我的厚礼，我给它它起了个名字叫“塔克拉玛干”，那是个美丽而可怕的大沙漠。”

任俊注意到跋锋寒从马身上解下的长弓通体髹漆，彩绘花纹、奇异精美，充满异国风情，道：“跋爷的弓很别致。”

跋锋寒道：“那是波斯巧匠制的拓木弓，深得远、疾、锐、和、固、耐的制弓六诀，在大草原上，无弓无矢，就如赤身露体般令人难过。”

徐子陵从衣内掏出亡月弓，张开交到他手上，道：“你看这把弓如何？”

跋锋寒大讶道：“小弟尚是首次见到能褶皱起来的弓，我的娘！这弓肯定可射谷千步外的敌人。谁制的？”

任俊见他毫不费力的把弓拉成满月，咋舌不已。

寇仲道：“这是渔阳一个被称为箭大师的人造的，他一生只造成七张满意的弓，这是他最得意的两把，另一把则在小弟处。”

徐子陵轻描淡写的道：“这把弓叫亡月，待干掉箭大师的大仇家室韦夫妻恶盗的深末桓后，可改回本来叫射月的风雅名字。小弟横竖没甚么机会用它，就借花敬佛，送给锋寒兄。”

跋锋寒听到深末桓的名字，虎目亮起来，接着听得徐子陵把这堪称弓中王者的不世异宝亡月弓赠他，仰天畅怀大笑道：“若我跋锋寒推三搪四，就不是你徐子陵的兄弟，我跋锋寒真的非常感激，就以柘木弓与子陵交换，子陵亦不想光着身子到塞外去示众吧！”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小弟怎会拒绝不穿衣？”

跋锋寒道：“深末桓在北塞是属于没有人敢惹的厉害人物，他的妻子木铃比他更心狠手辣，要找到他们绝非易事，若没有我相助你们，你们在沙漠渴死仍休想沾到他们半点影子，在大草原上，宰韦人的骑射比我们突厥人有更大的名气。”

任俊谦虚问教，道：“骑射有甚么要诀。”

跋锋寒道：“骑射之要，往乎前手如拒，后手如撕，前腿欲其直，后腿欲其曲。就像这样。”

纵身跳上马背，塔克拉玛干绕着天井走个转，跋锋寒夹着无鞍的马，张弓作势，状若天上箭神下凡，威武至极点，动作优美，无懈可击。

三人鼓掌叫好，跋锋寒翻身下马，拍拍马儿，执弓示范向任俊解说道：“左手执弓，须令上梢略倒，右掌托靶内，食指钩靶外，正中如鹰嘴状，余三指与大拇指紧执靶如拒；右手则注矢于弦，食指掩大拇指，另三指紧执手心兜弦掠胸而过，以肘紧夹后肋，满而后发，方准确有力。射箭若急，则飘虚无力。”

寇仲叹道：“原来我们射箭的姿势一直犯错。”

跋锋寒笑道：“少帅无论姿势如何不正确，谁能挡得你以螺旋劲射出来的劲箭？”

寇仲笑道：“给你赞得手都痒起来，老哥！饼两招如何？”

跋锋寒把弓收好，欣然道：“难得由你亲口提出，本人正有此意。”

寇仲忽然探手衣内，闪电掣出井中月，一声不响的疾劈跋锋寒。
跋锋寒不知如何的斩玄剑早来到手上，剑尖指天的架着寇仲横劈胸肋
凌厉至极点的一刀。

刀剑交击后黏在一起，竟没有发出任何鸣音，怪异至极点。

两人目光相迎，同时露出笑意。

跋锋寒运劲推开寇仲，自己亦后移三步，摆开架势。

其他两人往外移开，腾出空间让两人动手。

任俊看得热血沸腾，终明白寇仲对他的训诲，高手就该像跋锋寒那样，
无时无刻不处在一种能反映外界事物变化的井中水月境界，根本不怕任何突
击偷袭。

寇仲和跋锋寒互拚气势，不知情者会以为他们在作生死决斗。

跋锋寒长笑这：“痛快！痛快！我和两位兄台打开始就以刀剑论交，大
家生出过命的交情。我很少会想到为别人牺牲，但为两位却肯定会毫不犹豫
的不怕付上性命。”

寇仲长笑道：“彼此彼此。小弟近来自创一套叫“井中八法”的刀招，
请老跋你过目，千万不要留手，打败小弟我绝不会难过，只会再接再厉，精
益求精。”

言罢使出井中八法第一式不攻，刀势似发非发，强大的刀气直迫而去。

跋锋寒面露讶色，往左跨出一步，立时把井中月经营出来的庞大压力
转移，令寇仲不得不变招。

寇仲和徐子陵同时动容。

寇仲咋舌道：“你奶奶的熊，天地间只宁道奇一人能纯靠步法破老子这
一招。”

跋锋寒动容道：“和宁道奇交过手吗？情况如何？”

寇仲道：“他奶奶的熊，尚未有机会分出胜负。”

跋锋寒把斩玄剑平举胸前，大笑道：“你再学杜兴的口气说话，小心我
真的下杀手把你干掉。”

寇仲晒道：“想唬倒我吗？够胆的就放马过来。”

就在此时，叩门声从前面传来。

去应门的当然是任俊的责任，但他怎舍得错过如此精采绝伦的比试，
犹豫间，徐子陵善解人意的道：“让我去看看。”

“铿锵”刀剑绞击，劲气横空，火花并溅，中外内大超卓年青高手，终
正面交锋。

第十二章 敌我难分

徐子陵拉开燕山酒庄的外院门，入目的是师爷儿略带滑稽的脸孔和他
那对二撇须，旁边站着一个昂藏英伟的华服大汉，三十来岁，鼻子稍长，阔
嘴角像永远挂着一丝笑意，充满自信，是那种不断要找事实来证明他才是
最强大的那一种人。

师爷化施礼道：“徐爷在上，敝帮主许开山求见。”

徐子陵忍着想看师爷化表情神气的冲动，因怕自己忍不住笑出来，向许闲山淡然自若的微笑道：“许帮主客气。我们怎敢当呢！”

许开山露出侧耳倾听的神态，道：“好厉害的真劲，只听刀剑交击声便知是大师级人物在过招，一个当然是少帅，另一位会是谁？即使要我减寿十年，我也愿付出这代价要去知道。”

徐子陵心中一寒，更知道自己猜错。他昨晚在狼盗群中遇上的高手肯定不是他，不但体型不对，眼前这许开山是厉害多了，武功已臻他们那个级数。

难道是错怪了他？

徐子陵表面苦无其事的道：“那是跋锋寒，只要许兄肯垂询，在下言无不尽。”

许开山动容道：“竟是把曲傲从中原扫回铁勒的跋兄，哈！我许开山交的必是大气运，一下子见着当今天下最英雄了得的三个人物，今晚小弟请客，三位定要给小弟一点面子。”

徐子陵糊涂起来，这许开山予他没有丝毫作伪的感觉，就像石之轩扮作大德圣僧的和尚样儿，不露丝毫破绽，若以此作标准，许开山实在太可怕。他究竟是谁？

试探道：“许兄不是要去见一个与安乐惨案有关的人，致延误了一晚才抵达饮马驿，不知此行所得结果如何？”

许开山肃容道：“我迟去半步，弄至被人灭口。奇怪是附近另外尚有一男一女两条？？体，这对男女死得很邪门。”

徐子陵剧震道：“甚么？”

许开山愕然道：“徐兄认识他们吗？”

徐子陵把金环真和周老叹的模样形容出来。

许开山道：“我敢肯定是他们。他们究竟是甚么人？竟和崔望那狗种扯上关系？徐兄要亲眼看看他们吗？方便得很，我把两条尸体带到这里来，唔！意是明天看吧！今晚我们要痛饮畅谈个通宵达旦。”

忽然间徐子陵感到自己全处于下风，因他完全摸不透这个人。若非有他和寇仲往场，其他所有帮会加起来恐仍斗不过眼前此君。

徐子陵目光与师爷化轻轻一触，感到师爷化深心内的惶恐，苦笑道：“许兄似乎并不晓得我们和你的拜兄已势成水火，他还限我们三天内离去，许兄这么来找我们，不怕他不高兴吗？”

许开山哈哈笑道：“我今趟正是特来作和事佬。有甚么事是不能和平解决的？待会大家把酒言欢，尽释前嫌，然后想个最好的方法，把大小姐的羊皮以个象徵式的价钱赎回来，无论多少，由我许开山支付，最紧要大家开开心心。”

徐子陵心中叫娘，他尚是首次感到在言词交锋中招架乏力，完全被对方着着领先，微微一笑道：“大小姐分店的五名伙计下落如何？此事一天未能解决，我们和令拜兄很难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说话。”

许开山笑道：“这个更是一场小误会。”

向师爷化颌首示意，师爷化退住小街中心处，燃亮火熠，以火熠打出讯号，通知远处的人。

兵刀声倏然而止。

许开山闲闲的道：“有机会务请三位指点一下小弟，想不到少帅不但刀法厉害，箭术更是高明得出乎人意料之外。我曾检验那群回纥恶贼的情况，中箭者全被贯穿要害，铁盾亦不起遮挡作用，一箭了事。”

徐子陵道：“有关杀人灭口的事，许兄可否说得详细点。”

许开山道：“此人叫葛米柯，是突厥人称“脏手”马吉的得力手下，不知因何事跟脏手反目，秘密约小弟在神木头一座荒废的山神庙见面，透露有关狼盗的消息。他更要我立即付他一笔费用，以作远走高飞的旅费。岂知抵达后他已遭人毒手，死于非命。诸位如有兴趣，可一并查验他的死因，是与徐兄认识那对男女被同一手法杀死。徐兄尚未告诉小弟那两人是谁？”

徐子陵知他感应到跋锋寒、寇仲和任俊正朝他们走来，道：“那对男女是中原魔门一个著名教派的人物，夫妻关系，男的叫周老叹，女的是金环真，想不到会横死北疆。”

此时跋锋寒和寇仲分别在徐子陵左右现身，两对眼四枝箭般射向许开山。

许开山施礼道：“幸会幸会！小弟许开山，拜见寇兄、跋兄，两位是小弟心仪已久的人，终于能相见聚话，此生再无憾矣。”

蹄声口答，一辆马车驶到门外，久侍的师爷化忙把门打开，五个人鱼贯下车。

在寇仲后面的任俊失声叫道：“李叔！”

寇仲和徐子陵愕然以对。他们并非因人给释放回来而讶异，而是因李叔五人脸色平和，神态如常，没有半点被拘禁过的迹象。虽是心中欣喜，亦暗呼不妥。

许开山笑道：“李叔快来向寇兄、徐兄和跋兄解释是某么一回事。”

李叔五十来岁，长相忠厚老实，道：“三位大爷明鉴，我们往北平交一批货予客人，刚刚赶回来，路上给许当家使人截着，始知？？头给人贴上封条、屋内则被泼上红漆和捣乱。”

许开川接着道：“小弟敢以项上人头担保，杜兴绝不是干这种事的人，大哥英雄盖世，甚么事都明刀明枪的解决，否则关内关外，不会人人都给他点面子。”

寇仲和徐子陵大感尴尬，差点语塞，甚至糊涂起来，弄不清楚杜兴和许开山在玩甚么手段。

寇仲笑道：“原来是一场误会，许兄对这里发生的事定必了如指掌，不知又是谁指示这处的旅馆，不得接待我们？”

许开山哑然失笑道：“事有凑巧，近日来山海县城有则传言，言之凿凿的说臭名远播关外的黑河三煞要到此找大哥报复，这三人长得好眉好貌，手底却非常残暴狠辣，无恶不作，最为人不齿的是四处奸淫妇女。杜大哥正因看不顺眼，三年前曾亲自出手追杀，可惜给他们溜掉，据说最近想来暗算大哥。”

跋锋寒以长笑让两人下台阶，道：“我也正想找他们，肯送上门来就最理想不过。”

寇仲干咳道：“竟是一场误会，哈！我们是敬酒不喝喝罚酒，杜霸王在那里，就罚小弟三？？吧！炳”徐子陵晓得寇仲并不是改变对杜、许两人的看法，而是虚与委蛇，好看看他们尚要耍甚么手段。

许开山道：“小弟在这里最大的小桃源摆下为诸位洗尘的酒席，除杜大

哥外，并请来塞漠帮德高望重的荆老作陪客，三位若肯赏光，是小弟的荣幸。”

寇仲回复常态，哈哈笑道：“许兄如此赏光，我们怎敢有拂盛意。”他再弄不清楚与杜兴、许开山和荆抗的关系，友和敌间失去明显的界限。

徐子陵目注李叔，正犹豫应否着他们同往，以保护他们，许开山善解人意的道：“李叔他们可放心在这处休息，小弟可保证他们的安全。”

任俊低声道：“我留下照顾他们。”

寇仲微微点头，道：“许兄请引路。”

许开山向师爷化道：“项先生可回去休息。”

再向三人道：“请！”

天上？？下毛毛细雨，使这僻处北疆的县城陷入蒙蒙烟雨中，有种凄迷如梦的味道。

四人安步当车，冒雨漫步，表面看会以为他们是结伴寻欢的好友。

许开山在这里非常吃得开，街上不时有人向他招呼敬礼，而许开山颇为友善，不住点头回礼。

跋锋寒与许开山并肩而行，寇仲和徐子陵跟在他们身后。

路人纷纷让道。

虽是细雨纷纷，街上仍是灯火通明，非常热闹。

跋锋寒三句不离本行，问道：“许兄惯手用的是甚么兵器？”

许开山欣然道：“小弟真不敢说出来貽笑方家，因为小弟也是用剑，实无足道之处。小弟唯一可拿出来见人的东西，就是善马、练马的些许心得。”

跋锋寒显然像寇仲和徐子陵般看不透许开山是怎样的一个人，仍看似随口问来的道：“跋某人对练马很有兴趣，不知其中有甚么要诀？”

许开山微笑道：“原来跋兄与小弟乃同道中人，小弟怎敢献丑。养马不外配种、驯马、练马三事，但要调教到千百成群，仍寂无嘶鸣，呼应如臂使指，其中确有些窍门，跋兄当然比小弟更出色当行。”

后面的寇仲道：“我是有马就骑的那种人，许兄可否略告一二，以开小弟茅塞。”他晓得跋锋寒是要从他练马的心得入手，探究他真正的出身来历。许开山是近年东北冒起得最快的人，短短数年成为北疆最大的战马供应商，却没有人知悉他的底子。

他的样貌体型有点像突厥人，亦可以属塞外任何一族。

许开山道：“少帅垂询，小弟自是知无不言。配种讲的是经验眼力，驯马靠的是马上功夫，练马首先要爱马，令它成为最好的拍档伴侣，动辄鞭打斥责，纵使马儿畏服，绝培养不出一流的战马。”

跋锋寒道：“许兄惯用飞索还是马套？？来栓未驯的野马。”

许开山微一错愕，才道：“跋兄果是大行家，小弟用的是马套？？。”

寇仲一头雾水的道：“甚么是马套？？？”

跋锋寒道：“马套？？是一根结实有性的长木？？，？？头系有皮绳，套上野马脖子后，持？？不放，任其奔走，伺机跳上马背，由它俯仰腾扑，只要不被摔下来，当野马声嘶力竭时，只能认命驯服。”

又解释道：“塞外驯马法可大致分为飞索和马套？？两大系统，不过只有室韦和？？？人采用马套？？，可知许兄的驯马法是源自其中一地。”

寇仲首次感到占回点上风，全赖跋锋寒对塞外民族的认识，许开山怎想得到会从这些地方漏出底子。

跋锋寒乘胜追击，道：“许兄有否阉割马儿？”

许开山的回答小心多了，道：“阉马秘法小弟确是从室韦人处偷学来的，每当马儿长出四齿后，须给马儿去势，如此马儿壮健有力，柔顺无野性，能耐风寒而久岁月，到哩！”

数名大汉从小桃源迎出，打躬作揖的侍候四人入内。

一时间三人对这是好宴还是坏宴，再无丝毫把握。

小桃源位于横贯南北大街近北门处，楼高三层，坐在顶楼向北的大厢房，可透过风雨看到燕山山脉上龙走蛇游于险峰巔脊间的长城，令人不但联想起其起伏转折直抵西疆至酒泉始止绵延万里的雄伟壮观，更令人想起中土自古以来对抗外族入侵那本以关内外民众的血泪写成的历史。

酒过三巡，杜兴和莉抗仍大驾未至，许开山见寇仲和徐子陵欣赏县城外长城的美景，笑道：“没来过山海关的人，总以为长城是建在秃山荒岭间。那知沿长城名胜遍布，例如离此六里的角山，上有栖贤寺，幽深静谧，松榛蓊郁，从栖贤寺着名的佛渡台看下来，可以看到燕塞湖，湖水碧翠，禽鸣兽踪，佳趣诱人。其他奇景，层出不穷，各有特色。三位若有兴趣，小弟乐于引路。”

三人暗忖说不定师妃暄正是寄居该寺。

跋锋寒道：“昨天我到过城北的悬阳洞，山奇石险，其悬洞窥天的奇景，确属罕有。”

许开山笑道：“想不到跋兄爱游山玩水，所以我常说，人要相处过才明白对方，靠传闻得来的印象，总有失真处。”

寇仲淡淡道：“究竟是谁干的？”

许开山愕然道：“寇兄抬那件事？”

寇仲道：“当然是指大小姐八万张羊皮被硬抢的事。大小姐还折损十五位兄弟，这不是说几句话可以解决的，何况现在更要我们付出赎金，这是那门子的道理？许兄若设身处地，会怎么办？”

许开山叹道：“这是个选择的问题。依江湖规矩，我们不能透露是谁干的。跋兄会比任何人更清楚塞外马贼的情况，要在大草原寻一群马贼，与在大海捞针没有甚么分别，少帅若要追究，恐怕最后八万张羊皮将如石沉大海。杜大哥是透过中间人联络对方，他们虽开天价，却非没有商讨余地，但少帅必须答应不再追究，大家始有谈得拢的可能。”

寇仲正要说话，杜兴旋风般冲进来大笑道：“大家既明白是场误会，我们就把今天发生的事全部抹去，一切从新开始。”

第十三章 唇枪舌剑

无论寇仲和徐子陵如何肯定杜兴是奉颉利之命来设陷阱对付他们，又或深信他是狼盗的幕后主使者，而杜兴更与充满邪恶味道的大明尊教有不可告人的关系。可是基于三个原因，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首先是要顾及北疆数城人民的安全。

杜兴代表的是一种能平衡关内外的势力，成为外族与高开道之间一个

缓冲。只要社兴能控制山海关，突厥和契丹人就不怕高开道敢不看他们的脸色做人。反之，高开道一天不能取得山海关的控制权，就要多做一天奴才，所以才有藉荆抗来煽动他们对付杜兴的事。

若杜兴被杀，这微妙的平衡势被摧毁，高开道将与外族展开对山海关的争夺战，最后受苦的还不是老百姓。

第二个原因是必须为大小姐讨回八万张上等羊皮，那可不是凭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河可以解决的。

第三个原因是他们根本没有动手的藉口。难道他们硬说杜兴是颉利的走狗吗？这说出去让人听到会笑掉牙齿。因为杜兴从开始便打明旗号是颉利的人，否则怎到他坐镇山海关。

这天下现在是突厥人的天下，随着大隋的衰落、中土分崩离析，与突厥接连的疆域，控制者再非汉人。

在栈镗隔关内外的县城里，这种强敌压境的滋味尤为深刻。

寇仲和徐子陵你眼望我眼时，像一座铁塔似的杜兴以突厥话先向跋锋寒打招呼，道：“我猜不到你是跋锋寒，皆因前天我才听到你在夫余斩杀格鲁言的消息，错觉以为跋锋寒仍在夫余，怎想得到跋锋寒会忽然在这里出现。”

杜兴有意无意间，流露出一种对汉人歧视的态度。

由于杜兴的突厥话说得太快，他们整个月来的苦学全派不上用场，只能听懂几个单音，不能串连出整句话的意思，只有被杜兴故意瞒惑的感觉。

跋锋寒没有起立施礼，仍神态昂扬的坐在椅上，双目闪闪生辉的盯着杜兴道：“我这两位朋友是当今天下最厉害的两个人，任何人低估他们，终有一天要非常后悔。”

他虽以突厥话回答，但故意说得很慢，咬正每个字音，所以寇徐两人听懂一半，另一半则是猜出来的。

杜兴听得微一错愕，目光扫过寇仲和徐子陵，然后大马金刀的坐下。

许开山哈哈笑着站起来，亲自为各人斟酒，打圆场道：“杜大哥见到自家突厥人，就忍不住他乡遇故知的大说突厥话，寇兄和徐兄勿要怪他。”

跋锋寒双目神色转厉，盯着杜兴道：“我在关外收到风，噉欲谷奉颉利之命，在关外召集各方高手，务要置我两位兄弟于死地。杜兄与颉利一向关系密切，我两位兄弟亦可说因杜兄而来山海关，杜兄对此有何解释？”噉欲谷乃毕玄亲弟，是东突厥声名最着的高手之手，极得颉利宠信。

栈镗话像他的眼神般凌厉，许开山也不敢说话打岔，厢房内静至落针可闻。

无论杜兴如何骄横狂妄，却绝不敢轻视跋锋寒。过去几年跋锋寒是名副其实的横扫关外辽阔的大草原和令人生畏的沙漠，足踏遍东、西突厥、回纥、室韦、????

、吐谷浑、高昌、龟兹、铁勒，薛延陀诸国，所到处无数不可一世、目中无人的邪魔高手纷纷饮恨于斩玄剑下。

颉利虽曾多次派出高下精骑，追教跋锋寒，可是给他利用大漠草原的特点，施以反击，落得全部损兵折将，锻羽而归，使跋锋寒逐渐在关外建立起无敌的威名。

谁都不愿结下这么一个敌人。

杜兴出身塞外，他只会尊敬像跋锋寒这种深悉大漠草原的高手，所以

无论寇仲和徐子陵声名如何轰动，始终只是中土汉人的事，不太被杜兴这半个突厥人放在眼内。

现在跋锋寒直接了当的向地质问，摆明一言不合，和头酒立变鸿门宴。

杜兴迎上跋锋寒的眼神，与他丝毫不让的对视，转以汉语道：“我尊敬突利，更尊重颉利，因为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人，但我杜兴却不是他们的狗，杜兴就是杜兴。坦白说，自从渔阳传来消息说寇兄和徐兄到青楼找箭大师，求取刺日、射月两大名弓，我确想试试他们是否名不虚传，为何连赵德言和可达志亦不能奈何他们？但跋兄的出现，却令本人打消此意，决定与三位衷诚合作，务要把翟娇那批货要回来。”

寇仲和徐子陵晓得只有跋锋寒压得住杜兴，故没有说话，任由跋锋寒玩他的手段。

许开山为冲淡四人剑拔弩张的气氛，插入这：“问题是现在非只讨回那批羊皮货就可把事情解决，大小姐那边有十五人因此丧命。少帅和徐兄对此绝不会善罢，此事变成只有凭武力解决。刚才少帅要求我说出谁下手劫羊皮，我很难替大哥拿主意，大哥怎么说？”

杜兴皱眉道：“无论关内关外，每天也有人被杀或杀人，死者只能怨自己学艺不精，技不如人，又或不应到江湖来混。假如死个把人便因仇恨纠缠不休，以前大隋军到塞外四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又怎么计算？那我们突厥人岂非要冲进关内见到汉人就级？”

寇仲和徐子陵差点为之语塞，杜兴的话虽有点横着来说，不无无分道理。

杜兴双目神光电射，得势不让人，竖起拇指指着自己，豪气冲天的道：“我杜兴能得关内关外的朋友尊重，请的是“信义”两个字。即使突利和颉利开战，但两人仍当我杜兴是朋友，我亦不插手到他们之间。你们可知我要衬自去求契丹的呼延金，才查出谁劫去翟娇的羊皮，条件就是不得？？出劫匪是何人。你们现在来向找杜兴说，我不但要羊皮，还不付赎金，更要把对方宰掉，你们教教我杜兴该怎么向呼延金交待，呼延金那小子可不是好惹的。

“寇仲和徐子陵听得心中苦笑，暗忖不但低估许开山，更低估杜兴。跋锋寒的出现，令杜兴对付他们的阴谋阵脚大乱；师妃暄的山出，更使杜兴进退失据。所以立即变阵迎战，打出许开山这和事佬中间人的牌，转和他们讲规矩论情理，避开正面硬撼一途，却比刀枪剑戟更难挡。跋锋寒哑然失笑这：“老杜你非是第一天出来江湖行走吧！这世上有甚么事能难倒寇仲和徐子陵呢？他们根本不用求你。”

寇仲举？？道：“敬杜霸王一？？，杜兄真的不用把劫匪的名字说出来，因为我敢肯定是崔望干的，只要抓着崔望，跋兄自然要他叫爹就叫爹，唤娘便唤娘，不会唤别的。饮！”

杜兴和许开山表面不露丝毫神色表情，但三人仍感觉到他们心中的震撼。

那是高手的直觉。

寇仲这着凌厉至极点，等若他井中八法中的棋奕，虽劈在空处，却直接威胁到杜兴和许开山。

五人举？？饮胜。

跋锋寒道：“这种小贼小弟最清楚不过，无论得利失利，事后都立即避进入草原去，以为如此可永立不败之地，岂知却给人摸透他们行动的方式。

我敢包保狼盗刻下正往出关途上，只要我们衔尾穷追，他们逃不出多远。”

徐子陵淡淡道：“封??毁店者正是他们，崔望本想到??子杀人??愤，岂知李叔他们刚好到别处去，避过此劫。”

寇仲见杜兴和许开山沉默下来，搞活气氛的笑道：“为何还不见莉当家来呢？”

许开山道：“荆老去见王薄，要晚些才到。”接着叹一口气，柔声道：“四位可肯听我这中间人多口说几句话。”

各人的目光落在他身上。

许开山苦笑道：“北塞正处于大改变、大动汤的时代，由于颡利、突利对峙不下，整个东北失去重心和平衡。一向被突厥人压得抬不起头来较弱的小族，无不蠢蠢欲动，最明显的莫如????中粟末部的立国，????共分粟末、白山、伯咄、安车骨、拂、号室、黑水七大部，七部中除白山和安车骨外，其他各部都反对粟部自行立国，可见拜紫亭今趟能否成功立国尚是未知之数。”

杜兴接口道：“反对最激烈的是契丹人，这是可以理解的。”

许开山道：“不要怪小弟把话题岔远，我只是想说明现今的情况，关内外同值多事之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除非诸位根本不将八万张羊皮放在眼内。”

杜兴道：“狼盗就交由我们处理，我社兴定会给少帅和徐兄个公道。”

寇仲哈哈笑道：“两位好像仍不知我寇仲是何等样人？无论两位如何暗示崔望不是劫去羊皮的人，仍下会动摇我的信念。换过两位是我，肯放过崔望吗？”

许开山微笑道：“那就预祝少帅马到功成，把崔望生擒回来，揭开他的真面目。”

徐子陵道：“我还想看看金环真和周老叹的遗体，望许兄赐准。”

许开山欣然答应。

杜兴忽然沉声道：“三位是否怀疑我杜兴和狼盗有关系？”

这句话是三人一直想质问社兴的话，那想得到最后会由杜兴自己提出。

跋锋寒一甩衣袖以突厥话晒然冷笑道：“以杜兴对山海关控制之严，耳目之众，怎会任由崔望与手下过境出关而一无所觉？且够时间夫找红漆油来泼污义胜隆？”

杜兴冷哼一声，露出铁汉的本质，沉声道：“每天出关入关的行人商旅数以千百计，我社兴若逐个调查，哪还有时间做人？何况崔望极可能是摸黑入城，摸黑出关的，关我杜兴的鸟事。”

寇仲笑道：“崔望为何能瞒过杜兄，抓到崔望时不是可问个真相大白。水落石出吗？”

荆抗的声音传来道：“这世上有甚么事是能真相大白，水落石出的呢？”

荆抗终于驾到。

《大唐双龙传》卷三十八终

第一章 初抵贵境

荆抗悠然坐下，神态又是另一副样子，此时的他只像个谦厚的长者，似是永远不会动怒和发脾气的，与先前在街上咬牙切齿说要令杜兴陈尸街头的荆抗，像是两个不同的人。

起立迎接的诸人纷纷入座，杜兴表现得出奇地恭敬有礼。

荆抗举杯道：“老夫来迟，先罚一杯。”

众人哪敢无礼，一起陪他把酒喝干。

荆抗拍案叹道：“谁想得到手无缚鸡之力的骚娘子竟是用毒高手，我们虽一直留意和追寻谁为崔望踩线，总沾不到半点边儿，原来有骚娘子这个对关内外商旅往来了如指掌的人向崔望提供消息。可怜我们这些男人还因没能被她看上为憾，岂知她陪人睡觉竟是另有目的。”

杜兴干咳一声，神情颇为尴尬。寇仲三人立知骚娘子肯定陪过杜兴，而荆抗却是有意无意的揭他疮疤。

这个老家伙真厉害。

许开山岔开道：“听说‘天竺狂僧’伏难陀亦是用毒高手，不知会否与骚娘子有关连？”

跋锋寒皱眉道：“此人是准？”

许开山道：“拜紫亭逆势立国，与此人有莫大关系。伏难陀来自天竺，曾遍游天下，识见广博，辩才无碍，听他传后才匆匆立国。”

杜兴唱反调道：“不过你又不能不说伏难陀有点本事。在拜紫亭宣布立国后，颡利和突利随即连番冲突，以致无力干涉，更令契丹王不敢轻举妄动，保存实力以观变。”

跋锋寒微笑道：“天竺来的高手，想不到竟令龙泉府突变得如此热闹。”

荆抗道：“三位勿要见怪，难得杜当家和许当家在座，老夫要借此机会先和他们商量点家事。”

寇仲不知他葫芦里卖什么药，只知对杜兴和许开山不会是什么好事，说不定荆抗还取得王薄的支持。突利和颡利关系恶化，影响的深远，要亲到北疆来始能深切体会得到。

点头道：“荆老不用客气，请便。”

荆抗双目熠熠生辉，来回向屏息静气的杜兴和许开山扫描两遍，微笑道：“饮马驿现成无主之驿，当然不能任其荒弃，这不但是必赚的生意，对往来商旅更是不可或缺，两位老哥认为该由谁接管饮马驿？”

三人暗呼厉害，荆抗选在这时刻恃老卖老地与杜兴和许开山谈判此事，是借寇仲三人的势强压杜兴这对狼狈为奸的拜把兄弟，令他们只能凭江湖规矩办事，答允后不敢反悔，否则就变成食言的人，寇仲等正是人证。

饮马驿因温泉名闻北疆，抢去另一条主要路线的生意，成为山海关与其它城镇必经的中途站，无论在商业上或战略上均是当地帮会觊觎的肥肉。

寇仲更以铁般事实证明，坚固如堡垒的饮马驿，只要有数十把强弓劲弯，可守得固若金汤，本身自具军事上的重要作用，如若落入荆抗或高开道手上，则直接对山海关生出制衡的作用，是用兵者必争的战略点。

杜兴从容微笑道：“荆老有什么好提议？”

荆抗正容道：“老夫认为在现时杯弓蛇影的情况下，所有地方帮派均不宜插手，该由燕王暂时接管，两位老哥意下如何？”

接着微笑道：“这也是知世郎的意思。”

寇仲和徐子陵恍然大悟，眼前正是一场汉人与外族的斗争。高开道趁突厥内哄这难逢的机会，力图自立更生，以得到当地汉人为主的帮派鼎力支持。

许开山表面不露任何不满的神色，欣然点头道：“这该是目下最好的解决方法。”

杜兴双目凶光一闪，旋又敛去，轻吁一口气道：“既然是荆老和知世郎拟定的解决办法，我杜兴只会同意，不会有别的异议。”

荆抗像干了件微不足道的事般，向寇仲道：“不知师小姐因何事法驾光临？”

寇仲耸肩道：“她怎会告诉我？”

徐子陵长身而起：“有劳许兄，趁尚有时间，我们想去验看那三具尸体。”

许开山亲自把他们送到燕山酒庄，才告辞离开。杜兴和荆抗亦各忙各的，匆匆离座与他们分手。

回到庄内大厅坐下，任俊报告李叔五人因路途劳碌，已上床就寝。

坐下喝过两口热茶，寇仲向徐子陵道：“你怎么看？”

跋锋寒道：“即使我从未见过周老叹和金环真，也晓得那两具尸体不是他们，这只是惑人耳目，且肯定并非石之轩下手，否则何须毁去他们脸目。”

两尸均是被重手法痛击脸部，弄至血肉模糊，难以辨认，不过衣饰体型年纪则可乱真。

徐子陵沉声道：“这手段太残忍。”

寇仲点头同意，要临时匆忙找两个人来顶替这对魔门的老夫老妻，只能就地取材，在附近城镇村落找两个无辜的人来鱼目混珠，若非三人凑巧碰上，等尸体被埋葬后消息才传入师妃暄耳内，由于衣饰确来自真正的金环真和周老叹，确有很大可能令师妃暄相信两人是被石之轩杀死。

此计是仓卒下针对师妃暄而发的。

徐子陵叹道：“我只能想到阴癸派，这太似她们的作风。”

寇仲苦笑道：“陵少猜的虽不中亦不远矣。晓得邪帝舍利落在石之轩手上的有多少人？横数竖数不外赵德言、云帅和祝玉妍三方，云帅可以撇掉不理，因他对金环真的感应舍利奇术毫不知情，剩下的就是赵德言和祝玉妍两大魔门势力，其中又以祝玉妍最不愿见石之轩统一魔道。”

徐子陵道：“阴癸派该是倾尽全力暗里跟蹤金环真夫妇，目的是想让师妃暄先打头阵，好让他们捡个便宜。但因石之轩大有可能逃出关外，他们的跟踪之法在大草原大沙漠全派不上用场，只好改变方法把金周两人逮着，硬逼他们去追踪石之轩，故来此以假乱真的一招。”

跋锋寒微笑道：“都说过和你们一起必是多姿多采，我们须否延迟起程，并知会仙子一声？”

寇仲摇头道：“除非她肯来见我们，否则仙踪难测，我们能到何处找她？”

跋锋寒道：“师妃暄落脚的地方说不定就是老许提过的栖贤寺，或可使人向她捎个信，我们也算尽过江湖道义。”

寇仲转向任俊道：“现在山海关形势微妙，你们在这里的安全该没有问题，你就留在这里打点和历练，而通知仙子的事，亦交由你去办。”

任俊难掩失望之色，垂首道：“三位爷儿何时起程？”

跋锋寒断然道：“立即上路。”

任俊愕然道：“若荆当家问起你们去向，我如何向他交待？”

寇仲微笑道：“就告诉他我们得赶紧处理好契丹和突厥的事。至于杜兴和许开山倘被证实确在暗里纵容狼盗，那时要杀要剐，悉随他老人家的意思。”

又记起大道社的事道：“你现在该像我们般清楚大道社的事，那就当作做件好事，通知大道社的人，让他们晓得管平是如假包换的骗徒。”

跋锋寒催促道：“我们若赶他一夜路，明天太阳出来时，横亘在我们前方的该是有‘无峰不奇，无石下峭，无寺不古’之誉的千朵莲花山，那是长白山脉内最秀丽的一座山。若两位嫌空看不够味儿，还可考虑到十里许外的千温泉，据传那泉水有活肤生肌的神效。”

寇仲大奇道：“关外竟有这么精采的地方？我的娘，千朵莲花山上真的还有佛寺？”

跋锋寒失笑道：“真是我的娘！你这未见过关外世面的中土小子，你以为关外是僻处边陲，人迹不至和水草不生的贫脊之地吗？关外其实同时拥有许多最美丽舒适和最可怕的地方，保证会令你大开眼界。”

徐子陵赧然道：“我也没想过关外会有佛寺。”

跋锋寒道：“千朵莲花山上有三座名刹，人称千山三大禅林，就是无量观、西阁和龙泉寺。想想山峰重迭，层林夹护，古刹或倚岩而筑，或深藏翠谷，实人间绝佳境致，非是亲眼得睹，不能相信。”

寇仲大喜道：“闲话休提，我们立即动身，到塞外畅游一番，过他奶奶的熊一段写意逍遥的日子。”

滚滚河水流过广阔的平原，朝渤海流去，气势磅礴，使人叹为观止。

经过三天日夜兼程赶路后，三人终于穿越燕山，走到辽北著名的燕原，抵达塞北辽河南岸。

三人让马儿在岸旁吃草休息，又牵马儿到河边水浅处为他们洗刷，以酬谢他们的辛劳。

寇仲忍不住问跋锋寒兄道：“究竟是你的‘塔克拉玛干’体质较胜，还是因我们的‘千里梦’、‘万里斑’过于养尊处优，为何它俩疲倦欲死，独你的马儿仍是精神健旺，似能再多走百里仍没有问题？”

跋锋寒微笑道：“我等你三天，到此刻你才提出此疑问，太不似你仲少的作风哩！”

徐子陵讶道：“听锋寒兄的口气，其中难道确另有窍门？”

跋锋寒回到岸旁坐下，拔出斩玄剑，作每天黄昏例行的抹拭，点头道：“我跋锋寒之所以能屡破诸方马贼，皆因有独门自创的御马法，并名之为‘人马如一’，两位能凭此联想到什么呢？”

寇仲喜道：“好小子，真有你的一套。是否把真气输进马儿体内去？不过这可对马儿经脉和其承受力有精确的了解才成。”

跋锋寒苦笑道：“我累死十多匹上等战马后，才成功创出此法，得来不易，心中更内疚得要命！故此特意待你提出，始传你们此秘法，好让你们晓得是珍贵非常。”

寇仲目光投往对岸一望无际的草原，叹道：“倘得此御马奇术，大草原啊！你还不是任我寇仲纵横驰骋吗？”

无垠的绿茵直伸往大地的尽头，仿佛老天爷亲手铺下一块碧绿的地毯。

沃野千里，大小湖泊犹如颗颗明珠点缀其上，河道交织其中，白云悠悠下牛羊成群，徜徉于草浪披拂的天然大牧场中，野花绽放，色彩缤纷，夹杂在冷蒿、针茅、小禾草和小灌木丛中生长，丰富了草原的植物品种，更为葱绿层层草浪带来多姿多彩的变化。

除他们外，广阔的草原再不见人踪，偶尔有狼嚎声从远方丘陵起伏处传来，令人感到这美丽的天地另有其凶险的一面。

三人在一个小湖旁躺下歇息，长风拂来，湖水荡起粼粼碧波，鱼儿畅游其中，水鸭、天鹅、大雁在湖岸四周栖息觅食，充满生机。

跋锋寒目光在湖岸广阔地区巡视一遍后，回到两人脸上叹道：“我虽不愿意承认，但确把狼盗追失。崔望肯定是对大草原有深刻认识的人，更懂潜踪匿迹的把戏。”

寇仲一震道：“怎会这样的？”

跋锋寒坐起微笑道：“这万里追蹊的游戏变得更为有趣，若我所料不差，崔望已察觉我们追在他后方，所以来一招夹马而行，再分头逃散，令我们不知该追往哪个方向。”

徐子陵问道：“什么是夹马而行？”

跋锋寒凝目远方，道：“崔望一众四十多骑所以朝这个湖奔来，是因有大群野马在湖边喝水。崔望遂驱赶马群，往西驰去，然后再把马群驱得四散奔逃，他们则夹在其中，如此我们再不能肯定哪些印迹蹄痕是他们留下的。”

寇仲道：“如此现在该怎么办？”

跋锋寒晒道：“你们怎能只靠我一个人动脑筋，你们到这里来是历练修行。例如陵少可运用他超人的灵觉，感受一下崔望会逃往哪个方向，对吗？”

徐子陵忽然打出手势，着他们不要说话，缓缓闭上虎目。

寇仲和跋锋寒热切期待下，徐子陵张开眼睛投向西北方，道：“现在似有点感应啦。”

寇仲大力一拍他肩膀，大喜道：“还是你行。若能对这种潜踪之术亦能生出感应，迟早你会变成不懂飞的神仙。”

徐子陵道：“我感应到的不是崔望，而是邪帝舍利。”

两人同时失声道：“什么？”

徐子陵道：“那感觉若有似无，转眼消失，有种残留下来的味道。”

寇仲抓头道：“你什么时候学晓这感应舍利的异术，为何没告诉我？”

跋锋寒双目亮起来，道：“陵少是因体内有来自舍利的异气，加上本身的天然异禀，故能生出感应。哈！杀石之轩，可比杀狼盗有趣得多。”

寇仲双目杀机大盛，沉声道：“小陵还记得小弟曾说过，若在大草原上围攻石之轩，包保他没法逃生。”

徐子陵皱眉道：“若放过狼盗，我们如何追回大小姐那八万张羊皮？”

跋锋寒指着西北方天际道：“子陵是否感到石之轩朝那方向逃跑？”

徐子陵点头道：“肯定是朝那方向走。”

跋锋寒拍腿道：“成！我有一两全其美的办法。”

寇冲喜道：“快说！”

跋锋寒悠然道：“西北二百里外有座大湖，湖旁是著名的燕原集，位于小戈壁东北边缘，是各地民族交易的大墟集，更是各方势力倾轧的战场，从没有人能取绝对的控制权，所以流血事件无日无之，从那里转往东北，就是

靺鞨、室韦和契丹，西去则进入突厥的势力范围，南下是奚人聚居的草原。”

寇仲道：“石之轩定是给阴癸派赶到那里去，可是这跟追捕狼盗有什么关连？”

跋锋寒道：“记得许开山说过的‘脏手’马吉吗？他的手下葛米柯因要向他提供狼盗的消息致被杀，其中是否别有内情，我们暂且不管，但马吉脱不掉关系则该无疑问。”

徐子陵道：“马吉住在燕原集吗？”

跋锋寒淡淡道：“马吉是那里的名人，专做接脏的生意，利钱丰厚得教你难以相信。”

此人居无定所，燕原集只是个随季节定时交易的墟集，更是像马吉那类人活跃的地点，从他这人便大概可想象到燕原集是个怎样的地方。”

寇仲精神大振道：“假若马吉是接狼盗脏的人，说不定可从他身上追回八万张羊皮。”

跋锋寒道：“这种事不能纯凭武力解决，若我们恃强压他，惹起公愤，以后我们在大草原上将会寸步难行，对我们有害无利。”

徐子陵道：“有人来哩！”

两人朝东北方地平线瞧去，尘土扬天而起，大批骑士正朝他们的方向奔来，不下百人之众。

跋锋寒长身而起，手握斩玄剑柄，嘴角逸出一丝笑意，道：“是契丹人，今趟我将不哼半句，试试你们的突厥话是否见得人？”

第二章 千里追踪

百余骑全速驰至，骑士均把头发束成一绺，以绿巾扎紧，身穿斜领左衽的武士服，卷袖露臂，腰环甲带，佩带刀、剑等物，一式枣红钹獐皮靴，斜插匕首，外披宽袍，控马疾驰时宽袍像一片云般朝后飞扬，对比起紧扎腰带的劲装，一动一静，特别显示出清晰的线条美，精悍潇洒。

带头者头顶银冠，形似莲花，不穿宽袍而穿铁甲片缀制的背心，年纪在三十许间，体型骠悍，双目神光闪闪，有种不怒而威的气概。

跋锋寒吹响口哨，三匹马儿立即从湖畔奔返，聚集到三人身后。

寇仲首次体会到草原上大批骑士潮水般卷来的惊人威势，心想只是对方举弓射箭，已是非常难挡，何况大草原的战士人人有一套冲锋陷阵的功夫，故虽是百人，却绝不可轻视之，喃喃道：“他们想干什么？”

跋锋寒最是从容，微笑道：“看装束可肯定他们是契丹大酋阿保甲最精锐的鹞军，银冠代表领队的是一级鹞将，黄金冠的才是统帅，你们留心看冠将士的问讯手号，他会在箭程外道出来意，必须给他个满意答复，否则保不定就要拼个你死我活，没有转寰的余地。”

话犹未已，契丹鹞军头领头者交手胸前。

跋锋寒淡淡道：“这是揖礼，等若你们的抱拳问好，算他们客气和识相。”

鹞军忽地同声呐喊，勒紧马头，百多匹战马停立嘶叫，声势骇人。

银冠鹞将等马儿前足着地，继续放蹄往他们奔来，其它鹞军就地结阵，

动作迅速好看。

寇仲苦笑道：“若晓得我们真正身份，问好将变成问难。”

跋锋寒摇头道：“未必！契丹族行有百多个酋头，阿保甲只是其中一酋，呼延金则是马贼，凭你们与突利的关系，阿保甲才不愿跟你寇仲这样的劲敌结下梁子。”

此时银冠鹅将驰至他们三十许步外勒马停定，战马仍在原地踏蹄，衬得马背上的银冠将更是杀气腾腾，威风八面。他以寇仲和徐子陵听不懂的说话吼哩咕噜说出大串话来。

寇仲见跋锋寒毫无反应提示，抱着丑妇终须见家翁的心情，以刚学晓些皮毛的突厥话喝回道：“兀那契丹兄弟，你懂突厥话吗？”

银冠将以突厥话应道：“原来是汉蛮子，你们到我们的地方来干什么？”

寇仲心怀大慰，暗讨自己至少听得懂这几句话，没有辜负任俊和跋锋寒的悉心教导，且晓得这群悍勇的契丹鹅军非是冲着他们来的，否则第一句就该问他们是否寇仲和徐子陵。精神大振下发出震耳长笑，先来个下马威，才双目精芒闪闪的道：“我称你为契丹兄弟，你竟唤我作汉蛮，我们再非朋友，更不会答你的话。”

跋锋寒听得暗里点头，心赞寇仲孺子可教。因为塞外诸族武风极盛，最重勇力，只看重有胆色的英雄好汉，声誉面子是头等大事，如若寇仲客客气气任人辱侮，对方只会更看不起你。

银冠将双目凶光大盛，目光灼灼打量三人，没有回应寇仲的话，最后盯着跋锋寒，厉喝道：“你是突厥人？”

跋锋寒目光变得像箭般锐利，迎上银冠将的目光，以突厥话冷然道：“我只和朋友说话。”

银冠将忽地面色微变，紧盯着三人身后跋锋寒的坐骑，道：“那是否塔克拉玛于？”

寇仲和徐子陵均大感光荣，可见跋锋寒在塞外声名之盛，契丹将领竟从他的马儿认出跋锋寒的身份。

跋锋寒长笑道：“算你有点眼力，本人跋锋寒是也，我这两位兄弟就是寇仲和徐子陵。是敌是友，一言可决，勿要浪费唇舌。”

银冠将浑身剧震，忽然掉转马头就走，声音遥传回来道：“我乃阿保甲座下右锋将荒直昆，诸位后会有期。”

看着鹅军旋风般远去，寇仲哈哈笑道：“看来我们三个名字加起来颇值个儿子，不用动手就将百多契丹人吓退。”

跋锋寒晒道：“好戏尚在后头呢，荒直昆只因身有要事，不想节外生枝，才肯退去。”

在这等平野之地，一旦动手，我们要收拾他们，怕要付出惨痛代价。”

三人舒适写意的再在湖旁坐下，马儿悠闲地在肥沃的青草地大快朵颐，共度大草原美丽壮观的黄昏。徐子陵道：“荒直昆凭什么认出你是突厥人？你现在身穿汉装，与我们没有明显差别。”

跋锋寒解释道：“有些习惯是改变不来的，例如发髻的处理，所以他一眼看破我是突厥人；室韦人最易认，只因他们是披发的；高丽人爱穿白衣，回纥人爱刺青，每个民族都有他们的风俗习惯。”

寇仲和徐子陵想起傅君绰的白衣，心中一阵感触。寇仲道：“那天你盘

问许开山练马的方法，究竟得出什么结论？”

跋锋寒道：“很难说，我猜他是蒙兀室韦的人，大草原的氏族均称他们为蒙人。此族在室韦人中勇力最着，他们每年举办的摔跤节和赛马节。吸引很多人去参加。有人说将来统一大草原的最有可能是他们。”

徐子陵愕然道：“不是你们突厥人吗？”

跋锋寒叹道：“事实如何，要将来方可知道。我只是想说明蒙兀室韦是室韦中潜力最大的一族。高手辈出。其中别勒古纳台和不古纳台两个兄弟，称雄准额尔古纳河。据闻从未遇过能在他们手底走上十合之将。”

寇仲笑道：“老跋你理该不会放过他们吧。”

跋锋寒微笑道：“他们都是小弟心仪的人，终有一天会碰头的。”

寇仲道：“话说回来，照你猜，狼盗与许开山和杜兴是否有关联？”

跋锋寒摇头道：“我真不敢肯定，希望明天到捕鱼儿海旁的燕原集时。马吉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答案。”

燕原集不可以被称为一座城县又或村镇，她只是个大湖捕鱼儿海东岸附近各地游牧民族交易的墟集，以一片广阔的空地为中心，四周围着近百个不规则分布的营帐，各色具备，色彩缤纷，蔚为奇观。

三人抵达时，空地上满是人群，喧哗热闹，观其服饰，以契丹、莫族、突厥、回组族为主，有男有女，均着意打扮，颇有节日的气氛。

三人策骑在一座小丘上遥望过去，跋锋寒道：“我们有点运气，碰着他们交易的日子，这情况会继续十多天，不断有人前来。亦不断有人离开，对草原上的人来说，这是个重要的时刻。不但可换到自己所欠缺的物品财货，甚至可换到女人。”

寇仲正瞧着一队牛车进入燕原集的外围，后面尚有一群数百头羊组成的壮观羊队，叫声不绝，闻言吓了一跳道：“什么？怎会有这种野蛮的事？”

跋锋寒耸肩道：“对你们汉人来说，塞外本就是蛮荒之地。不但有部落巢居树上，更有藏身土穴，或将泥土掺和牛羊血筑室。其中一些习俗，在你们会是难以想象，你们更会视之为有乖伦常，例如兄弟共享一妻。或以妻待客。小弟已尽拣些你们较可接受的说出来，有些荒诞得你们会不肯相信。”

两人听得目瞪口呆。

跋锋寒道：“在一般的情况下，女人的交易只限与本族之内，但遇有战争抢回来的奴隶，则会带来这里换马、中、羊、貂等更有用的东西。现在两位该明白小弟为何不远千里的跑到中原去，正因仰慕你们的文化。在大隋昌盛时，塞外各国的王族和部落酋长。

都学习你们的语言。”

寇仲很想问他的汉语是否由芭黛儿教的，终忍住没问出口，点头道：“在这里交易劫来的赃物、确是万无一失”。

跋锋寒道：“马吉有个规矩，要和他谈生意，必须到这里来。至于他本人的根据地，则从来没人晓得，照我猜该是分布各处。他下面养着大批匠人，可把赃物加工，就算是卖回关内，给失主买得，亦认不出是自己那批货物。”

徐子陵叹道：“难怪他的接赃生意做得这么大。”

跋锋寒道：“他必须这样做，因为马贼是草原部落的公敌。小弟之所以去哪里人人都给点面子，正是因我是马贼的克星。”

寇仲笑道：“你真懂拣人来杀，既可除凶，又可练剑，真个一举两得。”

跋锋寒欣然道：“该是一举四得，我每到一地，便向该地的部落提供歼

灭马贼的服务，而他们则以当地最值钱的特产作酬劳，以维持小弟的生计。更重要是他们提供马贼最详尽的资料。一般情况下，马贼都是跨部落作案，故受害部落很难追缉报复，反而我孤人单骑毫无顾忌。所以我不但可赢取声誉，找人试剑。又同时得酬金和各类意想不到的消息情报。”

徐子陵沉声道：“我们应否干掉马吉，断去马贼一个把脏物脱手的捷径？”

跋锋寒答道：“一鸡死一鸡鸣，杀马吉没有多大意义，待会见到马吉，我们来个软硬兼施，当他感到性命受威胁时，说不定肯把狼盗出卖，他只是另一种的盗贼。”策马驰下丘坡，大笑道：“你们心里该有个准备。入集容易出集难啊！兄弟！”

寇仲和徐子陵牵着马儿。置身在燕原集核心的墟集中，体会着塞外草原民族的风情。

不论男女，人人背弓带刀，坐在马背上就像坐在椅内那么安详舒适。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方言，衣饰、装扮，看得人眼花缭乱，听得一塌糊涂。

来这里做交易的既有一般牧民，更多的是各方酋长，土豪、恶霸，但人人依成规办事，讨价还价，不见恃强欺弱的情况。

墟集没有其它汉人，使他两人份外惹人注目，只差尚未给人盘问。

交易的货色应有尽有，除各类牲口、牛皮、羊皮、鹿皮、土酒、皿器等外，尚有中土来的丝绸、陶瓷等，看得两人目不暇给，大开眼界。

寇仲避开一道不友善的目光，凑到徐子陵耳旁道：“真正的大交易该在帐内进行，你说崔望会否在其中一帐之内？咦！你在想什么，是否感应到石之轩？”

徐子陵苦笑道：“我失去石之轩的踪影，再无任何感觉。”

寇仲待要说话，忽然有人在身前大喝一声，吓得两人一跳，循声而望。

说话者是个高踞马上的大汉，长发披肩，头戴狼皮制的圆帽，身穿牛皮肘襟、无须、短袖的上衣，铜带束腰，绑腿长靴，正用钢铃般人的双目狠狠打量两人。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个眼色，心知他是室韦人，只不知来自哪一族。据跋锋寒指点，室韦人遇到朋友或要示好均脱帽为敬。眼前此君既不脱帽，且目露凶光，当不会是什么好来路。

附近人密货挤，吵得喧嚣震天，所以纵使室韦大汉喝如雷震，并没有惹人注意。

室韦大汉指着他们的马儿声色俱备的嚷叫，只恨两人听不懂半句室韦话。

寇仲以手肘轻撞徐子陵笑道：“你见过想买马的人这么凶吗？老虎不发威就会被当成是病猫。”接着以突厥话喝道：“不卖！给我滚开。”

突厥话果然是塞外流行的语言，室韦大汉立即听懂，双目凶光更盛，出乎两人意料之外，竟就那么拔出腰刀，策马冲前，照面往寇仲劈来。

刀风呼呼，威势十足。

惊吓四起，人人争相避开。

寇仲心道原来买马不成会出刀子的，这算是那门子的道理。

快如电闪的刀势，落在他眼中却是缓慢非常，遂撮指为刀，提至左肩疾劈而出，正中刀锋。

室韦大汉一声闷哼，连人带马给他震开，眼中露出不能相信的神色，

刀垂马肚侧、两人敢肯定他持刀的右手酸麻全不能抬起，这还是寇仲手下留情。

室韦大汉继续后退，双目射出仇恨的火焰，怒瞪两人，然后一抽马缰掉头没入人群中去了。

两人为之面面相觑。

徐子陵呼出一口气道：“似乎有点不妥当。”

此时跋锋寒闻声过来，见两人神色有异，问知发生过什么事，丝毫不搁在心上，道：“随我来！”

三人翻上马背，离开墟集，朝捕鱼儿海旁一组营帐驰去。

入集前在小丘高处望进去，各族的营帐像是密麻麻的挤在一起，置身其中，始知营帐竟依从属分布。各组营帐间保持一段不会令人误会的距离。

真正的大交易正在营帐内进行，帐外聚集看守着负责保护帐内重要人物的各族战士，二人经过时，惹起他们的警觉，都对三人行注目礼。

跋锋寒低声道：“不要看他们，免节外生枝。”

寇仲奇道：“看一眼也会惹起争端吗？”

跋锋寒道：“谁叫你们与杨广同为汉人，老杨坐龙庭的年月，把汉人和草原诸族的关系弄得极差，若非见你两人像有两下的样子，保证会有人拦路生事。”

徐子陵笑道：“他们该是看在你这突厥人份上，不敢轻举妄动吧！”

三人驰至马吉那组营帐前，十多名突厥武装大汉从营帐间拥出来，拦着去路，其中一人以突厥话喝前：“来者是何人？”

跋锋寒从容下马，两人随之，前者微笑道：“我这两位汉人朋友是从中土来的大客，要和马吉谈一桩大生意，烦请通传。”

突厥大汉目光闪闪的打量二人，见三人神态轻松，形态轩昂，气度沉着冷静。知道非是等闲之辈，气焰稍收敛，道：“马爷今天没空见客。要见他明早来吧。”

跋锋寒冷笑道：“你好象仍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我们肯依循礼数求见，是给足马吉面子，快滚去见马吉，就说是我跋锋寒来了。”

“跋锋寒”三个字一出，确是如雷贯耳、众突厥汉无不色变。从最接近的那组营地中涌出二十多个另一族的武装大汉，似是争看热闹，又像声援马吉的一方。

跋锋寒双目变得像刀锋般锐利，大喝道：“马吉！你是要我跋锋寒硬闯进来，还是和平的来见你。”

声音远传进去，马吉一方的五个营帐同时有人冲出来，加入拦路的突厥战士中，人数迅速增添至五十多人，以突厥族人为主，占去三十余人，其它是来自各不同种族的战士。

一把阴柔的声音从主帐传来道：“原来是跋兄大驾光临，另两位当是少帅和徐子陵兄，这么远道而来，乃马吉的光荣，请入帐一叙。”竟是字正腔圆的汉语。

三人虽然不惧，仍暗呼不妙。

马吉不用出帐，已知有寇仲和徐子陵随行，可见是早得消息，正严阵以待。

跋锋寒哈哈一笑，牵着马儿，领头朝主帐走去。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个眼色，同时想起跋锋寒“入集容易出集难”的话。

第三章 燕集干戈

在五十多名神情严肃、杀气腾腾的战士簇拥下，三人牵马昂然朝六十步外的主帐走去。

徐子陵低声在跋锋寒耳旁道：“曾听人说过马吉懂汉语吗？”

跋锋寒神情一动，缓缓摇头，沉声道：“从未听过。”

徐子陵淡淡道：“若我所料无误，刚才说话的就是墩欲谷。”

他的话像平地起的焦雷，使得两人脑际如受雷轰、灵似闪电般照亮他们的脑海，他们之所以会到燕原集来，是因许开山说过被灭口的葛米柯是马吉的手下，有关于狼盗的消息出卖。所以当他们在燕原集东南的一个晚间的路程上骤然失去狼盗的踪迹，自然而然想到来燕原集找马吉探消息和碰运气。那时他们并没对此作过深思，因为根本不把马吉放在眼内。

徐子陵此两句话一出，两人登然醒悟。他们已因粗心大意陷身敌人奸计中，亦不得不承认对手却是高明。

由渔阳到此。所有发生的事根本是一连串的阴谋，且是一计不成又施另一计。

自因到青楼找箭大帅求弓，暴露行踪，以杜兴和许开山为首的敌人即展开行动。饮马驿事件中狼盗和骚娘子针对的不是阴显鹤，更非丘南山或各帮会的人，而是他们。

精于天文和用毒的骚娘子，施尽浑身解数，成功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毒害诸人，只因寇仲和徐子陵百毒不侵，才功亏一篑、致赔去夫人又折兵。

一计不成又一计。

杜兴本打算于山海关倾尽全力击杀两人，却因跋锋寒和师纪暄的出现使杜兴阵脚大乱，只好变招由许开山出马，巧妙地引他们追赶狼盗而来到塞外。

狼盗一直把他们引到燕原集的附近然后隐去踪迹，迫得他们只好到这里来找马吉，而这根本就是置他们于万劫不复的陷阱阴谋。

诸般念头以电光石火的高速在跋锋寒和寇仲心头掠过。每在最紧要的关头，徐子陵总能显示出过人的智能和神奇的直觉。

离主帐尚有二十步。

徐子陵聚音成线地贯进两人耳内去，道：“先下手为强！”

跋锋寒候地立定，仰天长笑，以突厥话道：“墩欲谷快给我滚出来。”

四周众汉齐感愕然，接着“铿锵”声不绝于耳，人人拔出塞外最流行的各式马刀，先往四外退开少许，刀锋对准三人。

从这些人的反应，一丝不误的证实徐子陵的看法。

不待墩欲谷答话，三人同时翻上马背，生死存亡，就是这寸阴之争。

若任由敌方从容布阵侍候，明年今日就是他们的忌辰。

只墩欲谷一人已不易应付，何况对方处心积虑，此番肯定是倾巢而来，甚至毕玄也有可能藏在帐内，那就非说笑的事，若他们饮恨于此，任俊和李叔等肯定也没命。只有他们保得性命在世，杜兴才不敢下毒手。

“蓬”！

一人破主帐顶而出，冲天直上达四丈有余，劲喝如雷道：“大汗有命！动手！”说的当然是突厥话。

此人的身形有点像阴显鹤，骨瘦如柴。高如白鹤，却比阴显鹤稍为好看。一身雪白的宽袍，在高空上衣袂随着大草原的长风自由拂扬，貌相雄奇中透出智能的秀气，横看竖看年纪都不似超过三十岁。可是三人感到他就是墩欲谷，否则谁能有此气度威势。

高手就是高手，如假包换。

墩欲谷忽然改升为降，凌空朝三人斜扑过来。就像鹫鹰从高处滑翔下降攫取草原上钟爱的美食，双眸贯注深情，嘴角还逸出一丝自信骄傲的笑意。

亡月弓来到跋锋寒手上。

徐子陵倾前两手探进装满铁弹分挂马背两边的革囊中，长笑道：“少帅这么快即可赏遂心愿，尚有何憾！”

跋锋寒送出真力，亡月弓似变成有自己的生命般自动张开，跋锋寒另一手把箭矢上弦，迅快至使人看不清楚动作。箭搭弦上。

三匹战马成品字形，改为以寇仲为首，往主帐左方冲去，跋锋寒则从先前的领头改为与徐子陵双双殿后，使墩欲谷变作从右后侧往他们下掠而至。

寇仲的并中月随他俯身朝前劈出，另一手的铁弹则连珠疾发，仍有余暇答徐子陵道：“陵少真懂说笑，我认为循序渐进比较好点。哈！”

弓满！跋锋寒双手生出微妙至令人叹为观止的变化，落在身处空中的墩欲谷眼内，却是箭矢射出的角度和时间不住改变，使人感到无从捉摸，忽然间，墩欲谷晓得自己落在下风。

“嗖”劲箭离开亡月弓，掠过两丈的距离，闪电般往墩欲谷射去，取点无迹可寻，避无可避。

如此箭术，足可称雄大草原。

徐子陵持弹那双洁美晶莹、修长优美的手化出万千不同的手印、像千手观音般以漫天花雨的手法撒出铁弹，向朝三人扑来、如狼似虎的五十多名突厥战士雨点般射去。一些铁弹与寇仲和跋锋寒擦身而过。偏是不会伤及两人，准确如随心所欲的使人难以相信。

“蓬”！

墩欲谷无可奈何下把真气贯袍袖，硬对跋锋寒含有十成功力以亡月弓发出的劲箭，两劲交击，长箭寸寸断碎，表面上墩欲谷似占得优势，却给反震力送往远处，与三人距离迅速拉阔。

此箭成败乃至重要的关键，若给墩欲谷此等超级高手迫近，必可缠死其中一人，后果实不堪想象。

在墩欲谷高呼“动手”后，四周近五十个营帐同时被掀翻，抢出六、七百人，加上遍布营帐外扮作各族战士的突厥精锐，竟达上千之众，各以最快时间翻上战马，原本帐篷林立的营地，变回捕鱼儿海旁的空旷草原和一望无际杀声震天的战场，变化既突然又震撼。

主帐冲出十多人，赵德高赫然置身其中，其它人各具慑人形相，只看一眼便知全是真正的高手，是敌人主力所在。

这批人中有一身披金袍者，份外惹人注目，不但因他的秃头，宽大的骨干和充满强悍味道的脸容轮廓令人印象深刻，更因他那副像是与生俱来的

气度与自信，使人感到他是那种果断坚韧，拥有无限活力，且雄材大略、为求成功。不择手段的枭雄式人物。

赵德言和金袍秃顶大汉几乎是不分先后地腾空而起，翻过正奋不顾身攻击拦阻三人的战士，其它高手均要比他两人慢上一线。

十多个正往寇仲三人的战士纷纷往后抛跌倒毙，不是脸门就是咽喉胸膛等要害被铁弹命中。连一向不随便杀人的徐予陵亦手下不留情，因为只要稍存半点容让，遭殃的首先是坐下爱驹。

突厥精骑潮水般从捕鱼儿海相对的东面漫山遍野地踏着翻倒的营帐攻来，南面因兵力薄弱而阻力较少，那亦是三人选择杀出重围的方向，他们能否不被敌人主力缠上，乃成败所系。

“当！”寇仲的井中月劈得一个挡路者连人带刀往后抛去，全力一刀下劲气像山洪暴发，那人眼耳口鼻全渗出鲜血，身不由主的撞得他身后七、八个战士骨牌般东倒西歪成一团。

寇仲狂喝道：“跳！”

猛抽马缰，真劲依跋锋寒亲授的秘法传到马腿去。千里梦直跃纵离地近丈处，越过六、七名故人，横过三丈多的距离，往更远的敌人扑去。

二人心意相通。徐子陵和跋锋寒同时驱马腾起，有如天神飞马。跃离地面，终脱离五十名徒步战士的纠缠。

此着大出敌人料外。立时阵形大乱，失去攻击的重心，三马落地处的敌人被迫得四散退避，跟追来的赵德言和金袍秃顶大汉大幅拉远距离。

铁弹不住从徐子陵手上射出，从东面杀来的敌骑纷纷中弹堕马。人马堆迭得有如小丘，使随后而至的难越雷池半步，不能把二人的三角阵势冲破，迫使他们各自为战。

寇仲的井中月化作漫空刀芒，专注前方，确是挡者披靡，刀光过处敌骑不死即伤。

他有如破开惊涛怒号狂暴大浪的船首，不住策马挺进。

跋锋寒左弓右剑，展开他最擅长的一心二用之术，不让后方追来的故人近身，又抵着从捕鱼儿海一方攻来的少量敌人。

三人沿岸突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最优良的战略。

链子菱枪横过丈半远距离。从赵德言手上射出，无声无息的直取跋锋寒后脑。

跋锋寒刚斩杀一敌，像背后长上眼睛般反手一剑扫在菱枪尖处，大喝道：“少帅小心，颀利来与你亲热哩！”

金袍秃顶正从靠海一方赶上来，大笑道：“我颀利称雄大漠时，你们仍是乳臭未干的小儿呢。”

说罢斜冲而起，瞬间间抢至寇仲右侧，手中长马刀化作耀眼白芒，劈往寇仲左颈，威猛至极。

寇仲早从墩欲谷的“大汗有命”猜到颀利亲临，只是没想过他的刀法厉害至如此境界，刀未至，刀气早把他锁个牢固，心中暗叹一口气，顾不得另一根朝他当胸溯至的长枪，猛扭虎躯，井中月挥击迎战，大笑道：“寇仲参见大汗！”

如被颀利截停，那怕只是片刻时光，从左方拥卷过来的敌骑将把前方突围之路堵死，他们再没机会离开。

“叮”跋锋寒的斩玄剑重重荡开赵德言的链子菱枪，而他亦付出代价，

身上多添两处伤口。

徐子陵也看出颀利对他们的威胁，并判断颀利有足够实力拖住他们，把手中铁弹全数洒出，向寇仲大喝道：“换位！”

“锵”！井中月硬撼颀利的马刀。

寇仲哈哈一笑，完全出乎颀利料外的借力弹离千里梦，不但避过前方攻来的一枪一刀，还往徐子陵的万里斑投去。

徐子陵则平飞过来，在颀利来不及变招的情况下，手按千里梦马背，有脚横撑，疾取颀利脸门。

颀利全凭一口真气凌空追赶，早拟好对付寇仲的策略，采取射人先射马的手法，首先迫得寇仲应接不暇，再以重手法击毙千里梦，岂知人算不如天算，寇仲忽然换成全力一脚撑来的徐子陵，怒喝一声，改以刀柄往徐子陵撞去。

“蓬”！

宝瓶气劲骤发，颀利的武功修为虽臻宗师级数，仍未想过世间有如此玄妙的气劲，高度集中得令人难信，登时吃个哑巴亏，震得手酸臂麻，且一口真气已尽，断线风筝地横抛开去。

徐子陵此时成为三角阵的尖锋，宝瓶气发，两敌应拳堕马，顿时压力一松，南方敌阵终被破开一个逃生的缺口。

在灿烂迷人的星空下，三人在荒沙遮大地、触目灰黄的小戈壁半沙漠地带策骑疾驰。

自从藏原集逃生，他们马不停蹄的急赶了一天半夜的路。颀利和他的突厥亲卫精骑，正对他们衔尾穷追。在抵达燕原集前。他们早跑足整夜的路，而敌人则养精蓄锐在捕鱼儿海旁的营地恭候，若非有跋锋寒的“人马如一”心法，就算神骏如他们的三匹坐骑亦早倒毙黄沙。至此时人马劳累不堪，夜风刮起风沙，漫天照面的打来，令人干涩难受。

就像在人间地狱内饱受活罪的折磨，除靠仅余的一点意志和希望支撑，再无其它可持。

力战之后，满身伤痕的三人更要以真气支持马儿，真元的损耗接近油尽灯枯的阶段。

而敌人仍在目不能及的后方苦追不舍。因为颀利放出的猎鹰在百丈上的高空时现时隐地盘旋，对他们的精神意志造成庞大的压力和威胁。就如他们曾经遭遇过的历史在重演，只不过换上更难躲藏的塞外不毛之地。

寇仲逆风叫道：“马儿快捱不下去哩！”

跋锋寒道：“我们唯一的生路，就是尽早抵达小戈壁内唯一的绿洲得古阿鲁，绝不能停下来。”

寇仲叹道：“希望我们没迷途吧！”

跋锋寒仰观星象，肯定的道：“兄弟！信任我吧，有天上的星宿作指引，我是绝不会迷途的。”

三人苦苦支撑着胯下的马儿，朝着沙石连天旷野奔驰。

忽然前方天际尽处现出一条绿线。

跋锋寒大喜道：“哈！兄弟们！小弟终不负所托，你们看！”

两人精神大振。遥眺出现在眼前神迹般的景物。

绿色的线条随着他们的前推变成一片绿色的丛林，纵的、横的、一条条、一行行的耸立着。生意盎然，吹来的风、送来嫩草和湿润的气味。使

他们有如从地狱走出回到美好的人间。

笔直的杨树和茂密的榆槐紧挨杂生。形成天然的防沙阵形，绿油油的草野冲展开去，覆盖着一座小湖四周的岸原，仿似由天而降的一块绿毯。

濒临倒毙边缘的马儿停下来在湖旁边喝水吃草，三人经过调息近半个时辰，体力和精神回复大半，心中又再充盈着斗志和信心。

寇冲凝望天上盘旋只是一个黑点般大小的猎鹰，道：“我们有多少时间？”

跋锋寒答道：“凭小弟的经验，我们该比对方快上近两个时辰。就算颡利如何了不起，没有一个时辰亦追不到这里来。”

寇仲哈哈笑道：“那就成哩！只要宰掉这头扁毛畜牲，我们便如脱笼之鸟，归海的神龙，撇掉颡利和他的手下。”

徐子陵也仰观猎鹰，皱眉道：“这是颡利放出的第二头鹰儿，干掉了一头，仍避不过一另头的追蹑。”

寇仲胸有成竹的道，“假设我们能令鹰儿只伤不死，它回颡利身边，你道颡利敢否再放鹰来追踪？训练一头猎鹰可非十天半月可成的事。”

跋锋寒苦笑道：“你有把握射伤在百多丈高处飞行，且懂得躲避箭矢的猎鹰吗？”

寇仲取出灭日弓，张开弓弦，长笑道：“若只是我寇仲一人，没有箭大师精制的神弓，这当然是没可能的，但如今还有一个一箭射退墩欲谷的箭神跋锋寒在，情况便大大不同。”

跋锋寒面容不变，双目射出慑人的神光，长长呼出一口气道：“你们若能把送我送上四十丈的高空，小弟可以试试。”

徐子陵计算距离道：“我们顶多能把你送上二十丈的高空。”

寇仲道：“只要把鹰儿引得飞低点，没可能的事不是变得可能吗？”

跋锋寒接过灭日弓，长身而起道：“对！没试过怎知不行？只要我们躲进树林里，不怕那畜牲不下来看看。”

第四章 弃堡之盟

三人驰离绿州，同是踏足黄沙，心情与先前绝对是天渊之别。

首先是令他们寝食难安的猎鹰被箭射中左翼，悲鸣而去，使他们回复自由自在。

其次是马儿饱食歇足，加上输入真气，变得生龙活虎，使他们大增把敌人抛离甩掉的本钱，在这场你追我逐的虚耗战中占尽上风。

此时离天明尚有半个时辰，寇仲忽然哈哈笑道：“我们定是天生要被人穷追猛打的命运，在关内如是，来到塞外亦如是。”

跋锋寒减缓马速，微笑道：“少帅不知自己是多么幸运，颡利一向算无遗策，少有失手，今趟劳师动众，更冒被突利攻袭之险，仍是白费时间与心思，丢人现眼。只此足令少帅立时扬名塞外，任谁都不敢对少帅掉以轻心。”

徐子陵苦笑道：“但我们追讨羊皮一事却要泡汤，最糟是明明被杜兴和许开山出卖，他们仍可把责任推个一干二净，不能找他们算账。”

寇冲恨得牙痒痒的道：“这两个家伙太可恶啦！”

跋锋寒领着两人驰上一座小丘，勒马停定，环目四观，欣然道：“两位大哥请放心，小弟现在比这以前任何一刻，更有把握把大小姐的八万张羊皮追回来，虽然可能非是原来的羊皮，总之有人要负上全责赔给我们，除非他不想活命。”

寇仲一呆道：“你想找马吉算账？”

跋锋寒双目杀机大盛，冷然道：“马吉甘心作颡利的走狗帮凶，当然要为八万张羊皮负上全责。”

徐子陵讶道：“你不是说过马吉行踪飘忽，居无定所吗？该到哪里找他？”

跋锋寒唇角逸出一丝笑意，道：“这叫走得和尚走不了庙，小弟恰好晓得马吉洗脏的秘密工场设在哪里，每趟在燕原集交易后，他会亲自督师把脏物送回工场，由手下匠人改头换面，再脱早出售。来吧！我们就先一步到那里去、恭候马吉的大驾，今次纵有天王老子都再不敢为他撑腰说话。”

徐子陵勒马叫停。

寇仲和跋锋寒任马儿冲到十多丈外，勒马掉头回来。

经过三天兼程赶路，不但把颡利远远甩掉，还离开小戈壁，抵达那兀江西岸的大草原。

辽阔的高原上空，发亮的银白色云团闲适地自由飘浮，伞子般遮挡着午后的春阳，造成云移荫动的草原奇观。湖水反映阳光，宝石似的闪闪生辉。

长风徐来，拂人衣襟。

寇仲来到徐子陵旁，道：“什么事？”

徐子陵闭上眼睛，指着远方道：“舍利到那边去哩！”

跋锋寒精神大振，道：“石之轩？”

徐子陵睁开虎目，点头道：“那感觉微不可察，可见石之轩是在颇长的一段时间前路经此处。”

寇仲道：“往那边走是什么地方？”

跋锋寒摇头道：“我从没到过那一区，现在我们必须作出选择，究竟是石之轩还是马吉。”

寇仲头痛的道：“若错过今趟机会，是否仍可找到马吉。”

跋锋寒道：“肯定是非常困难，却非没有可能，他怎都是有迹可寻的。”

寇仲断然道：“那就暂且放过马吉，先干掉石之轩再办其它事。”

跋锋寒思索道：“真奇怪！石之轩究竟在躲避什么？竟要到那么僻远的地方去？”

寇仲道：“会否是阴癸派的人？”

徐子陵吁出一口气道：“感觉又消失哩！希望可以在黄昏前追上他，走吧！”

远方尘头大起，一队由十多头载货骆驼和百多骑士组成的团队，横过草原而来。

跋锋寒凝视观察半晌，道：“是大食国来的商人，你们稍待片刻，小弟过去问路。”言罢策骑驰去。

寇仲和徐子陵趁机下马让马儿稍息，追踪石之轩近十天后，跋锋寒这头识途老马亦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徐子陵对舍利的感应若断若续，此刻又再感应不到石之轩所在。

寇仲苦笑道：“石之轩这老狐狸真不简单，来到塞外仍这般厉害，教我们摸不着他的屁股。”

徐子陵道：“他采取的是迂回曲折的路线，确像一心要撇掉某个紧迫在身后大敌的样子，有谁能令他如此害怕？失去金环真夫妇的帮助，师妃暄该没法跟来，而师妃暄也没资格令石之轩如此害怕。”

寇仲皱眉道：“此正是令小弟大惑难解的地方，金环真夫妇只能在百里的范围内对舍利生出感应，在这一望无际的平野，只要跑快点即可逸出百里的范围，即使有金环真夫妇之助，阴癸派仍没可能深入数千里的直追到这里来。”

此时跋锋寒问路完毕，奔回来笑道：“你们可知前方有些什么东西？”

寇仲夷然道：“你不说出来，我们这对初抵贵境的小子如何晓得？”

跋锋寒欣然道：“我是多此一问。从这里朝西走两天，将到达黑水南岸赫赫有名的统万城，意即‘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非一般逐水草迁移的部落可比。”

寇仲讶道：“竟有如此地方？”

跋锋寒道：“你们汉人该对建设此城的赫连勃勃耳熟能详，因他在晋朝时建立北朝十六国之一的夏国，更乘晋室内乱领军南下，攻克长安，自立为帝。赫连勃勃乃史上有名暴君，曾堆砌人头号曰骷髅台，对手下亦是极端残忍，动辄剜眼割唇钩舌斩首，结果只传一代，就给北魏灭掉。”

寇仲道：“石之轩会否到统万城去？”

跋锋寒道：“这要看我们的运气，现时作主的是靺鞨黑水部的铁弗由，已无复建城时的盛况。”

徐子陵道：“好吧！我们就到统万城碰碰运气。”

谈笑声中，三人朝茫茫原野继续漫长的旅程。

镰刀似的下弦残月，挂在西边天上。

策骑缓行，日夜不停的急赶三百多里路后，他们均有点失落，因为徐子陵感应不到邪帝舍利。

跋锋寒仰首观天，道：“若我所料不差，日出前会有场雨。”

徐子陵讶道：“天气不是很好吗？锋寒兄凭什么推测会下雨？”

跋锋寒道：“在大草原生活的人都有一套预测天气的方法，不懂者会非常吃亏。子陵看看天上面的云是否状如棉絮，离地特高，且空气中水分充足。所谓棉花云、雨快临。

这判断该有八成准绳。”

寇仲大喜道：“这预测天气的方法对行军非常管用，快说来听听。”

跋锋寒傲然道：“我的测天术在大草原不排第一亦可排第二。其术可大分为三部分，就是望云、察风、观物。若能把三者合在一起作推测，可达十拿九稳的地步。”

徐子陵亦大感有趣，道：“少时常听老人家说什么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大概就是这类积累经验而来观天术吧。”

跋锋寒道：“就让我们从望云入手，从其形状、分溯移动和变化，分辩出何谓鱼鳞天，鲤鱼斑，又或炮台云，筋布云，对这些有了认识，包保少帅回到中土与人争霸时，不但是料敌如神的统帅，更是测天的高手。”

寇仲长笑道，“仅只是得此秘术，小弟已感不虚此行。”

徐子陵超指前方道：“那是什么？”

两人循他指示瞧去，莽莽草原远处，一座小山丘上，屹立着一座堡垒般的建筑物，分作三层，最高层是耸峙堡上的高台。

跋锋寒精神大振道：“那定是统万城南面的赫连堡，我们有避雨的地方哩！”

寇仲犹豫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堡内的人会欢迎我们三个不速之客吗？”

跋锋寒笑道：“它只是座荒废十多年的破堡！我们趁机好好休息，明天才入统万城。”

话犹未已，天上风云变色，大雨欲来。

跋锋寒催马前进，大笑道：“少帅该对我的测天术信个十足了吧！”

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策骑追去。

雄据丘顶的白色城堡像幽灵般俯瞰大地，对照头洒下的大雨似是完全无动于衷，对自身因日久失修致既残且缺的躯体毫不在乎。

三人冒雨来到门不成门的入口前，大呼痛快。

跋锋寒仰面任由雨水洗涤，微笑道：“两位可知这座小堡垒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建造出来的？”

寇仲哈哈笑道：“正要请教。”

跋锋寒叹道：“赫连堡的坚固在草原上是非常著名的。建造的方法是以一种特别的泥土，掺和牛羊之血层层铺筑，再堆柴烧烤。每筑好一层，赫连勃勃就命兵士以大铁链锥之。如锥入一寸，即杀筑墙者，如锥不入，改杀兵士。两位可以想象，如此筑出来的堡垒，是否其坚可以砺刀斧？”

寇仲倒吸一口凉气道：“我的娘！是否整座统万城都是这么建出来的？”

“少帅猜个正着。”

三人同时剧震，不能相信地望进破门里古堡内只可容数十人的黑暗空间去。

大雨愈下愈急，打在堡垒墙上，发出响亮的清音。

寇仲双目杀机大盛，却从容道：“原来是祝宗主观临，这该叫有缘千里能相会、又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休怪我们不肯放过良机。”

祝玉妍从黑暗里走出来，到达差一步就弃暗投明的暗边缘处，立定门内，冷笑道：“无知小儿，凭你们三个有何资格把我留下来。”

跋锋寒哑然失笑道：“资格？当年在洛阳你老人家当然有资格说这番话，现在嘛，就要先问过本人的剑哩！”

祝玉妍发出一阵娇笑，娇喘细细的道：“不再和你们胡闹，言归正传，你们有没有兴趣和我合作杀死石之轩？”

她的声音令人有种百听不厌，心颤神动的强大感染力，三人顿时减去几分敌意，战意大减。

寇仲心知肚明受到她魔功影响，皱眉道：“少说废话，我们间再无合作的可能。”

祝玉妍平静地道：“为表示我想合作的诚意，我破例向少帅说明一件事，就是上官龙并非我阴癸派的人。”

跋锋寒沉声道：“那他是谁？”

祝玉妍淡淡道：“他是来自塞外回统一个神秘教派，与我们虽有渊源，却只是互相利用的关系，他做的事，该不用由我负责吧！”

徐子陵道：“金环真夫妇是否落在你手上？”

祝玉妍愕然道：“子陵为何会有此一问。”

三人敢肯定她不是弄虚作假。因为以她的身份地位，理该不用为这等事撒谎。

若非阴癸派，究竟是谁掳去金环真夫妇？而除去阴癸派，尚有何家派有如此实力，金环真两人肯定不是省油灯。

寇仲没好气的道：“坦白说，现在既晓得祝玉宗主是要去寻石之轩晦气，我们就暂且停战，不过合作之事再也休提。”

祝玉妍幽幽轻叹，自有一种惹人怜爱的味儿，最奇怪是她仍是隐在入口内的暗中，与黑暗融为一体，但只是她的声音已是足可引人遐思，想象无穷。

只听她以年轻充盈诱惑力的声音娓娓道：“你们或者不会相信，石之轩现在唯一害怕的人就是我。你们想听听原因吗？”

跋锋寒苦笑道：“祝宗主请赐教。”

祝玉妍默然片晌，柔声道：“因他知道只有我才能杀死他，由于我已立下死志，决不容他利用舍利内的死气来缝补他致命的破绽。”

三人都听得心颤神移，她的语气带着深如汪洋的似水柔情，说的却是为除去石之轩而立下的生死状。

祝玉妍续道：“只有与石之轩同归于尽，始有可能破掉他的不死印法。舍此再无别法，你们相信吗？”

整个大地尽在茫茫风雨中。变成一个水的世界，可是三人却像把正淋在身上的狂雨忘掉，耳鼓内只响动着祝玉妍说的话。

假若石之轩和祝玉妍两个魔门最顶尖的人物斗个同归于尽，还有什么比这更理想的结局？

寇仲道：“我们可以帮上什么忙？”

祝玉妍嗔骂道：“死小鬼！居心不良，听到奴家要和石之轩来个玉石俱焚，立即换过另一副油腔滑调，不嫌太露痕迹吗？”

雨势转大。冷飕飕的雨水随风四面八方一阵阵下来，无数临时的小瀑布从赫连堡的破顶钻孔穿洞地冲刷着，天和地再分开来。

徐子陵淡淡道：“祝宗主晓得石之轩在哪处吗？”

祝玉妍不答反问道：“你们为何要到统万城去？”

跋锋寒道：“我们是要找一个叫马吉的人，再从他身上追寻肆虐东北的狼盗踪影。”

祝玉妍道：“你们若有合作的诚意，就留在统万城等我的消息。”说罢没进堡内的黑暗去。

三人你眼望我跟，均感到刚才发生的事不可思议。祝玉妍竟央他们合作去对付石之轩，可见祝玉妍要毁掉石之轩的决心。

跋锋寒飞身下马，道：“走啦！进去吧！”

赫连堡共分三层，是座宽横约二十步的堡垒，内里建有石梯贯通各层，

最顶处是座了望台，把堡垒的高度延伸至高达十丈，仿如石塔。

虽有破毁，但堡身仍大致保持完整，厚达两尺的坚固城门，足可抵挡擂石的猛烈撞击。四周尽是平野，可是因建于丘顶高处，确有一夫当关的慑人气势。

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雨水无孔不入的从上层的缝隙滴下来，石阶则成层层淌流的引水道。

下层地面布满柴枝炭煤石块和旅者遗下的残余对象，幸好墙身开有射箭的小窗孔，空气流通，故没有腐臭的气味。

徐子陵凝立不动，压低声音道：“石之轩到过这里，且停留一段颇长的时间。”

两人听得精神大振。

跋锋寒湿漉漉的来到其中一个小方窗旁，朝外望进风雨翻腾的天地去，沉声道：“石之轩的不死印法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听祝妖妇的语气，好象若他的不死印法没有破绽，谁都奈何不到他。”

寇仲为马儿解下马鞍，道：“陵少曾和他交手多次，比较清楚。”

徐子陵缓缓道：“大约在四十年前，石之轩入佛门偷学得正宗玄功，再配合魔门花间和补天两派的秘技，创出震惊正邪两道的不死印法，隐为统一魔道的超卓人物，就在此时，遇上慈航静斋派出来专门对付他的碧秀心，一场史无前例极尽诡奇之能事，为外人无法想象的斗争，由此展开。”

“轰隆！”一个惊雷落堡外近处，震得各人耳朵嗡嗡作响，电光划破黑暗，照得远近平野山坡明如白昼，现出树草狂摇乱摆的可怖情景，跋锋寒叹道：“我还是道行未精，刚才的绵絮云状如城堡，该是打雷的征象。继续说吧！”

徐子陵来到跋锋寒身旁，挨着窗洞的墙壁，往外瞧去，道：“这场斗争本该以碧秀心读过《不死印卷》以致香消玉殒而结束，但事情却非如此，石之轩因重情太深，更因接受不了亲手把最心爱女子害死的残酷事实，性格出现分裂，一边仍是冷酷无情的邪派顶尖高手，另一边却是悲苦自责，情深如海的失意者。石青璇更成为他难以舍割的包袱，不死印法再非无隙可寻。”

跋锋寒倒抽一口凉气道：“世间竟有此等异事，如非由子陵亲口道出，我会不敢相信。”

寇仲过来拍上两人肩头道：“若加上祝玉研仍杀不死石之轩，恐怕我们以后再难好好的睡觉。”

“轰！”

另一个惊雷和闪电不分先后的在赫连堡上空爆响闪亮，震得整座坚固的石堡颤动起来，令人生出身处险境的感觉。

第五章 神弓施威

一片无涯无际的寂静，笼罩着黄昏下的大草原，快没入地平下的太阳，在被大地吞没前吐出霞彩，染红西方天际。

统万城屹立前方，城外散布各式营帐。

这白色的城垒由东城、西城和外廓城组成，城的四角均有突出的方形

墩台，雄据城墙之上，平添不少气势。白色简朴的大小房子，疏落有致地分布城内，形成大小街巷。

大部份人家亮起灯火，城内炊烟四起，充满生活的气息，对三个久未见过人烟的长途旅客，份外有种难言的亲切感觉。

寇仲欣然道：“想不到统万这么热闹，除我们外，尚有两队人马在入黑前赶至。”

跋锋寒道：“统万在这一区是最大的货物集散地，本身著名的是铁器业，被誉为毛乌素的武库，而这宝库正在黑水部大酋铁弗由手上。”

徐子陵道：“毛乌素是什么东西？”

跋锋寒道：“毛乌素是小戈壁沙漠的另一个名字。我特别提起铁弗由，因为此人颇不简单，既有野心，更有使其野心事成的气魄才情。据传在颉利和突利的战争中，他在暗里支持突利，于此可见此人的眼光手段。”

寇仲点头道：“若让颉利灭掉我们的好朋友突利，他的确没多少好日子可过。”

跋锋寒淡淡道：“突利非但不是我的好朋友，朋友都算不上。”

徐子陵岔开道：“统万是否任由外人自由进出的？”

蹄声自后而来。

别头瞧去，三个小黑点在远处不断扩大，显示来人骑速极快。

跋锋寒边用神审视来骑，边道：“统万城是个没有人能夸言独占的地方，因此举会惹起附近各族群起攻之。即使铁弗由亦只能控制城内七成的打铁业。加上城内有八座神庙，分属八个不同的教派，草原的民族有专诚来此朝圣者，不要说城禁，城门破毁亦没有人敢修葺。因怕给被说别有野心。”

三骑此时来至近处，马上骑士一身末羯族武士装束，年轻剽悍，长相虽不俗，却令人感到一股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邪气。

寇仲依跋锋寒的交道右手扞胸打出末羯人式的问好手讯，岂知三人冷眼瞅着他毫无反应，到驰越他们时，其中一人以生涩的汉语道：“汉狗来寻死哩！”

另两人大笑相应，极尽侮辱的能事。

寇仲毫不动气，皆因想起炆帝当年对他们所作所为，只向徐子陵露出一丝苦笑。

跋锋寒双目精光大盛，盯着他们朝统万城远去的背影，忽然喝道：“他古鲁那列！”

其中一人闻言一震，回头瞧来。

跋锋寒以突厥话大笑道：“真巧啊！待会定要和你们三兄弟亲热一下。”

另两人回过头来，三对眼睛同时凶光大盛，却没停下来，转瞬去远。

徐子陵讶道：“你认识他们吗？”

跋锋寒满脸春风地道：“今趟我们将不愁寂寞，小小一招投石问路，就试出他们正是恶名远播的黑水三煞。记得他们吗？”

寇仲喜道：“不就是许开山提过的黑水三煞，今趟可以出一口鸟气哩！”

徐子陵指着城东外一处高地竖立的十多个营帐道：“那些帐幕色彩缤纷，该属于哪一族呢？”

跋锋寒道：“应是伊吾族的营帐，他们是个喜爱色彩的民族，出产的颜料在草原享负盛名。”

寇仲的心神却在黑水三煞身上，道：“黑水三煞著名匆匆赶来，该不会

是什么好事，为的究竟是什么？”

跋锋寒微笑道：“他们给我揭破身份，将被迫要杀我们灭口，少帅不用担心他们会躲起来。”

寇仲哈哈笑道：“老跋真明白小弟的心意。”

说罢夹马加速，朝这大草原上以人畜鲜血建立起来的白色城市驰去。

赫连勃勃建城时，明显受到中土文化的影响，除建筑物风格相异外，基本的布局都沿袭汉民族的传统城市规则，四面开门，以十字大街统贯全城，宫城居中。其中一些建筑物规模宏大，最具特色者是石雕处处，甫进南门，左右各两排高过人身的石雕神兽，虽残缺破损，却多添高古朴拙的味道。

三人牵马入城，对入目景物有处处新鲜的感觉。

街上人畜往来，有赶羊的牧民，牛车驼队，远方来的商旅，本地以未羯为主的居民，朝圣的各方游牧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和衣饰，形成充满异国风情的草原大都会。

空旷处营帐竖立，与坚固的白色土舍格格不入，对比鲜明，有如把大草原搬进城内去。

寇仲凑到徐子陵耳旁道：“感应到舍利吗？”

徐子陵摇头首作答，目光浏过排在两旁的建筑，多建有挡雨遮阳的门檐，有些还在檐下摆放椅桌，供人坐息。只是象中土城市的商铺、食肆旅舍一律欠奉。问跋锋寒道：“今晚该到什么地方歇脚？”

跋锋寒道：“你们留心屋门外的标志，凡挂出羊角的房屋，表示屋主肯招待外来人，或屋内有空房子，此乃游牧民族好客的传统，走时给点礼物，交个朋友，皆大欢喜。不过我们的情况有点不同，因为你们这里是这里最不受欢迎的汉人。”

寇仲最留意到街上行人投来不友善的目光，苦笑道：“可否买个帐幕，到城外草地学伊吾人般筑巢而居？”

跋锋寒移往一旁，把马儿暂拴在马栏处，取下鞍甲，微笑道：“先坐下再说，其它的由小弟去张罗。”

两人有样学样，取下鞍甲，到大街旁一处屋檐的桌椅坐下，马鞍放在一旁地上。

面对长街，又是另一番况味。

夜幕低垂下，长街全赖两旁宅舍透出的灯火照明，忽然一群武士从长街另一端走来，黑水三煞赫然在其中。其它十多名武装大汉人人散发披肩，显是室韦族的战士。

他们的目光同时落到三人身上却没有立即过来生事，全坐到对面的屋舍外的桌椅处，摆明要和他们过不去。

寇仲笑道：“好戏来哩！”

周遭宅舍的居民和行人感到隔街对峙、剑拔弩张的异样气氛，关门的关门，走避的走避，大街立时静寂下来。

徐子陵皱眉道：“此处没人管的吗？”

跋锋寒双脚微伸，撑得椅子倾侧靠墙，伸个懒腰道：“这等若另一燕原集，大家依规矩行事，谁的拳头硬就能话事作主。这批室韦人有九成是这里的恶霸，否则本地居民不会害怕的。”

寇仲轻松地道：“杀人又如何？”

跋锋寒拔出斩玄剑，以手指拭抹，从容道：“要看被杀的是什么人，假

设是我们三个无名无姓的外人，不会有人哼半句。若被宰的是他们，则后果难料，须看他们的背景后台。”

蹄声骤起，长街一端十多人策骑而至，示威似的在街心控得战马昂立仰嘶，这才甩镫下马，加入对面的阵营去。看发饰衣着，该是契丹人。

敌方立时声势大盛。

寇仲笑道：“真没有胆色，还要另寻帮手。”

跋锋寒道：“人家是看得起我们，来哩！”

其中一名室韦大汉长身而起，横过街道朝他们走来。

“猎猎”声起，敌方燃起四个火把，照亮这截的街头。

敌方增至三十九人，人数上占明显的优势。

往他们走来的室韦大汉脸目狰狞凶悍，手握刀把，在他们身前十步许立定，以突厥话戟指暴喝道：“两条汉狗给我滚出来受死！”

跋锋寒仰天大笑，声震长街，霍地立起，双目杀机陡盛，盯着室韦大汉沉声道：“本人从不杀无名之辈，报上名来。”

寇仲故作讶然的以突厥话道：“假设他真是无名之辈，老哥你岂非要饶他一命？”

跋锋寒洒然笑道：“若真是无名之辈，就斩掉他的狗头算数了事。”

室韦大汉忍无可忍，狂喝一声，拔刀往跋锋寒冲去，敌阵同时扑出七、八人。

寇仲从座椅弹起，探手羊皮袍内取出井中月，一个筋斗，翻落街上，刚好截着对手，一刀劈去，所有动作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妙若天成，同时喝道：“无名之辈就由小弟代劳。”

这句却是汉语。

在全无选择下，室韦大汉只剩下挥刀挡格一途。

“当”！

在对方难以相信下，室韦大汉给寇仲劈得连人带刀旋转开去，鲜血从口中喷出，敌方冲出来的人把他扶着时，那大汉在没法凭自己的力量站稳，刀子掉落地上。

包括黑水三煞在内，众敌无不色变，僵在当场，如此威猛物俦的刀法，他们尚是首次目睹。

寇仲横刀而立，大喝道：“他古鲁那列，你给我滚出来。”

黑水三煞同时起立，正要喝骂，忽然电光一闪，一支箭矢以肉眼难察的高速，横过街道，直贯他古鲁那列的宽胸而入，劲力带得他“砰”一声倒撞往身边房舍的外墙，硬将他钉挂在墙身，哼也不哼的当场横死。此箭的劲疾不在话下，最教人惊叹的是拿准他站起来的刹那，时间角度无懈可击。

一时所有人包括他古鲁那列的两个兄弟在内，全体呆若木鸡，没有人在敢动弹。

跋锋寒左手持亡月弓，右手油然地把另一枝箭矢上弦，道：“谁敢动半个指头，我跋锋寒下一个目标就选他。”

此话一出，更是没半个人敢稍为移动，情景怪异至极点。

剩下的双煞交换个颜色，忽然分向左右横闪，且卑鄙得利用己方之人的身体作挡箭牌，全力逃窜。

跋锋寒嘴角飘出一丝冷酷的笑意，持弓一动不动。

寇仲却出乎所有敌人意料之外的还刀入鞘，以迅疾绝伦的手法取出灭

日弓，以跋锋寒发明的独门手法施劲开弓，冷喝道：“陵少！箭！”

箭矢从徐子陵手上投出，寇仲看也不看探手一把接着，架在弦上。

此时两煞窜离敌阵，一人腾身翻往一所屋宅的瓦顶，另一贴墙往最近的小巷闪进去。

眼看两人即要摆脱弓矢的威胁，两张弓同时张满，劲箭离弦而去。

在众敌头皮发麻下，两箭贯背而入，带起两蓬血雨。一煞足尖刚触屋顶，往后仰坠，掉回地上，另一煞仍保持冲势，窜进横巷后才仆倒地上，无一幸免。

寇仲哈哈一笑，收回灭日弓，向扶着室韦大汉的敌人喝道：“还要动手吗？”

众汉仍是呆若木鸡。

徐子陵笑道：“寇仲你该说突厥话哩！他们怎听得懂。”

寇仲一拍额头，失笑摇头，掉头走向椅子去，坐下道：“都由老跋你来应付。”

跋锋寒缓缓收弓，道：“你们侮辱我跋锋寒的朋友，今晚本难善罢，不过既杀三人，我的气消了点，找个人过来说话吧！”

整条大街行人绝迹，静如鬼域。

对方走出一个室韦大汉，样子比受伤的室韦长得稍为顺眼点，来到三人身前，两手合什举至额际，躬身一揖，道：“我们不晓得是跋锋寒亲临致有冒犯，请你恕罪。”

跋锋寒跨下石台，踏足街上，来到对方身前，低声道：“黑水三煞到统万来干什么，勿要骗我，否则追遍大草原我们也不会放过你。”

那人完全被跋锋寒的延伸气势慑服，垂头避开目光道：“他们想从伊吾人手上抢一颗宝石，未及商议，他们就给你杀死，我知的就是这么多。”

跋锋寒道：“是否刻下正扎营城外的伊吾人。”

那人点头道：“真是他们。”

跋锋寒挥手道：“滚吧！记得把尸体带走。”

众汉如获皇恩大赦，抬尸急逃，瞬间走个一干二净。

跋锋寒回到两人中间坐下，笑道“痛快痛快！得此亡月神弓，就算面对千军万马，我亦一无所惧！”

寇仲道：“我们最好补充些箭矢，若射光了，空有神弓亦用武无地。”

跋锋寒道：“这个容易，明早让我问清楚在这里谁打的箭最著名，要多少买多少。”

寇仲伸个懒腰，欣然道：“坐在这里别有风味，我们索性将就点在这里打一晚坐，明天由陵少用他的鼻子四处嗅嗅，看能否嗅到石之轩的骚味。”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你是否一直嫉忌我对舍利的感应呢？”

寇仲苦笑道：“你的感应似乎颇有局限，否则怎会到现在才晓得。”

跋锋寒一拍寇仲肩膀，微笑道：“很多东西是与生俱来，无法强求。”

“啣呀！”

旁边的门张开，一张黝黑蓬乱着胡子的老人脸孔探将出来，以汉语道：“三位英雄若不嫌寒舍简陋，欢迎进来。”

寇仲讶道：“老丈是什么人，汉语说得著名好？”

老人道：“老夫叫成真，本是奚族人，移居这里从事打铁不知不觉二十多年，由于娘亲是汉人，故通汉语。黑水三煞恶名昭着，今晚得三位为世除

害，统万的人会非常感激。”

跋锋寒道：“奚族现在的阿会氏是否苏支？”

成真点头道：“跋爷见多识广，我们的阿会氏正是苏支大俟斤。”

寇仲道：“什么是阿会氏？”

成真解释道：“我们奚族共分辱纥王、莫贺弗、契个、木昆和室得五部。各部酋称俟斤，由阿会氏任群长。唉！我们和契丹本同出东胡，现在却势如水火。三位该未进晚膳，不若把马儿牵进来，让我成真一家可稍尽地主之谊。”

三人欣然答应，峰回路转，忽然间住宿饮食的问题迎刃而解，对在旷野荒漠流浪的人来说，有瓦遮头份外珍贵。

第六章 邪王再现

跨过门槛，三人彷彿进入另一天地，成真那从街上看去毫不起眼的屋宅，事实上占地颇广，首先是以夯土为墙、土坯起卷式屋顶的打铁工场，制马刀为主，工具设备一应俱全，于此可窥见统万城打铁业的兴盛。

成真见寇仲和徐子陵趣味盎然的审视土坯平顶屋的质料架构，道：“这种夯土在这里非常普遍，取之不竭，黏性特强，容易脱水成型，最大优点是隔热性能良好，冬暖夏凉。”

两人很想问赫连勃勃是否每起一屋，不是杀起屋的匠人就是杀测试墙身坚固度的兵士，不过想起此问将会大煞风景，只好按下不提。

跋锋寒随手取起一把制成的马刀，问道：“铁料是否从附近采回来的？”

成真答道：“铁料主要由黑水部的铁弗由供应，所以在这里干打铁的，都要看他的指示行事。”

穿过工场的后门，是天井院落，上盖天棚，种植葡萄，下开水井，充满生活的气息。

接着是内进的起居室、墙面用木模压印图案花纹，墙挂毛毯作装饰，铺苇席，设地炕、灶台，土墙置壁龛，外挂色彩华丽的帷帘，对寇仲和徐子陵来说，充满异国的情调。

最后是膳厨、马厩、茅厕、窖藏、客舍等附属建筑。

成真发妻早逝，有五子两女，孙子成群，女儿早出嫁，五子中三子娶妻，仍依俗例住在父亲家中，继承父业。

对他们这三个客人都非常热情，招呼周到，充分表现出塞外民族的好客作风。

一顿晚膳在热闹的气氛下进行，出席者只限家内成年的男性，宾主尽欢。

席间寇仲和徐子陵大开眼界，听到不少有关塞外诸族的奇风异俗。

例如奚族的婚娶习俗，在征得双方家长同意后，新婿先把新娘“偷”走，之后新郎与新娘同到女家生活，到新娘怀孕，夫妇才回归男家。寇仲以他日趋圆熟的突厥话问跋锋寒道：“你们突厥人有否这偷新娘的风俗？”

跋锋寒道：“我们比较像你们汉人，即请人做媒向女方亲，议定需若干

牲畜为聘礼。”

成真的大儿子木克忽生感触，叹道：“我们之所以不远千里的迁到统万来，正是要躲避你突厥人，不愿被掳去作奴隶。”

跋锋寒讶道：“统万虽非突厥直接管辖的属土，但仍在东突厥的势力范围内，恐仍非乐土。”

成真道：“突利和颉利作风不同，突利对领地内各民族一向宽容，不像颉利般动辄抢掠掳劫，而统万处于突利的领地内，所以各民族都能和平相处，少有大规模的冲突。”

木克接口道：“所以统万的人都希望突利能击退颉利，不过突利现在的处境颇为不妙，一边是颉利实力比他雄厚的大军压境，另一边则是粟末的立国，令他左右受敌，形势于他不利，我们只能求地神保佑他。”

跋锋寒沉默下去。

徐子陵糊涂起来，问道：“在这广阔无际的草原旷漠之地，九成以上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如何厘定国界或领地？”

成真答道：“有实力的民族，各自占据随季候转移的大小牧场，以河湖为分界线，弱小的民族若要共享牧场，须按人口向牧场的主子进贡，像统万每年都要向突利献上兵器箭矢，等若缴税。”

寇仲抓头道：“草原这么大，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如何分出胜负？”

跋锋寒道：“大草原的战争与你们中土的攻城掠地战大不相同，打的是杀人和抢掠的消耗战。例如在你们大隋仁寿年间，突厥的阿勿思力俟南侵当时归附隋室的启民可汗，一次就抢走牲畜二十余万头，令启民可汗无力反击，而对方则势力骤盛，继续其杀人放火行径，当然不在话下。在突厥，只有死在战场上的人才受尊重，还可在墓地旁立石为记，生前一人者立一石，有些人立石以千百块计。”

木克道：“还有是掳走别族的年轻男女为奴隶，迫他们从事生产，以支持战争。”

徐子陵苦笑道：“这样以战养战，不要也罢！难怪颉利每次寇边，除杀人放火外，还大量掠夺我们汉人子女，原来是这种草原消耗战的延续。”

寇仲沉声道：“这恰是颉利的不足处，善攻掠而不善守成，故才要倚赖汉人走狗为他们打头阵。”

跋锋寒道：“现在有赵德言作颉利的军师，情况有可能改变过来，所以若颉利击垮突利，不但大草原各民族首当其冲，苦不堪言，你们汉人亦将永无宁日。”

成真举杯道：“夜啦！明天我们再聊过。”

三人被安置在后宅的客舍住宿，其布上有如一个泥土制成的平顶帐幕，席地安寝，他们仍未有睡意，坐地挨墙说话。

寇仲道：“我们该怎么办呢？在这里困等祝妖妇的消息，不知要苦待至何时。”

跋锋寒道：“我们就以三日为限，等不到祝妖妇的话，立即动程去找马吉，说不定仍来得及。”

寇仲道：“真奇怪，石之轩既到过赫连堡，为何对统万却过门不入。更令人难解的是他该荒野逃窜，而不应到像统万这种人口密集的地方来。”

跋锋寒道：“唯一的解释是石之轩摆脱不掉祝妖妇的纠缠，所以回头反噬，甚至曾和祝妖妇交手。祝妖妇因独力不足以缠死他作与敌偕亡之举，被

迫向我们低声下气求援。”

寇仲见徐子陵一言不发，往他瞧去道：“陵少是否再有感应？”

徐子陵压低声音道：“锋寒兄猜得不错，石之轩终失去耐性，决意全力反击。”

两人大讶，问他凭什么如此肯定。

徐子陵虎目闪闪生辉，道：“早前晚宴和你们刚才说话时，我先后两次感应到舍利的邪气，虽似有如无，却非常清晰。”

跋锋寒大喜道：“就凭陵少的超常灵觉，我们今晚把他挖出来腰斩了事。”

徐子陵摇头道：“我找不到他，因为舍利并不在他身上，先前晚膳时的感应，我还以为是错觉，至适才始敢肯定。”

两人恍然。

石之轩因把舍利随身携带多时，不知不觉间染上舍利的死邪之气，故虽把舍利另藏秘处，身染的邪气仍使徐子陵生出感应，更由此判断他将要进行反击。

两次潜到近处，摆明是想踩清楚形势后再对他们施行突袭。

跋锋寒伸个懒腰，笑道：“睡吧！”

两人会意，吹熄羊皮灯，倒头装睡，发出均匀的呼吸声。

在寂静的暗黑里，三人调息运气，蓄势以待。

石之轩若要出手，必选此夜，因三人长途跋涉后身疲力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特别睡得熟。

果然不到半个时辰，睡在中间的徐子陵在被下推两人，表示再次感应到石之轩身带的舍利邪气。

三人把身体的状况保持不变，因为任何改变，包括呼吸、心跳至乎脉搏跃动的进度，会惹起石之轩的惊觉。

对一般人来说，这是绝不可能的事，但寇仲、徐子陵和跋锋寒实乃当今塞内外最出类拔萃的后起之秀，自然轻易就能办到。

他们没有听到半丝声息，纯凭高手的直觉，清晰无误的掌握到石之轩从膳房的平顶闪落地面，迫近至向着马厩一方院落的漏窗外，瞥上一眼，即转身靠墙背贴而立。

三人把杂念全排出脑海心湖之外，万里通明地静待事态发展。从来都是不择手段的石之轩究竟会用哪种手段对他对付他们？

石之轩刹那后立在客舍的木门外，即使非是亲眼目睹，三人仍强烈感到他迅如鬼魅的骇人速度。

幻魔身法，果是不同凡响。

在他的全盛时期，不死印法配合幻魔身法，天下根本没有人能奈何他。

四大圣僧力足胜他，偏是没法把他制服留下。

如今他们能够办到吗？石之轩无声无息地一掌拍在门上。

坚厚的木门像一张弹指即破的薄纸般脆弱得不受力地化成漫室碎片，这魔门最可怕的高手右手同时掷出三把匕首，电射往三人颈项的咽喉要害，狠辣至极点。

三张薄被旋风般扬起，卷向匕首。

石之轩浑体剧震，显示他对三人的早有预备非常震惊，他不退反进，一个旋身，嵌往跋锋寒和徐子陵以内力振起的两张薄被间去。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室内暗黑里，井中月在寇仲手上亮起来，从他的角度瞧去，视线遭被遮挡，故看不到石之轩，更难施以猛击，不由暗呼厉害，但仍人随刀走，井中月有若灵蛇似的弯弯地击往薄被后的超级高手。

徐子陵和跋锋寒自知已给这高明得不能再高明的劲敌抢占先手，暗叹一声，分往左右移开。

徐子陵两手鲜花盛放般变化出千百种的印法，令人完全掌握不到他的意图，亦难以厘定最佳的进击方法，构成完美的防守。

跋锋寒稍退即进，斩玄剑往石之轩疾射而去。

双方都是全力出手，绝无留手余地。

石之轩冷选一声，往门口退去，跋锋寒和寇仲立时击空。

三人均为之倒抽一口凉气，这根本是没可能的，石之轩却像呼吸般轻松办到。

要知适才三人都感到他要向跋锋寒或徐子陵其中之一进攻，原来只是虚招，把三人骗得贴贴服服。

他们再失先手，仍被石之轩牵着鼻子走，如让石之轩溜出客舍外，谁有信心能把他截着？本以为有机会在猝不及防下把他重创，只恨事与愿违。

石之轩先以攻破他们的攻，再以退破他们的守。

他们本守得无懈可击，此时却不得不在下风中反攻，设法将石之轩困在室内。

明知这可能个危险的陷阱，仍不得不踩进去。

只有三人的联手之威，始有可能歼此魔头。

“蓬！蓬！蓬！”

匕首击上卷来的薄被，薄被化成碎屑，却终不负所托，挡着匕首。

跋锋寒斩玄剑出，化作一束剑芒，完全不顾自身的搬石之轩卷去。

只有迫他反击，才能阻缓他的退势，让寇仲和徐子陵有机可乘，却将自己陷进动辄丢命的危险中。

果然石之轩冷笑一声，改退为进，两手盘抱，发出一堵墙般的劲气，硬往寇仲和徐子陵压去，左脚同时横撑，取的是跋锋寒腹下的要害。

快、狠、准、辣。

跋锋寒差点唤娘，以他身经百战的经验和判断力，十拿九稳的肯定他的斩玄剑可快上一线命中石之轩左颈侧的位置，在石之轩的撑腿中他前取其邪命？问题是“邪王”石之轩的拿手本领既有“不死”之名，不会这么轻易被自己杀死。

假设他的不死印法竟能硬挡他一击，他跋锋寒必然没命。

若他变招自保，将失去进攻的优势，再难把他缠死。

刹那间，他陷入进退两难的劣势。

三人中以徐子陵最清楚石之轩的厉害，此刻亦为他在险境里表现出的真功夫叹为观止，暗捏印诀，双足弹离地面，到升至背脊撞上屋顶，一拳往下轰去，以牵制石之轩奇异无比的气劲，好让寇仲能突破他无隙可寻、全无破绽的护身真劲。

寇仲和徐子陵心意相通，先往后退，待身体贴在墙壁处，然后借身刀合一，使出井出八法的击奇，刀化黄芒，笔直搬石之轩电射而去。

若合两人之力仍破不到石之轩堪称天下最出色的防御气墙，锋寒势将陷入动辄丧命的危险去。

石之轩也是心中叫苦，他眼前所面对的是与碧秀心、四大圣僧和宁道奇交手以来更艰苦的一战。

与碧秀心之战凶险处不在生死，碧秀心虽达《慈航剑典》“心有灵犀”的境界，仍未足以破他天下无双的不死印法，险恶处是他对碧秀心难以舍割的苦恋。最后他胜了，且把碧秀心重创，仍因“一念之差”拼着真元损耗把她救回来，还夺去她的贞操，演变为正邪之恋。

被四大圣僧围剿的两战，过程虽险象横生，但四大圣僧始终是方外戒杀的人，武功固是博大精深，可是杀意不盛，处处生机，使他制敌虽绝无可能，保命却是绰有余裕。

与宁道奇交手时他已因碧秀心之死心灵种下破绽，势色不妙时，就藉不死印法和幻魔身法突围，宁道奇亦奈何不到他。

可是今趟一意来收拾三人，竟被三人布陷阱对付，却使他陷进最棘手的形势里。

寇仲、徐子陵和跋锋寒的武功是从无数实战千锤百炼发展出来的成果，招招以命博命，没有丝毫缓冲余地。

如他一击不中，立即全力撤退，我消彼长下，他即使能勉强退屋外，多少难免受伤，之后能否杀出重围，就要看受伤轻重。所以他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放弃远扬的诱人念头，宁愿在斗室之中与三人分出胜负。

这种坚固的土坯平顶屋，是以赫连勃勃的标准建造出来，虽未如城墙般经过人命的测试，其硬度不容置疑，虽四面开有漏窗，却因太小的关系，不能穿过，唯一的退路就是门口，而他更利用唯一的出口，千方百计制造有利于他的形势。

凭他的气功，仍有九成把握破墙而去，但难免遭到反震受伤，速度亦因而减慢，此法智者不取。

跋锋寒冷喝一声，斩玄剑脱手射出，人却收止冲势，肚腹内弯，又弹离地面，右脚点向剑柄，竟是以脚代手，招数之奇，即使石之轩也是首次遇上。

石之轩横撑的脚像完全不受人体结构局限般搬上疾踢。

“蓬”！

徐子陵凌空一拳重击在石之轩的气墙上方，劲气初时含而不吐，待到石之轩的劲气像一个反方向往核心涌去的涟漪搬他攻去时，螺旋劲才以宝瓶气式的方法铁锥般锥入气墙，务要教石之轩无法借去半点力道，以应付寇仲聚全身之力的一刀。如此运劲，在得到舍利内元精之前他仍是力有未逮，故不虞石之轩识破他就是乔扮的岳山。

本是力道平均，全无破绽的气墙，立时现出遁去的一，其最强点恰是他的弱点。

此变化大出石之轩意料之外，令他从上风首次跌落劣境。

“飏”！

寇仲的井中月以无坚不摧之势，堪堪破开石之轩被徐子陵牵制的气墙，往石之轩胸口笔直射去。

“当”！

石之轩上踢的脚尖命中跋锋寒斩玄剑锋，跋锋寒顿感虚虚荡荡，推剑的脚用不上任何力道，大叫不妙时，石之轩急速移，一卷风般往寇仲的井中月撞去，知被石之轩借去真气。

徐子陵募感气墙劲力剧增，像天魔大法般往内凹陷，更从与石之轩真气的接触，窥看到他下着的变化，大喝道：“不攻！”

寇仲最听徐子陵的话，硬是变招，往后退开，井中月似攻非讶，教石之轩无法捉摸其变化。

石之轩长笑道：“失陪！”

鬼魅般在三人眼睁睁下穿门没在屋外。

第七章 美人如玉

在长安、洛阳那类大都会，对季节微妙的变化，会比较迟钝，但在统万城，因与大草原息息相关，毫无遗漏的反映出大自然气候的变化。她就像在滚滚绿海中的一叶扁舟，使乘舟者感觉到充满生机的春意。

在春光灿烂的早上，整夜未睡的跋锋寒、寇仲和徐子陵，懒洋洋地坐在昨晚的原位子处，面对往来不绝的车马行人，享受着成真家供应的一盘珍珠般光润亮译的葡萄。

杀死黑水三煞的消息，像瘟疫般传开去，尤其跋锋寒乃当今塞外唯一敢正面挑战毕玄的高手，令统万轰动一时。

这从路过的人的姿态神情如实地反映出来。

寇仲等以微笑回报路人的敬礼和问好。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寇仲和徐子陵从汉狗变成除害的汉族大英雄。

跋锋寒把一粒葡萄抛高，从容以口接着，边嚼边道：“很快会有人把女儿送来。”

寇仲失声道：“什么？”差点把正吃得津津有味的葡萄喷出来。

跋锋寒大笑道：“你难道不晓得在大草原上，女儿是最珍贵的财产，其次才轮到第一流的战马。在突厥的法律，凡令人终生残废者，犯者将女儿赔出来，没有女儿的才赔出其它财物。”

徐子陵皱眉道：“为何你说很快会有人把女儿送来了？”

跋锋寒耸肩洒然道：“他们。”

寇仲抓头道：“他们、你奶奶的！他们是谁？”

跋锋寒道：“当然是想请我去杀人的人。其它人办不到的事，‘剑霸’跋锋寒必能办到。”

两人被他引得捧腹大笑。

跋锋寒苦笑道：“除剑霸外，小弟另外尚有十多个被人强加于我身上的绰号，说出来肯定把你们笑死，等似白白帮石之轩一个大忙。”

寇仲犹有余悸的道：“石之轩这家伙实在厉害，昨晚就像一场噩梦。”

跋锋寒点头道：“比起他，曲傲只像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孩。恐怕天下三大宗师联手，仍无法破他的不死印，将他击毙。”

徐子陵微笑道：“锋寒兄另外还有其么绰号？小弟实难忍好奇之心。”

跋锋寒向一群路过的年青骑士回礼，他们是第三次走来朝他们敬礼，答道：“像样点的一个是‘小宗师’。”

寇仲拍腿道：“小宗师跋锋寒，形容得你文绉绉的，剑霸则太老套欠新意，还是跋锋寒三字最精采，何需要什么绰号？”

徐子陵忽带点紧张的道：“锋寒咒果是经验老到，竟然真有人献女儿来哩！”

两人停止说话，循徐子陵的目光往长街北端瞧去，两对眼睛立即大放光彩。

一位艳丽可比天上朝阳的美人儿骑着马缓缓驰来。拥有她，便如拥有大草原所有的春光。街上的人全看呆了眼。四周的人首次将注意力从三人身上移开。

她打扮得像个新娘子，乌黑的秀发织成两条直垂活泼，轻盈好看的长辫子，分扎上绣边菱形的小花巾。光洁晶莹的一对美目像悬拴在深黑夜空里最明亮的星星，在两条细长入发的眉毛衬托下，又如沙漠里洁净澄亮的漓泉；配上端秀俊俏的鼻子，两汁带露花瓣似的纽艳香唇，配上鹅蛋形的脸庞，益显明艳照人，谁能不为之倾倒。颊上两具透出健康粉红霞彩的小酒涡，在小耳朵吊着两串长长的耳坠和修长颈项围着的珍珠项串的辉映下，更洋溢着灼人的青春，浓得化不开的热情。

在贴身的紧身衣外，套上色彩秀雅的外袍，袖长至腕。离袖口五寸许处绣有宽边图案，衣领亦有花边，长裤脚由五节不同颜色的宽布圈组成，蹬着羊皮马靴，非常夺目。

前后各有一名老头子策骑簇拥，看样子一个该是她的爷爷，另一个则可能是叔爷那类亲属。

这三人的眼睛均朝寇仲等瞧过来，显是以他们为目标。

寇仲梦呓似的道：“我现在可明白女孩为何是大草原上最珍贵的财产哩！”

如此美色，足可和尚秀芳、商秀洵、石青璇、师纪暄、宋玉致那级数的美女争一日之短长。

三人紧张起来，既怕她真的来找他们，但若非如此，则会骤感失落，心情颇为矛盾。

美女一行三人终于来到三人坐处前石台下的街段，同时甩蹬下马。

三人惊醒过来了，首次从对方灵巧的动作推测出来者非是等闲之辈。

美女含笑躬身施礼，以字正腔圆的汉语道：“三位大英雄，我可否坐下说几句话呢。”

三人慌忙起立回礼。

寇仲谦恭答道：“这是我们的荣幸，姑娘如何称呼？”

美女莲步轻移，坐入临街的椅子去，她的“爷爷和叔爷”就那么如奴如仆的立在她身后，到这时他们当然知道对方非是。

三人坐下。

美女秋波流转，露出个迷人至极的笑容，两个小酒涡若涟漪般荡漾于玉颊上，香唇间现出雪白整齐的皓齿，以其充满温柔甜关的声音道：“草原上的人都称我作美艳夫人，唤得人家连本来姓名都忘掉哩。”

三人心中一震，想起城外色彩缤纷的伊吾族营帐，怎想得到竟是美艳夫人芳驾亲临，这么年青有若少女。

美艳夫人介绍身后两人，一为左长老，另一位是右长老，两老均脸无表情，就若介绍的不是他们，而是另有其人。

寇仲和徐子陵本因不知该唤作管平还是段诸的骗子而对她充满敌意，可是她活色生香的坐在眼前，却无法对她凝聚任何恶感。

跋锋寒不理聚在四周围观者的目光，微笑道：“夫人来找我们，不知有何赐教？”

美艳夫人以似含情脉脉的眼神落在跋锋寒脸上，微耸香肩，道：“人家慕名而来不行吗？大家碰头说话，既增加了解，又可看看在哪些事情上彼此可以合作，对吗？”

寇仲淡淡的道：“夫人有个叫段诸的汉人手下吗？”

美艳夫人蹙起秀眉，露出沉思的神情，回头问身后的右长老道：“我们是否有个叫段绪的汉人？”

寇仲和徐子陵为之鄂然，更想不到两位长老亦懂汉语，右长老从怀内掏出一本厚近三寸状似账簿般的册子，一本正经的翻着，美艳夫人苦无其事的解释道：“为奴家办事的人太多哩。”

右长老翻阅完毕，摇头道：“没有人叫段诸。”

寇仲和徐子陵听得你眼望我眼，当然不肯轻信，偏是对她如此推个一干二净毫无办法。

美艳夫人发出一阵银铃般悦耳的娇笑，探出纤柔的玉手，取过册子，放到桌面，摊开道：“三位请过目。”

三人定神一看，只见册子上写满三人看不懂的伊吾文字，只好相视苦笑，都有点给此女玩弄于股掌上的感觉。

美艳夫人“哎哟”一声“对不起”后，翻往后页，左端出现几个汉人的名字，果然没有段诸的名字在其中。

右长老道：“这是夫人开支帐单，凡为夫人出力的，名字都会列到册上，详细记录办事和酬金收取，日常开支等。”

美艳夫人柔声道：“对我来说，大至国家，小至帮会门派，都只是一盘生意，所以必须要量入为出，控制成本，三位以为然否？”

目光射往跋锋寒，抿嘴浅笑道：“突厥人少有长得像你那般文秀的。”

跋锋寒若笑道：“夫人该是对突厥人没什么好感。”

美艳夫人轻叹道：“伊吾族的人对崇拜狼的民族都没有好感。跋锋寒却是个例外。”

在大草原上，突厥和契丹均为崇拜狼的民族，突厥军的大旗上绘的正是个金色的狼头，战上称附离，意思是狼。

跋锋寒讶道：“为何我是个例外？”

美艳夫人秀目采芒闪闪，令人感到她除美貌外，还有不凡的智能，绝非徒具迷人外表的尤物。她语调平静地道：“跋锋寒已成大草原上以个人反对强权的象征，说起跋锋寒，谁敢不说声英雄好汉。”

跋锋寒哑然笑道：“小弟怎担当得起。”

徐子陵淡然道：“夫人是否有一颗五彩宝石？”

美艳夫人香唇边泛起一丝笑意，忽地左手穿袖而出，把掌心上翻，一颗比夜明珠略大，七色在其中流转不停，于阳光下异彩纷呈，只要不是盲人就知其为稀世艺宝的彩石，赫然出现三人眼前。

纤美温柔至难以形容的动人玉掌，衬托得五彩宝石像来自仙界的异物。

这一着大出三人意料之外，一时看得呆了。

美艳夫人声音传进三人耳内道：“三位若不嫌烦，可否替我把五采石送

往龙泉，交给拜紫亭？”

寇仲皱眉道：“坦白说夫人确是令人难以拒绝的人，不过我仍想不通为何夫人这么有把握我三兄弟会接受这提议。”

美艳夫人玉手降至离桌面寸许高处，倾侧手掌，任由浑圆的宝石轻轻滚落桌面，看得三人提心吊胆，生怕宝石因碰撞而稍有破损，因为任何轻微的缺陷，亦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五彩石太珍贵了！

美艳夫人美目一转，瞟寇仲似是含意深长的一眼，柔情似水的道：“因为对名震中外的少帅寇仲来言，到龙泉将会是一段动人的旅程。更不可不提的是此石本是契丹的镇国之宝，无论付出多大代价，契丹人亦不会让它落在宿敌拜紫亭的手上。契丹人邀得室韦人助阵，听说室韦最出色的两个高手，竣瓦韦的别勒古纳台和不古纳台两兄弟，正为此赶来。”

跋锋寒叹道：“夫人的话就像夫人的风采般引人入胜。”

寇仲道：“夫人是否要我们当你的保镖。”

美艳夫人盈盈起立，摇头道：“现在这条街的人全晓得奴家把五彩石交给你们，与奴家再没任何关系了，有缘再会。”

徐子陵苦笑道：“你不怕我们私吞宝物，又或我们与拜紫亭有隙反将它送给契丹人？”

美艳夫人娇笑道：“那我只好怨自己所托非人哩。”

话毕，就这么婀娜多姿的和左、右长老迅速上马离开。

寇仲呆瞪着美艳夫人留下的五彩石，叹道：“又是另一个令人头痛的美人儿。”

跋锋寒探手以指尖把彩石拿起，送至眼前三寸许处审视，沉声道：“昨晚石之轩已使我感到从猎人沦为猎物，现在这感觉更感强烈。”

寇仲苦笑道：“马吉肯定正鸿运当头，否则怎会枝节横生，令我们无法集中精神和时间去对付他。”

跋锋寒微笑道，“少师认为此宝可否向拜紫亭换八万张羊皮呢？这要求不太过份吧！

我跋锋寒为任何人做事，都要收酬金的。”随手把彩石放入寇仲羊皮外衣的袋内去。

寇冲隔袋按着五彩石，如梦初醒的惊喜道：“可能仍未适应草原的水土，否则脑筋不会迟钝至此，小姐那八万张羊皮根本是为拜紫亭跟回纥人买的，是大小姐掏腰包，今趟该轮到啦。”

徐子陵道：“有钱亦未必立时有货，你少师是否等个一年半载？”

寇仲伸手过去按着徐子陵肩头，得意洋洋的道：“小陵终是老实人，在这事上小脑儿不懂转弯子，拜紫亭可向马吉买皮嘛，何忧缺货。”

跋锋寒跳将起来取回放在桌上震慑大草原的斩玄剑，挂到腰间，欣然道：“该是让马儿去散步的时候哩。”

寇仲把五彩石看也不看的拿出来，右手交左手，塞进徐子陵的外衣袋，笑道：“陵少拿的东西最少，当然由你负责。”

徐子陵无奈道：“放心吧，我也不想大小姐就此沉沦。”

蹄声骤起，长街尽端尘土滚动，十多骑奔驰而来。

跋锋寒坐回椅内去，漫不经心的道：“是黑水部的人，只要两位老哥抬出与突利的关系，包保可以顺利过关。”

当寇仲和徐子陵均以为黑水兵是来找他们算黑水三煞的账时，出乎料外，众黑水兵赶往各大街小巷，沿途高嚷，听其惶急紧张的语调，三人虽听不懂黑水土话，仍可推知公布的不会是好消息。*

街上的人闻声无不难听出大难临头的心情，四散奔走，街上乱成一片，平静和平的气氛荡然无存。

两名黑水兵沿街奔来，仍叫嚷着那两句话，成真父子从工场奔出来，大儿子木克高声向黑水兵叫话，黑水兵边走边答，迅即去远。

成真众子人人面无血色地缩回家去了。

三人一脸茫然的瞪着成真，成真像忽然衰老几岁，惊慌的念道：“终于来哩。”

徐子陵道：“谁来了？”

成真道：“金狼战士正向统万推进，最快可于今晚午夜抵此，我们现在要立即逃往山区避难，希望他们不会追。”

三人听得头皮发麻，竟是颡利穷追而至不放过他们，不由想到可能是那批大食商人泄出消息。

跋锋寒扯着要返回屋内收拾的成真衣袖道：“那要多少天？”

成真苦笑道：“我们拖老带幼的能走多快，最少两天。”

跋锋寒放开这恐惧成为突厥奴隶的老年人的衣袖。

成真道：“快离开这儿，唉！我真羡慕你们。”

说罢返回屋内。

二人你眼望我眼，一时都不知说什么话才好，众人因为他们弃家往山区避难，他们于心何安。

寇仲道：“不如我们护送他们到山区。”

跋锋寒摇头道：“这样做唯一的结果是大家死在一堆，若颡利仍然是那千多亲卫，正面交锋我们必败无疑，仍是没办法把颡利引走，不如我们在此守城。”

徐子陵点头道：“就这么办，事情因我们而起，应由我们去解决。”

“当！当！”

钟声回鸣，更添山雨欲临前的紧张形势。

跋锋寒长身而起，道：“我抓个黑水兵来问清楚颡利的情况，你们负责去张罗箭矢，幸好我们两把好弓，否则连拼命的资格也欠奉。”

忽然大街上满是逃难的车马，多往北门拥去，看得三人非常难过。

寇仲一掌拍在桌上，发出“砰”的一声，怒道：“他娘的，我寇仲定要教你吃不完兜着走，来时容易去时难。”

徐子陵苦笑道：“不要吹大气啦！我们若能保命不死已是求神作福，何必多作妄想。”

跋锋寒哈哈笑道：“我早说过和你们一起混，总是多姿多彩，现在这预言不幸地再应验哩，单是为让统万的人不作奴隶，纵死何妨。”

三人轰然应诺，立下死战之心。

第八章 以寡击众

本是热闹升平的统万城，走得人畜不留，静似鬼域。夕阳在中天君临无涯无际的草原，照得统万有如一片发亮的白玉。

三人在成真家先喂饱马儿，把它们牵到街上，整理行装，特地以皮囊盛上大量清水，以供马儿在他们逃命时的给养，但又不能负荷过重，搜集回来的大批箭矢已是个沉重的负担。如非他们有人马如一的秘法，背着许多东西，三匹神骏绝跑不过颉利的金狼军。

跋锋寒边整理行囊，边苦笑道：“有人说颉利方面有上万人，有人说是三四万，更有人说是十万大军，每个说法都不同，照我看仍该是那千来二千人，对吗？”

徐子陵把仅余的百多颗铁弹全放进外衣的口袋去，道：“他们见到的虽是千来人，却误以为是先头部队，所以推估主力该进万人以上，那晓得颉利只得那么多人追来。”

寇仲提醒徐子陵道：“陵少勿要把五彩石当作铁弹去限颉利的金狼军。”

徐子陵没好气道：“早贴身藏好哩！”

跋锋寒道：“我问的那几个黑水兵，没有一个亲眼看到颉利的人，通知他们的都是逃难的草原民族，听说颉利沿途杀人放火，烧掉很多营帐，奸杀不少妇孺。”

寇仲双目杀机大盛，狠狠道：“血债血偿，颉利他等着瞧吧！”

徐子陵沉吟道：“少师你猜香玉山那小子会否在颉利身旁献计呢，只有他才那么明白我们，懂得用这种手段迫我们留下来作战。”

寇仲叹道：“这可能性非常高，香小子实是我们心腹之患。”

三人同时心生警兆，朝对街瞧去。

祝玉妍幽灵般从对街的房舍上跃落街心，来到三人之前，里在连着斗篷的宽敞麻布外袍内，脸覆重纱，淡淡道：“你们要去送死吗？”

跋锋寒微笑道：“我们不去送死，统万的人就必死无疑，又或生不如死。”

祝玉妍冷冷道：“废话！你跋锋寒原非是如此般的蠢货，只是受这两个傻小子的影响，做这种傻事。在大草原上，自古以来这些事每天都在发生，那轮得到你们逐个去管。”

寇仲耸肩道：“其它的不用我们去管，但今次颉利是我们惹来的，我们可责无旁贷。”

徐子陵道：“祝宗主有邪王的消息吗？”

祝玉妍沉默片刻，缓缓道：“我遍搜附近方圆百里之地。仍寻不着他的踪影。”

跋锋寒淡淡道：“他昨晚在这里，还累得我们没一觉好睡。”

祝玉妍失声道：“什么？”

即使隔着两层黑纱，三人仍感到她魔光潮盛的眼神。寇仲解述一遍，并道：“祝宗主之所以感应不到他，皆因舍利并不在他身上。”

祝玉妍冷道：“他总要把舍利起出来带走的。你们究竟是和我一起去追他，还是一意坚持寻死路。在大草原上，颉利是从来没有对手的。”

徐子陵叹道：“若我们侥幸不死，定会与宗主合作，除去石之轩。”

祝玉妍冷笑道：“你知道哪里找我吗？”

徐子陵道：“实不相瞒，我们亦懂得感应舍利的秘技，否则就不会直追

至统万来。”

祝玉妍娇躯微颤道：“这是没有可能的，只有魔门的人始能识此术。”

寇仲哈哈笑道：“事实如此，我们何时说过诳语，时间无多，祝宗主请。”

跋锋寒把鞍子装上马背，道：“你老人家最好小心点，石之轩绝不会容我们四人有联手对付他的机会。”

祝玉妍柔声道：“奴家正恨不得他肯出来决一死战。”

三人同时涌起异样的感觉，祝玉妍从未以这种语调和他们说话。

祝玉妍撮咀发出尖啸，远方蹄声起，一匹通体雪白的骏马。在长街另一端疾如云快似箭地驰来。这魔门的顶尖高手飘上马背，娇笑道：“你们虽是傻瓜，但却是真正的好汉子。奴家佩服。”言罢策马出城，迅速远去。

直至蹄声消敛，寇仲苦笑道：“我们是否不折不扣的大傻瓜？”

徐子陵洒然笑道：“恐怕事后才可作出判断。”

三人大笑上马，朝南门驰去。

东北方天际火光烛天，熊熊烈焰，像火龙般随风蔓延，令人瞧得腿颤心惊。

三人在赫连堡北勒马停下，寇仲皱眉道：“是什么一回事？”

跋锋寒道：“烧的是黑水支流无定河西岸的密林，风把火焰送往河流和对岸，把水路交通截断，更使从水路赶来的别族战士没有藏身之所，这是颉利惯玩的手段，既能诱敌惑敌，又有实质的作用。”

徐子陵问道：“颉利会否在那里？”

跋锋寒摇头道：“放火烧林这种小事，颉利随便派出十来人，可轻易办到，何用他亲自领军，劳师动众。”

寇仲遥指南方处道：“那处亦起火头。”

跋锋寒和徐子陵极目南望，大草原尽处果然有点红光，只是在灿烂的月光星辉下，相形失色而已。

跋锋寒道：“那处该没有似无定河旁的密林，我们过去看看，我现在很想杀人。”

三人策骑披星戴月地在大草原飞驰，直到无定河岸的林火变成左后方几条窜动的红线，在前方的冲天烈焰则清晰可见，把大量浓烟翻滚不休地送上高空，遮得那片天空星月无光。

寇仲勒马减速，叫道：“有敌人！”

只见起火一方，数十骑全速奔来。徐子陵左手探入袋内，指缝夹起四颗铁弹，对这种暗器功夫，他已臻收发由心的境界，手印加上螺旋劲，双向回飞，均取敌人防无可防，避无可避。

寇仲掣捏灭日弓，另一手往装在鞍旁的箭筒取箭，要架箭上弦，跋锋寒汀出阻止的手势，道：“是回纥族的人。”

寇仲和徐子陵同时想到大明尊教。七八人朝他们冲过来，寇仲知机地收弓敛箭，表示友好。等看到奔来的三十多骑无不负伤流血，知他们曾经历过激烈的战斗。领头者个子高大，肩膀宽阔厚实，方形的脸盘长着寸许长的连鬓胡须，满脸风尘血汗，浓眉下却有下对与他高颧挺鼻不太相衬的修长漂亮的眼睛，身上的战服枯满血和草泥，可是他的眼神仍是那么坚定和清醒冷静，看样子是二十五、六岁，令人想起神庙内护法的金刚力士。

跋锋寒虎躯一震，以突厥话喝过去：“来者是否回纥药罗族时健侯斤之子，战必身先，所向披靡的菩萨。”

那人勒马停立，在他们丈许前处停下，其从者纷纷停定，显示出精湛的马术。离他们至少仍有五、六里的火头渐渐消敛，似近尾声。

那人目光灼灼地目视三人，忽然一震道：“跋锋寒。”

跋锋寒欣然道：“正是跋锋寒，我身旁两位兄弟是来自中土的寇仲和徐子陵，不知菩萨兄曾否耳闻。”旋把两人逐一介绍。

菩萨仰天笑道：“大草原上不知寇仲和徐子陵之名者，那弗得是英雄好汉。顺便通知各位，我菩萨再非时健之子，时健遭奸邪所惑，把我逐出回纥族。”

跋锋寒一呆道：“竟有此事。”

寇仲一震道：“是否和大明尊教有关？”

菩萨想不到他能说突厥话，露出赞赏神色，奇道：“少师竟听过大明尊妖教，且猜个正着。”别头往起火处瞧去，叹道：“时间无多，不若我们找个地方，再喝酒谈话。”

跋锋寒道：“那把火是否颉利的人放的？”

菩萨双目杀机暴现，狠狠道：“那是吐谷浑人的游营，我们赶到时，吐谷浑人男女老少七十多人全遭毒手，我们一口气尽歼金狼军五十余人，到金狼军一个千人队朝我们迫来，才往这边逃跑。”

寇仲冷然道：“颉利的残暴，天理难容。菩萨兄请继续上路，我们要与颉利决一死战。”

菩萨与众手下同告愕然，露出不能相信的神色，凭他们三人之力，去对抗无敌于大草原的金狼军的千军万马，等似螳臂挡车，自寻死路。

菩萨皱眉道：“三位不是说笑吧。”

徐子陵神情坚决的道：“我们非是只逞匹夫之勇，而是必须把颉利牵制于此无定河区，否则从统万逃生的人，将遭吐谷挥人同一的命运。”

菩萨肃然起敬，喝道：“好汉子！我菩萨今晚就交你们三位朋友，你们的事迹，将会千秋百世的被大草原的人歌颂。”

接着与手下同施敬礼。动作划一整齐，登时生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壮烈气氛。

跋锋寒哑然失笑道：“菩萨兄放心，我们必能保命去和你喝酒聊天。请吧！”

三人屹喝声中，在中分而开的战士间穿过，朝只剩下火烬余芒的火场赶去。

美丽的大草原变成修罗屠场的劫后情景，十多个帐篷尽成灰烬，人骸兽尸散布四处，令人不忍卒睹。远处火把逐渐迫近，显示金狼军正朝这方向推进。

跋锋寒目注其中一个身首异处的金狼兵遗骸，叹道：“无论是侵略者或受害的人，死亡就是死亡，没半点分别，这或者是老天爷唯一公平处。”

寇仲的目光注在不住接近的敌人上，不解道：“颉利和他的人不用休息的吗，就算人能捱得住，马儿亦要累死。”

跋锋寒道：“这是颉利名震草原的战略，每迫近战场，就把战士分作数组，轮番作战。保持在全盛全攻的状态下，令敌对者没片刻休息的时间。此种战术在平野之地功效卓着，配合他派出四处扰敌的小队，所到之处，像蝗虫般把一切吞噬蚕食。我虽是突厥人，对他这种残暴的手段，亦引以为耻。”

徐子陵道：“难怪菩萨如此痛恨突厥人。”

跋锋寒道：“直至处罗可汗袭击和抢掠回纥的部落，回纥才不肯再当东突厥的走狗，在那时之前，突厥一直通过回纥控制北方广阔的地区。”

寇仲问道：“但我看菩萨却是个好汉，回纥究竟在什么地方？”

跋锋寒遥指西北方，答道：“回纥分为两支，韦绝分布于独洛河北，另一支鸟护则在伊吾之西，大概在天山山脉东段北麓处，两支合起来可战之士达五万之众，是可左右大局的武装力量。现在两支均统一在时健侯斤之下，侯斤等若大汗。照我看菩萨之所以被时健放逐，极可能与菩萨反对颉利的立场有关。颉利得势后，千方百计地与时健修好。”

此时金狼军来至曳许远处，蹄声隐传，尘蔽星月。

寇仲舒一口气道：“果然只有数百人，颉利死性不改，千许二千人还要分成四组，我们该采什么战略？”

跋锋寒沉声道：“最快意当然是迎头痛后，不过面对三四百金狼军，就算没有高手助阵，寇爷自问应付得来吗？”

寇仲苦笑：“我们亲如兄弟你也来耍我，若我能以一挡百，就不用向你老哥虚心求教。”

跋锋寒掣出亡月弓，大笑道：“我们先来个长距离迎头箭击，然后再施且战且逃之术，引得他们穷追不舍，到他们人疲马倦，就以回马枪杀他们个措手不及。”

徐子陵道：“小弟有个健议，如可将他们诱至赫连堡，我们不是更可立于不败之地？”

寇仲取出灭日弓，哈哈笑道：“联就封你作军师，老跋为大将军，如能宰掉颉利，大草原上谁敢不把我们当神佛般膜拜。”

徐子陵左手握拓木弓，右手上箭，晒道：“去你的少帅国，锋寒兄请看清楚来的是否金狼军，勿要错杀好人。”

跋锋寒功聚双目，用劲把弓弦拉成满月，柔声道：“在大草原上，小弟从未认错过敌人，子陵可以放心。”

号角声起，敌骑在不到半里外停住，重整队形，排成阵势。

寇仲讶道：“他们想干什么？”

跋锋寒道：“他们猜到是我们，故不敢掉以轻心。”

徐子陵道：“会否是等候其它人呢？”

跋锋寒摇头道：“他们即将发动攻势。颉利的金狼军是全攻形的军队，充分发挥骑兵灵活的机动性，惯用的手段就是长途奔袭，出奇制胜，正面攻来的是攻中带守的环形阵，真正的杀着是分由两边侧翼攻至的冲锋队，教我们无法集中应付从单一方向冲来的攻势。”

寇仲咋舌道：“这种草原战术确难以应付，既可以寡击众，以少胜多，何况现在对方人数百倍于我们。”

跋锋寒露出一丝充满自信的笑意，道：“若没有人马如一之术，我们今晚必死无疑，现在则大胜可期。兄弟。他们来哩。”

号角声遍传大地，蹄声轰天而起，敌阵冲出百多骑，以环形的阵势潮水般推进迫近，人人弯弓搭箭，蓄势以待。敌人中锋阵推进千来步后，号角再起，余下的二百余骑分作两组，从左右翼弯出，沿着弧形的推进路线先往外绕，攻击时将变成从左行两侧至乎后侧杀至，纵使他们记挡着对方的中锋军，最终亦要变成陷于混战的劣局。三组敌军，不住调教速度，互相配合，战术之精，教人叹为观止。

徐子陵道：“少帅终亲身体验到大草原骑射战的威力。”

跋锋寒喝道：“射人先射马，放箭！”

箭矢在跋锋寒和寇仲手上连珠发放，正面杀来的骑兵人仰马翻，徐子陵的拓木弓射程较近，专寻漏网的敌人招呼，正面交锋全线开展。

中锋队改变战术，在号角指挥下散开，进攻速度丝毫不减。两翼的敌人驰至左右两方，两片乌云般往他们掩至。眨几下眼的高速下，敌方中锋军近三十骑东倒西歪，可是余下的八十多骑已越过他们的安全距离，还箭反击。

跋锋寒大喝道：“走！”

三人策马掉头，边走边以箭矢还击。

敌人保持三组的阵势，衔尾穷追。

寇仲突然叫道：“不妥！”

两人骇然下环目扫射，只见前方和左右草原边际，全是火把的光芒，以此推测，敌人的兵力当在万人以上。

跋锋寒色变道：“我们中伏哩！”

徐子陵一箭穿破追兵胸膛，大喝道：“趁敌人合围前，我们必须赶至赫连堡。”

三人那顾得射杀追兵，全力展开人马如一之术，朝或者可令他们有一线生机的赫连堡亡命逃去。

第九章 古堡之战

三人立在赫连堡最高的望台上，居高临下瞧着敌人调兵遣将，完成合围之势。

早先他们尚以为自己还有一线生机，现在却知生机已绝，只余战至最后一口气的机会。

敌人的总兵力在三万五千至四万之间，如此实力，足可荡平大草原，甚至纵横中原而无人能阻。

清一色的骑兵，在赫连堡所在的丘坡下示威似的进退有度，随时准备杀上丘顶来。

他们曾考虑突围，可是去路全被封死，舍赫连堡外再无一处可延长他们杀人或被杀的时间。

金狼旗在不远处随草原的晚风飘扬，颀利和一众大将高踞马上，对他们指点说话，不用说该在研究能最迅快杀死他们的战略。

敌人分成一队队的，再由不同组合的队伍组成更大的作战单位，遍布所能见到的大草原每一个战略点，形成一张笼罩赫连堡的天罗地网，鼎盛的军容，足可令人丧胆。

整个大草原给火光燃亮，只有屹立丘顶的赫连堡孤独地藏在这火把光外的暗黑中。

跋锋寒道：“东、西、北三坡陡峭多石，只有南坡最适合催策快马来攻，我和少帅负责守南坡，其它的由子陵去应付。”

寇仲叹道：“难怪颀利能称雄大草原，调度兵马之快之奇，确是小弟平

生初见。我们头痛完后，就轮到突利头痛。坦白说，老跋你现在仍恨突利吗？”

跋锋寒苦笑道：“我现在那还有闲心去恨在战场以外的任何人，全心全力的尽我所能去削弱颉利进攻突利的兵力，不是更合划算。”

徐子陵淡淡道：“寇仲，你的内心现在有没有特别惦念任何人？”

寇仲颓然道：“我第一个想到的竟是尚秀芳，然后才轮到致致，又想起楚楚，若小弟战死于此，她们中谁会最伤心呢，我猜会是楚楚，这想法令我生出心碎的感觉。”

跋锋寒道：“我心中只想到杀人，听到少帅这番发自肺腑的说话，忽然间使我扪心自问，我跋锋寒是否因沉迷剑道，故错失了人生除此之外所有的追寻机会。我究竟是强者还是弱者？因为我最害怕的就是碰上令人心碎的事。与你们的兄弟之情，是我从没梦想过可以发生的。”

寇仲哈哈笑道：“听你的口气，宰掉颉利后你大概会去找那什么黛娃儿，对吗？”

跋锋寒哑然失笑道：“去你奶奶的，小弟这叫死到临头仍怕心碎。想归想，却没有付诸行动的勇气。唉！糟哩！我竟然真的很想在死前见她一面，为她因我而受到的伤害致以最深切的歉意。”

寇仲大乐，朝徐子陵望去，见到他双目射出无比深情，微仰俊脸，凝注往战场上广阔的星夜，不由一震道：“陵少在想谁？”

徐子陵如梦初醒地把目光投往颉利、墩欲谷、赵德言等人的方向，道：“来啦！”

蹄声轰天响起，东、南、西、北各奔出一队百人队，穿梭往来的绕丘疾走，看得人眼花缭乱，同时心生寒意。

跋锋寒道：“第一道菜该否先来个火烧大草原？”

寇仲拔出井中月，高举头上，从容笑道：“能与颉利的金狼军决一死战，虽死何憾！”

第一道菜由小弟负责，只要我们能捱到天亮，已足可成为后代的神话传奇。”

徐子陵道：“敌人用车轮战术，记着，第一把火该在我们力竭之前才放。”

跋锋寒道：“你们是客，第一道菜当由我负责。此事看似简单却不容易，尤其在此春浓湿重的时节，幸好我一向在这方面经验丰富，准备充足，离开中土时买的灵巧火器仍妥善保存着。唉！希望它们有一半仍未失效，那已非常理想。”

号角声起，包围网最接近的另五个百人队同时下马，取出刀斧，就那么斧起刀落的清除小丘四周的长草矮树，似像晓得他们准备烧草原的大计。

三人瞧得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应付。

徐子陵道：“是香小子！”

两人目光投向颉利处，香玉山赫然现身敌阵内，跟颉利只隔着一个赵德言，于此可见他极得颉利的重视。

寇仲恨得牙痒痒的道：“我就算死，也要拉这杀千刀的小子陪葬。”

跋锋寒脸色凝重的道：“现在只有敌人来放火烧我们，而我们却难以牙还牙。刻下吹的是东北风，若他们放火烧东北两坡，火焰虽不能直接威胁我们，但浓烟顺风卷至，敌人同时四方八面乘浓烟攻来，我们能捱上一盏热茶的工夫，算很了不起。”

三人眼睁睁看着四周空广的草原被不住变成光秃之地，偏是毫无办法。他们不惧浓烟，但视线被蔽下，肯定无法阻止敌人强攻突袭攻进堡内，马儿更会首先遭殃。

寇仲苦笑道：“我们该否杀入敌阵，设法多找些人陪我们上路？”

徐子陵摇头道：“此为下下之策，只有在赫连堡这独特的环境里，我们始能发挥以寡击众的优势，最理想是敌人久攻不下，颀利等亲自来攻，我们的死才更有价值。”

跋锋寒点头道：“子陵说得对，待我下去以毛毡杂物堵塞封闭所有开向东北的小窗垛孔，防止烟屑渗入堡内，到敌人进攻时，我们同时放火烧其它两坡，希望可藉此多捱一时片刻。”

言罢从第三层望台翻身跃到第二层的城楼平台，再由残破的石阶钻往底层。

号角再起，把堡丘四周辟出宽达三十丈秃地的金狼军回到马上，四下退开，由另五个百人队补上，整齐有序。

金狼旗开始往他们推进，战鼓擂鸣，绕丘而走的骑兵停下来，在各处丘坡下蓄势待攻，气氛愈趋紧张。

寇仲收起井中月，向徐子陵笑道：“感到自豪吗？堂堂突厥大汗，率领最精锐的金狼军如临大敌般来侍候我们区区三人，若死有精彩不精彩之分，今趟肯定是死得精彩。”

徐子陵仰道望天，道：“我们非是必无活路，如只要再来一场像前晚的大雷雨，把所有火把淋熄，我们说不定可趁黑突围。”

寇仲叹道：“现在离天亮顶多三个时辰，天上却只有几片薄云，即使不懂观风观云之术，亦知无望有雨。待到太阳出来，我们仅余的优势将丧失殆尽，只剩捱揍的份儿。”接着双目射出坚定的神色，道：“只要能捱至天明，虽死何憾！”

颀利和一众将领移至南坡下勒马立定，颀利发出一阵震天长笑，大草原上多达四万的金狼军同时叱喝和应，整个大草原也像摇晃颤抖，声势骇人。

寇仲先一步以突厥话暴喝道：“有什么好笑的，有种的你颀利就来和我寇仲单打独斗一场，让你的手下看看你在不是以多欺少的情况下，是个如何窝囊相。”

颀利左右同声喝骂，群情汹涌。

颀利打出手势，截停骂战，道：“少帅果是不怕死的硬汉，本汗最喜欢硬汉子，如你三人肯弃械投降，在本汗马前跪地宣誓永远效忠，本汗保证你们有享用不尽的美女财富和权力，不是胜过年纪轻轻就横死这座破堡之内？”

寇仲大笑道：“少说废话，我们三兄弟岂是肯向人投降之辈。尽管放马过来，让我看看金狼军是否名不虚传。”

颀利大怒道：“死到临头仍敢大言不惭，你们最好不要被生擒活捉，否则本汗会教你们生不如死，动手！”

号角声起。果然不出跋锋寒所料，东北坡下的突厥战士纷纷把火种投往草坡，再以火把燃着坡上的树叶长草，火势顺坡往上蔓延，浓烟卷至。战鼓声响，南坡下蓄势以待的多队每组百人的骑兵，舞动大刀，弯弓搭箭的疾冲上来，声势骇人。

徐子陵迅快的向寇仲道：“我去应付其它人，你什么都不要理，只管死

守南坡。”

腾身而起，跃往从东北坡卷过来的浓烟去。

浓烟直冒上来，像烟霞般围绕赫连堡，再往上卷散。

寇仲狂喝一声，以最快的手法上弦放箭，抵达斜坡中的敌骑全在他箭程的范围内，他狠下心肠，专寻马儿下手，战马中箭滚下山坡，马上威风凛凛的骑兵纷变滚坡葫芦，累得后来的人马纷纷堕跌，无法保持冲锋的阵形与锐气，乱成一片。

翻下马背而幸未受伤者欲徒步攻来，给寇仲一一以灭日弓无微不至的招呼侍候，虽只是一夫当关，因其居高临下，箭程及远之势，硬是把敌骑阻截于斜坡中段之下。

号角声传遍草原，另三起敌人纷纷下马借着烟雾迷漫，徒步往赫连堡冲上来，一时间，四方八面骑兵步军，潮水般涌至。

跋锋寒从唯一的南门破口冲出，两手挥动，点点火光划破赫连堡旁的暗黑，往尚未起火的西南两坡投去。待到多处火头成功冒直，跋锋寒掣出亡月弓，抢到西坡坡顶，以连珠劲发的箭矢，凭西坡陡峭崎岖的可守之险，迫得敌人雷池难越，无法抢至还箭反击的范围。

赫连堡山丘以南坡斜度最缓，坡道最长，北坡最短，亦最为陡峭，草树杂在乱石之间燃烧，没一时三刻难烧个清光，故敌人欲进不能，只可在火场外叫嚣作态，暂难构成威胁。

东坡的火势则随风烧过坡腰，数以百计的徒步战士，缓缓迫近，只要再推近五十来步，寇仲进入他们的射程，那时寇仲将难坚守第三层的望楼。

徐子陵由外呼吸转为内呼吸，投进浓烟，足尖点在坡道的乱石上，几个纵跃，迫近敌人，两手探入外袋，借浓烟的掩护，铁弹双手疾射，敌人在被什么击中都摸不清楚的情况下，纷纷中弹倒跌，往下滚去，当他们盲目的向浓烟处还箭，徐子陵早跃到别的岩石去，不住的杀截攻击，制造出敌人巨大的惶惑恐慌，一时间人人争先恐后地往下撤退。

徐子陵破烟而出，竟随敌人的队尾追杀，使溃不成军的敌人，一时间更无力作出反击，待到坡下的敌人以劲箭狂射住徐子陵，他才从容遁回山上，坡道上已伏尸处处。

西南两坡大火蔓延加剧，冒起的浓烟，往敌阵铺天盖地的掩去。

颌利怕他们乘势突围，发出命令，进攻的部队撤往草原，接着全军往四外后撤，重整合围之势，静待大火烧尽山丘上的草树。

整座赫连堡全陷进烟雾火屑内。

事实上三人不是不想突围、而是应付这第一波的攻势，已令他们的元气损耗极矩，根本没有突围之力，当山火消敛之际，他们的大难将会降临。

三人重新聚集在最高的望楼处四周尽是烟火，目难及远。

寇仲喘着气道：“马儿没事吧？”

跋锋寒道：“我以沾水湿布包扎他们的口鼻，能漫入下层的烟屑又不多，该没问题。”

寇仲手掌按在徐子陵背心，又着跋锋寒按上他的宽背，道：“我们试试可否学夺取和氏璧那趟般，迅速回气，那说不定我们可借浓烟杀出重围。”

跋锋寒摇头道：“我的好兄弟，现在包围我们的不是几百人又或几千人，而是几万人，冲出去根本全无机可乘，守在这里还可多杀几个来陪葬，何况我们没有个许时辰，休想回复元气。”

寇仲道：“若我是颡利索性等到天亮始发动攻势，以形势言，那时我们绝难幸免。”

若颡利有这种耐性，我们功力尽复可期。”

徐子陵心中一动道：“假设我们能激起体内别走蹊径潜藏未用的力量，不是等若迅即回复元气，又可多捱一些时刻，待烟火渐散，火势转弱，他们的丧钟已在敲响。”

寇仲皱眉道：“事急临忙，哪来推敲揣摸的时间？”

徐子陵道：“现成的有岳山从天竺僧学回来的换日大法，我将此法融合在手印中，只从未试过另行修练。”

跋锋寒生出希望，道：“既有偷天换日之能，何妨一试。”探手按在寇仲背心。

徐子陵手作莲花印，道：“换日大法与中土佛道二家有异，专练五气、三脉、七轮。”

一边解释，一边真气天然流转地在体内运行，以身作教地跟与他建立密切关系的两人作最精确的示范。

“轰”！三人的气脉轮同时进发，所余无几的真气会聚成流，向这从没有天竺以外的人修成的异法进军。若此时有敌攻来，他们将没有丝毫旁顾及反抗之力。三人是迫不得已，不得不行此险着，刚才攻堡之战不过是半盏热茶的工夫、敌方死伤者却超过百人之众，惨烈至极点，但他们的元气已是强弩之末。

浓烟逐渐散去，在火把光和星光的映照下，赫连丘尽成焦土，满布焦尸，情景恐怖，仿如地狱冥府。

号角和战鼓声摇天撼地的传来，金狼军又从四方八面向赫连堡推进。

徐子陵双手变化出无有穷尽的手印，没有一个手印是蓄意而为，全循体内真气的转变，有诸内形于外的作出变化。三人体内的真气由小泉小溪变成长江大河，于体内澎湃奔腾，冲开另一个系统的气脉，释出深藏未用的潜能，如能大功告成，这新系统会与旧的系统融混合一，虽未能使他们功力立即突飞猛进，却似多开垦了大幅荒田，可向他们提供大量的元气。

对坡下的敌人，他们置之不理，全心全意投进换日大法带来的突破去。

敌人从容调动，准备发动新一轮的攻击。

徐子陵忽地发出一声震慑草原的长啸，捏不动根本印，打散在三人体内来回激荡的真气。汇聚成河海的真气，变成千川百流，窜往三人每一个气大会。三大年青高手终于功行完满，从一个整体回复至三个独立的个体。”

草原上空仍是星光灿烂，却比前更深透莫测，更壮丽不可名状。

跋锋寒感到脱胎换骨似的精气神达至最巅峰的状态，纵然毕玄亲临，亦自信有一战之力，大喝过去道：“颡利小儿，够胆就放马过来。”

颡利大怒道：“你想快些死，我就成全你们，进攻！”

蓄势久待的敌人，同声发喊，往山丘顶的赫连堡杀上来。

攻上南坡的是最快速的骑兵，其它向三坡攻来的是徒步的战士。

三人均知当敌人破入堡内，将是颡利和一众特级高手加入战事的时刻。

徐子陵探手入袋，发觉两个口袋的藏弹加起来不足二百颗，当铁弹用尽时，将要与敌人近身肉搏的短兵相接，沉声道：“我负责守南门，你们不要管我。”

一个筋斗，跃离高台。

寇仲和跋锋寒来不及答话，灭日亡月两弓同时发动，朝各坡杀来的敌人射去。

第十章 义薄云天

赫连丘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三人箭尽弹绝，再无法利用对他们最有利的黑暗天时与丘顶地利拒敌于堡外。

敌箭飞蝗般射至，迫得跋锋寒和寇仲退守第二层的城台，徐子陵则独守南门，此是唯一入堡的通路，只要能紧守此关，敌人只有窞石攀墙攻上二层城台一途。

坚固至铁锤锤之不入的赫连堡，成了他们在鲜血流尽、气力用竭前的保命符。

赫连堡仿似蜜糖、迅速被金狼军蜂般密麻麻的扑附，寻暇搜隙地展开前仆后继的强攻。

宝瓶气发，两名突厥战士哪能挡御，身子往后抛掷，撞得其它扑上来的战士人仰马翻，但徐子陵因骤觉力竭，反手夺过敌刀，顺势一脚踢得敌人鲜血飞喷地跌出门外，刀光再闪，砍在一面铁盾。螺旋劲发，那人打着转横跌往门外视线不及处。

火把光照得赫连堡咖红一片，没有人能分得清楚火光血光之别。

战情惨烈至极点。

忽地一掌击至，带起的劲风迫得眼前的其它突厥战士落叶般散开，速度与时间角度均无懈可击，迫得他只余硬拼一法。

徐子陵忘掉身上的大小创伤，心知若挡不住这雷霆万钧的一掌，南门势将失守。深吸一口气，凝聚换日大法激发出来的潜力，口吐真言，如平地乍起轰雷的喝一声“着”，右掌和对方攻来的掌劲印个结实。

“蓬”！

徐子陵喷出一口鲜血，后挫半步，宝瓶气与螺旋劲排山倒海而又高度集中的送出，来犯者同告喷血，往后跌退，现出墩欲谷清奇而充满讶异和不肯相信此招硬拼结果的脸容。

两柄马刀立时补上墩欲谷让出来的空间上取下捌分攻徐子陵面门和胸腹间要害，攻势凌厉，并非一般金狼战士的身手攻架。

徐子陵心中暗叹，晓得时间无多，再支持不了多久。

他的一声真言断喝，把攻打土堡的所有喊杀声全压下去，震慑全场，亦使在二层楼上浴血苦战的跋锋寒和寇仲精神大振，至少晓得下面的徐子陵仍然健在，稳守南门。

寇仲井中月追魂夺魄的黄芒纵横于城楼之上，刀法全面展开，施尽浑身解数，以新领悟回来的护体奇劲，拼着捱刀流血，招招险中求胜，以命搏命，连杀十多人后，刀下竟无一合之将，杀得跃上来的金狼军好手，不住颈断骨折的倒跌往城墙外，尸体积迭在下方墙脚处。

“当”！

强大的反震力，震得他手臂发麻，还是首次有人能挡得住他的井中月，且连消带打，足点墙头，翻腾往上，长马刀贯顶而来，身法刀法浑如一体，招式精妙绝伦。强大无匹的刀气，把寇仲紧锁笼罩。

同时间另一人升至墙头，袖内射出菱枪，闪电般射向寇仲胸口。

寇仲左掌扫往菱枪尖锋，刀往上挑，大笑道：“大汗真客气，送客也不用陪到地府去的。”

使刀的当然是东突厥的大汗，草原的霸主颉利，菱枪的主人就是位列“邪道八大高手”第三位的赵德言，两人早打定主意，要全力干掉寇仲，才去对付在另一边的跋锋寒。

十多名突厥高手此时现身墙头，他们在战场上唯一的任务是即使要牺牲性命，仍要保护颉利，不让他有任何损伤，任何时刻都和颉利形影不离，只因颉利刚才盛怒下心切杀死寇仲，比他们抢先一步攻上墙台。

“叮”！

上挑的井中月现出精微至令人难以相信的变化，任颉利如何改变攻击，仍给他挑中刀锋，颉利浑体剧震，给寇仲挑得往上腾升，一时间再无法对寇仲构成威胁。一个站在实地，另一方虚悬空中，自然是后者吃亏。

“蓬”！

指尖扫中菱锋，硬把菱枪荡开，寇仲猛扭熊腰，井中月变向直棚而前，朝赵德言胸口戳去，若不能把赵德言迫落墙台，明年今晚此刻就是他的忌辰。

三枪两刀，几人左右往他攻来，不过仍慢一线。

赵德言露出不屑之色，菱枪毒蛇般缩入右袖，左手疾劈，迎向刀锋。

寇仲心中叫妙，适才他从颉利处借得真气，保证可教赵德言吃个大亏。他是不愁赵德言不中计，因赵德言仍以为寇仲是从前那个在长安的寇仲，怎会怕硬拼寇仲这一刀。

“啪”！

赵德言命中刀锋，立时脸色大变。螺旋劲发，狂风怒涛般往赵德言卷打过去，连赵德言亦架他不住，往后翻腾，落往墙外，倘换了是次一级的好手，保证未落至地上早喷血身亡。

寇仲往后疾退，令敌人变成从前方攻来，大笑道：“锋寒兄，轮到护阶之战哩！”

声音远传开去。

整座赫连堡的设计，其作用均在防御，墙坚如铁不在话下，因防被敌人攻上第二层城楼的情况出现，所以这层分内外两重防线，城墙上尚有方形的城楼，第三层的望台就以可容二十人的城楼顶为基石，雄据其上，城楼有东西两个入口，城楼中心就是通往下层的石阶，寇仲见势不妙，慌忙通知跋锋寒退守城楼，名为护阶，实为保命。

跋锋寒的喝声从空中传来，以突厥话狂喝道：“颉利纳命来！”

寇仲跟跋锋寒的默契，仅次于徐子陵，闻弦歌知雅意，把握到跋锋寒的战略，加速后退，穿过城楼西门，进城楼后转身挥刀，迎向从东门蜂拥进来的金狼军，毫不理会另一边的敌人。

城楼上空剑刃破风声大作，勇若战神的跋锋寒贴着最高望台的基柱腾空掠起，斩玄剑化作长芒，朝正往下落的金袍秃顶的颉利全力攻去。

在那方颉利的一众近卫高手，人人大吃一惊，那还顾得追杀寇仲，纷纷拔身上冲，阻截跋锋寒。

颡利却气得差点吐血，此时他一口真气已尽，又仍未从与寇体的硬拼回复过来，面对跋锋寒这大有一去无回，以命博命的一剑，虽明知只要能拼着两败俱伤，阻他一阻，手下必可及时把他收拾，偏是却不敢冒这个大险，伸足点往望楼柱身，改下堕为横飞，往城墙外投去。

跋锋寒见计得逞，迫走颡利，哈哈笑道：“大汗怕哩！”

倏地沉气下堕，避过所有攻击，落在城楼西门外，再退入城楼，斩玄剑左右翻飞，两名攻来的金狼军应剑溅血抛跌。

赵德言重登城楼，施出看门本领“归魂十八爪”最厉害的杀着“青龙嫉主”，双手卷缠变化地往跋锋寒攻去。

跋锋寒冷笑一声，丝毫不理他爪法的精微变化，斩玄剑疾刺其面门，摆明要和赵德言来个同归于尽。

赵德言无奈变招，链子菱枪从两袖射出，形成交叉之势，勉强架着敌剑。

“呛”！

赵德言硬被震退，其它人忙补上他的空档，往跋锋寒攻去。

那边的寇仲将攻入城楼的敌人尽赶出门外，守得稳如铜墙铁壁，泼水难进。不过他心知肚明自己刚才真气损耗极巨，刻下已到日落西山的境地，再难支持多久。

颡利重新跃上城台，落在赵德言旁，正要说话，警号从堡外传来，两人骇然瞧去，只见大草原东北方烈焰冲天，浓烟像乌云般朝他们卷过来，隐隐响起呐喊嘶杀的声音，心想难道是突利来了。

城台上挤满金狼军，正前仆后继地冲击把门的寇仲和跋锋寒，却仍是难越雷池半步，显示出两人惊人的韧力和意志。

赵德言道：“先攘外再安内，这三个小子插翼难飞。”

颡利犹豫片晌，始接纳赵德言的提议，发出暂撤的命令。

金狼军撤返城下，徐子陵回到城台，三人相视苦笑。力战之下，他们浑身是血，几近虚脱，若颡利不理外敌继续进攻，此刻他们说不定要饮恨伏尸。

东北方起火处的烟雾掩盖大片草原，金狼军改变阵势，虽仍把赫连堡重重包围，却调动固守东北方的军队，撤离火势最盛的区域。

由于春浓湿重，在火头起处尚可以火器火油助威，却难成蔓延之势，所以颡利的对策合乎正理。

跋锋寒凝望东北方浓烟覆盖的广阔区域，喘息着道：“是谁这么帮忙呢？”

话犹未已，一队人马从浓烟处狂冲而出，突破阵脚未稳的一组金狼军，势如破竹地朝城堡杀过来。

领头者的长柄斧如毒龙翻卷，挡者披靡，赫然是被父亲逐走的回族勇士菩萨，追随他身后的手下增至七十多人，众人拼命死战，均是勇不可挡，人数相比下虽是少得可怜，但力量集中，又趁金狼军匆忙调动的良机，借着浓烟掩护，成功破开缺口，转眼杀至东北坡下。

三人精神大振，徐子陵负责检拾地上的箭矢，交由寇仲和跋锋寒以灭日、亡月两弓射出，策应援军。

号角声起，金狼军力图阻截，已迟了一步。

菩萨一众表现出精湛的马术，就那么策骑跑上崎岖陡峭的斜坡，来到

丘顶。

寇仲大笑道：“菩萨兄竟没携酒来吗？”

菩萨就在马背腾身而起，跃上城墙，再落在三人间，长笑道：“待杀尽金狼贼后，必会和三位痛饮达旦。”

他的手下无不是身经百战的好手，不用吩咐，各据要点，把追来的金狼军射得退返坡下，再成对峙之势。

对菩萨义薄云天的行为，三人均壮怀激烈，非常感激。

跋锋寒抓着菩萨厚实的肩头道：“我跋锋寒交了你这朋友，不！是兄弟。”

菩萨把目光投往颉利金狼旗飘扬的方向，叹道：“坦白说，我对要来与你们一起送死，心内实经过一番挣扎，不过自己知自己事，若我任三位战死此处，我菩萨虽能独活，以后绝没有快乐的日子过。”

接着向颉利方大喝道：“颉利小儿，本人菩萨全不把你放在眼内，看你能奈得我何。”

颉利怒喝道：“无知小儿，你要陪他们死，我就成全你。”

东北火头敛去，虽仍冒出少许烟雾，再不能构成威胁。

菩萨的手下把马儿带进下层，人却分布丘顶，严阵以待。

多了这批生力军，寇仲三人斗志更盛，以最快的手法捡起金狼军射上来的箭矢，作好对敌人还以颜色的准备。

号角声中，金狼军缓缓移动，部署第三轮大进攻。

菩萨赞道：“我真不明白凭你们三人之力，如何能把颉利顶得这么久。”

徐子陵微笑道：“你很快会明白。”

喊杀声四起，金狼军潮水般杀上来，并改变战术，以清一式的盾刀手徒步从四面坡道杀上，摆明是要消耗他们的箭矢。

跋锋寒道：“我和寇仲守高台。”

寇仲早拔身而上，大喝道：“不怕死的就来吧！”

攻防战全面展开。在灭日、亡月两弓的慑人威力笼罩下，箭矢飞蝗般往攻上来的敌人射去，杀得敌人死伤累累，但他们的箭矢亦在迅速消耗。

徐子陵在坡顶射出最后一支箭，碎盾贯胸地射得敌人倒抛下坡，大喝道：“退守城楼。”

众人忙撤入城楼，岂知金狼军亦退回坡下。

他们当然晓得颉利非是好心得让他们稍作休息，只是要以生力军换走伤倦的战士，对他们发动另一轮猛攻。

徐子陵独守南门，其它人则布在城台上。

寇仲和跋锋寒跃回城台，但见赫连堡内外伏尸处处，情景惨烈，把战争的残酷以最可怖的形态默默展示。

菩萨豪气干云的喝道：“各位兄弟，能和名震天下的跋锋寒、寇少帅和徐子陵战死于赫连堡，尚有何憾。”这番话是以回族话说出，众回族战士轰然应暗，战意昂扬。

战号骤起。

集中在南方坡底的五个百人队同声呐喊，冲上斜坡。

寇仲讶道：“明知来送死也冲得这么快，真奇怪。”

跋锋寒哈哈笑道：“少帅不但视死如归，更是视死亡战争如游戏，佩服佩服。”

倏忽间堡旁四周尽是突厥骑兵，箭矢暴雨般洒上来。
众人躲在厚墙后，静待敌人跃攻上来的一刻。

第一线曙光出现在大草原东北尽处，死伤惨重的金狼军撤返平原。
众人却全无胜利的感觉，因谁都晓得再难以捱过敌人新一轮攻势。
失去黑夜的掩护，他们会败得更快更惨。

包括寇仲三人在内，他们仅余三十八人，其中尚有五人伤重至不能继续作战。

各人都是疲惫不堪，大量的失血使他们近乎虚脱。

金狼旗逐渐迫近，今次进攻将由颉利亲自押阵，以最精锐的亲兵了结这场持续整夜的惨烈攻防战。

徐子陵回到城台，苦笑道：“希望颉利肯身先士卒，带头冲上来，我们或可找他陪葬。”

菩萨摇头道：“这不是颉利的作风，他最大的敌人是突利，所以不会为我们冒生命之险。”

跋锋寒目光掠过大草原远处，然后回到四周烧焦的山头和遍地的尸骸，道：“敌方死者在五百以上，对颉利的兵力虽不能构成影响，但对金狼军的锐气肯定打击甚大，若突利能及时赶来，说不定可狠胜一场，令颉利短期内不敢东犯。”

寇仲笑道：“听老跋的口气，似对突利再无恨意。”

接着沉声道：“希望突利能帮我们报仇雪恨。来啦！”

众人往南坡瞧去，只见金狼军分作三队，蓄势待发。

寇仲目光落在颉利阵营里的香玉山身上，暴喝道：“香玉山，若我寇仲今趟保得不死，必取尔之命，以祭素姐之魂。”

嗽欲谷喝回来道：“死到临头，仍敢口出狂言。”

颉利正要下令，东北方忽然蹄声骤起，自远而近，只听蹄音，来骑肯定数以千计。

颉利一方无不色变。

第十一章 化敌为友

金狼军慌忙撤走，援军队形整齐的从东北驰来，于赫连堡南结阵，黑狼旗飘扬于初升的红日下，显示东突厥仅次于颉利的另一位霸王突利大驾亲临。

抵达的是黑狼军的先锋队二千余骑，领军将领体型样貌均酷肖突利，却较突利年轻，向赫连堡诸人遥致敬礼，却没扬声打招呼，心神全放在不住远离的金狼军处，既防止他们突然反扑，更要从对方整军的情况判断是否有可乘之机。

众人绝处逢生，暗叫侥幸。

菩萨道：“此将定是突利之弟结社率，据闻此人骁勇善战，是突利的得力臂助。”

蹄声再起，突利的主力大军出现在东北地平线，全速驰至，军容鼎盛，兵力在一万五千人之间，人数虽比颉利少上一半，但已有一拼之力。

跋锋寒叹道：“今趟颉利势危矣。”

寇仲奇道：“颉利的兵力在突利一倍以上，你老哥何出此言。”

徐子陵亦道：“虽说颉利因围攻我们不果泄了锐气，可是实力无损，金狼军无不是身经百战的精锐，正面交锋，该是鹿死谁手，难以逆料。”

菩萨却不住点头微笑，表示明白跋锋寒为何有这判断。

跋锋寒注视逐渐接近的大军，沉声道：“在大草原上，一个民族的衰落，代表另一个民族的崛起。自突厥大汗室点密兴起，统领十大族酋，率兵十万，击败柔然，建立一个比古代匈奴领域更辽阔、声威更强大游牧汗国，设牙帐于都斤山，草原诸族无不慑服，后虽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可是在大草原上仍是从无敌手。”

菩萨接口道：“自颉利重用赵德言为国师，任其专擅国政，政令繁苛，人心解体，原本臣属于东突厥的诸族均有叛意。现在颉利和突利失和，对有离心的诸族实是天大喜讯。所以只要突利能打几场漂亮的硬仗，展示其有能与颉利抗衡的实力，势争取到这区域各族的大力支持，你说颉利险还是不险呢？”

寇仲和徐子陵恍然而悟，以往突厥入侵，会伙同其它游牧民族进犯，若能打破塞外各族这种团结一致的情况，中原就可得到喘息的机会。

一队人马从大军中冲出来，领头者赫然是突利，直向赫连堡驰至。

跋锋寒往后稍移，寇仲和徐子陵不约而同往他靠去，左右把他抓个结实。

寇仲道：“老哥可否看在我和子陵份上，把与突利的前仇旧恨一笔勾销。”

跋锋寒苦笑道：“小弟现在双腿发软，想走亦有心无力，何用押犯般逮着我？”

这对答是用汉语说的，菩萨瞧得不明所以，讶道：“发生什么事。”

徐子陵放开跋锋寒，向奔上南坡的突利道：“麻烦可汗上来一聚，我们连走路也有问题。”

突利大笑道：“你们的突厥话是否跟锋寒兄学的？竟说得差点比小弟的汉语更好。”

寇仲听突利对跋锋寒称兄道弟，放下心事，大喜道：“看你的样子，像早晓得是我们在这一带。”

菩萨大声道：“菩萨拜见可汗！”与手下同致敬礼。

突利跃离马背，一个空翻，落到众人之前，抢前一把抓着跋锋寒肩头，长笑道：“你是寇仲和徐子陵的兄弟，就是我突利的兄弟，其它的话均不用说。”

寇仲和徐子陵心中感激，突利不愧为曾与他们同生共死的好兄弟。

跋锋寒哈哈大笑起来，反手抓着突利双手，断然道：“看来我不想和你做兄弟亦不成。”

突利放开跋锋寒，来到菩萨前，张臂道：“你可知我是如何感激你，若非你不顾生死的义助我三位兄弟，我将会永远失去他们，就算把颉利碎尸

万段，仍难消我心头之恨。”

一把将菩萨拥入怀内。

菩萨一对虎目红起来，显然对突利的重视非常感动。

寇仲和徐子陵暗忖难怪突利在家乡这么吃得开，确有其笼络人心的一套。

突利郑重地对菩萨道：“无论时健那老家伙如何激烈反对，我们几兄弟定要助你重返回纥，取回你应得的东西。”

追随菩萨的众儿郎全体下跪，有人更激动得痛哭流涕，全无可能的梦想，终有机会实现，事实上菩萨已到山穷水尽，早晚沦为马贼的田地，可是突利此诺一出，登时变成另一回事。

突利放开菩萨，抢过去拥着寇仲和徐子陵两人，叹道：“你们终于来哩！幸好我一直布有探子在统万，故晓得你们被困赫连堡，本以为再见不到你们，好在你们再创奇迹。

此战将会轰动大草原，你们的名字将在大草原永垂不衰。”

跋锋寒指着金狼军在草原边际仍清晰可见的尘头，冷然道：“此战只是个开始，颉利正在那边等待我们。”

突利和寇仲、徐子陵、菩萨来到跋锋寒旁，目光投往那方向，五对眼睛同时亮起来。

突利沉声道：“颉利太不把我放在眼内，我们就以铁般的事实证明给他看，使他知道这想法是错得多么厉害。”

如非在特殊的情况下，颉利自然可轻而易举的以优势的兵力，击退突利的黑狼军。

但如今金狼军血战整夜，人疲马倦，既攻不入区区赫连堡，更要仓皇撤退，锐气大泄，士气低沉，跟来犯统万前的气势如虹，相去何止千里，直有天壤云泥之别。

最令金狼军气馁的尚不止此，因为跋锋寒、寇仲和徐子陵已在他们内心深处，种下无敌的形象，谁不为他们的武功与箭术而胆丧。

突利看准虚实，立即挥军进击，双方略一接触，金狼军即呈不支，突利乘势率军衔尾穷追，不让颉利有喘息回气的机会。

数次小规模交战，黑狼军都占尽优势。

经过三天的追逐，颉利沿无定河退往捕鱼儿海东方丘陵起伏的奔狼原，始能稳住军心，重新布阵，备战迎敌。

突利在草原另一边背靠着著名的怯绿连河东端的支流北岸丘陵结营立阵，准备跟颉利正面交战。

太阳西下时，突利、结社率、寇仲、徐子陵、跋锋寒和菩萨五人来到前线，在最高的山丘上远观敌阵，研究明天交锋的策略。

两里外处金狼军分驻十多个山头，火光点点，照得火红一片，高起的金狼汗旗位于大后方，各处山头的营寨众星护月的把汗帐团团拱卫。

寇仲叹道：“颉利小鬼确懂拣地方，若我是他，就借林木山丘的掩护，苦守不出，到我们泄气时，才痛施反击。”

跋锋寒微笑道：“不若今晚我们摸进去杀人放火，教他们睡难安寝，看看准先泄气。”

徐子陵道：“这只能是小骚扰，一个不好我们可能没命回来。”

突利同意道：“说到底形势仍是有利我们，不必冒险。”

寇仲断然道：“今晚是我们唯一可制胜的机会，但不是放火烧几个营帐，而是大规模的进攻。”

包括徐子陵在内，众皆愕然。

经过这几天的追逐，双方都心力交瘁，无力交战，理该多争取歇息时间。

寇仲哈哈笑道：“你们看，连你们都没想到己军会发动猛攻，敌人将更想不到，这才算是奇兵。”

菩萨苦笑道：“我不是没想过，只是认为没有能力办到。”

寇仲正容道：“我并非说笑。若容颀利的人马休息整夜，明天人人精神抖擞的，就轮到我们有难，所以必须先给他来个措手不及，现在敌人虽看似分守得无懈可击，其实却是力量分散，只要我们集中精锐，开始时佯作全线推进，然后再集中朝一点作突破，由我和陵少、老跋、菩萨兄领头开路，目标则是颀利的汗帐，就好象两人交锋，力取对方要害，任他再多上几倍人，仍要吃不完兜着走。”

结社率一震道：“少帅的话不无道理。”

突利道：“你认为什么时候进攻最适合。”

寇仲道：“就选在日出前两个时辰，吃过晚膳后，你老哥就命参与突击行动的三千个最精锐战士提早睡觉，但千万不要告诉他们会干什么，好令他们安心歇息，行动前才唤醒他们。”

跋锋寒道：“有三个时辰的熟睡，足可回复体力。”

突利兴奋的道：“其它人如何配合。”

寇仲微笑道：“摇旗呐喊总办得到吧！”

结社率道：“如果颀利派出高手，先一步来袭营骚扰，我们会否从主动沦为被动。”

跋锋寒笑道：“这个可以放心，若来的是赵德言、墩欲谷，我们欢迎还来不及，至于次一级的好手，只交由我负责招呼就够哩！”

寇仲摇头微笑道：“此法过于被动，非是上策。我们必须在突袭前这三个时辰，牵着颀利的鼻子走，不过他们有喘息或争取主动的机会。”

菩萨倒抽一口凉气道：“少帅不是要派人在这三个时辰内轮番进行攻击吧！”

寇仲含笑摇头，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样，突利等虽无一非才智高绝之士，仍摸不清他葫芦内卖的是什么药。

徐子陵心中一阵颤动，寇仲再非以前对兵法一无所知的吴下阿蒙，而是运筹帷幄，能致胜千里、擅能用兵的统帅。虽明知他终有一天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人，但此时亲眼目睹，亲耳听到，仍激起他心湖内的波涛。

寇仲仰望壮丽的星空，接着再把目光投往灯火通明，光耀十多座山头的敌阵，及分隔敌我的，宽达两里的奔狼原，沉声道：“假若敌营所有火把忽然熄灭，可汗会有什么反应。”

突利一震道：“我当然会提高戒备，准备应付任何突变。”

接着长长吁出一口气道：“我开始明白为何以李密的老谋深算并深精兵法，仍要丧师在你的手上，这确是最便宜省事的惑敌之计。”

转向结社率吩咐道：“你立即回营安排一切，依少帅的策划行事。”

结社率答应一声，回营地去也。

寇仲道：“我们今趟的进攻分三个步骤，首先是分散挺进，佯造出全面

进攻的情况，令敌人不得不分别固守各处山头营寨。待进入对方强弓射程前，我们在两翼的军队又摆出迂回包围的假姿态，威胁对方左右侧的营阵，使他们不能分身助守中军。然后向中路突击，以雷奔电掣之势，直指金狼军的心脏，这叫擒贼先擒王，只要捣毁金狼军的心脏，任他四肢如何孔武有力，亦要立即崩溃。”

望往徐子陵道：“陵少尚有什么好提议？”

徐子陵笑道：“我要找支长枪，才能陪你冲锋陷阵。”

突利奋然道：“就让我们几兄弟并肩冲锋陷阵，把颉利的头从他的颈项斩下来。”

跋锋寒皱眉道：“可汗最好留在后方主持大局，若可汗有什么损伤，等若我们把心脏送上去给敌人掏掉。”

菩萨也道：“可汗用不着亲身犯险。”

突利摇头笑道：“只有我身先士卒，亲身蹈险，才能令将上用命。这心理很微妙，有我临场押阵，战士会拼尽全力图得奖赏，这就是为何我们与汉军交战时，士气较胜的主因。”

寇仲和徐子陵明白过来，此正是中土和塞外率师作战者的分异处。

汉人历代皇帝，虽有所谓御驾亲征，不过那都是名义上的，不像草原诸国的首领，如颉利突利之辈，既无一不是精通战术，身经百战的统帅，且名副其实的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其好处是当最高领袖或身任统帅者身在前线，一切调度，只须向自己负责，不用层层请示，致贻误战机，遇上任何突变，更可当机立断，迅速作出对策，从实战中不断汲取经验，改进革新。

例如炆帝的御驾亲征，他只是躲在大后方不明实况的颐指气使，透过元帅和大小将领去指挥庞大的军队，等若满身赘肉走动不灵的胖子，纵使体力庞大，对上灵动如猴的外族不吃亏才怪。

寇仲不禁欣然道：“你这决定和分析对我获益良多！”

徐子陵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想充当探子，先去探路，看看颉利有否令手下多设些拌马索、陷马坑那类防御措施。”

突利笑道：“我们还是回帐休息吧！我们突厥人从来是重攻不重守，只会以攻为守，绝不会以守为攻的。颉利现在唯一会做的事，就是尽量争取休息的时间，以应付他以为会在明天才发生的草原会战。”

寇仲道：“摸清楚路线和敌人的部署是有利无害的，可汗先和菩萨兄回帐向诸位大酋解说清楚我们的策略，使他及早作好准备。”

突利皱眉道：“颉利会像我般放出猎鹰，从高空监视是否有外敌潜入，你们这样摸去岂非会打草惊蛇。”

跋锋寒笑道：“放心吧！给个天颉利作胆亦不敢随便把猎鹰放出来。”

突利和菩萨不明所以，三人扬长下丘，借草原的长草疏林掩护，朝敌阵掠去。

突利的营地的火于初更时候地熄灭，此下发生在同一时间，本身已充满诡异神秘的味儿。自然不出寇仲所料，紧张的气氛立时笼罩金狼全军，睡着的人都给喝令从帐内钻出来，进入作战的状态，箭手则枕弓以待。

灿烂迷人的星空下，三人藏身一株大树的枝叶间，在敌阵不远外默察敌人调动的情况。

寇仲笑道：“你说他们会保持这种情况多久？”

跋锋寒肯定的道：“那要看颉利是否敢放出猎鹰。”

徐子陵笑道：“箭神准备。”

跋锋寒反手从背上摘下亡月弓，道：“这一箭关系到我们的生荣死辱，绝不容错失。”

寇仲道：“若颡利放出多头猎鹰，该射哪头才好？”

跋锋寒摇头道：“这种能作探子的通灵猎鹰非常罕有，千中无一，被我们射伤的猎鹰肯定尚未复元，他该只剩一头。”

徐子陵道：“来哩！”

一个黑点从汗帐上方急冲上天，一个盘旋后，望他们直飞而来。

寇仲望洋兴叹似的苦笑道：“他娘的！竟飞得这么高！”

猎鹰在离地三百丈的高空疾飞，两把神弓的射程加起来也沾不到它半根羽毛。

三人眼睁睁瞧着它在上方滑翔而过。

徐子陵道：“鹰儿懂否分辨人数？”

给他一言惊醒，两人却暗骂自己是傻瓜。

跋锋寒苦笑道：“陵少永远是我们中头脑最清醒的人，我们一心想把它射下来，却想不到让它发现敌踪能起更大的威胁作用。”

寇仲提议道：“我们分三条路线回营，若鹰儿乖乖的逐一回报，就像有三支人马要去袭营哩！”

徐子陵和跋锋寒大叫好计，付诸行动。

繁星仍在深黑的夜空照亮大地，茫不知激烈残酷的战争，正在它们眼底酝酿发生。

第十二章 凿穿之战

以千计的火把同时亮起，照得黑狼军延绵七、八座山头的营地明如白昼，就像在个半时辰前熄灭般突然。

颡利一方瞧得提心吊胆时，敌营那边的平原以万计的黑狼战士齐声呐喊：“突利必胜，颡利必败。”

接着两边各亮起以百计的火把，由明到暗地照出黑狼大军摆开横直达两里的战阵，中军则陷于火把光彩以外的暗黑中，充满诡秘不可测度的味儿。只是火把明暗的变化，立收声势夺人的奇效。

号角声起，前排开始推进，隔开三五个马位之后，轮到第二排出动，前两排均为刀盾手，到第三排和第四排才是箭手，中军的情况始终隐在暗黑中。

突利、寇仲、跋锋寒、徐子陵、菩萨五人居中军之首，后方是五人一排三千名最强悍且休息充足的黑狼军精锐。他们藉黑暗的掩护，不让敌人看破他们的虚实，令对方摸不透他们的实力。

突利喝道：“击鼓”！

战鼓大鸣，全军随着战鼓的节奏，昂扬而坚定地朝敌阵推进。

菩萨笑道：“颡利定以为我们活得不耐烦，不睡觉的赶着去送死。”

跋锋寒扫视敌阵的形势。

起伏不平的山丘上再不见任何营帐，敌方的箭手均藏在山脚的疏林内，骑兵一组一组地布于各处丘顶上，可以推见当箭手以密袭的箭矢抵挡他们后，山丘上的骑兵将像潮水般冲下平原来，对他们展开无情的冲击战。

战略上确是无懈可击。

可惜颉利的对手再非突利，而是诡变百出，智比天高的寇仲。

在寇仲巧妙的心理战和疑兵计之下，使颉利对来犯者的部署捉摸不定，加上金狼军本土气低落，又是欠缺休息的疲兵，一旦接战失利，势难守稳阵脚。

跋锋寒点头道：“若我们全线冲刺，确是等若自寻死路。”

突利高举托在肩上的伏鹰枪，露出充满信心的笑意，欣然道：“自成为幽、燕两地的可汗后，我尚是首次充满信心的视颉利为必败之将。”

接着微一沉吟，向左旁的跋锋寒道：“锋寒会否抽空到幽都见芭黛儿一面，她自洛阳南返后，一直不肯与任何人接触。”

自赫连堡两人捐弃前嫌，突利是首次对跋锋寒提起芭黛儿，两人当年的仇恨，正因跋锋寒掳去芭黛儿而起，听突利的语气，他对芭黛儿仍是很关心的。

跋锋寒苦笑道：“我会去见她。”

突利右旁的寇仲竖起拇指道：“这才是肯承担的好汉子。”

突利以汉语赞道：“少帅的突厥话愈说愈棒哩。”

徐子陵手提突利给他的重型长铁枪，策着万里斑，心中忽然浮现师妃喧的影子，她会否也到域外来寻找石之轩呢？

寇仲凑过来道：“那晚在赫连堡，陵少你在颉利进攻前两眼像是发光的凝想着什么，是否想着某个美人儿，究竟是师妃喧还是石青璇？”

徐子陵没好气道：“不要胡扯乱说好吗。我当时心中无牵无挂，只想到人死后会变成天上的星星，那时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

寇仲呖道：“竟来骗自己的兄弟，那时我刚向你吐出心事，怎会不勾起你同类型的遐想？快从实招来，否则我绝不放过你，由今晚开始，以后早午晚必追问你一趟。”

徐子陵投降道：“你这小子真烦，唉！说出来你也许不相信，我当时竟忆起美人儿场主第一次试吃我们怪菜时的情景。”

寇仲剧震道：“商秀询！”

敌阵的火把攸地熄灭。

黑狼军此时离敌阵前线不到三千步的距离，如若采取全面攻势，在敌暗我明情形，肯定要吃大亏。

突利不慌不忙，再推进千步后，一声令下，全军停止前进。

跋锋寒沉声喝道：“是时候啦。”

突利发出命令，战鼓震响，又急又密，充满杀伐的意味。两翼各二千精骑冲出，循迂回的路线，绕击敌人阵地左右外翼。

突利一声呐喊，带头冲出，菩萨、跋锋寒居左，寇仲、徐子陵居右，后方是三千精锐，像一条巨龙从暗黑的深渊冒出来，全速杀往敌阵，直指颉利所在的心脏地带。其它队伍则继续缓进，务要压得敌人难以集中力量应付这支由三千精锐组成的巨龙凿穿战术。

只要能冲击破一道缺口，他们会如破块的洪流，把任何挡路的东西冲毁淹没。

跋锋寒和寇仲的亡月与灭日首先发箭，横过草原，一丝不误地贯穿两名藏在丘脚疏林指挥箭手的将领胸膛，拉开战争的序幕。

在星光底下，从两人的眼力，其视野和白昼看物只有少许差别。

两翼的进攻部队只是佯作攻击，纯以箭矢牵制敌人两侧的军队。只有这支凿穿军才是出鞘攻敌的利刃。

敌阵蹄音沓杂，轰传各处山头，号角长鸣，显示颀利终察破他们出人意表的战术，匆忙调动军队变阵迎战，但已失却先机。

寇仲大喝道：“颀利小儿，我们讨命来啦！”他带着外地口音的突厥话，在金狼军已是耳熟能详，肯定无人不晓得杀过来的是他寇仲。

箭矢像骤雨般从疏林内洒来，却犯下严重的错误，全以凿穿军的龙头作目标，却给徐子陵、菩萨和突利以长枪盾牌一一挡格，多些来密些手，三人分处左右外档和中间的位置，护体真气般不但保住龙头，还令寇仲和跋锋寒得以放手连珠发射，每箭必中地，射得对方左仆右倒，士气大挫。跟在后方的精锐只须举盾护身，紧随五人之后，等待杀入的一刻。

在如此情况下，金狼军熄灭所有照明的火把，实是棋差一着，骑兵是草原上最具机动性和灵活度的进攻兵种，六、七百步箭程只是几下呼吸起落的短暂光景，兼之这条采凿穿战术的巨龙可迅速把敌人远程打击的范围收窄，强劲的箭矢对它构不成任何威胁。

金狼军身处前线者纷纷倒地，及见来的是在赫连堡大展神威的寇仲等人，神颤胆怯下竟然四散奔跑，毒龙阵就像锋利的枪尖般刺进丘坡下的疏林区去。

暗黑的疏林里喊杀震天，山头上布防的两千金狼军完全摸不清疏林内发生何事时，突利五人带头冲上斜坡，朝丘顶杀去。

后随的三千战士仍大致保持完整的队伍，位于中间的担任发射手、排边的则以盾牌挡箭，刀枪制敌。这正是寇仲想出来的凿穿战术的厉害处，不理你兵力如何雄厚，只集中力量狂攻一点，清除挡路的所有障碍，一往无前的直指敌阵心脏要害，把主动完全操控在手上，以快打慢，速战速决。

不过胜败决于一线之差，若非金狼军兵疲将倦，又倘颀利方早一步瞧破寇仲的战术，集中力量以强碰强，那黑狼军势将一败涂地。

火把光再次燃亮，虽照清楚形势，可是恶龙已深入腹地，使纵横无敌的颀利再难挽回颓势。

在大后方的总指挥结社率晓得敌人已呈乱象，一声令下，两翼骑兵从佯攻变作实攻，全力冲击敌阵。余下的六千黑狼军往前推进，力压敌人前线阵地，教他们无法分身攻击破入敌阵中央的主攻大队。

突利的伏鹰枪、跋锋寒的斩玄剑、菩萨的长柄巨斧、寇仲的并中月和徐子陵的重铁枪，对从丘顶迎击的金狼兵展开绝不留情的歼灭战，杀得对方尸横山野，血染草石，势如破竹地登上敌阵内部那座小山之巅。

四方八面尽是朝他们攻来的金狼军，胆气稍差者保证可吓至手足发软，任人宰割。

突利第一个从千军万马中发现颀利的汗旗往另一山头移动，截指大喝道：“追。”

寇仲乘机大喝道：“颀利小儿，想逃到哪里去！”

声传全场，金狼军的攻势登时窒缓，纷朝移动的汗旗瞧去。

跋锋寒知道寇仲的攻心之计大奏奇效，狂喝道：“颀利纳命来！”

带头冲下山，直朝处于两丘间的颡利主力军杀去。

黑狼军硬在敌人的包围中杀出条血路，全力以赴地摘取胜利的果实。

前线喊杀震天，进入短兵相接的肉搏战阶段。

寇仲等无一不负伤浴血，跟来的三千精锐减至二千五百余人，可见战况的惨烈。不过人人都晓得胜利在望，士气高涨至极点，勇不可挡。

突利一枪挑得敌方大将翻跌马背，忽然压力大减，原来金狼军纷纷往两边散逃，对向以悍不畏死震慑大草原的金狼军来说，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事。

跋锋寒眼中只有颡利在远方金光闪闪的标志，加速奔驰，变成领头的前锋，挡者披靡。

杀下山坡之际，金狼军全面崩溃，掉在山野的火把燃起数百处火头，浓烟卷天，颡利的主力军从主动优势变成丧家之犬般四下逃亡。

当突利成功攻上山头，胜负已定。

颡利虽侥幸逃进黑暗的林野去，但再非大草原上从未尝过败绩的无敌大汗。

第十三章 谁能奈何

黑狼军以整天时间，处理死伤狼籍的战场，收集金狼军遗留下来的粮食、兵器、马匹、营帐等丰富的战利品。

敌人的尸骸集中一处以柴火烧为灰烬，伤者则尽成俘虏。

此战突利方面阵亡者八百多人，颡利方面则近三千之众，肯定是一场漂亮的胜仗，可惜因人瘦马倦，无法再立即追击敌人，未能乘势扩大战果。

已方死者被集中到二十多个帐幕内，于黄昏时分举行公祭，杀马供于帐前，以奠亡灵，在突利的带领下，绕营七圈，每次来到帐门时，以刀击臂而哭，再把死者和陪葬的日用品衣物一起火化，然后收集骨灰，待将来回乡安葬。

把死者优恤处理停当后，全军大事庆祝，篝火处处，战士舞刀弄枪，把臂高歌跳舞，烤肉的香气弥漫整个营地，充满胜利的气氛。

突利与一众大酋将领和寇仲等巡视各营，与众同乐，激励士气，才返回主帐，举行最高层的庆功宴。

此仗胜来不易，众酋将更知全赖寇仲献计出力，又佩服寇仲等于赫连堡力抗颡利大军的壮举，对他们敬若神明。

酒过三巡后，突利肃容对被安排坐在他右方的寇仲举杯道：“我和少帅生生世世均为兄弟，少帅将来争逐中原，有需要兄弟的地方，我突利敢向草原高山立誓，必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结社率等十多名酋将全体举杯，眼神坚定地瞧着寇仲。

寇仲慌忙举杯，心中一阵激荡，这番话等若突利摆明舍李世民而倾向他的立场，突厥人最重信诺，这番话确是非同小可，影响着中土形势的变化。

徐子陵却不知是悲是喜，寇仲现在北得突利，南得宋缺这两大靠山全力支持，与李世民再非无一拚之力。兼且寇仲从奔狼原一战中表现出来的战争智能，实是震慑人心，连徐子陵亦对这老朋友及拍档兄弟泛起深不可测的

感觉。师妃暄捧李世民为皇之愿，再非像以前般容易实现。

众人轰然痛饮。

突利转向坐在寇仲身旁的菩萨敬酒，道：“待大局稍定后，我会派使者通知时健和贵族各大酋，要他们重新推选新的时健，看他们敢否不选你。”

菩萨慌忙还敬道谢，满脸喜容。

在奔狼原之战前，老时健有颉利在背后撑腰，根本不用买突利的帐，现在势易时移，当然是另一回事。

突利亦乐得把菩萨捧为回纥之主，回纥乃草原上除突厥外最强大的民族之一，多了这个盟友，突利更不用把颉利放在眼内。

跋锋寒正凝视被围在中央闪耀不定的篝火，突利从羊腿割下一片烧得香喷喷的烤肉，递给他道：“颉利有毕玄，我突利却有你跋锋寒，毕玄又何足惧哉。”

众将轰然叫好，举杯相敬。

跋锋寒喃喃念出毕玄的名字，一对虎目亮起光芒，哈哈一笑道：“这杯就是为毕玄喝的。”

一饮而尽。

突利像变成另一个人似的，豪气干云，充满自信。

徐子陵问道：“可汗认识马吉吗？”

突利微一错愕，不好意思的道：“当然认识。我还未有机会问你们为何到塞外来，是否与此人有关。”

寇仲苦笑道：“我也弄不清楚与多少人有关，杜兴是另一个有关系的混蛋，他还说和你是朋友。”

突利向结社率道：“杜兴是否和你有交情？”

结社率老脸微红道：“他不时送些礼物给我，为的是战马的买卖。”

突利冷哼道：“若他敢开罪我的兄弟，我就要他死无葬身之地。”

徐子陵暗付自己还是喜欢以前和他一齐共处患难的突利，此刻的突利有种凌驾于一切，随时可决定别人生死的霸主气派。

跋锋寒提议道：“少帅不若把今次远道前来草原的来龙去脉，详述一遍，很多事说不定迎刃而解。”

其中一位酋将点头道：“只要我们力所能及，必为少帅办妥。”

从这两句话，可看出游牧汗国与中土君臣制度的分别。在中土只有君主才能带头作主，但在突厥汗国，领袖由各部落的大酋头推选出来，军队由各个部落组成，部落的酋头都有管事权。至于颉利的大汗，则是通过像突利般的小汗去统治庞大的汗国。

寇仲一边喝酒吃肉，一边娓娓道出事情始末，最后狠狠道：“马吉肯定是个关键人物，找到他就可把狼盗挖出来，大小姐那八万张羊皮亦有着落，然后我们再回头去找杜兴和许开山算帐。”

跋锋寒笑道：“找杜兴和许开山算什么帐？这两个家伙一扮丑角一装好人，肯定可推个一干二净，难道你能一刀把他们杀掉吗？江湖规矩就重一个‘理’字。”

寇仲颓然道：“你说得对，这两个家伙确是滑不留手，很难抓着他们的狐狸尾巴。”

突利哑然失笑道：“有我突利在，你们大可放心。先不论其它，只要给我三个月时间，我可为你们筹措八万张羊皮，先向大小姐交差，由这遣人送

去给她。”

跋锋寒坚决的摇头拒绝，道：“八万张上等羊皮并非小数目，况且这样得到羊皮，太欠乐趣，我要马吉把羊皮呕出来。”

突利同意道：“我明白锋寒的感受，马吉算什么东西？现在我要他跪下，他就永远不敢站起来。”接着向众将问道：“谁晓得马吉刻下在什么地方？”

菩萨道：“我知道。”

寇仲大喜追问。

菩萨道：“我不晓得他此刻身在何方，却知道他会到龙泉去参加拜紫亭的立国大典，同时和拜紫亭进行一桩大买卖。”

突利双目杀机大盛，沉声道：“马吉竟敢不把我放在眼内。”

寇仲乘机问道：“拜紫亭的立国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结社率道：“那是高丽人和颉利的一个阴谋，好牵制契丹人，不让他们插手理会我们和颉利间的纠缠。坦白说，契丹人暗助我们亦是不安好心，最好我们长期分裂，攻战不休，那他们就可大肆扩展，增强实力。”

徐子陵心中一动，从怀内掏出五彩石，道：“这是美艳夫人在统万交给我们，托我们送往给拜紫亭的五彩石。”

突利等无不动容，显然知晓此石的来历。

菩萨震动的道：“这真是靺鞨人的镇族之宝五彩石吗？美艳夫人怎会把此异宝交给你们？”

寇仲、徐子陵和跋锋寒你眼望我眼，心想此石不是从契丹人手上偷出来的吗？为何会是靺鞨的镇国之宝？

突利把手伸过去道：“可否给我看看。”

徐子陵毫不犹豫的把五彩石摆在突利掌心，后者拿石后以两指捏起，送到眼前道：“在你们南北朝时代，靺鞨未分裂为七部，总名靺鞨，其主从波斯人手中得此异宝，遂以之饰大族长的冠帽，五彩石从此成为靺鞨领袖的象征。后来契丹入侵，靺鞨灭亡，族人散逃各地，形成靺鞨七部，最强大的就是北面以黑水靺鞨和南部的粟末靺鞨，其它五部均弱不足道。五彩石从此落入契丹人手上，假设此石能被拜紫亭得到，等若你们中原人得到和氏宝璧，会令他声势大增，顺理成章的借机立国。”

三人恍然大悟，同时暗叫不妙，因此物对突利是有害无利，但若就这么把五彩石送给突利，他们怎向美艳夫人交待？这就叫江湖规矩。

寇仲道：“此石会否是假的？”

突利微微一笑，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把五彩石交还徐子陵，摇头叹道：“如此异宝，哪假得来，就算是假的亦没关系，只要拜紫亭以假作真，亦已收效。”

突利不愧东突厥最有实力的第二号人物，分析得一针见血。

徐子陵苦笑瞧着手上的五彩石，道：“现在我们该怎办？听说契丹人会与室韦人联手来抢夺此石。”

结社率怒骂道：“美艳夫人这婊子真可恶，摆明是要离间我们和契丹人。”

众人点头同意、若契丹人和寇仲等冲突，夹在中间的突利肯定是左右做人难。

菩萨皱眉道：“美艳夫人一向与拜紫亭没有交情联系，为何肯帮拜紫亭

这个天大的忙？五彩石又怎会入她手中？”

他的问题当然没有人能回答。

跋锋寒大讶道：“菩萨兄对草原发生的事了若指掌啊。”

菩萨微笑道：“这是我以前唯一能办到的事。”

突利洒然道：“就当我从没见过五彩石。明天我先把菩萨兄送回国去，亲口告诉时健他儿子辉煌的事迹，他老啦！又老又糊涂，早该让位于他超卓的儿子。”

众人同感愕然，刚才他还说会遣人去向老时健说话。忽然又变作亲自送菩萨回国夺位，教人摸不着头脑。

菩萨震动得发呆。

跋锋寒奇道：“可汗不用去追杀颉利吗？”

突利叹道：“看过五彩石后我又改变主意，若我远征都斤山，际此东北方形势瞬息万变之际，回来时谁知是什么一番光景了，我只好打消这诱人的念头，先安内再攘外，只要菩萨兄重镇回纥，我再不信颉利敢倾师东来。”

寇仲同意道：“此确为明智之举，且颉利受过教训，再非这么易被吃掉。”

一把搂着突利肩膀，道：“老兄，我们又要分开哩！真舍不得你。”

突利反手搂他的熊腰，道：“分分合合，人生就是如此，我真的很感激你们。”

徐子陵一掌打在跋锋寒肋下，道：“老跋不是要去见一个人吗？”

突利道：“你们走前要来幽都让小弟稍尽地主之谊，说不定不用等到那时，在龙泉我们便可重聚一堂。”

寇仲讶道：“你竟肯去参加拜紫亭的立国大典？”

突利长笑道：“他够胆立国，我就够胆去，有什么好怕的。”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突利摆明车马，绝不会让拜紫亭成为统一靳馗的霸主。其中更牵涉到黑水粟末两部的大军，形势逆转，再无顾忌。

此正是突利放弃追杀颉利的主因。

从另一个角度看，颉利扶助拜紫亭的策略已收到效果，令突利动弹不得。

跋锋寒笑喝道：“今晚我们不醉无归。”

众人大笑对饮。

突利凑到寇仲耳旁用汉语道：“若在龙泉不能碰头，记得到幽都找小弟，我有份礼物要亲手交给你。”

寇仲立时两眼放光，试探道：“是否头会飞的东西？”

突利含笑点头，又低声道：“记得把老跋押来见芭黛儿，我真的不介意。”

突利振臂以内功迫出说话，大喝道：“我的三位兄弟寇仲、跋锋寒和徐子陵联手，大草原上还有能奈何他们的人吗？”

全体黑狼军轰然应道：“没有！”

声音直透壮丽的星空，震得山野草原吃惊抖颤。

三人同时想起“邪王”石之轩。

第一章 武尊毕玄

大草原地势高而平坦，地域广阔，区内有以千计的大小湖泊，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抵阴山山脉，北达贝加尔湖和叶尼水河、额尔齐斯河上游一带。

东西较长，超过三千里，南北二千多里，就算以跑得最快的骏马，日行百里的高速，而全不歇息的赶路，且无任何障碍阻隔，没有一个月时间，休想横渡这大草原。

从肯特山至兴安岭，从斡难河到怯绿连河、阴山山脉的广大地域，是由起伏不大的丘陵、平原、沙漠和山地组成。

黄沙浩荡的戈壁沙漠位于大草原南半部和西部地区，严重缺水，成为这片平原最令人望而生畏的不毛之地，气候更是变化剧烈，春季多风，夏季北部多雨，南部干旱炎热。

在这自然风光独特的辽阔区域，最珍贵的东西一是草，二是水，乃生存的基本条件，缺一不可。每当一地的水、草耗尽，就是转移草场，以解决饲养牲畜的问题，形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牲畜是生计，水草是基本条件，在大草原上的民族，是环绕这两要素展开你争我夺的争霸战。从匈奴开始，鲜卑、柔然和今天的突厥，此兴彼继地成为大草原的霸主，有些民族被兼并，与兼并者融合为一，有的则避难远方，其变化之速，是寇仲和徐子陵这些中土汉人难以想象。

在这情势下，能存在的民族无不悍勇成风，崇尚武力，以保障水草牲畜，故高手辈出，能人无数。但像毕玄般威慑大地，则是从未在大草原出现过的罕有和不寻常的例子。

但今天他终于有了挑战者和够资格的对手——跋锋寒。

赫连堡和奔狼原两役，注定这两代高手会有交锋相对的一天。

大草原最富饶的呼伦贝尔牧场，位于阔连海和捕鱼儿海两大湖泊间，现时是颉利的根据地，如若突利能成功侵占此区，他将取颉利而代之，成为草原新一代的霸主领袖。

辽阔富庶的呼伦贝尔草原，在三人蹄下扩展至地平线外的无限远处，在这被誉为游牧民族摇篮的美丽境域，大小湖泊像一面面明镜般点缀其上，长短河流交织在绿草如茵的地面，野马成群结队的纵情驰骋，处处草浪花香，置身其中，仿如陷进一个作不完的美丽梦境里。

在这里最凶猛的民族是自认为狼的突厥人，最恶的猛兽却是真狼，联群结队的觅食，单是其嗥叫声足可教人胆寒魄落。最大的两个湖是呼伦湖和贝尔湖，由乌尔逊河连贯起来，从东面流入草原，河道的位置像游牧民族居无定所般常起变化，致河水亦会不时变咸或变淡，但却渔产丰富。

三人与突利的大军分手后，故意绕道此区，一方面是要使监视五彩石或他们性命的人，摸不到他们的行踪，更重要的原因，是让寇仲和徐子陵两个远方来客，能观赏大草原最动人的景色。

寇仲指着远处竖立在一个小湖旁的十多个营帐，营地旁马羊成群，几个牧人悠闲地放牧，问道：“这该属那一族的帐幕？”

跋锋寒随意地瞥两眼，道：“凡以毛毡搭盖的帐房，中央隆起，四周下垂，都是我们突厥的帐幕。少帅欢喜的话，我们今晚可在那里借宿一宵，让你体验我族的风情。”

徐子陵担心地道：“这不是颉利的地头吗？人家怎会欢迎我们？”

跋锋寒哑然笑道：“在大草原上，每个放牧的小部落，如自成一个外界隔绝的族群，消息并不流通，有时整年都碰不到外人，遇上外人时会特别好客热情，大家守望互助。

所以我最痛恨马贼，因为他们是这草原生活的卑鄙破坏者和掠夺者，杀马贼更是我对自己少时曾当过马贼的一个补赎。”

寇仲欣然道：“不若我们过去看看有没有杀马贼的生意，接一两桩来玩玩。”

跋锋寒摇头道：“若你抱此心意，必失望而返，因为马贼绝不敢到颉利的地头犯事，而颉利则是草原上势力最强的马贼头子，且能夺国灭族的马贼。”

寇仲凝望前方，道：“不知李世民是否正与金刚交战，战况如何？”

徐子陵目光投往葱绿的草地，道：“我现在懒得什么都不想，只好静下来看看天上的浮云。小仲你是否注意到一踏进这片草原后，千里梦和万里斑都特别精神的。”

跋锋寒道：“所以有人称呼伦贝尔为马儿的故乡，像你们回到扬州，小弟回到高昌城。我虽是突厥人，出生地却是那里。”

寇仲尚是首次听跋锋寒说及出生地，兴趣盎然道：“高昌！是否专产汗血宝马的高昌，那是怎样一个地方？”

跋锋寒嘴角露出一丝苦涩的表情，沉声道：“高昌在大草原之西一个叫吐鲁番的大盆谷内，夹在两列山脉的支脉内，形成一个广阔的平原，南面是荒凉的觉罗塔格山，北面则被博格达山的群峰封闭，白天非常酷热，晚上则冷得要命，那是沙漠气候。”

寇仲道：“若能顺路经过就好啦！说起顺路，不知我们能否顺道去干掉南室韦的夫妻恶盗深末桓和木玲呢？好让箭大师可了却这一生憾事。”

跋锋寒一拍背上亡月弓，点头道：“受人之物，当然要替人办事。不过我们不必千辛万苦的去寻深末桓，若我所料无差，他该会来找我们晦气，因为他既为颉利的走狗爪牙，我们又有五彩石，他肯放过我们才是奇事。”

突厥牧人的营地早给抛在大后方，太阳仍悬在地平之上，蓝天白云快要被迷人的星夜更替，在大草原上，大自然入夜的变化，让人的感觉尤为强烈。

徐子陵遥指前方地平远处道：“那是什么？”

两人奋目瞧去，寇仲皱眉道：“好象是一座营帐。”

随着三人催马疾行，黑点扩大成一座孤零零独竖平原的营帐。

跋锋寒道：“这是一座专供停尸的丧帐，否则不会在帐的四旁竖立祭旗，真奇怪！

你们看到人吗？”

两人茫然摇头，大感不妥。

看似很近，可是直到太阳没在地平下，他们始到这座奇怪的营帐之前，帐内空无一人。

三人跳下马来，让它们吃草歇息，壮阔的星空下草原杳无人迹。

寇仲呆瞧着本该用来供死者火化葬礼的丧帐，道：“这东西真邪门，且偏竖在我们路径之处，大可能是冲着我们来的。”

跋锋寒的目光缓缓扫过草原，搜寻敌踪，同意道：“尚是首次遇上这怪

事。”

徐子陵绕着营帐走一圈后，回到两人身边道：“奇怪是附近的草地并没有给人践踏过的痕迹，我们能办到吗？”

跋锋寒摇头道：“没可能不留下痕迹的。”跟着亲察一遍，然后苦笑道：“我们遇上真正的高手哩！”

寇仲倒抽一口凉道：“难道是石之轩？”

夜空上明月斜挂，照得草原迷蒙美，晚风徐起，夜凉如水，三人都有遍体生寒的感觉。

不管对方是谁，单是露此一手，足把胆大包天的三人震慑。

要知他们为赴龙泉趁渤海国开朝大典的热闹，一直马不停蹄的在赶路，而对方竟能神不知鬼不觉的跟在他们后方，现在还超过他们，早一步在前方设置不祥丧帐，根本是有可能办到的事。

寇仲断然道：“我敢肯定只是凑巧碰上。”

话犹未已，一声冷哼从后方马儿吃草处转过来，震得三人耳鼓嗡嗡作响。

三人骇然大震，旋风般转过身去。

迷蒙月色下，一人卓然傲立在三匹马儿中间，一手负后，另一手温柔地抚摸万里斑顶脊的鬃毛，神情悠闲自在，浑身却散发着邪异莫名的慑人气势，仿佛是暗中统治大草原的神魔，忽然现身人间。

他看上去只是三十许人，体魄完美，古铜色的皮肤闪烁着眩目的光泽，双腿特长，使他雄伟的躯更有撑往星空之势，披在身上的野麻外袍随风拂扬，手掌宽厚阔大，似是蕴藏着这世上最可怕的力量。最使人心动魄的是他就像充满暗涌的大海汪洋，动中带静，静中含动，教人完全无法捉摸其动静。

乌黑的头发直往后结成发髻，俊伟古俏的容颜有如青铜铸出来无半点瑕疵的人像，只看一眼足可令人毕生难忘，心存惊悸。

高挺笔直的鼻梁上嵌着一对充满妖异魅力、冷峻而又神采飞扬的眼睛，却不会透露心内情绪的变化和感受，使人感到他随时可动手把任何人或物毁去，事后不会有丝毫内疚。

那人悠然道：“好马！最适合作陪葬之物。”

跋锋寒踏前一步、双目闪起前所未见的的光芒，大喝道：“来者是否毕玄？”

寇仲和徐子陵听得脸脸相觑，哪想得到会忽然遇上在大草原纵横无故、盛名数十年长垂不衰的“武尊”毕玄。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毕玄摆明是因他们助突利击败颉利，含怒追来找他们晦气，只看他敢孤身一人来找他们算帐的自信心魄，已令人心折，因他们三人绝非省油灯。

毕玄收回执马的手，悠然朝他们望来，眼神严峻深遂，精芒电闪，嘴角飘出一丝冷酷的笑意，以汉语淡淡道：“赫连堡和奔狼原两役，令你们名震大草原，更今本人抛下一切，立即赶来，你们可说虽死无憾。”

跋锋寒仰天发出一声长笑，冷笑道：“今天的大草原，早非你毕玄昔日的大草原，金狼军刚吃第一场大败仗，下一场败仗就该轮到你老人家承受啦！”

他因杀死毕玄宠爱的首徒，故两人仇深似海。只有凭武力解决一途，即使没有赫连奔狼两役，亦难善罢。

“锵”！斩玄剑出鞘，遥指毕玄，凛冽的剑气，催迫而去。

毕玄却不受丝毫影响，目光落向他的斩玄剑，好整以暇的道：“剑是好剑，只怕会有负斩玄之名。”

语音才落，他像魔法变幻般移到剑锋外半丈许处，右拳击出。

出乎三人料外，毕玄的一举没有丝毫拳风呼啸之声，亦不带起半分劲气，可是三人同时感到所有反攻路线全给拳势封死。

由于跋锋寒踏前一步，使徐寇两人居于左右两侧，自然形成一个三角阵，而毕玄这看似简单的一拳，却把三角阵的攻防能力完全瘫痪，只余后撤一途。

就在此时，三人都生出身不由己主要向前扑跌过去的可怕感觉。

忽然间，后撤变得再无可能。

仍是没有劲气狂飚，整个空间却灼热沸腾，若如在黄沙浩瀚、干旱炎热、令人望之生畏的沙漠中赤身裸体曝晒多天，濒临渴死那干涩缺水的骇人滋味。

炎阳奇功，果是名不虚传。

毕玄此拳根本是避无可避，迫得首当其冲的跋锋寒只有拼命一途，亦是他最不愿发生的事。

寇仲猛击井中月，徐子陵手捏法印，却都迟了一线。

毕玄拳势以惊人的高速推进，再生变化，热度不住递增升温，无可测度，更无法掌握，但又像全无变化，返本复原地集千变万化于不变之中，如此武功，尽夺天地之造化。

跋锋寒感到自己催出的剑，面对这更高层次的拳功，变成在班门弄斧般儿戏，别无选择下，暴喝一声，脚踩奇步，尽展所能，迎着毕玄似变非变的拳势，斩玄剑划出合乎天地至理妙至毫巅的弧度，全力迎击毕玄不住扩大、至乎充塞宇宙的一拳去。

毕玄的拳头当然不会变大，只因其势完全把他压倒钳制，影响到他的心灵，才生出这异象错觉。

就在拳剑交锋前的刹那，毕玄往前冲刺的雄伟躯体在近乎不可能下，双足轻撑，竟微升离地寸许，拳化为掌，变得从较高的角度痛拍剑锋，跋锋寒不及变招，眼睁睁望着毕玄这突生的变化，全无办法，惨失一着。

“蓬”！

寇仲和徐子陵大吃一惊，跋锋寒的斩玄剑上下乱震，发出“嗡嗡”剑鸣，虎躯有若触电，退回两人中间去，口角溢出血丝。

寇仲井中月闪电劈出，仿似抽刀断水地迫得热浪两旁翻滚，直取毕玄胸口；徐子陵则宝瓶气发，不敢有丝毫怠慢，硬把热浪冲开一道缺口。

两大年青高手，倾尽全力往这位身居塞内外三大师之一的“武尊”毕玄攻去。

毕玄左右晃动，双目中精芒闪烁，若如天上的闪电发生存瞳仁深处，两袖拂出，似攻非攻，却正中寇仲的井中月和徐子陵的宝瓶气。

“蓬！蓬！”

两人攻势全被封挡，全身经脉灼热起来，难受得如草原的野狼般对月仰噪，感觉可怖至极点，难过至要吐血。

毕玄哈哈一笑，往后退开。

跋锋寒张手拦着被迫回身后的两人，双目射出坚定不移的神色，凝视

毕玄。

毕玄在两丈外悠然立定，冷酷的脸容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摇着头，叹道：“自四十年前与宁道奇一战后，从未有过如此痛快。跋锋寒你能挡本人全力一击，足可盛名永存。”

跋锋寒的脸色无比凝重，低声向两人耳语道：“这一场是我的，如我不幸战死，就以此帐作我火葬之所，马儿任它留在草原吧！”

寇仲和徐子陵两颗心直沉下去，以跋锋寒的高傲自负，此番语出，再无商量余地。

问题是以毕玄露出的武功，纵使三人联手，亦未必能稳操胜券，跋锋寒决战，岂有侥幸可言。这番话等若他临终前的遗言。

毕玄那种级数境界，已臻达完美无瑕，既不会出错，更无可乘之机。

对方虽在两丈之外，但三人却再感觉不到大草原的夜风，有如置身大沙漠的干旱火焰中。可知毕玄正以炎阳大法锁紧笼罩，想逃跑亦难办到。

谁想过世上有这惊天地、泣鬼神的功法，更不知如何可以化解抵挡，如何可对这武学的大宗师造成伤害。

跋锋寒脊肩一挺，稳如山岳的朝毕玄踏出三步。

寇仲和徐子陵只能头皮发麻的跟着，忽然灼热全消，夜风吹来，毕玄的炎阳气全集中到跋锋寒身上。

炎阳大法像沙漠上空的烈日，初置其中并不怎样，但却是无处可避，最终可把你烘干成一堆白骨。

跋锋寒握剑的手仍是那么坚定，冷然喝道：“请赐教！”

斩玄剑似往下沉，突斜指向上，忽然人随剑走长虹，如脱弦强箭朝毕玄射去，充满一往无还的意念。

毕玄露出欣赏的神色，一个空翻，竟来到跋锋寒头上。

跋锋寒毕生期待的一战，忽然变成眼前的现实。

第二章 偷天换日

跋锋寒在出招前曾想遍毕玄所有应招的方法，包括对方凌空跃起，不过仍想漏一着，就是炎阳气消失得一丝不剩。

高手交战，纵然蒙上双目，仍可从对方劲气的微妙变化把握对手的进退动静，其感应的清晰更胜似黑夜怒涛中的明灯，使双方晓得攻守的运变，不致稍有错失。

但毕玄竟能把真气完全收敛，那种感觉比被他的炎阳气压制至动弹不得更难应付，虽明明看到对手有所动作，仍像从阳光烈照的天地堕进暗不见指的黑狱，顿觉一切无从捉摸，其惊骇与震慑感直可令人发狂。

毕玄的右脚在上方迅速扩大，朝他似重似轻的踢来，其出神入化处，非是亲眼目睹，绝不肯相信区区一脚，竟可臻如斯境界。

寇仲和徐子陵忍不住缓缓移向战圈，如跋锋寒真吃上大亏，他们将会不顾一切的全力出手。他们并不知战情的变化或跋锋寒当前的感受，只知当跋锋寒进攻之始，毕玄已开始腾起，显然看破跋锋寒进攻的路数。

高下之别，不言可知。

跋锋寒骤觉无从变招，因为剑势已出，改变只会使自己阵脚大乱，无以为继。冷哼一声，硬往左移，斩玄剑上挑，爆起漫天剑雨，往身在空中的毕玄下盘迎去。

毕玄哈哈一笑，右脚原式不变地踩进剑雨去。

平平无奇的一脚，显出千锤百炼的功力，先穿破剑雨，然后脚跟不动只以脚尖扫摆，牛皮长靴毫厘无误的命中剑锋。

跋锋寒立感全身经脉发热胀痛，竟生出无法运气吐劲的骇人感觉，虎躯剧震，横移之势变成身不由己地往旁踉跄跌退，失去重心，无法续施杀着。

毕玄木椿似的笔直插往草地，两袖先后拂出，仿如一双追逐游戏的蝴蝶，却是气势慑人，不予跋锋寒丝毫喘息的机会。

际此生死关头，跋锋寒显露出多年苦修的成果，改跌势为大旋身，剑尖分别点中两袖。

“蓬！蓬！”连声，跋锋寒往外旋开。

毕玄如影附形的追前，跋锋寒忽又回旋过来，斩玄剑全力展开，把毕玄卷进惊涛裂岸的剑势中去。

毕玄大笑道：“好剑！”进退自如的以双袖从容应付。

见跋锋寒终能从劣势中转为有攻有守，寇仲和徐子陵终松了一口气。

只有身在局内的跋锋寒晓得自己命不久矣。皆因这形势是毕玄的恩赐，一方面毕玄是想看看他的本领，更重要是毕玄不想寇仲和徐子陵察觉跋锋寒的危险而介入阻止。

跋锋寒把召唤两人援手的诱人想法完全排出脑海之外，心如止水的尽展所长，以命博命，希冀能创出奇迹。

蓦地跋锋寒的斩玄剑破入毕玄的袖影中，眼看可命中这无可比拟的大宗师胸口要害，但对方的胸口忽然变成肩膊，长剑入肉一寸即给反震弹出。

所有快速的动作如飞烟般散去。

寇仲和徐子陵狂喝扑来时，毕玄一脚横撑跋锋寒的丹田要害，后者断线风筝般离地抛飞，直挺挺的“砰”一声掉在柔软的草原上。

毕玄古铜色的面上掠过一抹艳红，迅速移离，大笑道：“两位为他尽过帐葬之礼后，立即给我滚回中原去，否则休怪毕玄不懂怜才。”

转瞬间毕玄变成草原边际的一个小点。

两人悲痛欲绝，扑到跋锋寒旁，只见他眼耳口鼻全渗出鲜血，呼吸已绝，寇仲探他胸口，大叫道：“他心脉仍未尽断，我们立即施救。”

徐子陵将他扶起，长生气源源不绝从他背后输入。

寇仲则抓起他双手，与徐子陵的长生气合流，在他体内运转三周天后，热泪泉涌道：“唉！我们应该救他，还是任他死去？他的真气全被毕玄踢散，主经脉断去七八，救回来恐怕只能是个终生瘫痪的废人。”

徐子陵也是泪湿衣襟，但神情坚定，沉声道：“破而后立，败而后成。老跋能否再次挑战毕玄，就要看换日大法真否如传说般那么灵光。”

太阳升离地平，照亮草原。

跋锋寒躺在帐内毛毡上，脸门重要穴位处插着寇仲那七支银针，寇徐两人早力竭身疲，只能喘息静候施法的结果。

经过整晚的试验、推敲、努力，他们终于成功地令跋锋寒活了下来，回复呼吸，又激发他三脉七轮的潜力，释放出他残余的真气；至于能否驳回

他已断折的数条主经脉，就要看跋锋寒本身的功力和换日大法的神效了。

对徐子陵来说，直至在赫连堡一战借此法迅速让三人回复功力，换日大法仍只是辅助性的，而非真的能借快速修练以达其脱胎换骨的目的。现在无法可施下，只好企望换日大法确有重生之效。

跋锋寒的呼吸急促起来，两人大吃一惊，徐子陵按上他丹田气海，寇仲则迅运银针，盼望能把他救醒。

跋锋寒浑体一颤，睫毛不住颤震，困难地张开眼睛，眼神空洞涣散，直勾勾的瞪着帐顶，视如不见。

两人喜极狂叫道：“老跋！”

跋锋寒眼神逐渐凝聚，回复意识，困难地呼出一口气，望望两人，露出疑惑不解的神色，又忽然想起曾发生过什么事似的，声音沙哑无力的道：“我还未死吗？”

寇仲发觉热泪全不受控制滚滚泻下，流过脸颊，滴在跋锋寒胸膛上，摇头道：“你当然未死，还会复元过来，再是一条好汉子。”

跋锋寒此时发觉脸插银针，想移动身体却动弹不得，叹道：“不要哭！我最怕见男人哭，这处是什么地方，毕玄走了吗？”

徐子陵比较冷静，虽亦泪水盈眶，仍强忍不让泪珠滚出来，沉声道：“仍是那个帐幕，毕玄虽占了点便宜，亦付出代价，所以夹着尾巴溜掉了。”

跋锋寒苦笑道：“为何要救我呢？这样生不如死的，做人有啥乐趣？你们不用骗我啦。”

徐子陵挤出一丝笑容，道：“彼此兄弟，我们怎会哄你，你所以能呼吸说话，全赖换日大法的神奇功效，此法亦会使你功力尽复，甚至更胜从前。只要你依法修练，定可接回断去的经脉。”

寇仲帮口道：“中土从没有一人能修成换日大法，因为要破后才能立，败而后成。

你老哥现在既破且败，正是乘机练成大法的好时机。千万不要放弃，否则连自尽都要央我们帮手。”

跋锋寒双目射出希望的光辉，道：“怎么练？”

徐子陵道：“由现在开始，我们轮流把真气送进你体内，而你则自负导引之责，凭意志振起生命潜藏的力量，我会把口诀念一遍给你老哥听。”

跋锋寒道：“好吧！我们试一遍看看。”

寇仲拿起井中月，道：“我到帐外把风。”

黄昏时分，跋锋寒沉沉睡去，脸门银针被拔除。

寇仲领马儿去附近一条小河饮水回来，入帐坐到徐子陵旁，道：“情况如何？”

徐子陵道：“要看今晚的发展，直至这刻，老跋一切都跟上了换日大法口诀所说的情况，激起了娘所说的人体内那自具自足的宝库中所藏的潜能和生机。他五脏六腑的淤血已消散得有八、九成，问题是断去的经脉能否接上。他现在非是睡觉。而是进入绝对松弛的休息状态，无人无我，是真正的卧禅。”

寇仲道：“他听得到我们说话吗？”

徐子陵道：“应该听不列的。因为他必须以自身的无上定力，全力催发体内激起的生机。其诀云：既从一念还从一念灭；生灭灭尽处，灭灭生机起。这叫念力，在这生死关头，我和你只能负上护法之责，一切要看他自己的造化，假若……唉……”

寇仲提心吊胆的道：“假若什么呢？不要欲言又止好吗？”

徐子陵颓然道：“只有老天爷晓得换日大法能否在老跋这种生灭灭尽处生效，假若明早他接不回断去的经脉，我们只好下手成全他，再找毕玄拼命。”

寇仲道：“歌诀既有生灭灭尽处，灭灭生机起这句话，他一定可吉人天相的。唉！”

我的娘，你说得对，这些歌诀说不定只为念起来顺口而作的，但愿惟有今趟是例外。”

徐子陵苦笑道：“多想无益。毕玄的厉害确远超乎我们想象之外。到现在我始明白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不是胡乱说出来的。”

寇仲道：“毕玄本打定主意来取我们三人的小命，杀我们半个不留。岂知我们比他想的要厉害，被老跋面临生灭灭尽之前反击受伤，才不能继续对我两个下杀手。你猜他伤愈后，会否再来追杀我们？”

徐子陵道：“这个可能性很大，怎办好呢？老跋现在绝不可移动，倘惊醒他是前功尽废，复元无望。”

寇仲伸手触摸跋锋寒躺卧的毛毡，这是他们从行囊中取出来的，道：“虽然辛苦些，但只要我们小心点，每人抓毡子两角，不是可在完全不惊扰他的情况下将他运走吗？”

徐子陵皱眉道：“抬往那里去？太远的话我们会吃不消的。”

寇仲道：“刚我带马儿去喝水的小河旁，有大树林，那里总比这个不祥的帐子安全些儿。然后我一把火将这劳什子丧帐烧掉，再骑马儿四处制造践踏草地的假象以惑敌，跑到远处后才沿河回来。即使毕玄机灵过人，也要弄出个大头佛来。”

徐子陵道：“单是毕玄单人匹马，我们尚可跟拼个一死。最怕来的还有赵德言、墩欲谷和以千百计的金狼军。就依你的方法办吧！”

蹄声轰鸣，三十多骑如飞驰来，到达烧成灰烬的丧帐处，纷纷下马察看。

一头猎鹰从那群人处飞出，冲天而上，盘旋绕飞。

藏身树顶的寇仲凑到徐子陵耳旁道：“见到毕玄吗？”

在刻下的情况，毕玄成了他们的催命符大克星，若给他寻到，跋锋寒肯定完蛋。

徐子陵摇头道：“太远哩，看不清楚。他终是宗师身份，说过的场面话不能不算数。

照我看来的该是赵德言和香小贼，只有他们才不肯放过我们。”

寇仲咬牙道：“让我去引开他们。”

当敌人找不到跋锋寒的遗骸或骨灰，会猜到跋锋寒重伤未死，只要循蹄迹追至河边，再兵分两路沿河搜索，终能找到他们，故寇仲有此提议。

徐子陵摇头道：“要死就死在一块儿。最糟是你不识路，早晚会给他们追上，别忘记头顶上有对鹰目注视着你。”

寇仲别首一瞥在林木间空地卧禅的跋锋寒和旁边休息的马儿，叹道：“好吧！纵死我也要找香小子陪葬的！我从未这么痛恨和鄙视过一个人。”

猎鹰忽然飞回来，两三个急旋后，又望西飞去。

寇仲和徐子陵大喜，猎鹰显是发现那方有人，又会这么巧的？

果然敌人纷纷上马，全速追着猎鹰，迅速渡河远去。

天渐明亮，漫长的一夜终于过去。

跋锋寒睁开眼睛，好片晌才回复清醒意识，道：“扶我坐起来。”

两人依言把他扶好，心儿霍霍急跳的听他说话。

跋锋寒深吸一口气，哈哈笑道：“我输啦！”

见两人呆头鸟瞧着他，欣然道：“不要误会，我说的是输给毕玄，却没有输给换日大法。”

两人大喜高呼，欢欣若狂。

跋锋寒试着摇动双臂，道：“我只是练成换日大法第一层的基本功，使断经重接，但一段时间内绝不能妄动真气，一切得顺乎自然。照我看有七、八天光景，我该可功力尽复，说不定能更胜从前。你们千万不可再以长生气助我，否则我的功力会大打折扣。”

两人只懂点头。

跋锋寒探手搂着两人肩头，道：“确是我的好兄弟，让我站起来吧。”

两人把他扶起。

跋锋寒目光落在林外朝阳下闪闪生辉的嫩绿的草原，不胜唏嘘的道：“只有死后重生，才就能看到大草原的美景是多么幸福珍贵。哼！终有一天我要毕玄尝到失败的滋味。”

放开我，我跋锋寒要凭自己的力量站稳。”

两人侍候他喝了几口水，放开他，跋锋寒摇晃两下，终于立定，苍白的面容苦笑道：“我恐怕没法策马。”

寇仲笑道：“让我们轮流扶你吧！”

两人不敢告诉他仍陷身险境，随时会给赵德言等追上来。

徐子陵只好道：“不若再休息一天，到日落后再赶路。”

跋锋寒愕然片刻，沉声道：“是否有追兵？”

寇仲知无法瞒他，否则就不用将他从帐幕移到这里，遂把昨晚的事说了出来。

跋锋寒断然道：“我们更须立即起程，凭人马如一之术全速赶路，这是唯一撇掉追兵之法。”

徐子陵突然大喝道：“停！”

寇仲领着跋锋寒的爱驹塔克拉马干回头奔来，见到面容苍白如死的跋锋寒不禁大吃一惊道：“什么事？”

跋锋寒闭上眼睛，伏往徐子陵背上，道：“我的头很晕。”

徐子陵道：“没什么事的，只要休息一会就成。”

寇仲下马过来帮徐子陵把跋锋寒扶下马背，让他躺在草地上休息。

太阳已过中天，大草原虽不见敌踪，但敌人却可在任何一刻出现。

几头野鹰在远方一个小湖疏林上盘旋，教人更是草木皆兵，疑神疑鬼。

跋锋寒闭上眼睛，竟酣然入睡。

寇仲担心道：“不是有什么不妥吧！”

徐子陵搭上他的腕脉，喜动于色的道：“不但不用担心，还该欢呼喝采，换日大法已进入夺天地精华以固本体的第二阶段。老跋不是受不住颠簸之苦，而是受阳光地气的影响，自然而然要躺下作卧禅。我本没信心他可功力尽复，现在有啦！”

寇仲疑虑未释的道：“这岂非等若吸收日月精华，有没有这么厉害？”

徐子陵道：“不是吸收日月精华，而是吸取来自天地的先天真气，就像我们的长生气。”

寇仲苦笑道：“希望他不会睡七日七夜，那时只有待人来宰我们的份儿。”

徐子陵剧震道：“糟哩！”

寇仲循他目光瞧去，只见昨夜敌人驰走的方向尘土大起，隐隐有人马赶来。

第三章 草原之盟

定神看清，始知虚惊一场。

这该是一队从西方来出使的某国队伍，由百多个披挂垂至齐膝锁子甲，裤子塞在高筒靴子中，圆领上衣只遮一截手臂的骑士负责护送。令人瞩目的是战士都戴顶部呈鸡冠状的头盔，有护檐垂至耳际，护颈背，既是头盔，更是沙漠区民族流行防风沙的风帽。

队中有十多头骆驼，货物就绑扎在双峰所装设的木架上，除此外还有五辆骡车，每辆车由四头骡子拖拉，不缓不急地在他们之前经过，朝东北方推进。

他们观察马队，对方亦打量他们。

寇仲低声道：“不知是西方那一国的人？穿得这么古怪。”

暂失跋锋寒这最佳向导的指点，他们是无从猜估。

徐子陵道：“骆驼是沙漠的畜牲，他们的帽子又有防晒防沙的作用，应是来自沙漠区的人。”

一声叱喝，整队停下来，横亘前方达半里之长。

领头的年轻骑士笔直朝他们策骑驰至。那匹马儿头细颈粗，非常精壮。

骑士身型强悍壮实，肤色黝黑，面容忠厚朴实，但一对眼非常精灵，该是智勇兼备之辈，腰挂马刀，背负长弓，威风凛凛。

两人直觉感到对方没有恶意，因对方只是孤身来会，更因对方举起右掌，似是向他们打招呼问好，忙学对方般举掌回礼。

待驰至三人前方，骑士竟以汉语道：“汉人兄弟，你们要到哪里去，是否有人受伤？”目光落在平躺草地上的跋锋寒处。

两人哪想得到对方懂得汉语，大感愕然。且是首次在塞外被人唤作兄弟，更有受宠若惊之感。

寇仲答道：“他确是身受重伤，须卧地休息。老兄你们是哪里来的？”

年轻骑士飞身上马，走到两人身前，俯首审视跋锋寒，沉声道：“是否被突厥人打伤的呢？他该是突厥人吗？他应是内脏受伤。”

徐子陵讶道：“他是我们的突厥兄弟，老兄你怎晓得他是被突厥人打伤的？”

年轻骑士道：“我叫越克蓬，是吐鲁番车师国王座下护驾将军，昨晚有一群突厥人到我们营地查询两个汉人的行踪，该是你们吧？”

两人你眼望我眼，始知昨晚赵德言等追兵误追的对象是这来自车师国的使节团。

越克蓬露出一个得意洋洋的笑容，道：“我回答他们好象听到有蹄声朝西去了，他们便朝那方追去，哈！”

寇仲喜道：“多谢帮忙。”

越克蓬冷哼道：“突厥人满手血腥，横行霸道，不骗他们骗谁。”

徐子陵忍不住问道：“将军为何能说一口这么漂亮的汉语？”

越克蓬欣然道：“在你们汉明帝统治中原的时期，贵朝大将班超领兵前来，驱走欺压我们的匈奴，成立西域都护府；后来汉朝覆亡，屯驻的汉军归化我国，娶妻生子，我本身也有汉人血统，故对中土文化非常倾慕，自少学习汉语。”

两人心忖难怪他会称他们为汉人兄弟，际此跋锋寒受伤，前路茫茫的当儿，遇上有汉人血统的人，份外有他乡遇故知的惊喜。

越克蓬友善的道：“小弟今趟是奉王命送贺礼到东北的龙泉去，你们若走那方向，大可和我们一道上路，你们的突厥兄弟可在骡车内养伤。”

寇仲大喜，旋又摇头道：“我们开罪突厥人，若跟你们走在一道，会连累你们。将军的好意心领啦！”

越克蓬竖起拇指赞道：“很多人都说汉人无义狡猾，我看你们却是好汉子。不用担心，突厥人早认定你们不在我们队中，只要三位肯屈就躲在篷车之内，包保他们不会生疑。来吧！若给他们的猎鹰发现你们，将是大祸临头的时刻。”

在密封的骡车内，两人舒适的挨在布帛一类的货物上，护着平躺中间的跋锋寒，三匹马儿紧随骡车之后。

寇仲叹道：“过去的一天一夜，肯定是我们一生中最惶惑失落的时间，现在终于过去了。”

徐子陵淡淡道：“不要说得这么早，老跋一天未复原，我们仍不会有好日子过。唉！”

我首次后悔接过美艳夫人的五采石，更怕牵累见义勇为的越克蓬兄弟。”

寇仲苦笑道：“现在只有见一步行一步，总好过被毕玄干掉我们。”

另一名懂汉语的车师战士，越克蓬的副将客专在车旁说道：“小心点！突厥人来哩！”

寇仲的手摸上放在身旁的井中月，两颗心提至咽喉。

若给发现，他们只好尽力反击，既不能舍下跋锋寒，更不能任对方杀戳义助他们的车师战士。

蹄声轰鸣，迅速迫近。

墩欲谷的声音以突厥话喝道：“有否碰上那两个汉人？”

越克蓬答道：“我们再没有遇上任何人。”

蹄声远去。

两人松弛下来，暗叫侥幸。

到黄昏扎营休息，追兵没再出现。

安顿好仍酣睡不醒的跋锋寒，两人加入越克蓬一众的野外晚宴，团团围着篝火，在大草原清寒的晚风中，喝互相传递的葡萄美酒，寇仲大喝两口后动容道：“这是我喝过最清醇美味的酒。”

架在篝火上铁窝内的羊肉汤，香气传遍营地。

众战士好客热情，把食物以大陶碗盛送到两人手上。

越克蓬道：“尚未请教两位高姓大名。”

寇仲不愿骗他，坦然而道：“我叫寇仲，他是徐子陵。”

越克蓬显是从未听过他们的名字，欣然道：“原来是寇兄和徐兄，两个都是好名字。”

寇仲好奇问道：“若我想称将军为兄，越克蓬三字该以何字为姓？”

越克蓬答道：“我的全名是越克蓬他古鲁那，鲁那是族名，他古是祖姓，越克蓬是小弟的名字。”

寇仲哈哈笑道：“那我称将军为蓬兄如何？是否会冒犯呢？”

越克蓬笑道：“蓬兄叫来很好听啊！”

徐子陵道：“今趟全仗蓬兄仗义帮忙，让我们避过劫难，我两兄弟永志不忘。明早我们会自行上路，希望将来仍有见面的日子。”

越克蓬愕然道：“你们的突厥兄弟仍昏迷不醒，为何不待他醒后再作打算？”

寇仲明白徐子陵不想牵累越克蓬，道：“蓬兄放主，我们自己会想办法。”

越克蓬面色一沉，不悦道：“两位是否不把我当作朋友？”

徐子陵忙道：“蓬兄勿要误会，你永远是我们的兄弟。”

越克蓬断然道：“那就待进入契丹人的牧野，大家才分手吧！”黑实的面容忽露难色。

寇仲苦笑道：“契丹人对我们不会比颉利的手下好。”

越克蓬皱眉道：“你们究竟做过什么事？”

寇仲道：“蓬兄可知我们这位受伤的突厥兄弟，就是跋锋寒？”

越克蓬和懂汉语的客专同时动容，前者剧震道：“竟是马贼克星跋锋寒，我真的看走眼，大草原谁能伤他？”

寇仲叹道：“还不是毕玄那老家伙。”

越克蓬和客专立即色变。

越克蓬倒抽一口凉气，面上却现出坚决的神情，道：“那此事我更不能不管，跋锋寒曾为我们除去横行吐鲁番绿州的两股马贼，是我们的恩人。”

客专插入问道：“毕玄一向手段凶残，杀人不眨眼，跋锋寒又是颉利恨之入骨的人，毕玄为何会留他一命？”

寇仲坦然而道：“不是毕玄手下留情，而是我们从毕玄手上把跋锋寒的性命抢了回来。”

越克蓬和客专瞠目以对，似是不能相信。

寇仲笑道：“幸好只是毕玄孤身追来，否则我两兄弟肯定没命坐在这里和各位喝葡萄酒。”

越克蓬难以置信的道：“你们曾和毕玄交手？”

寇仲道：“真正和他交手的是跋锋寒，所以差点掉命，我们只和他过了两招。毕玄走后，墩欲谷等人就赶来寻我们晦气，我们为照顾老跋，只好跑跑逃逃。”

越克蓬剧震道：“刚才那批突厥人，竟有墩欲谷在内？”

寇仲解释一番后，诚恳的道：“向你们问话的那个便是他，蓬兄有任务在身。不宜趟这浑水，蓬兄对我们的恩惠，我们非常感激。”

越克蓬忽然打个哈哈，欣然道：“两位在中土必是大大有名的人，所以能成跋锋寒的朋友，且能迫退毕玄。实不相瞒，小弟今次到龙泉去参加粟末

部的开国大典，是另怀目的，早存舍命之心，不若我们同舟共济，衷诚合作，互惠互利如何？”

寇仲和徐子陵大感愕然，亦被勾起好奇心，暗忖朋友有事，当然该出手帮忙，何况是恩人，更是义不容辞。

寇仲肯定的道：“蓬兄请直说无碍，只要老跋醒过来，天大的事我们也可想办法。”

越克蓬沉吟片晌，道：“你们听说过伏难陀此人否？”

徐子陵道：“是否煽动拜紫亭立国的‘天竺狂僧’伏难陀？”

越克蓬双目杀机大盛，狠狠道：“正是此人，七年前此人到吐鲁番传教，舌战摩尼教和景教两教教主，辩才无碍，法理精深，深得各国君主赞许，并成立天竺教。那时他并不叫伏难陀，整个脸面给毛蓬蓬的胡子掩盖，自称苦僧。那时谁都以为他是法行高深的圣僧，被他骗得贴贴服服，岂知……唉！”

寇仲道：“蓬兄是否被骗者之一？”

越克蓬道：“那时我年纪尚少，父母是景教徒，所以没有被骗。可是各国王族无不奉他如神明，在他巧立名目下献金献宝，又着子女随他修法，直到摩尼教和景教两教教主忽然暴毙，才有人怀疑是他下的毒手，但已迟了一步，被他挟带大批财宝逃个无影无踪，更发觉大批有姿色女信徒被他借修法奸淫杀害。此事惹起轩然大波，先王更因曾把他竭诚推介而被众人责难，忧愤而死，此仇此恨，我们车师国的人绝不会忘记。”

徐子陵道：“吐鲁番有多少国？”

越克蓬答道：“共有八国，最强大的是我们车师前国，其它就是车师后国和山北六国。两年前，我们有人到龙泉作买卖，凑巧碰上伏难陀，他虽剃掉胡须，仍给一眼辨认了出来。”

寇仲恍然道：“你们今趟是借送礼为名，其实却是去找伏难陀算帐。照我看拜紫亭亦不会是什么好人，十有八九与伏难陀狼狈为奸，骗你们的财富作开国之用。”

徐子陵道：“这种淫僧人人得而诛之，何况是蓬兄的事，我们绝不会袖手旁观。”

越克蓬苦笑道：“问题是我们能否过得第一关，就是把贺礼送抵龙泉。因为契丹恶名最着的马贼头子呼延金得到契丹势力最强的阿保甲全力支持，誓要截劫我们送往龙泉的贺礼。”

寇仲道：“蓬兄绕道不经契丹，不是可把问题解决吗？”

越克蓬叹道：“不经契丹，就要经室韦，听说室韦人因反对拜紫亭而和契丹人结盟。

南室韦的深末桓，据传比呼延金更难应付。”

寇仲喜道：“那就不如绕室韦把深末桓引出贼巢，因为我们正要找他。”

客专皱眉道：“我们不识那边的路。”

徐子陵不愿因一己之私，影响别人的计划，忙道：“没问题，你们依照既定的路线走吧！”

越克蓬不好意思的道：“小弟尚未请教两位因何事到草原来？”

寇仲头痛的道：“本来只是要取回八万张被某方劫去的羊皮，可是事情的发展却错综复杂，蓬兄忽然问来，才真有点不知从何说起的困难。”

越克蓬咋舌道：“八万张羊皮，可非一个小数目，又是谁？”

寇仲道：“正是由拜紫亭作中间人，向回纥人买的。”

客专一震朝越克蓬瞧去，欲语还休。后者微一点头，道：“同样的事曾在我们身上发生过，约三年许前，我们向拜紫亭买过百车著名的响水稻，途中被人夜里劫走！有几个人侥幸逃生，其它惨遭杀害。一直以来我们只以为遇上马贼，没有怀疑到拜紫亭，看来并非如想象般简单。”

两人听得面面相觑，寇仲咬牙切齿道：“我们也没怀疑过他，哼！若给我拿到证据，我要他的立国大典变成亡国丧礼。”

越克蓬和客专只以为他说的是气话，怎猜得到他与突利关系密切，确有倾覆粟末靺鞨的力量。

越克蓬探出头来，露出誓达目标的坚定神情，道：“由今晚开始，我们就是并肩作战的兄弟，同生同死绝不离弃。”

寇仲伸手和他紧握，道：“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定会为贵国向伏难陀讨回公道。”

徐子陵紧随寇仲搭在两人握扣的手上，道：“大草原上，是绝不容骗人的淫僧横行的。”

客专也加入这握手为誓的行列，四人均感壮怀激烈。

远方狼嗥声传来，提醒他们表面看似宁静和平的美丽大草原，实是危机暗伏，前路艰难。

两人回到帐幕，跋锋寒仍处于深眠的卧禅状态。

寇仲为他把脉后喜道：“我操他奶奶的熊，天竺虽产说法的淫僧、亦出产货真价实的换日大法。老跋只余两道主脉未接上，真令人难以相信。”

徐子陵欣悦道：“这两天将是关键时刻，我们绝不容老跋受到任何外来的伤害。”

寇仲道：“明天我们进入契丹的势力范围，更是不容有失。所以现在必须好好睡一觉。唉！我们多少晚没睡啦？”

徐子陵吹熄羊角风灯，道：“照你看，狼盗会否是拜紫亭的人，甚至那个段绪或叫什么管平的，亦是为他敛财的走狗？”

寇仲呼出一口气道：“若你料个正着，那大明尊教该与拜紫亭一个鼻孔出气。他娘的！我们就到龙泉闹他个天翻地覆，教拜紫亭和那淫僧以后没好日子过。”

徐子陵苦笑道：“你好象忘掉另一个头痛的问题，娘的国家高丽正全力为拜紫亭撑腰，我们这么插手破坏，跟师姨的仇怨会愈结愈深。”

寇仲想起在山海关芳踪乍现、旋又敛迹的美人儿小师姨傅君媵，捧头叹道：“我们只能见步行步，唉！睡醒再说吧！”

躺往苇席去。

徐子陵卧于跋锋寒另一边，在帐内的黑暗里瞪大眼睛，心湖浮现师妃暄的绝世玉容，思忖她刻下会否在大草原的另一角落呢？

第四章 舍身救友

前方战士一声此喝，车队应声止步，挨坐在骡车内的寇仲和徐子陵你眼望我眼，均知发生了不寻常的事。

今早天刚亮起程，到现在只赶得个把时辰的路，若非遇上特别的事，

不该停下来。

他们不敢下车看个究竟，怕拦路的是墩欲谷一方的人。跋锋寒行功正在最关键的阶段，任何惊扰可能令他难竟全功，所以两人份外小心。

不片刻越克蓬来到车尾，寇仲揭开篷布，问道：“什么事？”

越克蓬脸色凝重的道：“前方以三根长木杆分别挂着三个刚斩下来的血淋淋的狼头，那是契丹呼延金威慑大草原的标记‘血狼印’，见狼头者若不立刻把所有财货留在狼杆旁，他们会把对方杀得一个不留。”

寇仲皱眉道：“通常他们会在何时下手？”

越克蓬道：“很难说。有时他们会立即动手，又或待你担惊受怕多天后，忽然杀来。”

徐子陵道：“蓬兄有何打算？”

越克蓬道：“想不到甫进燕原，就给呼延金缀上，现有只好提高警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寇仲和徐子陵均心叫不妙，在草原上无险可守，又要照顾跋锋寒和大批贺礼，只要对方来个千来二千人，四方八面的攻来，他们该怎么办才好？

寇仲把心一横，道：“我们到外面去驾御骡车，发现时好方便反击。”

车队继续上路，寇仲和徐子陵以三匹宝贝马儿换掉骡子，坐到马车御者的位置，驾车随队前进，经过三个高挂杆上狰狞可怖又可恨的狼头，以两人胆色仍有怵目惊心的不安感觉。

徐子陵取了送予跋锋寒的亡月弓，把所有箭矢随身携带，作好战斗的准备。

燕原仍是那么嫩绿迷人，但车队的气氛已变成另一个样子，这批从车师不远千里到龙泉复仇的死士，人在高度戒备的状态下，再无先前轻松写意的神气。

燕河出现前方，蜿蜒而去，越克蓬命令车队靠河而行，减去敌人从北方攻来的可能性。漫漫原野，除野生动物外，不见人踪。这并不能稍安众人之心，契丹的呼延金，室韦的深末桓和高丽的韩朝安，分别为大草原上恶名最着的三股马贼，向以来去如风、神出鬼没令人闻之丧胆，谁都不晓得他们会在何时何地突然出现。

寇仲苦笑道：“想我两兄弟会有这么一天，竟像待屠的羔羊般提心吊胆的在等候大限的来临。若可跟呼延金来场单打独斗，小弟折寿十年也心甘情愿。”

徐子陵遥望前方，沉声道：“我们只能见步行步，这会是赫连堡后最艰难的一场硬仗，若真个抵挡不住，只有放弃财物，夺路逃走，待老跋醒来再找呼延金算帐。”

经过无惊无险、但每人内心都是波涛汹涌的两个时辰后，车队再次停下。

领先的越克蓬策骑奔到踞坐马车上的两人旁，道：“前方有密林阻道，我们是该提早扎营，还是趁尚有两时辰的阳光继续赶路？”

前方一片密林沿河生长，地势开始起伏不平，在这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情况下，越克蓬对这片敌人能藏身的密林望而生畏，是可以理解的。

寇仲断然道：“敌人迟早要来，且早来好过迟来，若我是呼延金，必不会在今晚我们背河可倚、严阵以待的时候来袭。而我们则要枕戈待旦，没觉好睡硬提一晚，到明早仍要面对现时进退两难的困境。”

越克蓬道：“说得有道理，我们索性避开这个林区，连夜通过丘陵地带，说不定可把敌人摆脱。”

徐子陵摇头道：“呼延金应在密林内。”

越克蓬一呆道：“徐兄怎能这么肯定。”

寇仲不想费舌解释徐子陵有过人的灵觉，道：“因为那是最佳伏击我们的地方，深悉此区的呼延金当然不会错过。”

越克蓬豪气忽起，哈哈笑道：“来就来吧！我要教呼金晓得，我们车师人绝非好欺负的。”

策马沿队而驰，以车师话下达命令，激励手下士卒，当他回到队首，车队偏离燕河，绕道往前。

寇仲向徐子陵道：“蓬兄确是个人才，心地又好，我们怎都要设法保住他的命。”

徐子陵叹道：“你保住他的命亦没用，假若人货两失，他怎样回去向国王交待，还不如殉职战死得光光荣荣。”

寇仲皱眉道：“有什么两全其美之法，既可保住人，可不用损失财物？”

徐子陵苦笑道：“希望来的只有数百人，我们就先来一个反扑，斩下呼延金的狗头。”

太阳降至西边地平上，铺红缀绿的大草原蒙上一层淡红的霞彩，和风吹拂，像一幅刺绣风景的帛卷，内中却是危机四伏。

一片无涯无际的寂静弥漫眼前广阔的天地，左方绿林连天，前路丘陵波纹般起伏延长，零星的树木点缀其间。

两人苦思不得善法时，蹄声骤起，左方密林中冲出数之不尽、头扎黑巾、身披战甲的契丹马贼，漫山遍野地从半里外杀来，喊杀震天。幸而这边厢早有准备，立即结车为环形阵，战士躲在车后，弯弓搭箭，护着另一边的骆驼。

忽然前方亦杀声喧天，一队马贼从丘陵后现身，分作两股，一股直攻队头，另一股绕击右侧，众人立陷三面受敌的劣局。

寇仲倒抽一口凉气道：“我的娘！他们最少有三千人。”

这一仗如何能打？

即使寇仲和徐子陵能杀出重围，跋锋寒、越克蓬所有人都要完蛋。

看敌人惊天动地的骇人攻势，越克蓬等人人脸上血色退尽，他们面对的再不只是一股凶残的马贼，而是可倾国灭族的大军。凭他们区区百数人的势力，只能是螳臂挡车。

契丹马贼不住迫近。

寇仲忽然大喝道：“蓬兄！立即撤退，龙泉再见。”

一鞭击出，三匹马吃痛冲出车阵，斜斜冲往敌人兵力最薄弱的东北角去，正是从密林和丘陵冲来的敌人中间位置。

当连徐子陵亦像越克蓬般以为寇仲不讲义气、自行落荒逃走时，寇仲大喝道：“陵少！五采石！”

徐子陵醒悟过来，腾身而起翻上车顶，叫道：“你去把货物扔掉！”

寇仲道：“来不及啦！”两手各抓起一筒箭，背在背上，朝前扑去，落在带头拉车的千里梦上，一手张弓另一手取箭，连珠般朝两边的敌人射去。

徐子陵立在颠簸疾行的马车上，稳如泰山的以两指捏着五采石，高举头上，暗守不动根本印，以真言的方法大喝突厥话道：“寇仲、徐子陵在此，

谁敢来夺我们的五采石！”

寇仲此人急智生的妙计确是不愁呼延金不来。

首先寇仲在中原曾大败契丹另一大酋摩会的儿子窟哥，斩杀以百计的契丹人，与契丹族结下深仇。其次五采石乃契丹人从靺鞨人手上抢来保管多年，成为胜利荣辱的象征，意义重大，绝不容重落靺鞨人手上。更何拜紫亭得石后将更能名正言顺成为靺鞨诸族的君主。

相比之下，吐鲁番诸国的贺礼只是一件小事。

所谓事有轻重缓急之分，呼延金并不晓得马车有个不能移动的跋锋寒，只知若让两人杀出重围，落荒而去，再把他们截着将是难比登天。且白昼时间无多，黑夜即临。

果然敌阵中大喝之声传来，发出命令。两人虽听不懂契丹话，但只看敌骑全体掉转马头往他们追来，便知已成功了一半，余下的一半就是如何杀出重围，再摆脱敌人。

这是近乎不可能的事。

无论千里梦三匹良马如何神骏，在急赶一天路后，兼拖着装满半车的布帛，怎都快不过在马背上长大的契丹马贼。

可是两人再无别的选择。

徐子陵一个翻滚，灵如猿猴般从车尾翻进车内，跋锋寒正安然酣睡，茫不知两人正面对生死关头。

徐子陵抓起一匹布，待要掷出车外以减轻马儿负担，忽然心中一动，两手抖开长达两丈的野麻布。

马车正逆风而行，两丈长的麻布在车尾飘出，仿如马车忽然长出一条大尾巴，被风拂得狂飞乱摆，“拂拂”作响。

此时左方的敌骑潮水般涌来，徐子陵运劲放送，长布像一堵墙般横扫草原，刚好把冲来的五骑连人带马罩个正着，立时人仰马翻，累得后面的来骑纷纷失蹄，撞到一块了。

徐子陵生出希望，心忖这战术岂非一举两得，既可却敌又可减重，忙依法施马，麻布战术迅速开展。

一边控制马车一边杀敌的寇仲在前方也忙个不亦乐乎。

双方都在与时间竞赛，看究竟是契丹马赋能先一步合拢，截断马车的去路，还是马车能在敌人合拢堵截前从缺口逃出去。

假若寇伸手上的不是灭日弓，威力强劲，敌人肯定可以冲近，射杀三匹良马，达到目的。

寇仲哈哈一笑，马车偏离左方的敌人，控着千里梦靠近本从丘陵区冲来，现变为由右前方斜斜杀至的队尾兵力薄弱处冲去，劲箭不断射出，狠下心不射人而射马。战马纷纷倾翻倒跌，后面收势不及的来骑纷纷被绊倒，连锁反应下敌骑立时阵势大乱，难以全速拦阻击！

转眼间马车突围而出，所有敌人变成从后方追来。

徐子陵大喝过来道：“你负责控车，只要车子不翻倒，我们便成功啦！”

又一幅长麻布送出，热能生巧，麻布缠上整排近十骑的敌人马足，马儿失蹄，鞍上人立往前抛跌，无一幸免。

马车冲上陵坡去，当越过丘顶，往下狂冲时，太阳终没及地平下。

马车藏在丘陵山区深处一座密林内，总算暂时躲过追兵，却未脱离险境。

三匹马儿口吐白沫，若再硬撑下去，必虚脱倒毙。

部份敌人赶越他们，变得四面八方全是敌人，若非丘陵区森林广阔，且在深夜，他们又故意采迂回曲折的路线，恐怕早被敌人跟着车轮的痕迹追到这儿来了。

但到天亮时，他们将优势尽失。

火把的光影和马嘶人声在山丘另一边远去，两人稍松一口气，同时心知肚明，下一刻可能不会再有此好运。

寇仲道：“假设你是呼延金，来到这里只找到一辆空马车和三匹马儿，会怎么想呢？”

徐子陵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使的是疑兵惑敌之计，令呼延金以为他们弃下车马逃去。

摇头道：“就算战死，我绝不会舍下马儿的。”

寇仲道：“它们是三匹第一流的骏骥，呼延金会将它们据为已有，那我们就可待老跋醒来后，再把马儿要回来，顺便斩下呼延金的狗头向大小姐交差。”

人声火光由远而近，直冲他们所在的密林缓缓走来，今次看来应是避无可避。

徐子陵叹道：“若呼延金老羞成怒，杀掉三匹马儿泄愤，我们岂非后悔莫及。”

寇仲搂他肩头道：“陵少先答我一个问题，假如我们出手硬拼，有多少成胜算？”

徐子陵没好气道：“当然是力战身死的结果。”

寇仲道：“这就是啦，我以寇仲之名作担保，如呼延金手下毒手杀害我们的宝贝马儿，我们就立即反击，直至干掉那呼延金为马儿报仇后才逃走。无论成功失败，总算对老跋有个交待，即使不幸战死，由于呼延金并不晓得老跋的存在，他老哥说不定可逃过此劫，日后为我们雪此仇辱。”

敌人已来到密林边缘处。徐子陵终被打动，道：“好！就依你之言。”

两人付诸行动，拣得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树，以野麻布在近树顶处匆匆扎起摇篮般的吊床，再以麻布作担架，将跋锋寒送上吊床，刚藏好身子，敌人叫嚷声起，发现马车。

片刻后树下周围火光处处，数也数不清有多少个人。

两个瞧得头皮发麻，若没有跋锋寒，他们突围逃走是游刃有余，力拼则必死无疑，顶多只能望找得呼延金陪葬。不过此人既能横行大草原，做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仍未伏诛，本身当然是武技强横，手下亦当有能人高手。

叫嚷声忽然收敛。

十多骑急驰而至，至马车停处而止。

一阵尖锐难听的声音说了一番他们听不懂的契丹话后，完全出乎两人料外以汉语道：“梁公子！你说此事是奇怪，这三匹均为上等战马，这两个小子为何舍下马儿走呢？照我看有这三匹马儿至少可多跑百来里路。”

另两人有点耳熟的年青男子声音回答道：“他两人中原多次被人围攻，都是凭轻功逸走，我猜他们是怕留下蹄痕，故弃马不用？呼延大帅以为如何？”

呼延金咬牙切齿的道：“我操他们的十八代祖宗，任他们逃到天脚底亦要上去将他们碎尸万段。”

寇仲握上井中月刀柄，只要呼延金下令杀马，立即扑下去和他拼个你死我活。

那梁公子冷笑道：“在塞外他们人生路不熟，能逃到哪里去？就算大帅肯放过他们，深未桓夫妇和别勒古纳台亦绝不容他们把五采石送去给拜紫亭。更何况窟哥亦在广征勇士，务令他们不能活着回中原去。我们只须全速赶到草原区，任他们的腿如何快，在长途拼力下必要输给马腿。”

寇仲虎躯微震，凑到徐子陵耳旁道：“是梁师都的犬子梁舜明。”

徐子陵为之愕然。

他们与梁舜明只有一面之缘，却闹得很不愉快。当时他们只是两个初窥武道的无名小卒，在被杜伏威胁迫的情况下，遇上梁舜明与卢陵沉家的人结伴同行。

照道理梁师都是颀利的走狗，契丹则希望扩展势力，梁舜明和呼延金没道理会走在一起，然事实如此，其中该有他们不明白的因由。

呼延金枭笑起来，充满冷酷残忍的意味，道：“好！我们就看这两个狡猾胆怯的小子能逃多远。”

又道：“这三匹战利品，就送公子一匹如何。”

梁舜明连忙道谢。

两人松一口气，晓得呼延金不会杀害马儿泄愤。

呼延金以契丹话发下连串命令，号角声闪起，敌人迅速离开。

两人不约而同的朝躺在身旁吊床上的跋锋寒关心的瞧去，同时狂喜。

跋锋寒两眼张开，射出前所未见的异芒，嘴角逸出一丝冷酷而充满杀机的笑意。

换日大法，终能偷天换日般从死神手上把他抢救回来，且功力尤胜从前。

第五章 火烧长蛇

三人伏在丘陵区东端边缘的树林内，遥观呼延金的营地，在阳光反照下，营帐向阳的一方被染上红霞，另一面在草原上拖出一道道长长的影子，有种难以说出来的凄迷之美，也格外显得温柔，只可惜这些营帐的主人却是视打杀抢掠为家常便饭，泯灭人性的马贼。

寇仲的心情因跋锋寒死而复生，功力尽复转为欢畅。更回夏自信，微笑道：“营地只有四、五百人，其它人该是劳师动众地遍踏草原搜索我们，真的可笑至极。”

跋锋寒答非所问的淡淡道：“我败啦！哈！我终尝过真正的败仗。”

徐子陵微笑道：“没有此败，你将永远胜不过毕玄，此人武功之高，已达夺天地造化的登峰造极境界，我们三人虽各有一拼之力，但最终亦必败无疑，可作定论。记得那趟你差点给曲傲夺命，而那正是你能击败曲傲的契机。曲傲错在没能把你杀死，毕玄亦犯下同一错误。”

跋锋寒叹道：“死而复生的滋味确令人深刻难忘，现在我可置生死于道外，因为我已看过死亡的真面目。现在我旧有的武功底子因换日大法而演化

成新功法，就名之为‘偷天大法’，斩玄剑亦易名作‘偷天剑’，代表一个全新的我。”

寇仲喜道：“偷天当然比斩玄好得多，把马儿抢回后，我们过两招瞧瞧，看你的剑法如何偷天换日。”

跋锋寒冷哼道：“何用待至取回骏马后，待会我跋锋寒斩下呼延金的臭头时，你将可亲眼目睹小弟的新变化。”

寇仲一把搂紧跋锋寒肩头激动的道：“只看你惨败后信心竟比以前有过之无不及，便知老哥的偷天剑法非同小可。不过信心归信心，你若要强攻入营，仍须三思。”

跋锋寒微笑道：“陵少怎么说？”

徐子陵耸肩道：“不能力胜，就要智取。把没可能的变成可能，都是脑袋想出来的。”

寇仲欣然道：“既然陵少也赞成来场屠营，小弟怎不奉陪。今仗就由老跋发号施令，我们两个当他的马前卒。”

跋锋寒忽然岔开道：“毕玄晓得我竟死不去，对他的信心会造成怎样的打击呢？”

他们正守待黑夜的来临，以便更成功避过放哨的守卫，潜至敌营近处。故心情极佳，且有闲暇，不由谈兴大发。

徐子陵道：“他将无法把握和明白为何你不但死不去，且功力倍进，势将在他圆通的心灵种下失败的种子，就像石之轩的不死印法，再非没有破绽。”

寇仲赞赏道：“说得透澈，所以我们必须把老跋练成偷天大法一事绝对保密，不可让第四个人晓得。”

跋锋寒道：“给我一年时间，我必可雪此恨。”

接着目光扫过营地，道：“呼延金再非一般马贼，而是因抢掠不断壮大，成为能在大草原上举足轻重的武装部落。趁此良机，我们顺手把他们歼灭，正可除一大患。只要杀死呼延金，下面的人将谁也不服谁，必闹至四分五裂，一蹶不振。其它受尽欺凌的民族，会群起攻之。”

寇仲虎目精芒电闪，道：“如何下手？”

跋锋寒道：“只要找到三匹马儿，就是呼延金的帅帐所在，呼延金生性狡猾多疑，不会像颉利般让人一眼就察知他的营帐在哪个位置。”

徐子陵头痛道：“这里有二百多个营帐，约二十个一组，每组间有过千步的距离，摆成长蛇形的阵势，深合兵法，我们如何能沙中淘金般找得三匹马儿，探出呼延金主帐所在？”

跋锋寒微笑道：“看我的！”嘍气发出夜枭般的鸣叫，远传过去，吓得两人一跳。

马嘶传来，三人循声瞧去，只见左端第三组营帐中跋锋寒的爱马塔克拉玛干昂首而起，狂嘶回应。由于它被缚在营地旁的大群战马中间，不是昂首嘶叫，很难发现所在。

两人提心吊胆地瞧着，见敌人并不在意后，寇仲道：“这一招真厉害，呼延金恐怕到阴曹地府后，仍不知我们为何能找到他。”

徐子陵点头同意，若摸不清帅帐所在，凭他们三人之力，确是无从入手，现在整个形势登时变成另一个局面。

寇仲忽又皱眉道：“呼延金对我们恨之入骨，会否按不下，亲身离营去

搜索我们？”

跋锋寒道：“正因深恨我们，他才要留在此处养精蓄锐，让马和人有机会好好休息。”

待手下发现我们踪影，以烟火或信鸽传回消息，他立刻可全速赶去。假若我们靠两条腿不停留地越过山区，逃到这边来，此时该累得走不动啦！”

寇仲沉声道：“就让我三兄弟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保证他毕生难忘。”

太阳终沉下去，黑夜笼罩大地，营地篝火处处，烤羊肉的香气飘送到这边来。

跋锋寒道：“趁敌人忙于吃喝的当儿，我们先用箭除去外围放哨的几个小贼，但必须一箭致命，不让他发出声音，然后来个火烧长蛇营，把篝火烧红的柴枝火种投往营帐，尽量制造混乱，我们再混水摸鱼把呼延金干掉。”

寇仲笑道：“你是否想重施故技？”

跋锋寒欣然道：“以凿穿击分散，以快制慢，才能以少胜寡。记着不要贪心，只要抢回马儿，斩杀呼延金，便完成今战的目标。”

寇仲笑道：“这还不算贪心吗？走吧！”

“嗤”！

弓弦轻响，两校劲箭分别从灭日亡月两弓射出，横过草原，贯穿两敌咽喉，两人一声不响往后翻跌，倒在营地灯火外的暗黑中。

三人扑将出来，展开身法，魅影般迅速往呼延金所在那组营帐潜去。

呼延金的马贼把注意力全集中往平原一方去，这方的戒备只是虚应故事，且哪想得到被三人摸清虚实！又胆大包天至以三个人硬撼他们近千的军力。

倏地跋锋寒加速前掠，二十多名在营旁烧烤进食马贼发觉有异时，偷天剑已至，近半人未及取得兵器，惨给跋锋寒斩杀，其它的亦给尾随而来的寇仲和徐子陵杀个气断身亡。

营地内的马贼始惊觉被袭。仓促迎战。

寇仲和跋锋寒毫不停留的杀进营地，徐子陵则取篝火烧成火炭的柴枝，以漫天花雨的手法投掷敌营。

不论跋锋寒或寇仲，因被呼延金把马儿抢去，都是一肚子怒气，见马贼蜂拥迎战，怎会留情，疾扑上去，见人就杀。

寇仲厉喝道：“呼延金何在？滚出来受死！”

一刀劈出，凌厉无匹不在话下，最要命是贯注上十成螺旋劲，领头的小头目连人带刀给他劈得离地往后抛掷，命陨当场。

跋锋寒比以前更是势不可挡，偷天剑硬是挑开敌盾，顺势溯胸而入，再飞起一脚，踢得敌尸撞在后方拥上的敌人处，来援的敌人东倒西歪，阵脚大乱。

但突然间前后左右全是凶悍的马贼，喊杀震天，剑斧纷往他们招呼侍候。人人双目血红，务要置两人死地。

寇仲和跋锋寒却是夷然不惧，一刀一剑，所到之处伏尸遍地、染红嫩绿的春草。

不断有营帐起火焚烧，徐子陵展开另一套战术，凭着提纵之术，一时跃上营帐顶借力，下一刻则来到另一篝火处，以脚挑起炭火投袭营帐，接又腾空而去，趁乱成一片的当儿，随处放火捣乱。务令敌人摸不清他所攻，故亦无所守。

早前几个被放火的营帐熊熊燃烧，冒出大量浓烟随风飘散，弥漫营地所在的大片草原，予徐子陵极大行事的方便。他的破坏从一端蔓延往长蛇营阵的另一端，一时人喊马嘶，离帅帐较远的马贼还以为有大批敌人来施夜袭，竞相奔走，狼狈不堪。

虽有另一批人追杀徐子陵，却全无截停他的办法。“蓬蓬”两声，两敌即应拳喷血倒地，徐子陵横闪至另一篝火处，火炭又像烟花般溅弹上夜空，往四周营地投去。

烟屑时浓时薄，敌我难分下，寇仲和跋锋寒浑身浴血杀至帅帐所在处，模样虽骇人，但身染的鲜血大多来自敌人，本人只是些许皮肉之伤，他们功力高绝，又懂避重就轻，即使敌刃临身，亦不能造成严重的伤害。

前方一声暴喝，呼延金的声音厉喝道：“你们敢情是活得不耐烦哩！”

跋锋寒和寇仲立时大喜，前者喝道：“少帅取马！”

他则人剑合一朝前疾冲，全不理睬攻来的敌兵，所到处马贼东倒西跌，倏地一群人正面迎来，其中一人长发披肩，身披枣红色战袍，内穿战甲，腰束钢索，面容狰狞，正是契丹恶名最着的马贼头子呼延金，却不见梁师都之子梁舜明。

“咁”！

挡路的贼将施出硬架手法，砍中跋锋寒的长剑，却只挫退两步，显示出不凡的身手。

杀到此处，尚是第一次有人能在硬碰硬挡下不受伤。

两斧一枪，从左右侧杀至，令他无法对前面的顽强敌人施展杀手。

身后更不知有多少件兵器朝他招呼。

跋锋寒厉啸一声，腾身而起，顺势环视形势，整个营地全陷进火焰浓烟内，处处人奔马走。忙收摄心神，一落而下，向被拥在各贼将间的呼延金扑去。

寇仲此时落在千里梦的无鞍马背上，爱马认得主人，跳蹄喜嘶。万里斑和塔克拉玛干分别被缚在两旁，井中月划出，割断三条系索，更不停留劈在一名攻过来的敌人长刀处，敌刀立断，胸口血光乍现，颓然倒地。

寇仲趁此敌人主力被跋锋寒牵制住的良机，撮唇吹哨，命万里斑和塔克拉玛干跟在千里梦后，一马当先地向另一边杀去，挡者披靡。

此际浓烟掩眼之时，马贼发觉到他是敌非友，但井中月早迎头劈下。

“锵”！

呼延金的长枪绞击而上，堪堪架住跋锋寒的偷天剑，跋锋寒借力弹起，呼延金两旁立即腾起三名贼将，两刀一斧猛攻而至，使跋锋寒难再施杀着。

呼延金双脚竟陷进草地内近三寸之深，面色转白，受了内伤。

此一剑乃跋锋寒全身功力所聚，意图取他狗命，当然是疾劲凌厉至极点。

跋锋寒眼见呼延金仍屹立不倒，不由暗叫可惜，想不到呼延金武功如此高明，已知错过唯一能杀死呼延金的难逢机会。

“哇”！

呼延金终忍不住喷出一口鲜血，差点坐跌地上，用契丹话狂喝道：“快给我杀死他！”

跋锋寒亦给他在硬架时的反击之力震得气血翻腾，不过三脉七轮之气运转，立时恢复过来，偷天剑命中最先攻上来的大斧，借力横空而去，同时

发出尖啸，通知徐子陵立即撤退。

跟着足点在未着火的营帐上，一个翻腾，无惊无险落在紧随寇仲身后的爱驹秃背上，大喝道：“呼延金听着，我跋锋寒必亲手取你狗命，就此立誓。”

喝声传遍变成火场的营地。

两人三马，势如破竹的眨眼间离开放营，朝东北黝黑的草原驰去，身后是遮天蔽月的火光浓烟。

徐子陵流星赶月的追来，飞身上马，三人纵声大笑，畅快非常。

以百计的敌骑从后追来，却只能是虚张声势。

跋锋寒迎风大叫道：“希望呼延金窝囊得会被火活活生烧死。”

两人当然晓得他在说笑。

寇仲大笑道：“到什么地方去配马鞍呢？”

他们施展人马如一之术，将追兵远远抛在后方，只能见到被马蹄踢起的飞扬尘土。

跋锋寒道：“在契丹和室韦交界处有道大河名黑水，那是两族聚居的处所，我们就到那里碰运气。”

大笑声中，三人没进草原的暗黑里。

在长着长草和树丛的疏林区，一道小河像和人捉迷藏似的在大地蜿蜒而过，流往一个梦一般静静躺在草树间的小湖泊去，随着日光从沉睡中苏醒过来，鸟儿在飞翔歌唱、充满清晨的生气。

跋锋寒、寇仲和徐子陵三人在湖内畅泳，洗涤衣物，失而复得的三匹马儿则在湖旁喝水吃草。

折腾整夜后，份外感到此刻的畅快珍贵。

寇仲道：“深末桓不是颀利的人吗？而颀利则支持拜紫亭立国以打击突利，为何呼延金说深末恒会来抢五采石呢？”

跋锋寒正努力洗去身上染上的血渍，闻言耸肩道：“这个很难说，深末桓终非颀利的直属手下，不听话亦不出奇。五采石就像和氏璧般成为君王的象征，谁不想据为已有？”

徐子陵道：“有什么方法可把深末恒诱往某一处去，再加斩杀，那就可为箭大师了却心头之恨。”

跋锋寒道：“深末桓凶名尤在呼延金之上，且非常狡猾，恐不易中计。”

寇仲笑道：“只要他心切得到五采石，哪怕他不中计，我们就来个横行大草原，去到那里打到那里，故意张扬，他和木珍这对夫妇档自然要来寻我们夺宝。”

又晒道：“他们的来去如风，怎及得我们的来去如电。”

跋锋寒欣然道：“既然少帅有此打算，我们不如到花林，那是黑水南岸最有规模的墟镇，由突利、窟哥的爹摩会和南室韦的大酋清木瓜分管治权，远近各族的人到那里作交易，等若另一个燕原集。由于这微妙的形势，谁都不敢带大批人马到那里搞事，正是诱敌的最好所在。”

寇仲道：“花林离龙泉有多远。”

跋锋寒道：“只是十来天的马程，那处的鱼儿特鲜美，保证少帅可大快朵颐。”

徐子陵道：“不知会否能在那处遇上越克蓬？”

跋锋寒点头道：“机会很大。”

三人忽有所觉，朝西望去，草原边际隐见尘头。

寇仲嘀咕道：“真扫兴，想睡一觉也不成。”

跋锋寒悠然道：“你该感谢他们才对，这么多活靶子送上门来，给你练箭。”

三人同声大叫，扑上湖岸，迅速穿上湿衣，既难看，感觉更不好受。

寇仲道：“到花林定要买几套新衣服。”

跋锋寒晒道：“你当是洛阳长安吗？哪来现成的衣服，只能重金找人度身定做。”

来骑已清晰可见，约有百余骑，正是呼延金的马贼。

徐子陵道：“杀退敌人后，少帅不是就可以大睡一觉吗？”

跋锋寒张开亡月，道：“今次是射人不射马，他们抢人财物夺人性命，我们好该以牙还牙，把他们夺来的健马去换新衣鲜鱼，并补充箭囊。”

劲箭横空而去，命中领头的一名马贼。

第六章 松花江畔

经过五天的旅程，三人赶着四十多匹从契丹马贼抢回来的优良战马，离开大草原，进入变化较大的山区，沿途尽是疏密有致的原始森林，覆盖着高低起伏的山野，林荫深处清流汨汨，偶尔更可见到平坦的草野，春风吹拂下树声应和，令人神舒意畅。

寇仲笑道：“我现在才明白大草原的民族为何这么有侵略性。”

跋锋寒皱眉道：“不要一竹篙打掉一船人。大草原上有很多爱好和平的民族，与世无争。”

寇仲正容道：“这并非恶意的批评，请你老哥告诉我，只想与世界无争，乖乖放牧的，是否较弱小的草原民族？”

跋锋寒无言以对，苦笑道：“大概是这样吧。”

徐子陵道：“少帅你究竟明白了什么？”

寇仲道：“初抵大草原时，人人都会被大草原的壮丽景色震撼，但习惯后会有点单调乏味，且有种策马狂驰，直奔至天地尽头，看看会有什么不同变化的感觉。像现在我们来到东北的山区，感觉上便很新鲜，且燃起继续追求的欲望。我所谓的侵略性，就是从这种倾向发展出来的。特别是像颉利般，手上有超过十万的劲旅，自然会想看到这像潮水般的大军，横扫天下的痛快感受。所以自古以来，草原的霸主都会向草原外的天地扩展，南是我们中土，往西是波斯、吐火罗、大食等国。天竺因有马儿不能逾越的高山所阻，故保得平安，往北则是终年冰封的不毛之地，不宜用兵。”

跋锋寒道：“你这分析颇为透彻，我要稍作补充，游牧民族自古养成逐水草而居的特性，毕生就在寻找富饶和令生活更丰足的地方。或者是基于这种特性，所以他们变得不住进犯别族的土地。我们善攻，你们善守，长城就是这么来的。”

山势变化，穿出两山夹峙的一座幽谷后，眼前豁然，长斜坡下草地无垠，林海莽莽，草浪中隐见营帐土屋，既有种青棵、春麦、胡麻的田野，也

有大群放牧的牛，展现大草原外另一种半农半牧的生活景象。那些土屋就像土制的帐篷。

他们生出重回人间的曼妙感觉。

徐子陵欣然道：“花林在哪个方向？”

跋锋寒勒马停下，居高望远，指着北面远处悠然躺卧山林间的大湖，道：“那是松花湖，过湖后再走十多里是松花江，据说水流从长白山直流到这里来，与嫩江汇流后形成松花江。”

两人用足眼力瞧去，松花湖沿山势伸展，曲折多变，渔鹰忙碌地盘飞其上，碧波盈盈，映照十多个搭在湖岸色彩缤纷的帐篷，风光旖旎，看得人心旷神怡。

虽是春末之际，天气仍是清寒袭人。这区域的树木种类繁多，樟子松、红松、落叶松和榆树等互争高低，色彩斑驳，绚丽灿烂，几疑是人间仙境。

寇仲和徐子陵看得叹为观止。

跋锋寒续道：“沿松花江再走四、五里，就是花林，每个交通方便和特别富庶的区域，都会有这么一个人和货物集散的中心，一切依大草原规矩办事。”

寇仲道：“什么是大草原的规矩？”

跋锋寒呵呵笑道：“大草原的规矩就是各师各法，不论驯鹿猛虎、野牛饿狼，各有一套生存的办法。说到底是强者为王，不是人家对手就得学晓跑快点，又或像狼般联群结队，抗吓外敌，少帅明白吗？”

寇仲大笑应道：“完全明白啦！”

跋锋寒策骑驰下山坡，领头而去。

花林集位于松花江南岸，江面宽阔平静，集区丘陵起伏，像统万那种形式的土屋零散广布数十里的范围，营帐处处可见，土屋灰黄，以靠近江流处最为密集，形成花林集的唯一大街。

江面浮着十多个木筏，渔人撒网捕鱼。

岸上人马往来，热闹处不比燕原集逊色。三人进入市集的范围，由于他们赶着四十多匹有鞍的战马，惹得各族人侧目谈论，更何况寇仲和徐子陵是罕见的汉人衣着。

寇仲叹道：“确是个别有景致的地方，待会要找什么鲜美的鱼儿来吃呢？”

跋锋寒欣然道：“鲢、鲫、鲤、青鳞等任君选来，小弟只嗜青鳞，肉质鲜美至极，故定要重温旧梦。”

徐子陵对饮食一向随便，关心的是别的事，问道：“我们带这么多匹马儿，行动不便，是否可立刻卖掉？”

前方大批牛羊，由十多个牧人赶往集东的墟市，塞挡道路，迫得他们只能尾随缓行。

跋锋寒苦笑道：“坦白说，小弟从未做过这类买卖，只是想当然地以为在墟市贱价出售，该可轻易脱手。”

寇仲兴致勃勃地道：“我们之所以干此买卖，为的是要张扬其事，索性以一钱碎金卖一匹，包保可立即轰动整个花林集。”

又问道：“做衣服的在什么地方？”

跋锋寒道：“到大街后，你要铁铺有铁铺，做衣店有做衣店，只是没有住的地方，来这里的人全都自备营帐。”一拍马头，避过牛群，转入主街。

左右两旁各有几排不规整的房子，果然是供人购物的各式店铺，非常热闹，似是只要肯打开门口，生意就拥进门来。

大街宽敞开扬，本是嫩绿的草地在马蹄车轮的摧残下变成黄土，马蹄踢起灰尘，整条街黄蒙蒙的如雾如烟。

在这可容三十匹马并行，勉强算是大街的两旁榆树处处，伞子般遮日成荫，土铺外均搭有木棚，棚内放置桌椅，累了的人可坐在其内歇息，马儿则绑在棚外的木拦干处。

寇仲和徐子陵大感新鲜，瞧得目不暇给，在旁棚忽然冲出十多个长发披肩的武装室韦大汉，脸色不善的截着去路。

三人为之愕然，难道敌人消息灵通至此，竟懂得在这里恭候他们。

其中一汉以突厥语戟指喝道：“看你这两个盗马贼逃到那里去？”

十多人同时掣出马刀，动作整齐划一，绝非乌合之众。

街上行人对这类街头争斗早司空见惯，只避开少许，聚在远处指指点点的瞧热闹。

寇仲和徐子陵感到说话的室韦汉很面熟，一时又记不起曾在哪里见过他，隐觉众汉拦路之举别有内情。

跋锋寒还以为对方是为契丹人出头，心中奇怪，朗笑道：“这批马是呼延金的，何时才轮到你们室韦人替他出头，若再不滚开，休怪我跋锋寒剑下无情。”

寇仲猝地记起说话的室韦汉，正是在遇上颉利前劈他一刀者，当时双方言语不通，到现在仍不知为怎么一回事。因没有放在心上，所以几乎忘记了。

一阵娇笑从左方棚内传出，以突厥话道：“名震草原的跋锋寒，竟和两个盗马的汉狗混在一起，不怕有愧吗？”

三人愕然望去，只见棚内深处另坐有一桌人，五男一女，都是室韦人，此刻全体离座起立，朝他们走来。

此妹只有十七、八岁的年纪，秀发披肩，天蓝色的劲装很称身的裹着她的娇躯，外加无袖坎肩，腰挂马刀，一双长腿在皮革制的长裤和长马靴配衬下丰腴匀称，自然活泼，整个人有种健康婀娜，又柔若无骨的动人姿致，就像天上飘来的朵云。左臂处套有十多个色彩缤纷的金属镯子，耳垂下两串长长的耳坠，秀脖围着彩珠缀成的项串，贴在丰满的胸脯上。

蛋形的脸庞圆圆的，在乌黑光洁的秀发掩映下更显冰肌玉骨，活泼清丽，泉水般纯净的大眼睛秋水盈盈，该是期盼能匹配她的男士，此时却是内藏杀机，俏脸凝霜。

三人哪想过室韦族中有此肌肤析白，容貌出众的美女，一时看得呆起来。

五名随她走到街上的男子显然唯她马首是瞻，紧随她左右来到街上。

跋锋寒回过神来，讶道：“姑娘这番话意何所指？”

室韦美女不看寇仲和徐子陵半眼，盯着跋锋寒道：“什么意思？两个小汉狗偷去我的马儿，是人人鄙视的马贼，跋锋寒你是否仍要护着他们。”

寇仲和徐子陵听得呆然相觑，楞然相对。

跋锋寒甩蹬下马，众室韦人立即露出戒备神色，不敢轻视。

室韦美女显为跋锋寒丰彩所慑，眼中露出赞赏神色，旋又被煞气取代，指着寇仲和徐子陵跨着的千里梦和万里斑道：“这两匹都是我们的马儿，还

可以狡辩吗？”

三人更为之愕然。

跋锋寒皱眉道：“这两匹马是我两位汉人兄弟从山海关骑到这里来的，姑娘没看错吧？”

室韦美女大嗔道：“我诗丽从不说谎，不信可看看它们内腿侧是否有我大室韦的烙印，那是没法去掉的。”

寇仲和徐子陵心叫不妙，跳下马来，同时探头往马腿检查。

徐子陵在万里斑的右后腿侧处果然发现烙印，心中叫苦，寇仲的头探进来道：“今次糟糕极矣，原来大小姐买贼赃。”

徐子陵长叹一声，站直虎躯，向跋锋寒耸肩无奈点头，苦笑道：“我们的马竟是贼赃！”

跋锋寒大感头痛，干咳一声向诗丽道：“嘿，这定是一场误会，我两位兄弟并非盗马贼，只是误买贼赃。姑娘可看在我跋锋寒脸上，把马儿转让他们，由姑娘开价。”

诗丽显对汉人成见甚深，现出个鬼才相信他们的俏表情，正眼不看寇徐两人的冷哼道：“我大室韦的马不卖给汉狗，看在你跋锋寒份上，他们立即把马儿归还我可答应再不追究，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自负。”

街上众人一齐起哄，甚至有人吆喝鼓掌，显示出对汉人的不满和仇恨。

这番话斩钉截铁，再无转寰余地。

寇仲见她左一句汉狗，右一句汉狗，心中大怒，沉声道：“姑娘能令在下有什么后果呢？请划下道来。”

他以现在大草原最通行的流利突厥语说出来，大部份人都听得懂，不懂的亦可问明白的人，闹哄哄的大街很快静下来，都想看大室韦的诗丽会怎样对付两个汉人。众人虽不晓得寇仲和徐子陵是何方神圣，但他们既有资格做跋锋寒的伙伴，本身又气宇轩昂，一派高手风范，当然不会是平凡之辈。

徐子陵忙扯寇仲衣袖，嗔怪的低声道：“虽然错不在我们，总是我们较理亏。”

寇仲余怒未消的道：“但她不应汉狗汉狗的横骂竖骂，老子生出来是给她骂的吗？”

诗丽听不懂他们的汉语，交叉织手，令套臂的彩镯衬得她更是人比花娇，嘴角含着冷笑的道：“我的未来夫婿别勒古纳台今晚即到，是汉子的就不要离开。”

众人一阵哗然，在松花江流域，蒙兀室韦的别勒古纳台和不大纳台的威名，比跋锋寒更要响亮，难怪诗丽不把跋锋寒看在眼里。

诗丽说罢转身率族人离去。

徐子陵朗声道：“姑娘请留步。”

诗丽停下来，却不屑转身，娇嗔道：“有话快说，本姑娘没那么多时间和嫌命长的人说废话。”

徐子陵毫不因她不留情脸的辱骂动气，微笑对着她的粉背道：“此马是姑娘之物，便物归原主吧。”

街上全体爆起一阵哄笑，充满嘲弄和看不起徐子陵的意味，他们误以为徐子陵闻得别勒古纳台兄弟之名丧胆，立即退让，连带对跋锋寒亦评价大降。

跋锋寒神态悠闲的袖手旁观、不为满街的喝倒采所动。

寇仲在徐子陵耳旁低声道：“这刁蛮女令我想起董淑妮，美则美矣，但却是不可理喻，省点舌吧！”

诗丽仍不回过头来，冷笑道：“汉狗坐过的马、我才不会碰，就留它们给你们陪葬。

我们走！”

“诗丽公主且慢！”

诗丽娇躯微颤，缓缓转过身来，往声音传来处瞧去，事实上所有人的目光此时亦均被发言者吸引过去，那人正从另一边棚内站起来，嘴角挂着一丝高深莫测的微笑。

此人只二十来岁，可是他的眼神却像曾历尽沧桑，看透世情，这种矛盾对比令他散发某种妖异的味道。面孔狭长，皮肤白嫩得像女人，说不上英俊，但总令人觉他拥有异乎寻常的魅力，如此人物，以跋锋寒三人的见多识广，仍是首次遇上。

只一眼他们就看出，此人武功绝不在他们之下。

诗丽一怔道：“又是你！”

那人微笑施礼道：“就是我烈瑕。不过公主万勿误会！你不是碰巧在这里遇上我，而是我烈瑕跟公主来到这里。”

诗丽拿他没辙的嗔道：“谁要你跟来！”

众人都弄不清楚两人的关系。

烈瑕耸肩苦笑，神态潇洒风流，转向跋锋寒三人走来，施礼道：“我烈瑕敢以任何东西作担保，这几个汉人朋友绝不是盗马贼。公主的消息太不灵通啦！竟不晓得在中土正如日中天的少帅寇仲和徐子陵已亲临草原，还在统万城南的赫连堡联同跋兄、菩萨和七十名壮士，力抵颉利和他的金狼军狂攻至天明，其后与突利大破颉利于怯绿连河之畔的奔狼原。如此人物，怎会是马贼。”

大街忽然静至落针可闻，可见这番话如何震撼。事实上颉利兵败的消息早像瘟疫般迅速传遍大草原每一个角落，只是没人知道得像烈瑕那般详尽。

诗丽双目射出难以接受和相信的神情，首次用神打量两人。

跋锋寒等则愈发感到这人深浅难测，摸不清他的底子。

烈瑕负手走出棚架，来到街上双方人马中间侧处，向诗丽柔声道：“若不是他们，颉利的大军说不定已饮马于松花江。”

寇仲苦笑道：“烈兄夸奖哩，我们只是侥幸没死罢了！”

诗丽娇嗔道：“谁要你烈瑕来插手我的事，再缠我的话，今晚我就唤人打断你的狗腿。”

烈瑕大笑道：“你不是多次尝试要打断我的狗腿。今晚又有何分别？啊！我明白哩！”

今晚是你的心上人到啦！”

这么一说，无人不晓得诗丽一方的人曾和烈瑕动手，只是奈何不了他。

室韦战士齐声叱喝，马刀出鞘，却没有人敢带头扑出，进一步肯定众人的想法。

诗丽气得俏脸煞白，跺足怒道：“我们走！”

不看跋锋寒等半眼，气冲冲地领手下离开了。

烈瑕摇头苦叹，接着换上一脸笑容，朝三人道：“这里的鱼很著名，不

若让小弟作个小东道，为三位洗尘如何？”

竟是字正腔圆的汉语。

第七章 明子之首

跋锋寒道：“烈兄的汉语说得比我还要好，不知是否曾在中土长居过一段日子？”

四人处在花林大街一间专做羊皮买卖的店铺临江一边的土台上，围桌而坐，对江喝酒。

依烈瑕所说，这铺是回纥人开的，以此关系自是特别得到族人关照。可是三人感到那叫客勒达明的回纥店主对他神态恭顺，不似一般同族的关系。

三人都感到烈瑕高深莫测，虽然说话冠冕堂皇，对他们客气尊重，却总觉得他是别有用心，非只是表面看来么简单。

所以跋锋寒打开话匣立即巧妙地向他盘问。烈瑕正为三人添酒，闻言笑道：“愚蒙从未到过中土，但对中土的文化非常仰慕，故尽力学懂汉语，乃是将来到中土去时，不致有言语上的隔阂和障碍。”

徐子陵纵目松花江对岸沃野千里的美景，林木莽莽间，远处几个戴艳丽小帽的牧民，赶着大群牛羊缓缓远去；向西北流去的江水上，木筏上的渔夫撒网起网，一切一切都充满生活的气息，心中更不由有点担心，塞外诸族间愈趋险恶的斗争，会否有一天把眼前的太平宁洽摧毁。

烈瑕又道：“客勒达明会使人把几款不同的泥烧鲜鱼弄好上桌，让三位品尝。”

大街那边仍是喧哗噪吵，马羊嘶叫，平台处却像远离尘嚣，让人体会到松花江宁静的一面。他们的马儿被安置到连接土台的后院去，在他们视线之内，正安详地歇息吃草料。

碰杯对饮，寇仲道：“我们在这里碰上烈兄，不知是否又属一场误会。”

早前烈瑕向大室韦公主诗丽戏言，勿要误会是凑巧碰上，故寇仲有此一语。

烈瑕哈哈笑道：“当然并非误会，因为愚蒙是闻声而至，特于此地恭候三位大驾。”

三人想不到他如此坦白，为之愕然。

跋锋寒皱眉道：“烈兄消息的灵通，教人讶异。不知为什么猜到我们会到花林来？”

烈瑕淡淡道：“从燕原到龙泉，花林是必经之路。诸位大哥一向的作风，当然不会闪闪缩缩的避道绕道，对吗？”

徐子陵收回凝望岸原的目光，投在烈瑕身上，此人似是与生俱来地带种邪门妖异的气质，而这又偏偏构成他别具一格的魅力。

寇仲双目射出锐利的光芒，用神打量他道：“烈兄不肯坦白说出到这里找我们的目的，我们会立即拂袖离去。”

烈瑕长笑道：“少帅言重哩！愚蒙之所以会和三位大哥在这里喝酒品

鱼，为的是要警告三位，契丹、靺鞨和室韦三方面最厉害的几个人物，决定不理你们和突利的密切关系，不但要阻止你们把五采石送往龙泉，还要不惜一切杀死你们。最毒妇人心，你们中了美艳那贱人的毒计。”

跋锋寒冷哼道：“我们和烈兄非亲非故，烈兄为何不怕冒得罪三方面势力之险来警告我们？”

烈瑕轻描淡写的道：“因为我根本不怕他们，而对三位却是衷心景仰。”

寇仲笑道：“烈兄确是豪爽过人，只不知是哪些人物，可否说来听听？”

烈瑕欣然道：“契丹当然是以阿保甲为首的众族大酋，靺鞨则是与拜紫亭势如水火的黑水靺鞨候斤铁弗由，至于室韦，则是深末桓和木玲这夫妻恶盗。为了不太冒犯突利，他们将各自派出最顶级的高手，务要干净俐落地除去你们。所以若三位中伏，必会遇上雷霆万均的攻击；三位如若掉以轻心，说不定会吃上大亏。”

跋锋寒沉声道：“蒙兀室韦的别勒古纳台兄弟，竟不在其中吗？”

烈瑕摇头道：“别勒古纳台和不古纳台两兄弟武功盖世，单打独斗所向无敌，怎屑与其它人联手以众欺寡，故此不用担心他们会参与这类诡计。”

徐子陵淡淡道：“烈兄消息的灵通，超乎常理，怎么可以证实烈兄非是三方联军派出来的高手？”

跋锋寒和寇仲生出同样的怀疑。两对眼睛厉芒大盛，准备一言不合，立即全力击杀此人，免去无穷后患，因此人的武功才智，均能令人生出戒惧顾忌。

烈瑕忽然探手拉开衣襟，露出宽阔壮实的胸膛，一个以红黄为主纹样古怪的图形刺青，赫然出现，乍看像个异兽的头，又似一个青脸獠牙的人像。

跋锋寒微愕道：“大明尊教？”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个眼色，烈瑕胸膛上的大明尊教刺青，与狼盗身上刺青明显不同，难道狼盗与大明尊教没有关系？

烈瑕正容道：“愚蒙正是大尊者和善母座下五明子之首的妙空明子，诸位现在该明白愚蒙为何如此消息灵通，更不怕任何人了吧？”

寇仲抓头道：“烈兄难道不是和我们是敌非友？”

烈瑕讶道：“我们间何时结下仇怨？”

徐子陵盯着他道：“山海关的骚娘子不是你们的人吗？”

烈瑕哑然失笑道：“原来中间有此误会。骚娘子曾是我教的人，后来叛教逃往中原，善母念在她曾侍候多年，决定不予追究，饶她一命。”

寇仲笑道：“她死前仍在念你们大明尊教的经文，似乎叛教叛得并不彻底。”

烈思欣然道：“明尊保佑，她竟能在临终前凭一点灵光迷途知返，死后当可离暗入明，进入永远光明的福地。”

他推得一十二净，三人拿他没法。

跋锋寒沉声道：“菩萨之所以被逐出回纥，难道与贵教没半点关系？”

烈瑕苦笑道：“这更是一场误会。愚蒙本身是回纥人，当然希望能有个像菩萨那样的英雄豪杰振兴回纥，好让我们能随国势水涨船高，传扬教义。菩萨真正被逐是颉利对时健的压力，时健却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确是冤枉。”

徐子陵道：“烈兄说了这么多话，仍未说出贵教为何要帮助我们。”

烈瑕微笑道：“我们希望三位能把五采石送到拜紫亭手上。”

跋锋寒恍然道：“原来烈兄是站在拜紫亭的一方。”

烈瑕仰天笑道：“非也非也。事实上我们和美艳同样是不安好心，因为当五采石送到拜紫亭手上的一刻，他将成为精神上统一靺鞨的君主，即使铁弗由亦要忌他，甚至要在靺鞨其它六族的压力下向拜紫亭臣服。不过福兮祸所寄，这五采石对外族完全不起作用，只会引致外人和突利联手，不惜干戈的将五采石抢走。拜紫亭亦是深明这道理，绝不会感激你们把五采石送给他，可怜他对这大礼接又不是，不受更不是。对吗？”

三人听得脸脸相觑，哪想得到一颗五采石，会牵连如此错综复杂的情况。

难怪突利晓得他们要将五采石送去给拜紫亭后，立即放弃追击颉利。

烈瑕续道：“我们要针对的人，不是拜紫亭而是那‘狂僧’伏难陀，自拜紫亭拜此人为国师后，立即禁绝宗教，更无情杀害我教的人，独尊天竺邪教。所以大明尊将渤海国定为黑暗之国，只有除魔杀妖，始能让光明战胜黑暗。”

跋锋寒叹道：“多谢烈兄坦然相告，现在我们必须是否把五采石送给拜紫亭一事，再作思量。”

烈瑕道：“这个当然由三位决定，五采石落在拜紫亭或其它人手上，对拜紫亭都没有任何好处。不过愚蒙却要提醒三位，崔望其实是拜紫亭的人，与三位是敌非友。”

三人黯然以对。

烈瑕打自出现开始，一直领先，完全掌控主动。

寇仲深吸一口气道：“你倒清楚我们的事。”

烈瑕道：“谁不在山海关布有自己的眼线？若非通过抢掠诈骗，四周强邻压境的拜紫亭凭何国势日增，大兴土木，把龙泉建成小长安？三位如肯与我合作，愚蒙包各位不但可得回八万张羊皮，更可杀掉崔望为世除害。”

顿了顿续道：“小小一颗五采石，忽然把大草原各方整个形势扭转过来，颉利虽支持拜紫亭立国以牵阿保甲和突利，但亦不愿见拜紫亭统一靺鞨，成为日后的劲敌，所以暗许深未桓参与夺石行动。最好笑是颉利千辛万苦请得中原第一才女尚秀芳，为沉迷中土文化的拜紫亭在立国大典表演，现在演变为只能唱其亡国之曲，白便宜愚蒙这个尚才女的仰慕者。”

寇仲失声道：“什么？”

不由记起在长安往尚秀芳处道别，因可达志与尚秀芳闭门密斟，累他白等整个时辰，最后不耐烦走了，原来就为此事。

徐子陵见烈瑕提到尚秀芳时，双目立即射出渴望迷醉的神色，遂代寇仲问道：“尚才女怎肯长途跋涉的远道而来？”

烈瑕摇头晃脑的道：“尚才女一向醉心塞外诸族技艺，颉利既担保为她完成这心愿，她当然不肯错过这机会。我恨不得能背生双翼，立即飞到她旁，一睹她仙容，并听仙音，如能一亲香泽，更是虽死何憾。”

三人呆看着他，无言以应。心忖这可能是塞外版一个多情公子，只是妖异可怕多了。

寇仲面对这位不知是否该认作“情敌”并莫测高深的回纥高手，知他所言非虚。皆因记起昔日在洛阳与尚秀芳同台共宴时，她确曾对塞外创新活泼的舞乐赞不绝口时，亦因忆起玲珑娇而想到以乐舞称着塞外的龟兹国，有机会定要在那里见识。此刻则连龟兹在哪个方向仍一无所知。

烈瑕忽又回复过来，冷静的道：“突利和颉利分裂，使东北形势剧变，除靺鞨外，阿保甲和别勒古纳台兄弟都有统一契丹和室韦的心。谁能趁这时机冒起，就可往向外扩张，安内攘外，故而没有人愿见邻国转强。这岂非一场斗谁快统一的竞赛，很久未曾有过这么热闹哩。”

跋锋寒道：“拜紫亭变成众矢之的，形势可相当不妙。”

烈瑕摇头道：“拜紫亭实为东北最有远见和雄材的领袖，他摆出因仰慕中原文化而建设小长安的姿态，实质上却是针对邻国的骑战，以守城代替平原野战。契丹兵曾三次攻打龙泉，均无功而回，能守然后能攻。何况拜紫亭背后有高丽王鼎力支持，否则邻国何用联手来攻他。”

寇仲压下心内因尚秀芳而引起的烦乱苦恼，道：“烈兄合作的提议，我们要考虑一下。”

烈瑕微笑道：“这个当然。三位就请在这处歇脚，有什么要求尽管吩咐客勒达明。”

不过却不宜考虑太久，必须掌握主动，先下手为强，趁敌人未成联手之势前逐个击破。

愚蒙最大的作用是眼线广布，对敌势了若指掌。”

寇仲忍不住问道：“尚才女刻下是否已抵小长安？”

烈瑕的眼睛又亮起来道：“该仍在途中，她在可达志亲率高手护驾下，先往访西域吐鲁番诸国，其中尤以龟兹集汉文化、大草原文化、波斯和天竺文化荟萃而成。其乐舞堪称举世无双，乃尚才女必访之地。”

虽是随口道来，已看出烈瑕识见高明，非同流俗。

寇仲和徐子陵从没想过在塞外会遇上如此人物，且是大明尊教五明子之首。

跋锋寒道：“美艳夫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五采石如何会落入她手上？”

烈瑕苦恼的道：“我们到现在仍摸不清楚她是怎么一个人，有什么目的。五采石本存在阿保甲的牙帐内，五年前忽然失窃，不知所踪，到最近才盛传在美艳手上。到她在统万当众交给三位大哥，才惹得人人触目，掀起轩然大波。”

徐子陵打定主意不和此人合作，趁机问道：“烈兄弄不清楚她，为何说起她来就咬牙切齿？”

烈瑕苦笑道：“实不相瞒，愚蒙对女人一向别有兴趣，虽不能说无往而不胜，总能多少有点收获，惟独遇上她，遭到连番戏弄，教我气愤难平。三位切勿误会，我从不对女人用强，勉强得来的岂有情趣可言。哈！愈岔愈远啦！”

跋锋寒举杯道：“坦白说，到此刻跋某仍未弄清烈兄是敌是友，但无论如何，先敬烈兄一杯，因为如是敌人，亦将是个难得的好放手。”

烈瑕哈哈举杯，大笑道：“跋兄快人快语，今愚蒙有痛快的感觉，大家喝一杯，今晚绝不会是平凡的一夜，就此预祝三位大哥旗开得胜，威震大草原。”

寇仲和徐子陵豪情涌起，齐齐举杯。

杯尚未碰，忽然足音骤起，大批战士现身后院，往土台拥来。

四人看也不看，迳自碰杯对饮。

数十契丹战士潮水般从后院门涌出来，各占有利位置，形成半环形的

阵势，人人拉弓搭箭，在离他们两丈外瞄准三人。

跋锋寒随手把酒杯摔往地上，发出破碎的声音，另一手拭去嘴角酒渍，哑然笑道：“何须待至今晚，这个黄昏已非常有趣。”

徐子陵无视这五十把强弓劲箭的威胁，油然朝降往地平的落日瞧去，心神却落在内袋的五采石去。

这宝物究竟送还是不送？

拜紫亭若与狼盗有关，当然死不足惜。只是若害苦平民，却于心何忍。

寇仲目现杀机，朝敌阵瞧去，缓缓放下酒杯，大喝道：“来者何人？”

契丹战士往旁移开，窟哥在十多名高手簇拥下步至阵前，双目射出深刻的仇恨，狠狠道：“寇仲你可想过有今天？”

寇仲大笑道：“这正是小弟想对你讲的话。”

烈瑕转身朝窟哥笑道：“王子在动手之前，请先看身后。”

窟哥色变往后礁去，后院屋顶出现十多名回纥人，领头的正是客勒达明，手持强弯，全以窟哥为目标。

他们刚才闯进铺来时，铺内的人全作鸟兽散，怎想到忽然变成对他们居高临下的严重威胁。

烈瑕好整以暇的道：“王子比之颉利的四万金狼军如何？不若坐下一起吃烧鱼，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嘛！”

窟哥的脸色变得有那么难看就那么难看。

第八章 不战屈敌

窟哥的脸色忽晴忽暗，显是委决难下。他并非一时冲动下，前来寻仇算账，而是在深思熟虑后，晓得只有利用这前铺面街、后院土台临江的独特环境，才能采取忽然拥出，以劲箭近距离杀敌的战略，杀伤或杀死像寇仲、跋锋寒，徐子陵这种级数的高手。

至于烈瑕，他则从未听说过，故并不放在心上。算漏此点，现在才要陷进腹背受敌的局面。更觉烈瑕和他的手下均非寻常之辈。

跋锋寒朝他瞧来，对以自己为目标的晶闪闪的箭锋似是视而不见，露出一个冷酷之极的笑容，淡淡道：“有个提议，窟哥你若是个人物，就和少帅来场单打，还让我们在吃烧鱼前，多点消遣。若你王子殿下有本事宰掉少帅，小弟和子陵兄立即当场自绝，作为附礼。”

寇仲哈哈笑道：“锋寒兄好主意。这等于每边派出一人，以决定双方生死胜败，多么刺激有趣。”

窟哥反唇相讥道：“在中原你即便是地头虫，在这里则只是落难狗。给毕玄打得夹着尾巴逃到这里来，还敢逞强。我这六十名箭手无一不是神射手，更精群战，是我们的精锐，你们今次是太过轻敌大意啦。”

跋锋寒摊手摇头叹道：“小弟与毕玄的第一仗的确败北收场，现正盼望第二仗的来临。跋某人连毕玄也不怕，你窟哥算什么东西？你老兄该晓得跋某人一向不怕开杀戒的作风吧。”

烈瑕动容道：“那跋兄与毕玄库尔贝伦一战就非讹传。”

徐子陵把目光从晚霞掩空的黄昏美景收回来，扫过拉满弓弦的契丹战士，每对手都是那么稳定，不晃半下的。不由微笑道：“烈兄为何会认为是谣传？是否因之老跋仍是生蹦活跳？”

烈瑕脸上震骇神色一闪即逝，显是因被徐子陵知悉心事，生出对徐子陵才智的戒惧，点头道：“徐兄猜对了，假若跋兄真曾与毕玄决战，那跋兄就是第一个毕玄杀而杀不死的对手。”

今回轮到窟哥心神俱颤，他虽听到风声，只隐约晓得三人曾被毕玄追杀，却知而不详。现在亲耳听当事人道来，暗忖若毕玄也没法杀死跋锋寒，自己能办到吗？在这里，斗志立时大幅减弱，后背被十多把弩弓居高临下威胁的感觉，则大幅趋烈。只恨进退两难。

跋锋寒向寇仲和徐子陵苦笑道：“你看毕玄这架势多么凌厉威风，连败在他手下幸而不死，竟亦变成一种荣耀。他娘的，第一个老毕杀不死的人！”

接着双目爆起深邃莫测的电芒，别头望往悠悠流过的江水，一字一字的缓缓道：“毕玄！你将会为你的这个错失，付出你负不起的代价。我终于知道你是什料了。”

这番话比什么恐吓威迫更厉害。重重打击了窟哥的精神和意志。跋锋寒再非毕玄的手下败将，而是最有资格挑战毕玄的可怕剑手。

窟哥终萌退念。

四人面对六十枝箭锋仍是谈笑自若的神采丰姿！窟哥也不由心折。他两旁十多名亲卫高手，全是族内最强悍的战士，此时却人人噤若寒蝉，摆明是为四人的气势所慑，大气不敢吭一口。这一场仗如何打得过？

徐子陵陪跋锋寒同观对岸夕阳斜照的美丽原野景色，心想大草原确是个使人颠倒迷醉的地方，广袤至可令人想象力有如四条马腿般纵情驰骋。想到这里，他忽然感到从战场抽离开去，享受到一种说不出的安静，出奇地四周的情况反更清晰，他似乎能掌握到每一人内外的变化。

就在那刹那，徐子陵明白自己终真正晋入他和寇仲一直在追求的境界，井中月的境界。往窟哥瞧过去道：“假若王子肯答应以后再不动干戈，就着人先收起弓箭，我会礼送王子离开，其它都是废话。”

他们全用突厥话对答，三方面的人马听个清楚明白，眼光不由集中往窟哥身上，看他是战是和。

窟哥铁青着脸，忽然一颗豆大的汗珠，从额角现形凝聚，再滚下脸颊，滴往地上。

谁都知窟哥在互拼气势上，败个一场糊涂，阵脚大乱。

窟哥猛地一跺脚，暴喝道：“我们走。”

转身便去，众契丹战士连忙收箭，狼狈的追在他后，转眼跑个一干二净。

烈瑕举杯道：“还不快拿鱼来！来！我敬三位大哥一杯，到今天我才明白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上等战马，以半张羊皮的价钱卖出，想买的趁快，以免走宝，还附送马鞍！”

三人将那批从呼延金手下抢来的战马，在花林东端的墟集迅速散货，讲明马儿原属马贼，但买者仍是那么踊跃。

跋锋寒领路而行，两人左右相随，三匹爱马就那么乖跟在身后走。

此时他们是何方神圣，战绩如何彪炳，如何骇走窟哥的数十战士，早

经人以各种层层夸大的渲染方式传递。花林的人更因他们赶走颉利、视他们为英雄，所到处喝采声起，礼敬有加。寇徐两人虽喜不再被视为汉狗，亦不胜其烦。

跋锋寒笑道：“肯定是烈瑕那小子弄的鬼，务要我们变得万众瞩目，最好与各方人马拼个几败俱伤。”

寇仲道：“看来我们这添购新衣的大计只好暂旁，速速离开是为上着。”

入黑后的花林，是另一番情景，主街的十多所土屋乌灯黑火，白天尘土飞扬的大街人马绝迹，反是各处山地篝火处处，吵闹喧天，更有人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充满异域的风情，加上羊叫牛鸣，驼啼马嘶，有一番说不出的滋味。

三人转入路黑的主街，朝东北离开花林的方向走去，轻松悠闲。

跋锋寒道：“陵少对烈瑕此人如何评价？”

徐子陵道：“此人有点像石之轩，浑身妖邪之气，对我们则居心叵测。所以老跋你断然拒绝与他合作，肯定是明智之举。”

寇仲道：“假若祝妖妇肯说话，必可告诉我们大明尊教是什么一回事，现在我却给烈瑕这小子弄得糊涂起来，究竟狼盗是否如他所言，是拜紫亭抓银两的工具？”

跋锋寒道：“此事终有水落石出的一天。若烈瑕之言属实，我们那八万张羊皮便有着落。”

江水拍岸声从左方阵阵传至，星宿满空的美景下，前方出现一高一矮两道黑影，昂然立在街心处，拦着离开花林的路。

寇仲凝神瞧去，哈哈笑道：“可是蒙兀室韦的别勒古纳台和不古纳台兄弟？”

高上半个头的那人背插双斧，粗壮而体型均匀完美，长发披肩，年纪不过三十，满脸须髯，轮廓清晰突出，英伟古朴，浑身散发迫人的霸气。仿似一株能永远屹立不倒的大树，不惧任何风雨的吹袭。

矮的一个壮如铁塔，宽阔厚实的肩膀把他整体变成方方形，腰挂马刀，眼神凌厉，头发却修得尺寸许长短，硬如铁针，似个猪鬃刷子，容貌不算好看，却有一股强悍豪雄惹人好感的味儿。

高的一个以突厥话回应，长笑道：“正是我们兄弟，本人别勒古纳台，特来向三位问好。”

三人来至两人前五步许外停下，跋锋寒淡淡道：“跋锋寒闻两位之名久矣，今天终能相见，果然没有令本人失望。”

不古纳台竖起拇指，肃容道：“好汉子，能以三人之力，于赫连堡抵挡颉利的金狼军，不是好汉是什么，不古纳台佩服。”

别勒古纳台接道：“我们以前虽曾听过寇仲和徐子陵扬威中土的事，总以为传言夸大，想不到两位刚到草原，立即把大草原整个形势扭转过来，威盖塞北，如此英雄豪杰，我两兄弟衷心佩服。”

三人大感愕然，想不到他们如此推崇备至，客气有礼。

不古纳台道：“我们特来相迎，接三位回营地一聚，大家喝个通宵达旦，至于明天是敌是友，将是明天的事。”

跋锋寒豪情涌起，代表两人答应道：“请引路。”

别勒古纳台兄弟的营地远离花林，设于半里外山头，七十多个营帐，近五百骁骑，无不是勇武善战。以这样的实力，配上别勒古纳台兄弟，若正

面交锋，吃亏定是徐子陵三人。

他们却是毫不畏惧，随别勒古纳台兄弟直抵营地核心处的主帐。

主帐四周腾出大片空地、架起四堆篝火，营地火光处处，人马往来，充盈大草原强悍原始的气息。

三人随别勒古纳台兄弟下马，散发披肩的战士拥来，争看三人的风采。

别勒古纳台振臂以室韦语说出一番话，众室韦战士立即欢呼喝采，又把头盔帽子往上抛掷，场面炽烈，令人热血沸腾。

不古纳台兴奋的解释道：“他们为三位英雄驱走金狼军喝采欢呼。”

到帐内坐下，外面的室韦战士仍在围着篝火唱歌跳舞，情绪高涨。

别勒古纳台取来羊皮袋的奶酪，自己先啜一口，递给寇仲，笑道：“刚才诗丽因误会开罪少帅，本人在此为她致抱歉，那两匹马儿本是我赠她之物，现在就拿它们作赔礼。”

寇仲反不好意思起来，道：“那两匹马儿……嘿！”

不古纳台断然道：“少帅不用介怀，若要算帐，自应找盗马的去算账。”

徐子陵道：“诗丽公主她……”

别勒古纳台打断他道：“走啦！女人就像野马，总不愿驯服。”

这么一说，二人猜到诗丽定因他们的事和未来夫婿闹得不愉快，负气离开。

不古纳台道：“那回纥人究竟和三位是什么关系？”

跋锋寒接过奶酪，大喝一口，先赞一声“好香”，才道：“此人我们只是初识，居心叵测，我们并不当他是朋友

接着正容道：“听说两位今趟来是要阻止我们将五采石送往龙泉，是否确有此事？”

此时有人送来一条烧好的羊腿，别勒古纳台取出锋利的巴首，亲自割下腿肉，分给三人，微笑道：“这只是我们掩人耳目的口号，事实上我们今趟东来是别有所图，对付的非是三位而是另有其人。哼！拜紫亭得到五采石又如何？突利第一个不肯放过他。”

三人听得脸脸相觑，心忖又怎会如此，更觉这两兄弟大不简单，非是纯仗武力好勇斗狠之辈。

寇仲大奇道：“两位要对付的是什么人？”

别勒古纳台向不古纳台微一颔首，不古纳台双目立时杀机大盛，沉声道：“我们要杀的是有‘夫妻恶盗’之称的深末桓和木玲。”

寇仲抓头道：“又会这么巧的？我们也想取深末桓狗命，两位何不多说点他们的恶行，好更坚定我们杀他的心。”

不古纳台还以为寇仲所以要杀深末桓，是因为他意图强抢五采石，不以为意的道：“我们杀他非因私人恩怨，而是为子孙和后世着想。”

跋锋寒愕然道：“竟有这么严重？”

别勒古纳台朴拙雄奇的脸容变得像岩石般坚定，双目亮起异芒，闪闪生辉，平静的道：“三位可有兴趣往营外散步？”

五人来到离营地千多步外一座小山丘上，别勒古纳台仰望壮丽的星空，似能直望至苍穹的尽极，缓缓道：“现在大草原之争，已演变成东西突厥、铁勒诸部、靺鞨八支、吐谷浑、契丹大酋们和我们室韦各族之争，识时务者均晓得若不想丧家亡族，首要是先团结内部。所以拜紫亭不得不在条件尚未完全成熟下行险一搏，阿保甲亦要与他一向鄙视的呼廷金结盟。”

跋锋寒、寇仲和徐子陵均被他动人的神情和充分表现出胸怀识见的言语所吸引，感到此人绝非平庸之辈。

不古纳台淡淡道：“铁勒诸部本以薛延陀最强，可是只要菩萨能登上时健的俟斤之位，回纥在这个雄材大略，声誉绝佳的人领导下，必能统一铁勒诸部。”

别勒古纳台忽然问道：“李世民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为何颉利如此忌惮他？”

寇仲来到他旁，遥望花林那边的营火，苦笑道：“坦白说，到大草原后，我早已把他忘记。再多加一句，李世民就像菩萨于铁勒般是最有希望统一中原的人。”

跋锋寒叹道：“少帅的用辞遣字，确是精采绝伦，一句话道尽个中微妙处。”

别勒古纳台望往寇仲，道：“任何一个民族由衰转荣之际，必是英雄辈出的时候，看寇兄和徐兄，如此旷世奇才，正是盛世即临的兆象。只要中土一旦统一，必是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而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大草原上最强大的一族。”

跋锋寒点头道：“不论得天下的是寇仲还是李世民，第一个就会找颉利开刀。”

徐子陵开始明白他们“为子孙和后世着想”的含意。这对兄弟确是高瞻远瞩，对茫不可测的将来作出预测和准备，以免贪图眼前一时的安逸，种下未来亡族大祸。令他想起伏骞像两人般亦为识时务者。

不古纳台微笑道：“谁都可以投降归顺，独颉利不能降、一降他就要完蛋，大草原将没有人肯听他的话，所以中土统一之时，就是他要不顾一切全面进犯中原之日。”

别勒古纳台露出一丝苦涩的笑意，叹道：“我们本以为中土无人能制颉利的金狼军，岂知赫连堡和奔狼原两战，少帅以铁般的事实向整个大草原公告，颉利再非无敌的霸主。

所以若少帅统一中原，此长彼消下，突厥再难称雄。”

寇仲点头道：“我明白哩！所以你们要趁中土出现一个强大的帝国前、准备充足的应付颉利的汗国崩溃后大草原的新形势。真厉害！很少人可看得这么长远的。我最远的也只想到有小长安之称的龙泉上京。”

别勒古纳台开怀地搭上寇仲宽肩，失笑道：“和少帅说话确是人生乐事，深未桓勾搭颉利，是我们室韦人的叛徒，人人恨之入骨，只要我两兄弟斩杀此人，会立时声威大振，顺其自然的统一室韦，那时就向少帅归降，年年进贡，少帅该不会薄待我们吧！”

寇仲哈哈笑道：“好家伙，果然计划周详，用兵伐谋，终有一天蒙人会在两位老兄打下的根基上崛起大草原，横扫六合。”

跋锋寒道：“那我们岂非帮了两位一个大忙，深未桓的沙盗一向藏身大漠，来去如风，神出鬼没，今趟却给我们引离大漠，那就像恶鱼离水，只有任由宰割的份儿。”

别勒古纳台微笑道：“这实千载一时的良机，所以我们希望能与二位合作，斩下他的首级。”

徐子陵皱眉道：“老兄此举，极可能会惹怒欲灭我们才甘心的铁弗由和阿保甲。”

不古纳台冷笑道：“在大草原上，我们兄弟只顾忌毕玄、颡利、突利三个人。我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不会介意其它人的反应。”

这番话透出强烈的自信和冲天豪气，来自肺腑，不会令人觉得刺耳。

别勒古纳台淡淡道：“勿要小觑这五百个随我来的族中兄弟，他们无不是百中挑一的精选，像菩萨身旁的死士般，任他千军万马，绝不害怕。”

寇仲以汉语道：“陵少和老跋怎么说？”

跋锋寒耸肩道：“游戏有很多种，此为其个之一，任君选择。”

徐子陵没有说话。

寇仲反手搂着别勒古纳台，大笑道：“你就算不是最厉害的统帅，也定是最出色的说客，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兄弟和战友。若我将来能统一中原，我们就联手击垮颡利，为大草原带来全面的和平。”

一颗流星从天际一闪即逝，既像一个梦想的幻灭，更像一个梦想的开始。

第九章 死里求生

曙光之下，三人策马飞驰，登上高处，纵目前路形势，波浪般起伏的丘陵延展无限，疏密有致的广布在大地上。

跋锋寒哈哈笑道：“不用三天时间，我们可穿越丘陵林野，要在这种地势下追截我们，只是痴人作梦。”

寇仲别头后望，用神探索延往花林的平野，奇道：“敌人何为不在花林动手对付我们？”

徐子陵道：“照我猜是对突利的顾忌，来对付我们的三支人马，依别勒古纳台兄弟的分析，只有深末桓有胆量杀死我们，其它人都怕与突利结下深仇致后患无穷。”

深末桓因有颡利在背后撑腰，且有大漠藏身，并不害怕突利。

跋锋寒微笑道：“我们进入这片丘陵区后，可选择在任何一点突围与离开，任何人都追无可追，截无可截。所以敌人若要抢夺五采石又或杀死我们，只能在入林前迎头截击，对吗？”

寇仲深吸一口气道：“你是认为前方其中一座密林内正暗藏伏兵，恭候我们的大驾。”

跋锋寒道：“肯定如此。这一关我们必须凭实力硬闯，然后再掉过头来，追杀深末桓。”

徐子陵皱眉道：“敌人是严阵以待，且实力难测，我们硬闯进去，岂非很吃亏？”

跋锋寒双目精光灼灼，审视远近，道：“你们看，在远方的树林上，可见鸟儿飞翔嬉玩，惟独面对我们的这数座密林飞鸟绝迹，由此可推加这数座山林均藏有伏兵，吓走了鸟儿，伏兵分布的形势清楚分明。最坏的打算是三方敌人阿保甲、铁弗由和深末桓结成联盟，那他们的总兵力该接近千人之数。”

从别勒古纳台兄弟处，他们得到有关敌人的精确情报。

阿保甲的鹞军由曾有一面之缘的昆直荒率领，只有二十余人，但全是契丹族各部中出类拔萃的高于，单是这批人，若作生死之战，已够他们应付。

铁弗由一方则由他亲率五十名手下精锐战士东来，当然全是身经百战的勇士。而铁弗由智勇双全，本人乃草原上威名显赫的高手，实力不容置疑。

这两方人马均贵精不贵多，为的是不愿张扬，尽免触怒突利。如若在迫不得已下杀死三人，他们也可迅速潜踪，推个一干二净，又或将责任推到深末桓的沙盗去。

深末桓却是尽倾精锐而来，手下沙盗多达八百之众。沙盗向以凶狠残忍恶名远播，纵横大漠草原从未吃过败仗，就算偶然撤退，卷土重来又能狠创敌人，当然更非好对付之辈。

任何一方的力量，均足可令三人头痛。如联手伏击，三人一旦陷身重围，被迫苦战，恐怕不能活着离开。

寇仲苦笑道：“用兵伐谋，今趟最好的谋略，似乎该是掉头返回花林。买条木筏子，顺道欣赏松花江沿岸美景。”

徐子陵没好气道：“亏你这小子在这等时刻仍能说笑。昨晚你既豪气干云地答应别勒古纳台兄弟联手诛除深末桓，现在还可临阵退缩、打乱整个诛敌大计吗？”

寇仲一双虎目亮起来，沉声道：“我确在说笑，老跋你来发号施令吧！这种野林丘陵战你该比我们在行。”

跋锋寒道：“我只懂选取最有利于我们的地势闯阵突围，不过敌人都是作战经验丰富得不能再丰富的高手，看似最弱的一点。说不定反是实力最强之处。”

徐子陵道：“假若现在我们下马休息，敌人会怎么办？”

跋锋寒道：“他们将被迫在入黑前来犯。不过照我看陵少此计未必行得通，他们定有人藏在花林，断我们后路。没有林木掩护，我们更难突围。”

寇仲仰天笑道：“既是进退不得，我们再来个凿穿之战，看谁有资格拦我去路。”

徐子陵哑然笑道：“这不是什么凿穿之战，而是自寻死路！只要敌人在林内作几重分布，我们将变成自投罗网。我有一个较好的提议、就是先寻出深末桓所在处，再发射别勒古纳台给我们的烟花火器，说不定可反败为胜！出猎物变成猎人。”

跋锋寒道：“这虽非我们与别勒古纳台兄弟商议好的计划，也不失为应变之法，问题是怎样找到深末桓的位置？”

他们原本拟定以己身作饵。只要引得深末桓在后追赶，别勒古纳台兄弟则衔尾追来，前后夹击对付沙盗。

徐子陵淡淡道：“随我来吧！”领先拍马下坡，朝敌阵闯去。

两人哈哈一笑，随他冲下山坡。

三人施展人马如一之术，座下爱马与己身成为血肉相连的整体，先朝右方最接近的密林驰去。

自然而然他们形成一个三角阵，徐子陵在前，寇仲，跋锋寒押后。后两者灭日、亡月两弓来到手上，上弦张弓。

“飏！飏！”两声，劲箭在两股真气贯注的钢弦激送下，化作两道闪电，横过近千步的距离，没进林内，林内应箭响起两声惨叫。跟着箭矢如雨的射回来，可惜最远的一枝，亦要差三百步才能对他们构成威胁。

徐子陵哈哈一笑，猛拉马头，改直冲往野林为横驰开去。

战号声起，刚才双箭杀敌处蹄声纷起，数十骑从林中杀奔出来，战士弯弓搭箭，咬着他们的尾巴斜斜追来。

跋锋寒和寇仲杀得性起，不住回身作连珠劲射，敌人带头者不断有人中箭堕马。

猝地前方左面密林中战鼓敲击，以百计的敌人潮水般从丘顶冲下，往横越丘陵间平野的三人策骑追至，摆明是要封锁他们的去路。

若换过是才智稍低的人，见到敌人如此声势阵仗，必往原路退走。但三人早看破敌人后有伏兵之看，当然不会中计。

徐子陵调教方向，稍偏向左，变成斜斜地奔离打横杀来的敌人，免致前路被截，陷进苦战之局。

三人马快，早把后方追来的敌骑抛远，寇仲和跋锋寒两把神弓改为对付右方的敌人，箭到处人仰马翻，惨烈之极。

喊杀震天的敌人从后方和右侧杀至，换了胆子较小的人，早吓得屁滚尿流的落荒鼠窜，然而三人何等样人，连大草原最厉害的劲旅金狼军亦在赫连堡顶足一晚，什么场面没有见过，反觉豪情奋涌，战意轩昂，尽量利用丘陵起伏的地理形势，避免陷身重围之祸。

又以快马神弓，希望能把敌人后方的伏兵引出，那时他们将可战可逃，再无顾虑。

徐子陵首先奔上一处丘顶，环目急扫，果然花林那方向尘土扬天，二百多骑扇形朝他们奔来，完全封死后路。

若他们不晓得敌人的真正文力、不惊惶失措才怪。可是他们从蒙人处得到精确的情报，晓得敌人联军总兵力在九百许间，当然是另一回事。这正是孙子兵法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花林来的敌人占去敌人兵力两成以上，这边的兵力当不出六百之众，现身的敌人约三百人，那仍在林内的伏兵只余三百许人，形势对他们变得非常有利。

徐子陵的心境晋入昨晚在契丹战士箭锋下立地成佛体悟回来的井中月境界，忽然间恍若从血肉横飞的战场抽离开去，但又一丝不漏的在心田处把外在的环境反出来，完全把握到整个形势任何微妙的变化。就若奕手交锋，对棋盘的现状和可能的变化应智珠在握，只要他下子正确，敌人只能被他牵着鼻子走。

徐子陵一声长啸，竟掉转马头，朗花林来的敌骑冲去，迅下丘坡。

寇仲和跋锋寒完全信任徐子陵的决定，紧追在他左右后侧，从密林杀出的敌人，变得汇成一群，在后方追来。

蹄声震得丘陵晃动，草野摇撼，尘土卷天，蔽空盖日。

离来敌尚有千五步远近，徐干陵再发尖啸通知两人改向，勒马往右横移冲上另一山丘。

密林区那方不见任何敌人形迹，五百敌骑分从左右后侧漫山遍野的杀来。

三人全速飞驰，不住拉远与敌人的距离，寇仲和跋锋寒不再放箭杀敌，全心策马，与敌人来个赛马比赛。

徐子陵大喝道：“准备凿穿！”

寇仲大乐道：“痛快痛快，这群傻子只有吃尘受箭的份儿，哪像什么娘

的精兵。”

徐子陵领头拐弯，变得朝左方的密林区斜刺而去，这肯定是场豪赌，假若蒙人情报有误，林内杀出以计的敌人，他们必死无疑。

密林不住扩大接近，照跋锋寒刚才的观鸟测敌之术，他们硬闯处该是敌阵北端伏兵所在，如若他们不入林往左方逃窜，将可逸进丘陵区，那敌人除了在后苦苦追踪搜寻，再无别法。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只有抢先出林，封死左方去路，再设法把他们重重围困攻击一法。

果然号角声起，五十多骑从阵端杀出，领头者矮壮强横，头顶弱冠，七彩缤纷，色彩夺目，大喝道，“逃到哪里去！”

跋锋寒以突厥话回应道：“原来是黑水铁弗由，谁要逃呢？”

徐子陵纵声长笑，舍左边的北方，反向右边与密林区平行的方向疾驰，沿林而走。

此着大出铁弗由料外，捉错用神，只好改向追在三人马后食尘。

寇仲大笑道：“这不是凿穿而是阵前捉迷藏，连孙子他老人家亦不曾在兵书上写过，哈！”

全速驱马下，三人沿林不入，把所有敌人全抛在后方。

“嗖！”

一枝劲箭横过千多步距离，从密林射出，直取徐子陵，又准又狠，真个令人叹为观止。

徐子陵临危不乱，在电光石火间完全把握到箭矢角度与来势，猝地探手，竟把来箭抓个正着。

掌心一阵火辣激震，显示出射箭者绝非寻常高手。

寇仲大叫道：“深末桓！”

两人终明白徐子陵如何能在众多敌人中确辨出深末桓的位置，凭的是引深末桓以他偷自箭大师飞云神弓射出的箭，只有飞云弓发射的箭，才可远达千步之外。

今仗最难之处，非是突围逃走，而是要助别勒古纳台杀死深末桓。只要击溃这支联军，他们将可游山玩水地优哉悠哉前往龙泉去趁热闹。

寇仲抖手送出火箭，在天上“砰”的一声化成一朵红云，厉喝道：“凿穿战开始。”

不用他提醒，徐子陵早掉转马头，一无所惧朝飞云弓发箭处驰去。

劲箭像飞蝗般从林内射来，徐子陵柘木弓左劈右砍，尽挡来箭，另一手以隔空气劲硬将箭矢打得失去准头，射往别处。

寇仲和跋锋寒因而得以专责射敌，劲箭连珠发射。

右方敌阵尽端此时杀出二十多骑，不用说正是契丹大酋阿保甲的死士。

另有百多骑则从密林处迎头杀出，力图把他们阻截于林外平野处。

远程的攻守，演变为近身的短兵相接。

沙盗的武器非刀即枪，有些把身体弯至马腹旁，刀照着马脚斩来；一些则往前倾至头贴马颈，矛尖探前刺敌，尽量发挥长兵器的优点。

当相方互相冲锋的距离拉近至七百步远近时，本杂乱无章的沙盗忽然组织起来，表演似的列成阵势，变成十多排一波又一波朝他们攻来的劲旅，令人叹为观止。

后方全是敌人，漫山遍野般杀至，只要前方沙盗能阻截他们少许时间，他们势将陷身致死方休的血战中。在真气与体力迅速消耗和受伤流血下，他

们能熬过一盏热茶的功夫已非常本事。

即使三大宗师亲临，亦没法在千军万马重重包围下突围逃走。

沙盗无论战术和马上功夫，均厉害得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其阵势更摆明能克制他们的凿穿战，正是以凿穿对凿穿，当然是他们人数少得可怜的一方吃大亏。

双方迅速接近。

跋锋寒和寇仲分别射出最后一枝箭，立掣出兵器，携来的四筒箭全部射完。

当离沙盗前锋战骑百多步的当儿，徐子陵一抽马头，改向斜斜刺往沙盗凿穿阵头左方的空档。

沙盗亦稍改方向，全力拦截，希望能赶在三人前头拦截。

眼看双方交锋在即，徐子陵倏地以汉语大喝道：“停”！

没有可能的事。在人马如一的奇术下发生了。三匹马在全速奔驰下，忽然停立而起，后脚却像钉子般牢立不移，使得敌人似一条攻错目标的长蛇般抢过了头。

在那种全速策骑的情况下，沙盗眼睁睁看着敌人就停在左方十来步处，硬是无法可施地留不住奔势，错过而过。

三人纵声大笑中，掉转马头，朝另一方向奔去，仍弯往林内飞云弓射出的位置，沙盗又变成在后方追赶。

寇仲大快道：“陵少真厉害，将敌人的千军万马玩弄于股掌之上。”

跋锋寒逆风叫道：“少帅太夸大哩！千军勉强凑数，何为万马？”

箭矢迎头洒至，其中包括飞云弓射出的超强劲箭。三人轻松挡着，仍有余暇谈笑。

林内的敌人，从其箭矢的多寡，肯定不足百数，所以三人心情大佳。

只要能闯进密林，他们三个人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将可尽情发挥，怎都可捱至蒙人援兵来救，最不济时亦可突围逃走。

喊杀声起，八十多骑从林内杀出，领头两骑为一男一女，男的穿上六重的铁罗圈甲，内层以牛皮精制，外层挂满铁片，甲片相连如鱼鳞，一般箭矢休想能穿透。

女子身披的是翎根铠，用蹄筋、翎根相缀而串连甲片，看上去亦威风凛凛，不让男儿。

这对名震塞外的夫妻恶盗，头戴铁盔，把大部分面容遮盖，只露出眉眼和口的部分，护鼻器特别巨大，令他们看来形状古怪。

深未桓手持蛇形的长枪，枪体全以精钢锻打而成，远看去已知其锋锐难挡。

木玲左盾右刀，身形高硕丰满，虽不能睹其容颜，体态撩人处足可惹起任何男性性的遐思。

看他们夫妻马上英姿，肯定是能与徐寇跋三人相比试的高手无疑，配上手下精锐的沙盗，难怪能纵横草原大漠，更令英雄了得的别勒古纳台兄弟顾忌。

寇仲以突厥话暴喝道：“深未桓，你的末日到啦！”

深未桓反以汉语狂笑道：“大言不惭，看你们哪里去。”

徐子陵的柘木弓背，重重挡击在深未桓斜刺来的蛇形钢矛锋尖处。

激战由此拉开序幕。

第十章 千里追敌

木玲在同一时间与乃夫深末桓策骑冲至，当徐子陵忙于档格深末桓的蛇形长矛之际，她从左方错身而至，上端宽下端尖状如树叶的尖叶盾忽然打横平扫，像一片云般疾割万里斑的脖子，招数狠辣阴毒，使人防不胜防。

最凌厉处是利用车速大大加强其攻击力，使对手不但要掌握其招数的变化，更要计算四条马腿的走势。两夫妻配合得天衣无缝，狠狠于徐子陵迎头痛击。

以徐子陵的武功和测敌的本领，亦自知难挡这对恶夫妻马上联手的一击。

深末桓的矛术已臻成家立派的宗师境界，看似简单的一矛，事实上变化万千。徐子陵施尽浑身解数，始可用弓背命中矛尖，只觉对方真气千丝万缕的攻来，教他不得不全力应付，大喝道：“锋寒护马！少帅杀人！”

此正是徐子陵高明处，并不中计分神去挡木玲的盾击，反全力应付深末桓，好让右后侧的寇仲能有一举诛敌的良机。

前后四方虽尽是敌人，但三人与这夫妻恶盗却是短兵相接，正面交锋，其它人暂时都没份儿参与。

若不能趁此时刻击杀深末桓，刹那后变成群战时，他们再没有可能有这么好的机会。

在徐子陵左侧的跋锋寒，哈哈一笑将真力贯进马体；催马疾行，丝毫不理木玲横割徐子陵坐骑的盾，易名为“偷天”威慑大草原的长剑随着俯身前刺，化作芒虹般疾取木玲咽喉，剑气随剑体的推进倏地增强至颠峰，凌厉至极点。

寇仲则策骑紧贴徐子陵马侧冲向深末桓，并中月高举上方，直线劈下，斩往深末桓的蛇形矛中段处。

双方动作快如电闪，把马战的精采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没有丝毫缓冲侥幸可言。

木玲一声娇叱，右手马刀斜削偷天剑，左手盾放弃攻击万里斑，回护己身。跋锋寒此剑乃他毕生功力所聚，逼得她不得不全力应付。

“笃”！

柘木弓背和蛇形矛锋相触，深末桓骇然发觉徐子陵看似雷霆万钧的一击，事实上却是轻如羽毛，虚飘空荡，如此功夫，他尚是首次遇上，攻出的气劲，竟如石沉大海，不能影响对方分毫。

正要拍枪斜移，收回真气，对方柘木弓背忽然生出无可抗御的粘吸力量，带得他连人带马往寇仲冲去。

并中月硬劈在蛇形矛身，以精钢打制的长矛“锵”一声中分而断，接着并中月沿矛身削往深末桓胸口，刀法之精妙，已臻出神入化的至境。

“当”！

木玲马刀砍中偷天剑，只能把偷天剑荡开少许，仍重刺在尖叶盾上，这铁盔蒙头的美女娇躯剧震，连人带马给剑劲硬撞开去，她亦是了得，两脚

控马，以斜冲开去拖盾化解跋锋寒的剑劲，刹那间和跋锋寒错马而过。

深末桓在徐子陵和寇仲两大宗师级年青高手浑然天成，且其默契不作第三人想的夹击下，张口喷出鲜血，当机立断，就在寇仲并中月作夺命一击之前，身离马背向后弹起，手中剩下的半截蛇形矛脱手射向寇仲，再一个空翻落往远方。

寇仲暗叹可惜。

深末桓夫妇武功的高明，实大大出乎三人料外，他们拼尽全力，亦只能令深末桓矛折吐血。

井中月扫开断矛，敌骑成群而至。

徐子陵心知肚明只要被前方敌人阻截片刻，这一生休想再有入林的机会，此时后方最近的敌骑离他们不足五百步，一旦前后敌人合拢，会像车轮压螳螂般把他们碾成肉酱。

大喝一声，柘木弓挑开迎面刺来的长枪，左手一记宝瓶印，正中来敌胸口，沙盗离马背往后抛飞时，他已催马破进敌阵中。

对凿穿战术他们已有深刻丰富的经验，徐子陵成三角阵的锥尖，利用柘木弓的长度挡格敌人兵器，再用左手以宝瓶印高度凝聚的真劲隔空挫敌，这样做虽使真气损耗非常快速，幸好前方反是敌人兵力最薄弱处，所以可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损耗战，纯看谁能捱至最后一刻。

跋锋寒和寇仲一剑一刀，左右翼护徐子陵，使他能心无旁顾的专注前方，破敌突围。

后方不住迫近的蹄响与喊杀声，他们都置若罔闻，更是无暇理会。

生死就决定在这瞬那之间。

跋锋寒偷天剑全力展开，自凭“换日大法”死里逃生，他的剑法因真气的转变，脱胎换骨的演化成另一种剑法，即能保持一贯的狠辣刁钻，又变得更天马行空，去留无迹，寓慢于快，举重若轻，隐有君临天下的气度。

每与敌人兵器交击后，他的偷天剑仍能留有余裕，再生变化，取敌于不可能的情况下，其变化似是永无穷尽，超越常限，确有几分偷天换日的味儿。

表面看去他似是一剑克敌，事实上其中招数，却是精微玄奥至难以形容。

寇仲仍是大开大阖，霸气迫人，似拙实巧，每刀劈出，不论砍中敌人的兵器或盾牌，融集长生诀、和氏璧、邪帝舍利三大奇功的真气如洪峰破堤般螺旋爆发，总把敌人劈得不死即伤，堕跌下马。

三人同心，均知不能稍停下来，故招招全力出手，毫无保留。

一时所到处人仰马翻，挡者披靡。

忽然压力一轻，前方密林在望，敌人全变成位在后方，遍野死伤。

他们再没余力施展人马如一之术，全仗马儿脚力，朝二百多步外的密林逸去。

如狼似虎被激起凶性的敌人潮水般卷来，箭矢横空射至。

三人已是血染衣衫，只能拼命挡箭拔箭。

假若前方仍是一望无际的平野，他们肯定捱不到半里路就会死于敌人乱箭之下。

徐子陵首先入林，寇仲一声闷哼，肩头中箭，幸好他体内立生抗劲，箭矢入肉半寸便无法深进，但亦痛得面容扭曲。

不远处号角声起，蹄声轰鸣，摇撼战场。

别勒古纳台兄弟的援军终于杀至，三人精神大振，惜无余力回头反噬，把敌人迫出林外，否则深末桓这对夫妻恶盗凶多吉少。

几下呼吸间三人策马深进密林，敌箭再不能构成威胁。

林外喊杀连天，别勒古纳台兄弟果然没有吹牛，五百之众足抵敌人千军，一下子就将深末桓的联军冲得四分五裂，溃不成军。

跋锋寒、寇仲和徐子陵缓过气来，回头冲杀，斩瓜切菜的逢人杀人，遇敌砍敌，敌军溃散四逃，教他们不知该追谁才好，在这兵荒马乱的当儿，要把深末桓夫妻找出来，就如大海捞针那么困难。

但他们终粉碎了阻止他们前往龙泉的最大三股力量。平坦的道路展现眼前。

寇仲、徐子陵、跋锋寒、别勒古纳台、不古纳台在马背上凭高丘之势俯览远近，后方是丘陵区尽处的林野，前面东方是茵茵牧野，湖泊河流点缀交织，夕阳斜照，草野荒芜，景象慑人。

在经过多天日夜不休的追蹙，深末桓夫妇和追随他们左右的十多名手下，空气般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留下任何蹄印踪迹。

别勒古纳台的两名手下分捧着两包东西，驰上坡来，打开一看，竟是深末桓和木玲的头盔战甲。

寇仲皱眉道：“他们在弄什么把戏？”

别勒古纳台沉声道：“沙盗最著名的两种本领是追踪和隐迹，我并不奇怪会忽然失去他们的踪影，只是奇怪为何他们要把我们引到丘陵区外，更要留下物证表明他们已变换作另一种身分，朝龙泉的方向逃走。”

不古纳台冷哼道：“摆明是对我们的挑战。”

跋锋寒微笑道：“这可能只是疑兵之计，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到龙泉，而是逃回戈壁去。陵少怎么看？”

徐子陵仔细审视头盔战甲，道：“深末桓的眼神很特别，我感到他不但狡猾，心中更充满对我的仇恨，而我还是和他首次碰头，这仇恨会因今趟惨败大幅加剧，足可使他不顾一切地进行报复，说不定在龙泉他可找到帮手反噬我们。”

寇仲耸肩道：“十有九成是拜紫亭，哈！不信的话，小弟可和你赌一头羊。”

众人为之莞尔。

那天花林外的晨战，别勒古纳台兄弟和其蒙族战士展开一场对沙盗的屠杀，听任契丹和鞑鞑人逃走，连续三天三夜穷追深末桓的败走沙盗。最后能随深末桓逃出陵区的沙盗只剩十多人，这场追逐战的惨烈情况，可以想见。

跋锋寒笑道：“陵少的猜测，很少会错，我们现在怎么办？”

别勒古纳台道：“我们当然不能数百人踏进龙泉城去。三位不是有一颗叫五采石的东西，可让拜紫亭用来装饰他加冕的王冠吗？不若你们送货，我们则用自己的方法混进城去，到城内会合，再设法把他们挖出来。”

寇仲哈哈笑道：“这个游戏愈来愈精采有趣，深末桓、狂僧、拜紫亭、五采石、八万张羊皮，全与这只有十多天就立国的渤海国拉上关系。他奶奶的！”

最后那句当然是以汉语说的。

别勒古纳台欣然道：“能和三位并肩作战、实是平生快事。坦白说、我

们两兄弟一向目中无人，可是相处下来，不得不承认三位确是超凡之辈。”

不古纳台苦笑道：“将来若少帅得天下，我们兄弟绝不进犯中原，不但因为大家已是兄弟，更因毫无胜算。”

寇仲愕然道：“你们本打算入侵中原吗？”

跋锋寒大喝道：“少帅说的肯定是废话，大草原哪个民族不想入主中原？问题是要进犯中原，先决条件是统一大漠，无后顾之忧后，始可倾力南下。”

寇仲和徐子陵听得头皮发麻，塞外诸族不仅英雄辈出，且支支劲旅，精锐如李阔的唐军，相比之下亦大为失色。他们等着一群凶猛的恶狼饿狮，正在庄稼外徘徊，等候扑进来择肥而噬，而庄稼内的人仍在拼个你死我活，内斗分裂。

别勒古纳台接着道：“只要颉利和突利继续分裂互斗，突厥狼军势将无力南犯，终有一天另一个草原部族会崛起取代他们。就像季节的转移替换。”

跋锋寒摇头道：“只要有毕玄在，颉利和突利只能以和气收场，两人纷争之起，是因颉利不愿见突利坐大，更因突利站在李世民一方。可是奔狼原之败，颉利终惊醒过来，晓得再难收拾突利，纵使办得到东突厥亦势将大伤元气，不能压服其它部落种族。在这情况下，毕玄出来收拾残局，谁敢不看他面子。”

在东突厥，毕玄像神般受千万战士的景仰和崇拜，包括突利手下众将和战士。

毕玄之所以出手追杀三人，正是藉此立威。

别勒古纳台忍不住道：“你们是否真如传言所说的曾和毕玄交手？”

跋锋寒深吸一口气，目光投往晚霞满天的平原尽处，点头道：“我确曾和毕玄首次交战，且以惨败收场。”

别勒古纳台兄弟同时动容，后者道：“毕玄该不会对跋兄手下留情，这更非一般的比武较量，跋兄为何却没丝毫受创？”

寇仲代答道：“他是给我们及时从毕玄手上抢救回来的。”

他此句是实话实说，却颇为巧妙，会使人误以为毕玄杀死跋锋寒之前，被他们迫退毕玄，而跋锋寒根本没有受伤。

不古纳台叹道：“连颉利和毕玄亦奈何不了三位，草原还有谁能奈何你们。”

徐子陵道：“有什么方法可令我们神不知鬼不觉潜入龙泉。”

别勒古纳台道：“我们有族人在龙泉做买卖，可安排三位进城，龙泉是大草原上汉语最流通的地方。不过三位形相独特，只要露脸，肯定会给识破身分。”

寇仲仔细打量别勒古纳台，看得这硬汉也不好意，才笑道：“只要有适当材料，我们可扮作你们室韦人，当然须供应衣服和装备。”

不古纳台欣然道：“只要你们从这里往龙泉去的五天不刮胡子，披散发发，把脸弄得黝黑点儿，可扮作我们的马贩子，赶着十来头室韦马到龙泉作交易，包保没有人怀疑。”

别勒古纳台道：“我们仍要四处搜索深末桓，看他是否会偷偷溜返西方夫。但在渤海国立国大典前，定赶往龙泉与三位会合。”

徐子陵苦笑道：“我们还有个破绽，就是不懂你们的室韦语，若遇上室韦人，岂非立时露出马脚。”

不古纳台道：“我们室韦每族均有不同的语言，故惯以突厥话作交流，所以这并非问题。我们会先遣快马知会我们城里的兄弟，让他们出城恭迎大驾，三位请放心。”

跋锋寒长笑道：“就此一言为定，休息一晚后，我们就分头行事，再在龙泉会合。”

众人齐声应诺。

在大草原这个充满血性汉子、英雄豪杰的地方，既易树立死敌，亦很易交到一见如故、肝胆相照的朋友。

第十一章 龙泉上京

龙泉上京是大草原东北最具规模的城市，南傍镜泊湖，城环长白山余脉，三面临水，建于一块开阔的冲积平原上，土地肥沃，以农业为主，畜牧为副，所产响水稻，名闻大草原，被视为米中极品。

另一特色是城内流的全是温泉水，故遍布石砌水渠，水清量大，无论洗灌戏水，均温热怡人，情趣盎然。

龙泉只有长安四分之一大小，亦分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重，四面开十门，南北各三、东西各二，中央大街把城市分作左右两半，当然亦唤作朱雀大街，直通内外城的正南门。

另外尚有四条主街，纵横交错，配上其它次要道路，像长安般把城内民房划分作大小坊里。

内城位于北部正中处，周围九里，宫城处内重。城东是禁苑所在，内设池塘、小桥、假山、亭榭，景致极美。

龙泉城的城防虽远及不上长安的规模，城高亦达五丈，以玄武岩筑成，非常坚固，配合宏伟的箭楼，对付以骑兵为主的各族敌人，已是有坚可守。

宫城有五重殿阁，主宫亦称太极，各殿间有游廊相通，为拜紫亭治事所在。

在南门外有座石灯塔，以十二节经过雕凿的玄武岩迭筑，古朴浑重。每到晚上，有专人点燃塔顶的火炬，光耀高丈，成为龙泉的标志和象征。

龙泉城的平民从服装、习俗、文字、文化、制度均与长安如出一辙，置身其中，几疑是回到中土关中的长安。

由于七天后就是举行立国大典的时刻，各方使节来贺，靺鞨族中支持拜紫亭的更是络绎于途，所以盛况空前，朱雀大街比长安的更为热闹。

城防大大加强，一队队披甲带盔的渤海军，四处巡逻，以防有人扰乱安宁。

在别勒古纳台一个叫术文的族人照应下，三人扮作室韦来的马贩子，缴税入城，住入城西一座四合院内，院中有个温泉池，三人当然不会客气，安顿好马儿，又遣术文去为他们打探消息，就那么脱得赤条条的去浸温泉水。

热气腾升，星光满空下，寇仲叹道：“塞外竟有如此好处所，待会定要一尝响水稻的滋味。”

接着好奇问道：“稻米就是稻米，为何会被称为响水，难道掉进水里会

发响？”

跋锋寒哑然失笑道：“所谓响水，是因为稻田下为玄武岩凝成的石板，板上是腐植质的肥沃泥土，石板间隙间泉水作响，水温较高，自然灌溉，得尽地利，故米质特别，并以响水为名，少帅清楚了吗？”

寇仲露出个原来如此的表情，笑道：“你们说拜紫亭会否穿得像李渊一模一样的呢？想想不是很有趣吗？”

跋锋寒道：“拜紫亭要学的并非李渊而是曾统一中原的隋文帝杨坚，据说他在杨坚死前数年在长安逗留过一段颇长的日子，那时他年纪尚幼，故深受大隋全盛期气象的影响。要知大隋那年代乃你们中土罕有的盛世，上承汉魏以来优秀的文化传统，又集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成果，为中外经济文化的中心。试想经过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分裂割据，然后重归一统，但这统一后的国家再非以前秦汉般的国家，而是融和入侵各族后的新国度。除非像宋缺般僻处南方，又坚持汉统，否则谁不多少受到影响。”

徐子陵道：“锋寒兄对我们中土确非常了解，我心中有个问题，很想向你请教，希望不会冒犯你。”

寇仲晒道：“不要说得那么客气严重好吗？大家兄弟有什么不可说的？”

跋锋寒叹道：“我猜到子陵想问什么，是否要问我身为突厥人，却不大把突厥放在心上，对吗？”

徐子陵点头道：“锋寒兄猜得真准。”

跋锋寒双目闪闪生辉，道：“大草原的民族，自古以来即缺乏你们中土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即使出现霸主，以武力征服大片土地，旋又趋于分裂，这是地广人稀和逐水草而居的大草原文化的必然结果。就算入侵中原，终没有能力去统治那么广大和地理形势复杂的土地，最后只能被同化融和。我很多年前已看通此点，所以从没有想过要成什么春秋大业，只想追求个人的自由，探求武道的极峰，国家的观念根本不存在我脑海内。”

寇仲恍然道：“这么说拜紫亭正是大草原上最高瞻远瞩的人，龙泉的建立，是要制造一种凝聚力，先统一靺鞨，后统一草原，而学习中土文化是为将来入侵统治中土铺路。”

这家伙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厉害。”

跋锋寒道：“拜紫亭的路是走对了，不过时机仍未成熟，因突厥仍是极盛之时，卧榻之侧怎容他人酣睡。”

徐子陵想起身处的这繁华热闹的奇异城市，即将受到战火的洗礼，偏又晓得无法改变，心中不由涌起伤感的情绪。

寇仲兴奋的道：“我们趁这时间好好商量，待会当然是先到假朱雀大街趁热闹，明天则该干什么才好呢？是否该将五采石送给拜紫亭，顺道看那狂僧伏难陀是否长得三头六臂，辩才无碍。”

徐子陵道：“五采石一事不宜轻举妄动，否则我们便不用扮作室韦马贩子，我认为应先打听越克蓬他们是否安全抵达，再配合他们进行刺杀狂僧的大计。”

跋锋寒道：“只要伏难陀横死，拜紫亭的立国大计必然完蛋。”

徐子陵暗忖这正是他能为小长安的无辜百姓稍尽棉力的地方，突利现在是在分身不暇，只要拜紫亭立国不成，他哪还有空来管这边的事。可是如果拜紫亭成功立国，加上毕玄的压力，他说不定真会和颉利讲和，那不但拜紫

亭大祸临头，中土亦不会有好日子过。

寇仲道：“那就留到明天才去想干什么事，希望术文回来后，集齐所有情报，我们看看如何大干一场，闹他拜紫亭一个天翻地覆，取回他骗大小姐的八万张羊皮。”

此时术文回来，到池旁向他们报告。这室韦汉是真正的马贩，四十来岁，没有别勒古纳台等蒙人的强悍，长得文文秀秀的，穿汉服，精通汉语，在东北滚打多年，对城内的事了如指掌。

术文欣然道：“打听到车师国使节团的下落啦！他们比三位大爷早两个时辰进城，落脚在朱雀大街近内城的外宾馆。”

三人知越克蓬安然无恙，立即放下心头大石，无比轻松。

术文续道：“没有美艳夫人的任何消息，她一向行踪隐秘，又神通广大，即使身在城内，亦不会有人晓得。”

跋锋寒道：“深未桓又如何？”

术文双目闪起仇恨的火焰，狠狠道：“尚未有任何发现，只要他们真的敢来，我们必教他们难以活着离开。这对狗男女在颉利撑腰下，近年不住抢掠我们室韦各族的牲畜，奸淫掳劫无所不为，幸好有三位大爷出手义助，今次绝不能放过他们。”

徐子陵道：“他们的相貌有没有特征？”

术文颓然道：“我所认识的人中，从没有人见过他们的真面目。”

跋锋寒叹道：“这是另一批狼盗。”

凭他们的实力，要杀深未桓不难，难就难在如何把他辨认出来。

寇仲问道：“有没有马吉的消息？”

术文道：“马吉住在城外南边镜泊湖旁一组营帐内，有大批武士随身，更得拜紫亭礼待。三位大爷若要对付他，须小心一点。”

徐子陵道：“突利有什么动静？”

术文对答如流的道：“近日城内盛传突利、阿保甲和铁弗由结成联盟，随时兵临城下。不过大多数人都不认为突利真敢来犯，因为颉利在奔狼原之败后，力图反扑，突利理该无暇分身。”

接着又道：“至于中原来的商队共有三支，内情不详，他们均被安排住进外宾馆去。”

眼睛露出兴奋神色，续道：“秀芳大家将会在这两天抵达，因为今早拜紫亭派出礼仪司率队往迎，显是收到秀芳大家凤驾的消息。”

寇仲颓然滑进温泉水里，心内翻起滔天巨浪，情关难过，尚秀芳是他最想见又最不想见的人，那种矛盾把他的心撕开成血淋淋的两半。

术文讶然望向没顶池水内的寇仲。

徐子陵道：“不用理他，这里什么地方可吃到最地道的响水稻？”

术文道：“我在朱雀大街最著名的稻香馆订下一张台子，为三位大爷洗尘。”

跋锋寒道：“术文兄勿要和我们混在一起，因我们树敌极众，随时会与人动手拼命。”

术文为难的道：“这个……”

徐子陵道：“大家兄弟，何用客气，正事要紧。”

术文只好同意。

寇仲从温池水中冒出头来，嚷道：“稻香馆这么好的名字，听得我的肚

子叭叭作响，嗅完稻香，才再想其它的事吧！”

就那么爬上池边去。

稻香馆坐无虚席，两层近五十张桌子全是客人。喧闹震天，聚满各族豪士美女，充满异国风情，击桌高歌，猜拳对酒，大有中土之风，却又截然不同。

三人坐的是上层临街的桌子，透窗下望，朱雀大街人马往来。要在这么一个城市找寻不知长相如何的深末桓和木玲，确是难若登天。

点下菜色，最重要当然是一桶响水稻米饭。

寇仲悠然道：“坐在这里，等若坐在长安，如若中土为外族所侵，真正的长安极可能就是现在这情况。”

他们仍是室韦人的打扮，披散长发，弄得面容黝黑，满脸须髯，身穿革服，袒臂露胸，腰配蒙兀族的马刀。这种装扮在中土必然惹人注目，在这里却如水乳交融，配合无间。

跋锋寒道：“吃饱饭后，我们先去找越克蓬，我要亲自向他道谢。”

伙计送上响稻米酒，寇仲急不可待的斟满三杯酒，举杯笑道：“这里用的杯碗盘筷，肯定是从中土运来的，干杯！”

三人情兴盎然的碰杯对饮，果然入口清醇香隽，甜不腻口，教他们赞叹不绝。

寇仲哈哈笑道：“老跋说得对，大草原果然是个多姿多采的地方，要有什么有什么，糟哩！忘记问术文龙泉城最著名的青楼是哪一所，怎能不好好见识一番。”

跋锋寒失笑道：“你要见识的不是塞外的青楼，而是各族的战术，这是兵法的修行，回中原后，谁还可作你的对手？”

寇仲苦笑道：“我现在才明白为何突厥狼军能以一挡十，那种悍勇和战术我们汉人再学一百世也学不来。我们仗的是人多，你们则是兵精，但若在平野之地开战，就算我们有压倒性的兵力，肯定必败无疑。”

跋锋寒晒道：“大家兄弟仍要骗我，照我看你已充分掌握到我们的缺点，更重要是你寇少帅在大草原建立了声威，中土一天有你坐镇，包保没有外族敢进犯中原。”

寇仲抗议道：“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厉害，何况我能否统一中原，仍是茫不可测的事。”

哈！再来一杯！”

徐子陵忽然低声道：“看！是谁来哩！”

寇仲朝登楼处瞧去，虎躯一震，愕然道：“我的娘！他们竟真的来到这里。”

一老一少两个汉人，正站在那里为没有座位而烦恼，显然是来自平遥日升行的二老板罗意和存义公老板之子欧良材，却不见大道社的人。

寇仲忘情地长身而起嚷道：“这边来！有位子！”

两人愕然瞧来，认不出是寇仲，只见这室韦大汉“口吐人言”，又神态亲热友善，遂朝他们走过去。

三人起身施礼，寇仲凑过去道：“罗老板和欧公子，认得我们吗？”

罗意和欧良材用神一看，同时色变。

徐子陵诚恳的道：“那只是一场误会，我们绝无恶意。”

罗意颓然坐下道：“有恶意没有恶意还有什么分别，我们不但丢失货

物，更欠下一身钱债，有什么好怕的。”

欧良材苦着脸随他坐下，叹了一口气，一副穷途末路的样子。

三人当然猜到是什么一回事，坐好后，寇仲皱眉道：“你们没有经过山海关吗？我已着人在那里警告你们，千万不要中那骗子管平的奸计。”

罗意愕然道：“骗子管平？”

欧良材沉声道：“两位究竟是什么人？”

跋锋寒代答道：“他们一个是寇仲，另一位则是徐子陵，两位该曾耳闻吧！”

罗意和欧良材立时剧震，在中土，一般平民百姓也知寇仲和徐子陵是谁，何况他们这些在江湖行走的商人。

跋锋寒续道：“本人是跋锋寒，我这两位兄弟确是对两位一片好意，只要你们把事情经过说出来，我们定会为你们讨回公道。”

罗意长长吁出一口气，点头道：“在路上我们断断续续收到三位在赫连堡和奔狼原大败金狼军的消息，令我们大有面子，各族对我们汉人观感更大为改善，只想不到竟是你们。”

欧良材疑感的打量三人，道：“你们！嘿！为什么……”

徐子陵道：“我们敌人太多，所以要扮成室韦人。究竟你们有否经山海关出塞？”

欧良材点头道：“当然经过山海关，还由塞漠帮的大龙头接待，只是没有人来警告我们。”

三人听得面面相觑。塞漠帮的大龙头不就是荆抗吗？难道他才是坏蛋。

罗意叹道：“我们在大道社的护送下，一路平安的来到龙泉南的小花河，正松了一口气时，忽然营地被数百马贼重重包围，贼首更邀大道社二当家冯跋单打独斗，不到二十招冯跋就受伤落败，我们只好献出财货。”

欧良材苦笑道：“祸不单行，我们向这里的外贸司说出经过，希望他们能派兵追回货物，岂知他们不单不理，还迫我们赔双倍订金，把我们几个主事人扣留在这里，太蛮不讲理啦！”

“砰”！

寇仲一掌拍在桌上，惹得附近几桌的人骇然望来。大怒道：“根本是拜紫亭派人劫的，他怎会理会。”

罗意和欧良材膛目以对。

徐子陵道：“幸好他们还要苛索订金，否则你们肯定性命难保。”

跋锋寒耐心的向两人把事情解释一遍，道：“管平现在在哪里？”

罗意道：“他仍和我们在一起，哼！我还以为他是受害者哩。”

徐子陵问道：“他和蔚盛长李公是什么关系？”

欧良材皱眉道：“他是蔚盛长新聘的伙计，专责塞外的生意，极得李家宠信，原来是个骗子。若非有他大力为此事奔走，我们绝不会如此轻易与拜紫亭作这么大宗的买卖。”

此时饭菜上桌。

寇仲着伙计多拿来两副碗筷，笑道：“两位不用心烦，此事包在我们三兄弟身上，吃饱后先去找管平算账，再寻拜紫亭的晦气。”

第十二章 活的战书

稻香楼晚膳后，他们着罗意和欧良材不动声色地先回外宾馆，三人则回到城东的四合院，回复本来衣着样貌，向术文借一辆马车，直驱往外宾馆，停在街角，耐心等待。

际此繁荣热闹的当儿，人车往来，他们的马车并不惹人注目。

驾车的跋锋寒戴上流行的风帽，掩盖上半截脸目，坐在御者的位置，穿上汉服，如非熟悉他的人，即使留神观看，也肯定认不出他来。

寇仲和徐子陵藏在车内，透帘窥看罗意等落脚的宾馆大门。

寇仲叹道：“拜紫亭赚钱的手法卑鄙狠辣，不但派人将十多名汉商洗劫得财货两空，还要把人扣留起来，再以高息放债，让他们支付食住的费用，大道社的人则被逐回中原，为他们筹措巨款回来赎身。手法虽稍有不同，与劫去大小姐八万张羊皮再要金子却是如出一辙，哪有人这么卑鄙的？”

徐子陵道：“荆抗会否是帮凶？”

寇仲沉声道：“若荆抗是帮凶，高开道怕也有点关系。他奶奶的熊，我愈想愈气愤，真想就那么杀进宫城去，将拜紫亭和伏难陀两人斩首，一了百了。”

徐子陵点头道：“我明白你的心情，不过这样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们不是说过要以骗对骗吗？怎样可狠骗拜紫亭一笔呢？”

寇仲狠狠道：“以前我们是可怜管平那混蛋武功低微，才不愿以武力胜他，现在既然晓得背后主使者是拜紫亭，那还理得什么以骗对骗，务要不择手段的对付他，要他不但立国不成，更要他以后再不能行骗设局害人。”

徐子陵道：“就像高手对垒，我们首先须找出他所有破绽弱点，然后出招，务求一举破敌，不容他有翻身的机会。”

寇仲低呼道：“出来哩！”

只见可恨的管平悠然步出宾馆，走下玄武石铺筑的台阶，渗进街上的人流去。连忙通知外面的跋锋寒，马车开出。

管平在街上大摇大摆的缓步而行，茫不知煞星已至，他骗人的好日子将成过去。

寇仲和徐子陵对他特别痛恨的原因，是他助外人来对付同胞，罪无可恕。

马车加速，越过管平。

倏然停下，寇仲和徐子陵闪下马车，拦着去路。

管平失惊无防下，骤见两人，立时吓得魂飞魄散，神色剧变，尚未来得及反应，寇仲大笑道：“管兄别来无恙，我们一起喝酒去，不醉无归。”

行人以为他们是老朋友，不以为意时，两人左右侍候，轻轻松松的把他挟上马车。

管平坐在马车内，面色苍白如死人，力图强作镇定，但手足都不受控制的颤抖起来。

两人笑吟吟的瞧着他。

寇仲笑道：“管兄何用慌张，我们又不是杀人越货的强徒，只要你肯乖乖回答一些问题，我们请教完毕，立即放人。”

管平深吸一口气，回复过来，苦笑道：“我和两位只是一场误会，那天我为势所迫，不得不……唉，确是我不对。”

徐子陵淡淡道：“你是否段诸？”

管平狡目一转，点头道：“那是我的真正名字，因开罪黄河帮的‘大鹏’陶光祖，迫得隐性埋名，往平遥找生活，在蔚盛长李翁手下办事。在此之前我确是美艳夫人的伙记，专为她到中原办货。唉！正因一桩与黄河帮的交易出了岔子，我才会弄到今天这田地。”

寇仲转向徐子陵讶道：“管兄他似乎真不晓得我们是什么人，否则怎敢睁着眼说出这么可笑的谎话。”

管平双目露出震惊神色，显然不知自己的话有何破绽。

徐子陵微笑道：“美艳夫人是什么年纪？”

管平对答如流道：“她的真正年纪没有人晓得，看样子只是三十许人，长得貌美如花，风情万种。”

寇仲哈哈笑道：“陵少！给点东西他老哥过目。”

徐子陵掏出五采石，送至他眼前。

管平剧震道：“你们是……”

寇仲双目射出锋锐凌厉的神光，冷哼道：“你终于晓得我们是谁啦！”

马车在横巷深黑处停下，跋锋寒钻进车厢来，晒笑道：“看你两人鸡手鸭脚的，完全不像办正经事的人，恶人自须恶人磨，让我来侍候他，包保他不敢说半句谎话。”

管平本已苍白的面容更无一点血色，嘴唇哆嗦打震的道：“有话慢慢说，啊！”

跋锋寒坐上寇仲的位置，一手捏着他咽喉，五指收紧，管平难以呼吸，手脚挣扎，跋锋寒另一手拔出匕首，抵着他下阴要害，笑吟吟道：“就算最强悍的马贼，至今仍没有一人能在我跋锋寒严刑迫供下不说出真话。不要小看我这捏喉法，其实是一种上乘的手法，能减少他流往头部的血液，令他不能像平常般清醒，且脑如针刺蚁咬，什么硬汉铁汉亦要变成应声虫。”

接着五指稍松，本已眼珠反白的管平重现黑珠，但头筋暴现，面容扭曲，神情痛苦可怖。

跋锋寒好整以暇的道：“我问一句你答一句，说错一字就割掉你的卵蛋，明白吗？”

管平沙声答道：“明白！”

跋锋寒道：“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管平道：“你是跋锋寒。”

寇仲失笑道：“果然是老跋你有道行，令管兄忽然变得这么乖。”

跋锋寒神色转厉，道：“你现在的一线生机，就是从实招来，我保证不损你半根毫毛，否则就把你一对卵蛋割下来喂狼，你该晓得我跋锋寒不会连这种小事亦办不到。”

徐子陵道：“我们问你的话，很多是早知答案的，所以你说话最好小心点。”

管平浑身抖颤，强忍着脑袋的痛楚，整个人陷于精神崩溃的边线，哑声道：“问吧！”

寇仲恐吓道：“这人做惯骗子，说谎话最拿手，老跋你若觉得不妥，就割掉他的卵蛋了事。”

跋锋寒匕首吐出寒劲，管平剧震道：“不要，小人什么都肯说。”

跋锋寒微笑道：“这才乖嘛，拜紫亭劫来的货，是否均由‘脏手’马吉

洗货吐现？”

这两句话非常凌厉，既显示他们知悉很多内情，更教管平难以砌辞狡辩。一件脏两件也是脏，只要打开始令管平说实话，且是最关键的事，其它较次要的事自然不怕不吐露，何况更与他卵蛋的存亡有关。

跋锋寒、寇仲和徐子陵三人名震中外，连颧利亦不被他们放在眼内，纵使管平能瞒过一时，日后给三人发觉，仍休想活命，谁都保他不住。

管平双目射出悔恨莫及的神色，略一犹豫，在跋锋寒五指快再收紧下，急忙道：“我说我说，唉！你们什么都晓得，为何还要问我。唉！说啦！拜紫亭若非透过马吉敛财，如何养得起这么庞大的军队，更无法建成像龙泉这种规模的城市。马吉还是拜紫亭最主要的兵备供应人，没有人晓得这秘密的。”

寇仲记起菩萨的话，又从术文处知道马吉札营城外，道：“听说今趟马吉到龙泉，就是要和拜紫亭谈一宗兵备的大买卖，是否确有其事。”

管平苦着脸道：“少帅比我知道的事更多，马吉确在城外，但个中洋情，则非小人有资格与闻。”

跋锋寒道：“你为拜紫亭办事有多久？”

管平道：“快十五年哩，我本待立国大典后就返中原终老，唉！”

寇仲喜道：“那你该对拜紫亭这人非常熟悉，现在我问一句，你答一句，若想保存卵蛋，就不要有半字谎言。”

跋锋寒松开手掌，看着管平像摊软泥般倒在椅上，淡淡道：“我以特别手法对着他的三脉七轮，如无人解救，三天内他休想醒过来，即使醒来，对失去知觉前的事会变得模糊不清，什么都完全忘记。”

寇仲骇然道：“天地间竟有如此厉害的封穴手法，老跋你可否教我。”

跋锋寒没好气的道：“封穴的手法并不能令他如此，而是我刚才限制气血上脑的手法所致。至于为何会如此，我也不甚了了。只知凡被我以此手法迫供后再给弄昏，醒来后就是这样。”

徐子陵伸手按在管平颈侧，点头道：“这种封闭三脉七轮的手法非常难解，没有一段长时间和耗损真元，休想解开。”

寇仲欣然道：“假设陵少亦如此说，那不懂三脉七轮的人更是无从入手。”

跋锋寒沉声道：“除我们三人外，龙泉只有一个人能提早救醒管平。”

寇仲点头道：“那人就是‘天竺狂僧’伏难陀。”

跋锋寒道：“我们将管平丢在宫城外，向伏难陀下一道活的战书，让他疑神疑鬼，说不定还以为是天竺的仇家寻到这里找他晦气。”

寇仲拍椅叫绝道：“确是好计！”

徐子陵道：“下一步该怎办？”

跋锋寒道：“从管平口中，我们得到大量珍贵的情报，再非以前的瞎子摸象。今晚就让我们先探访老朋友马吉喝酒叙旧，明早才找越克蓬到稻香馆喝早茶，两位意下如何？”

寇仲叹道：“马吉啊！大小姐的八万张羊皮和平遥商的货品，全看你老哥哩！”

三人逾墙而出，依术文指点来到龙泉南镜泊湖旁马吉营地所在。三十多个营帐，每帐门外均挂有风灯，营地四周竖起火炬，照得明如白昼，湖光反映，远看过去人景幢幢，警备森严。

三人昂然直抵营地外，有人以突厥话喝止道：“什么人？”

跋锋寒脚步不停，朝从营地拥出来的十多人直迫过去，大喝道：“本人跋锋寒，马吉你究意出来迎接，还是要我们打进去！”

听得跋锋寒之名，原本要冲上来拦截动手的人立即退回去。

一阵浑厚沉重的笑声从营地靠湖一边响起，接着有人道：“原来是跋锋寒，我马吉只是个做小买卖的商家，怎当得起锋寒兄连夜来访，不知少帅和子陵兄有否随行？”

他操的汉语带有浓重的突厥口音，非常难听，话倒说得非常流利。

寇仲呵呵笑道：“原来马吉先生本身就是高手，难怪能在大草原纵横得意，寇仲拜见。”

马吉的手下全从营帐中拥出来，人数达二百之众，是来自草原各族好手，是一股不容轻视的队伍。

三人昂然在众战士虎视眈眈下穿营而过，朝马吉声音来处走去。

在靠湖的一座特大而装备华丽的营帐前，高高矮矮站着七、八个人，但三人一眼看去，立即沙中淘金般把马吉辨认了出来。

在塞外甚或中原，他们从未见过有人比马吉穿得更豪华，更珠光宝气，无论里衣外袍的汉服，不但剪裁合度，且刺绣精巧，以日、月、星的纹样，造成色彩缤纷、富丽堂皇的效果。马吉头顶的高冠，腰围的玉带，均缀满宝石，在火光下闪闪生辉。举凡可以挂链戴环的地方，均无一幸免。寇仲等看上去觉得很累赘，他却是怡然自得。

这大草原最著名专收贼脏的人长相绝令人不会恭维，既肥且矮，顶着个大肚脯，面容肥肿难分，眼肚浮凸，一副酒色过度的样子。可是时常眯起像两道线般的眼睛内，异芒乍闪，不但显示出其深厚的功力，更令人感到他精明厉害，极有城府，非是易与之辈。

马吉踏前一步，呵呵笑道：“能得三位大驾光临，是我马吉的荣幸，有什么事不可以好好商量的？来！让我们到帐里来喝酒谈心。”

三人暗忖难道这是另一个许开山，幸好他们从管平口中得到筹码，绝不会容马吉胡混过去，遂欣然随他入帐。

长风拂来，乌云蔽天，似是另一场风雨的来临。

第十三章 一盘生意

双方在宽敞的帐内分宾主坐下，满铺的地毯柔软舒适，帐壁以挂毯刺绣装饰得色彩丰富，瑰丽堂皇，中间放着一篮篮各种鲜果，来自波斯的名贵饮食器皿，盛着大盘香喷喷的羊肉，显示其主人奢华讲究的生活习惯。

一众七名手下，全坐在马吉后方处，人人面无表情，与马吉的谈笑风生，殷勤待客迥然有异。

马吉不厌其详的将手下逐一介绍，其中一位叫拓跋灭夫，来自党项的年青剑士，最惹三人注意，不但因他长得轩昂英俊，更因他的气度动静，处处表现出第一流高手的风范和自信。术文说得不错，马吉绝非易与之辈。

一番客气，马吉举杯道：“这一杯是我马吉向三位大哥赔罪的，燕原集

一事，我完全是身不由己。唉！人家是大草原不可一世的霸主，马吉只是一个为生活奔走的小商人，他要我东就东，西就西，马吉有什么办法。不过我已坚拒参与其事，幸好三位本领高强，突围而去，马吉才不致终生为此抱憾。”

三人心中早有定计，由他自说自话，大家举杯对饮。

饮的当然是响水稻制的美酒。

跋锋寒笑道：“我们今趟来并非要和吉爷计较此事，而是想谈两宗生意。”

马吉拔起插在烤羊肉上的匕首，割下三片羊肉奉予三人，才欣然道：“听到生意两字，我马吉立时精神起来。唉！生活愈来愈困难哩！我又开支庞大，不努力赚钱，如何应付？”

他说话时仍是笑容可掬，脸颊两大块肥肉不住随他丰富多姿的表情颤震。

寇仲暗骂肥狐狸，这么说等若摆明不肯做蚀本的生意，微微一笑道：“做生意当然是有赚有亏，不过吉爷放心，我们绝不会教吉爷连老本都赔出来的。”

跋锋寒和徐子陵听得心中好笑，寇仲虽说得客气，事实上却是针锋相对，步步进迫。

马吉呵呵笑道：“难得少帅这么通情达理，有什么事即管吩咐马吉，只要马吉力所能及，必为少帅办妥。”

寇仲欣然道：“那我就直话直说，我们要把翟大小姐的八万张羊皮和平遥商人那批货买回来，吉爷尽管开个价钱。若我们囊内的金子不够，怕该可向突利筹措不足的金额。”

马吉丝毫不透露出寇仲提到突利的威吓的反应，愕然道：“我真的不晓得少帅指的是哪批货？跋兄该比较清楚马贼的手法和作风，例如他们手上有八万张羊皮，肯定不会只卖给一家，而是分散出货，免得被人能追查来源，且多透过中间人散货。我马吉则从不查问货物的来源，只知有生意就做，有钱便赚，真金白银的交易。”

徐子陵心生鄙视，更知他不会轻易就范合作，冷然道：“那吉爷现在手上有什么货色？”

马吉取起一个香梨，送到大口痛嚼一大啖，好整以暇的道：“徐兄要什么货色，我马吉就设法供应什么货色，这方面我马吉敢自夸一句，没有人比我办得更好。至于价钱，则由来价决定，我马吉只赚个三分利钱，便心满意足。”

寇仲伸个懒腰道：“这两桩生意，看来该是没法谈得拢，吉爷确懂做生意之道，只望吉爷能继续赚下去，永远不用赔本。哈！”

马吉微一耸肩，正要说话，跋锋寒先一步道：“听说拜紫亭现时严重缺乏弓矢，吉爷这么懂做生意，当不会错过良机，狠赚拜紫亭一笔吧！”

马吉终于面色微变，眯成两线的眼睛猛地睁大，射出锐利的光芒，旋即回复原状，抛掉咬去一口的香梨，沉声道：“我马吉从来不做兵器武备的生意，利钱虽然丰厚，却不好做。龙泉多铁匠，拜紫亭若缺货，命人赶制便成。”

寇仲笑道：“吉爷勿要诓我们，龙泉的内部供应或可应付一般情况，却绝不足应付随时来犯的各路劲旅。吉爷最好走快点，若不幸殃及池鱼，将非常无辜不值。如被误会作拜紫亭的武器供应商，那将来唯一出路就是希望拜

紫亭能成为另一个颧利。否则吉爷的生计肯定会出现问题。”

马吉面色再变，假若三人一口咬实他供应弓矢予拜紫亭，由于三人与突利关系密切，他必吃不完兜着走，何况他心中有鬼。他按不下心中情绪地猛喘一口气，叹道：“三位大哥请高抬贵手，放过我这小商人，三位也不想我赔本吧！你们要什么货，请开出一张清单，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去张罗，人家以什么价钱给我，马吉就以那个价钱给三位，不赚半个子儿，三位大哥该满意吧！”

跋锋寒纵声长笑，双目神光电射，盯着马吉道：“我们仍是谈不拢，吉爷当我们没有来过吧！”

三人同时起立。

马吉的手下怕他们动手，亦站起来，气氛立时变得敛拔弯张。

马吉忙道：“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三人心知肚明他怕的是突利，而非他们。凭马吉现在的实力，虽留不下三人，但保护他马吉则绰绰有余。

马吉缓缓起立，双目杀机一闪即逝，换上笑容，低声下气的道：“若大家互相迁就，有什么交易谈不妥呢？三位请说出能令你们满意的提议，马吉再看看能否达到诸位的要求。”

跋锋寒微笑道：“吉爷今晚睡觉前好好的想想，我们的要求并不高，该是我们的，就应是我们的，今晚打扰啦！”

说罢领头出帐，三人头也不回的离开营地。

三人伏在林内，遥观马吉的营地。

寇仲笑道：“你们猜马吉被我们恐吓后，会有什么反应？”

跋锋寒双目杀机闪烁，寒声道：“他现在唯一方法，就是不让任何人抓到他贩卖武器给拜紫亭的证据，那日后突利寻他晦气，仍可砌辞狡辩。”

徐子陵道：“若管平所言属实，那批弓矢仍该在运来龙泉的途上，马吉应立即派人去照应，改变路线，又或化整为零的分散运来诸如此类。为何我们在这里等足两个时辰，仍不见他有任何动静。至少他该遣人通知拜紫亭呀。”

跋锋寒解释道：“马吉是头老狐狸，这许多年来，辛辛苦苦与各地大酋建立起利益关系，所以才这么吃得开。你们可问突利，看看马吉有没有依时依候的向他馈赠美女珍玩。他绝不会因拜紫亭而开罪我们或突利，故而不会将我们的事告诉拜紫亭。此人贪婪成性，不会放过赚钱的机会，现在他唯一的希望是尽快与拜紫亭货银两讫，然后找个僻远处暂避风头，这是他一向的作风。”

寇仲狠狠道：“马吉不单狡猾，且非常小心谨慎，若他明天才有行动，我们岂非要待至天明？”

跋锋寒微笑道：“弓矢的事包在我身上，别忘记我是用刑的专家，事后又可令人忘记发生什么事。只要摸清楚那批货如何运来，我们可把马吉和拜紫亭玩弄于股掌之上。”

徐子陵摇头道：“我们共进共退，怎可要你一个人在这里捱日子。”

跋锋寒道：“我是个猎人，猎的虽是马贼，但却要比任何猎人更有耐性，明天你们约了罗意和欧良材，又要去见越克蓬，怎可陪我在这处呆守。”

寇仲低声道：“你小心点！我们在龙泉等你的好消息。”

寇仲和徐子陵以本来面目抵达宾客满堂的稻香馆，罗意和欧良材正充

满渴望期待地等候两人。

对他们来说，寇仲等是旱漠里的活命甘泉，乃他们唯一的希望。

坐下后，四人边吃边说话。

寇仲道：“事情有点眉目，你们那批货该尚未转手，很大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给你起回来。”

罗意和欧良材大喜过望，感激零涕。

徐子陵随口问道：“今早见到管平吗？”

罗意不以为意的答道：“今早出门时，碰到他从外面回来，神情古怪，又没有和我们打招呼，像看不到我们的样子。”

两人听得面面相觑。能解他穴道者，除他们外，就只“天竺狂僧”伏难陀一人。他能在一夜间破去跋锋寒独门的封穴法，实是大不简单，对此人必须重新估计。

寇仲心中一动，详细问两人所住宾馆的形势以及管平房间的位置，然后道：“有好消息时，我们会再来找你们。”

拉着徐子陵匆匆离开。

踏足塞外的朱雀大街，挤进人流去，徐子陵皱眉道：“你不是又要去折磨管平吧！”

寇仲哈哈笑道：“陵少一猜即中。试想想，伏难陀这么急着为管平解穴，肯定是因以为有大仇家万水千山的从天竺寻到这里来，所以要弄醒管平来问个究竟。我们大有可能从管平口中迫出些有用的东西来。”

徐子陵不解道：“不怕会打草惊蛇吗？若累及其它人，岂非弄巧成拙？”

寇仲搂着他肩膀道：“有老跋的用刑绝招，管平只会当是作了个噩梦。”

徐子陵讶道：“老跋何时传你那种锁喉的用刑手法？”

寇仲得意扬洋的道：“你当我们仍是扬州时那两个小混混吗？只要知道其中道理，可来个依样画葫芦。老跋的手法是减少血液上行至脑，只要如法施为，事后又把他弄昏，保证他的小脑袋不能正常运作，把发生的事都忘了。”

又沉吟道：“记得否在扬州有趟我们和人打架，我给人在后脑打一记重的，事后把打架的事全忘掉，就是这个道理。人可能要在正常的情况下才能记牢东西。到年纪大了，记忆力更会衰退，全与脑子有关系。哈！”

徐子陵拿他没法，无奈道：“好吧！”

寇仲领着他朝宾馆方向走去，道：“如若真能把那批弓矢弄到手，我们就可以彼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分别从拜紫亭和马吉处狠敲一笔，我们岂是好欺负的。”

徐子陵点头同意。

据管平说，这批弓矢数量极大，足够龙泉守城一年之用，故对拜紫亭来说是关乎到渤海国的生死存亡，其价值亦该在八万张羊皮加上平遥商人那批货价之上。

寇仲皱眉苦思道：“不过这游戏并不易玩，数十车弓矢，我们能藏到哪里去。”

徐子陵道：“找别勒古纳台兄弟帮忙不就成了吗？”

寇仲大力拍他一下，笑道：“还是陵少的脑筋灵活。啊！我忽然发觉这小长安很可爱，且非常有趣。”

徐子陵低声道：“你不是为尚秀芳烦恼吗？”

寇仲颓然道：“因为我刚才想得兴奋，一时间把她忘掉，你这小子真残忍。”

徐子陵忽然虎躯剧震，不能置信的望向前方。

寇仲随他望去，亦立时变得目瞪口呆。

一男两女策骑沿街驰来，男的英俊，女的娇俏，非常惹目。

